# 武俠世界

## 鬼　窟（一條龍傳奇故事集）歐陽雲飛・著

三個義結金蘭的好兄弟，爲情所困，爲愛反目。一個蒙塵鬼窟，生不如死；一個被迫裝死，隱姓埋名；一個則剃度出家，當了火頭僧，而他們所愛的人……石恨天爲此遠走關外，險遭不測，三不先生千里追踪，代人清理門戶，本故事保証快節奏，無冷場，不可不看。



$4.00

第26年
9

**編者話** 歐陽雲飛是本刊最近發掘新進作家，他的作品「一條龍的故事」已先後數部見諸讀者，好評如潮。今期他又繼「魔鞭」後再接再厲為本刊撰寫該故事集之四：「鬼窟」。是篇題材脫穎，節奏輕快，行文流暢，全無冷場。內容講述三個義結金蘭的好兄弟，為情所困，為愛反目，導致一個蒙塵鬼窟，生不如死，一個被迫裝死，隱姓埋名，一個剃度出家，充當火僧。而他們所愛的人又如何呢？石恨天為了深究此事，遠走出關，險遭不測……欲知整個故事如何精彩之處，切勿錯過今期的巨型小說刊出。

**　**　**

山貓王森下期又出現了，他替濟寧局長偵破一宗幾百斤金磚不翼而飛的奇案，功不可沒。事緣仇天瑞招了三個慣匪入夥，準備劫取上述巨量金磚，還派人到閻家臥底，結果一切順利，但後來發現金磚不翼而飛了，於是引致匪徒互相火併，混戰一場，餘生者相繼逃跑……王森為了偵查此事眞相，不遺餘力，歷盡驚險，又建一功。欲知故事過程如何？請留意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黃金夢」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 9 期**
**（總號 1297）**
1959年 3 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條龍傳奇故事之四

# 鬼窟

## 訪魔踪 豪難關東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風。

很大的風。

古北口的風特別大。

偏偏，大清早，石恨天便踏出了古北口。

一個人，一把刀，逆着風，迎面砂粒，衣袂「劈巴」聲中，向東北方面發足狂奔。

他，似是有急事，速度極快，當晚霞燒天的時候就到達承德，胡亂塞了兩碗麵下肚，便一腳踏進承德府最大的一家皮貨店——「恆茂」。

恆茂的氣派的確不小，接連五間店面，有買有賣，有生皮，也有熟貨，貴自貂皮、鶴羽，賤如羊絨，兔毛，應有盡有，琳瑯滿目，單是站櫃的夥計就有二三十，正謙恭有禮的與各色客人談生意。

櫃台裏面，面對面坐着四位帳房先生，桌面上堆滿了銀子、銀票，「卡啦卡啦！」算盤打得比小孩玩的彈珠還滑溜。

石恨天氣宇軒昂，身上又帶着一把古色斑爛的刀，生意場中的人最是識貨，一名夥計早已堆着一臉笑容迎上來，彎背哈腰的說：「這位大爺要點什麼？」

一條龍雙目如電，將整個恆茂皮貨店掃視一週，然後緩緩說道：「可否請掌櫃的出來一談？」

夥計遲疑一下，連應了兩聲是，將石恨天揖讓至櫃台側面的一副座頭上，獻上一杯熱茶後，隨即躬身告退。

不久，從後面走出一位年約五旬不到，臉上油光發亮，眸光炯炯有神，穿一身織錦緞黑色長袍的老者來。

老者的手中玩着一對鐵彈丸，飛快的旋轉着，發出連串「嗡嗡」之聲，略爲打量一下石恨天，笑容可掬的道：「老漢白玉樓，恆茂的店東，敢問這位英雄如何稱呼？」

石恨天起身說道：「在下石恨天，剛從內地來。」

「石恨天」三字一出口，白玉樓的態度大變，連忙收起彈丸，緊抱雙拳：「啊，原來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石大俠，失敬！失敬！快請裏面坐，請！」

一面說，一面作手勢，神態虔誠，執禮甚恭。

石恨天哈哈一笑，道：「不必麻煩，我說幾句話就走。」

白玉樓甚是好客，仍然一個勁的肅客入內，道：「石大俠俠骨義胆，小老兒慕名已久，難得光臨小店，無論如何得孝敬水酒三杯。」

石恨天一聽說要請吃飯，連聲婉辭，索性坐下來，正容說道：「白掌櫃，石某今日北來，是有一事想請教，風聞關外的商旅獵戶，時有被人搶刼殺害者，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白玉樓陪着坐下來，慨然一歎，道：「關外近來頗不寧靜，殺人越貨的事的確時有所聞。」

石恨天追問道：「我還聽說，被害者之中十之八九是與貴號有往來的商賈、獵戶？」

白玉樓微微一怔，說道：「敝號在此地是最大的一家皮貨店，承德府的皮貨生意多一半在恆茂成交，遇害者既然是多爲獵戶及販賣皮貨者，這種情形自然不足爲奇。」

話至此，忽然發現夥計們神色有異，齊將目光投注門口，石恨天回頭一看，見有一個怪人大搖大擺的走進來。

說這人怪，一點不誇張，明明穿着一件道袍，外面却罩了半甕袈裟，一頂道冠上面居然有一個「佛」字，非僧非道，不倫不類。脅下有一隻水桶大的酒葫蘆，正在啃着一條肥狗腿，邊走邊吃，狀至滑稽，三個剛賣完皮貨的獵戶一個不小心，被他撞個滿懷，銀子、銀票灑了一地。

怪老兒眞怪，撞了人不知賠不是，反而還說風涼話：「走路也不帶眼睛，錢財怎麼隨便往地上扔，眞是的，小心謀財害命。」

三個獵人被撞得七葷八素，知道遇上了扎手的人，那還敢斤斤計較，拾起銀子、銀票來，拔腿就走。

怪老兒的兩隻眼睛珠子骨碌碌地，東瞧瞧，西看看，搖搖幌幌的走過來，將空葫蘆往櫃台上一放，直着喉嚨嚷嚷道：「打二十斤燒刀子。」

這是什麼話，到皮貨店來沽酒，一名夥計啼笑皆非的道：「對不起，我們這裏不賣酒。」

怪老兒朝櫃台內瞅一瞅，嘻皮笑臉的道：「不賣酒？那你們賣什麼？賣羊頭？還是狗肉？」

夥計一本正經的道：「我們做的是皮貨生意。」

怪老兒「哦」了一聲，說道：「啊！大概是酒蟲作怪，我老人家昏了頭，走錯地方了。」

提着空葫蘆，掉頭而去。

石恨天亦想告辭，回過頭來，白掌櫃早已不在，向招呼他的那位夥計擺擺手，也接踵走出恆茂皮貨店。

他不是釘怪老兒的梢，而是想去追趕那三個打獵的人。

就這麼片刻的躭擱，三個獵人已行至街口，石恨天急忙發足緊追，待相距數丈遠時，三個獵人走進一家舖子去，買了一些日用雜物後，便出城望北而去。

石恨天就跟在三人的身後十餘丈處，默然而行。

三人似是決心要連夜趕回家去，天大黑前，便已一口氣趕了七八里地，進入一

片茂密的松樹林，石恨天神色一緊，腳底下馬上加快許多。

驀然，從老松樹上瀉下兩條黑影，這黑影好快的速度，石恨天眼見情勢不妙，虎吼聲中，人巳騰空而起，結果還是遲了，兩名黑衣人手起刀落，巳解決了兩個打獵的人。

黑衣人好狠的心，舉刀又要去砍最後一個獵人，噹！二刀相撞，火星四濺，石恨天巳飛身而上，將對方的刀架住。

「找死！」

另一人想偷襲，被石恨天一腳踢飛他的刀，抱着血淋淋的手腕退了三四步。

刦後餘生的獵人是一名二十餘歲的青年，驚魂稍定，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衝着兩位死者直喊爹與二叔，伏屍慟哭，淚下如雨。

這時候石恨天才看清楚，兇手的臉上蒙着黑布，僅僅露出一雙賊溜溜的賊眼來，方待追問他們的來龍去脈，對手猛地橫飄三尺，撒刀從側面攻來，石恨天大怒，七環寶刀金光暴閃，一瞬間便將對手的兵刃削成四截，還順便削斷了他的三根手指頭。

石恨天一刀挑飛他的遮羞布，原來是一個黑臉漢子，將刀往他脖子上一架，對那青年獵人說道：「這位兄台，你來看看，認不認得這個傢伙？」

青年獵人上前細一端詳，搖着頭說：「不認識。」

就這樣兩句話的工夫，另一名蒙面人拔腳就溜，石恨天口中喊打，飛鏢走勢如電，才轉身奔了二三步，一條龍的旗子巳插在他的後腦勺上，倒地了帳。

「一條龍！」黑衣人驚呼出聲，兩條腿巳哆嗦的不聽使喚。

石恨天命那青年獵人上去揭開另一人的蒙面巾，月光下可以看見是一個大疵子，道：「這一個認得嗎？」

青年獵人想一想，說道：「好像見過他。」

石恨天說道：「你想想看，在那兒見過？」

「就在承德府。」

「在承德府的那裏？」

「想不起來。」

「他是幹什麼的？」

「我不清楚。」

「搜他的身，看有沒有能夠證明他身份的東西？」

搜遍全身，什麼也沒找到，不過在他的黑色外罩內的緊身衣上，却發現綉着一顆陰森森的骷髏頭。

石恨天臉色一沉，「嘶啦」一聲，撕破黑衣人的外罩，果然也有一顆骷髏頭。當下腕上加力，在他的頸項間鋸了一道血口子，厲色說道：「朋友，我先提醒你，說實在話，也許還有一綫生機，硬嘴巴，那是自找苦吃！」

黑衣人早巳嚇破了胆，苦苦哀求道：「我說，我說，小的家有高堂老母，務請石大爺刀下留人。」

石恨天嗤之以鼻，道：「哼，去你的，少來這一套，這樣的嘴臉石某看多了，我問你，這一顆骷髏是代表骷髏敎？」

黑衣人道：「不是。」

「是骷髏幫？」

「也不是。」

「那麼，是什麼旁門左道？」

「是骷髏門！」

「骷髏門？石某怎麼沒有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個門派？」

「骷髏門成立不久，而且極端秘密，外人當然不會知曉。」

「毫無疑問，近來一連串的刦案都是你們幹的？」

「大概是吧。」

「骷髏門一共有多少人？」

「百人左右。」

「門主是誰？」

「是——」

剛剛說出一個「是」字，突然發出一聲悶哼，有一根樹枝插入黑衣人體內，巳氣絕人亡。

這樹枝來勢極快，尤其聲息全無，打得又是死穴要害，當石恨天警覺時，大錯巳成，顯見出手者絕非泛泛。

定目處，迎着月光，從承德府的方向奔來五個人，一前四後，全部一色黑衣，所不同的是，前面之人眼睛以下也罩着一方黑巾，後面四人則無，一個個橫眉豎目，顯非善類。

黑巾蒙面人在石恨天丈許外停住，四名彪形大漢一個閃躍，巳搶到石恨天兩側來，企圖將他包圍。

石恨天橫刀而立，沉聲喝問道：「閣下何人？」

黑巾蒙面人陰惻惻的冷笑道：「就是你要打聽的人。」

「骷髏門主？」

「也是關東的武林盟主。」

「閣下好毒辣的手段，居然殺害自己人。」

「這是本門一貫的規矩，成功者重賞，失敗者亡魂。」

「你爲何要刦殺商旅、獵戶？」

「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蠓面人道。

「閣下倒挺坦白，然而，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狗屁，這全是騙人的鬼話，石恨天，你留給自己聽吧。」

「你認識我石某人？」

「一條龍的旗子足以說明一切。」

「閣下尊姓大名？」

「對一個將死的人通名道姓，你不覺得是多餘？」

「怎麼，門主準備殺人滅口？」

「凡是知道本門秘密的人，只有一條死路！」

「你自信能勝得了我？」

「普天之下，還沒有本門主殺不了的人！」

人字出口，骷髏門主忽然將雙手提至腰間，十指「卡巴！卡巴！」作響，人也大踏步的走過來。

四名大漢俱巳亮出傢伙，雙腳移動，步步進逼。

隨着這五個人沉重的腳步聲，空氣馬上進入最緊張、最高潮，石恨天揮刀劃了一個半弧，剛剛說了一句：「朋友快走！」那獵人雙腳還不曾動一下，骷髏門主巳



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上來。

骷髏門主好妙的身手，出手又快又狠，眨眼間巳攻出一十三掌，掌掌不離石恨天致命要害之處，兩條人影，捲起兩團勁風，交織纏鬥在一起，石恨天全力以赴，竟未佔得半絲上風。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石恨天心裏雪亮，知道遇上平生難得一見的勁敵，忙將功力運足十成十，决心全力一拚。

但是，一輪猛攻下來，還是沒有討了好，骷髏門主的功力之深，竟遠在石恨天想像之上。

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做夢也想不到，關外藏龍臥虎，居然有這麼厲害的人物，七環刀一緊，攻勢又加快三分，將骷髏門主逼退數步。

「門主好功夫，究竟是何方神聖？」

「石朋友也不含糊，去問閻王吧！」

話不投機，戰情益形險惡，雙方勢成拉鋸，而石恨天又被骷髏門主逼退回三四步。

四名大漢俱在兩旁掠陣，隨時都有出手的可能，只要有一個人從身後攻上來，勝負死生，便可立見分曉。

那獵人巳嚇傻了，仍呆呆地楞在原地未動，石恨天急得直跳脚，道：「你發什麼楞，快逃，快逃呀！」

提醒了獵人，也提醒了骷髏門徒，獵人拔腿就跑，一名大漢咬着尾巴追，石恨天一招「橫掃千軍」，洒下一片刀影，猛一個急轉身，回頭去追殺那名骷髏門徒。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大漢在追獵人，石恨天追他，骷髏門主也揚掌從石恨天身後追上來，四個人皆近在咫尺，且招巳遞出，可謂險象環生，危急萬分。

石恨天臨危不亂，陡地拔起丈許高，施展開「大鵬三展翅」的絕妙輕功，從大漢頭頂掠過，欲將獵人救離險地，詎料，人尚在半空中，地上巳發生巨變。

只見一股白茫茫，陰慘慘的勁風從骷髏門主掌心發出，其快如電，其猛如山，原意是要殺石恨天，無巧不巧的，大漢却做了替死鬼，連一聲慘嚎都來不及留下，便急匆匆的闖進鬼門關。

這一掌好大的威力，殺了一名大漢不算，餘威所及，那名獵人倒地打了兩個滾兒，也踏上黃泉路。

石恨天可是識貨的行家，落地之後，臉色大變，喝道：「好厲害的『玄陰蝕骨掌』！」

三名大漢巳將獵人的銀錢搜刮一空，骷髏門主嘿嘿冷笑道：「算你識貨，北六省的總瓢把子果然有點見識。」

石恨天踏上一步，戟指說道：「你是司徒不朽？」

骷髏門主未置可否，大步衝上來，石恨天嚴陣以待，在相距五六尺時，突然各出奇招，又纏鬥在一起。

這一次更快更猛，直如狂風暴雨，兩條快速旋轉的人影，有如兩個相交的龍捲風，從地上打到空中，如非有刀光掌影識別，否則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猛可間，白茫茫、陰慘慘的掌影又現，突聞骷髏門主喊了一聲：「着！」蓬！的一聲，石恨天當胸吃了一掌，巳從勁風圈內摔出來。

這一掌挨得不輕，尤其有一股奇寒如冰的寒氣直往四肢百骸流竄，眞力再也提聚不起來，心知情況危急，可一點也不敢逞强鬥勝，雙脚一踩樹身，立向松林深處瀉去。

「追！」

「追！」

耳畔喝聲如雷，身後巳傳來衣袂破空聲，而石恨天却頓覺輕功速度銳減，當下不遑多想，提足藏身在一株老松枝葉間。

骷髏門主巳閃電追過，另三人正在四處逡巡，四個人以最快的動作將松林搜了個遍，一無所獲，復又重聚在一起。

一名濃眉闊嘴的漢子粗聲大氣的說道：「他媽的，門主的『玄陰蝕骨掌』霸絕武林，不血脈凝固僵斃，也手脚不靈光了，老子就不信他能逃出這座松樹林。」

骷髏門主沉聲說道：「別低估了石恨天，這小子可不是浪得虛名，手底下的確有點眞本事，此刻可能巳逃出松林去。」

另一名紫面大耳的漢子躬身說道：「請門主下令，咱們搜。」

骷髏門主以命令的口吻說道：「當然要搜，你們先搜一搜這方圓十里之內的地方，如果找不到石恨天，可去總壇調集人手，擴大範圍搜索，無論如何，活要人，死要屍，絕不允許姓石的將本門的秘密宣揚開。」

三人齊聲應是，四個人立朝四個不同的方向飛奔而去。

待四人去遠後，石恨天才落下樹來，覺得全身冰冷，四肢僵直，血液好像眞的要凝固起來的樣子，舉步維艱。

可是，他必須離開，離得愈遠愈好，一定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才行，不然就只有一條死路。

他不是在狂奔，甚至連漫步都談不上，而是在極其緩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移。

從來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會這麼重，使雙腳難以負荷；也從來不曉得寒冷的滋味這樣可怕，膝蓋想彎一下都感到十分吃力。

十幾里地，在平常不過盞茶工夫便可到達，現在他却費了整整的一夜。

先是挪移，再是膝行，最後是用爬的，總算來到一個山窪子裏。

他的整個身子巳經僵了，頭腦也開始有點渾沌，好端端的一條龍，此刻簡直變成一條冰柱。

爲了不使血液凝固，爲了與死神抗爭，他不停的在地上打滾。滾呀滾，拚命的滾，終於又將僵硬的四肢滾軟一些，額頭還滾出兩滴珍珠似的汗珠。

太陽出來了，洒下萬道金光，石恨天感到有一絲暖意，從而也使他聯想到火。於是，在附近找了不少枯枝，堆在四週，生起一把熊熊烈火。

火焰的熱度很高，石恨天的寒意驅去了大半，不由精神爲之一振，盤膝行起功來。

糟！四肢百骸，寒意仍在，眞力無法提聚，正如同一個冰球，經火烤後，表皮雖然熔化，內部依舊堅硬冰冷。

而且枯枝燃燒極快，火勢逐漸減弱，石恨天的四肢皮肉中巳開始僵硬。

適在此時，山上下來一個十七八歲的打柴少年，背上揹着一大捆乾柴，石恨天喜出望外的吆喝道：「喂，小弟，你的柴賣不賣？」

少年過來說道：「賣呀，我本來就是要到承德府賣柴的。」

石恨天丟給他一錠銀子，道：「快，快將你的乾柴添到火上來，我買了。」

少年放下背架，添了幾支柴，說道：「要不了這麼多，十個銅錢就夠了，我乾爹說，做生意要守規矩，不能多拿人家的錢。」

「沒有關係，你都拿去好了，再去弄更多的柴來。」

「這位大哥，你幹嘛要在這裏燒一堆火？」

「我冷，不燒火就會凍死。」

「冷？爲什麼不回家去？」

「回家也沒有用，我……我是被人打傷的。」

「是不是中了『玄陰蝕骨掌』？」

此話一出，石恨天大吃一驚，一個敦厚而又土氣的打柴少年，居然曉得「玄陰蝕骨掌」，頗令他感到詫異，急急追問道：「你怎麼知道是『玄陰蝕骨掌』？」

少年傻楞楞的說道：「因爲你的情形跟我乾爹完全一樣，是乾爹告訴我的。」

「你乾爹也中了『玄陰蝕骨掌』？」

「嗯，這種傷必須吃『火傘蕈（註「蕈」加草頭．以下同）』才能活下去，不然一定會死掉。」

「『火傘蕈』？那裏才能找到『火傘蕈』？」

「『鬼窟』有！」

「『鬼窟』又在那裏？」

「我乾爹說不能告訴旁人。」

「那麼，你乾爹是誰？」

「我乾爹說也不能隨便告訴人。」

少年左一聲乾爹說，右一聲乾爹說，弄得石恨天滿頭玄霧，道：「你叫什麼，你乾爹總不會不准你告訴別人吧？」

「我叫大柱子。」

「大柱子，快去找柴火去，這些快要燒完了。」

「不行，我要替我乾爹辦事去，銀子還給你。」

「替你乾爹辦什麼事？」

「找我乾娘。」

「對了，替我跑一趟關內，找一個人，好不好？」

「不好，一找到人我就得立刻返回來的。」

石恨天雙眉一挑，忽生一計，將身上所餘的十來支一條龍的飛鏢全部取出來，故意將旗子在火上燒燬一個角，交給大柱子，鄭重的說道：「那這樣吧，不管你到那裏，每隔三五里，就插一面旗子，注意方向一定要對準這個地方，你答應銀子就是你的了，如何？」

大柱子考慮了一下，滿口答應下來，將元寶與旗子揣入懷中，放步而去。

就在大柱子尚未在石恨天的視綫內消失時，怪老兒却從另一個方向神秘兮兮的走過來，劈面就說：「石恨天，人家都說你了不起，我老人家却覺得你這幾年的江湖是白混了。」

石恨天一楞道：「前輩此話怎講？」

「你叫那傻小子去插旗子，冷小鳳不一定會看得到，却準會將骷髏門的人招引來。」

石恨天仰天一歎，道：「事到如今，也只有死馬當作活馬醫，別無選擇。」

聽他對自己的事似是瞭若指掌，心下甚覺訝異，又道：「請恕在下眼拙，北六省江湖道似乎——」

怪老兒截口說道：「似乎沒有我這一號人物，對不對？我老人家來自江南，而且已經有二十年不曾行走江湖，你小子當然不知道。」

石恨天望着他那一身不倫不類的打扮，道：「前輩是佛門高僧？」

「不敢，老衲犯了清規，早已被逐出少林門牆。」

「是道家眞人？」

「也不敢，貧道跟老牛鼻子合不來，自請武當除名。」

「那恨天該如何稱呼前輩？」

「就叫我三不先生好了。」

「三不先生？」

「在家俗乳名不呆，出家佛號不戒，修道賜封不玄，現在又非僧非道非俗，是爲三不也。」說來滑稽可笑，詼諧百出，引得石恨天莞爾一笑，爲苦難中的他帶來了一絲喜感。

三因先生接着又道：「司徒不朽的『玄陰蝕骨掌』，歹毒萬分，連骨頭都會凍酥，光靠烤火有個屁用。」

石恨天苦笑一下，道：「請先生指示迷津。」

「玄陰掌乃玄陰之氣，必須至陽之物療治，就我老人家所知而言，可能只有『鬼窟』生長的『火傘蕈』，與『火龍珠』或可起死回生。」

「前輩可知『鬼窟』在何處？」

「不知道，我老人家已經找了三個月了。」

「火龍珠又在何人之手？」

「據說是在司徒不朽的手裏。」

「到那裏可以找到司徒老兒？」

「你是被骷髏門主所傷，用的是『玄陰蝕骨掌』，玄陰掌又是司徒老兒壓箱底的本事，不妨循着這條綫追下去，或可理出一點頭緒來。」

「可是，石某雙腿僵硬，這——」

「小子，你還死不了，灌上三斤燒刀子，保證比烤上三天火還管用，再見！」

三不先生說走眞走，將裝着二十斤燒刀子的酒葫蘆往石恨天身上一丟，放步揚長而去。

× × ×

「集賢樓」，在承德府算是一家數一數二的大飯莊，金字招牌上，却被大柱子插了一面燒焦的一條龍旗。

別看大柱子傻頭傻腦，懷裏揣了一錠元寶，似乎也想進大館子去開開洋葷，但是，一踏進店門，見到豪華的設備，熙攘的客人，便傻眼了，只好傻不楞登的在角落上找了一副座頭坐下來。

好在「集賢樓」的小二不曾狗眼看人低，還是很親切的過來招呼他，大柱子要了一碗麵，兩個饅頭，切了四兩鹵牛肉。

就在他對面，坐着一個比他更寒傖的



駝背老人，一身百寶衣，可能三年沒有下過水，沾滿油污，頭髮蓬鬆散亂，鞋子一新一舊，旁邊放着一個籮筐，裏面有不少紙屑廢物，顯然是一個拾荒者。

駝背老人雖然是個寒傖的拾荒者，吃的東西却挺講究，四盤精緻小菜，正在自酌自飲。

大柱子似是餓急了，一頓飯用了別人半頓飯的工夫便吃完了，付過帳，順便問那店小二：「小二哥，有一位唐大爺家住那兒，你知道嗎？」

店小二一邊收拾東西，一邊漫不經心的說：「承德府姓唐的很多，你是問那一位唐大爺？」

大柱子知道是自己沒有把話說清楚，自責的笑笑，道：「是唐一刀唐大爺。」

店小二搖搖頭，沒有說話，大柱子又補充一句：「這位唐大爺聽說很有名氣的，是一位有名的大俠。」

小二哥還是不知道，端着碗盤走了，却引起駝背老人的注意，道：「小弟，你要找唐一刀？」

大柱子道：「是呀，老丈知道？」

駝背老人說道：「唐一刀早在二十年前就失踪了，可能已經作古，那時候你大概還在你娘肚子裏呢，是什麼事來找姓唐的？」

大柱子道：「我不是來找唐大爺，是來找唐家。」

「哦！」

駝背老人「哦」了一聲，正欲追問下去，突然有一隻蒲團大手拍在大柱子肩膀上，大柱子回頭一看，見是一位鐵塔似的大漢，不禁嚇了一跳，大漢咧着嘴說道：「我們少爺叫你過去一下。」

順着大漢手指的方向望去，樓上欄杆邊上，坐着一位好俊的人物，丹鳳眼、懸胆鼻，兩條劍眉的中間，有一顆黃豆粒大的朱砂痣，白雪錦緞袍上繫着一條寶藍色的腰帶，穗子上綴着八顆龍眼大的寶石，腰帶裏插着一把短劍，英挺俊拔已極。

大柱子傻兮兮的說道：「我又不認識你們少爺，找我幹嘛？」

鐵塔大漢道：「我們少爺要告訴你有關唐家的事，還不快走。」

也不管大柱子是否願意，一把就將他提起來，提到樓上去。大柱子不高興，口裏嘀咕不已。

另一名瘦削的漢子飛揚跋扈的說道：「小子，我們家公子是恆茂的少東白小樓，平常人家的大姑娘想跟我們少爺照個面都辦不到，你小子好大的福氣，還嘀咕什麼。」

鐵塔大漢本也想搶白幾句，却被白小樓阻止了，道：「好了，別嚇着人家。」

臉色一整，復又對大柱子含笑說道：「這位小兄弟貴姓哪？」

「我叫大柱子。」

「是你要找唐家？」

「是我乾爹。」

「你乾爹是誰？沒有告訴你地址？」

「一位慈祥的老人家，地址是說了，我找不到。」

「本公子是問你他的姓名。」

「他老人家沒有告訴我。」

鐵塔大漢聞言大爲光火，掄着拳頭說：「小子，我家少爺問什麼就說什麼，再支吾其詞，小心老子撕了你。」

說着，伸手就拉住大柱子的一條胳膊，大柱子盡力猛扯扯不脫，拿起砍柴刀來就要砍，還是白小樓明理，命鐵塔大漢鬆開手，笑容滿面的道：「你找唐家的人有什麼事？」

大柱子雖然憨直，但並不眞傻，好壞還是分得清的，發覺這幾個人都不是好東西，神態立變，怒沖沖的說道：「你們願意告訴我唐家的地址就說，不願意就拉倒，嚕七八嗦的問這麼多幹嘛。」

白小樓並不生氣，眞的將朝唐家的地址告訴了他，道：「大柱兄別誤會，我是怕你找錯對象，所以才問個清楚，這樣吧，少爺我派個人送你去好了。」

大柱子望了那二人一眼，道：「謝謝，不必了。」隨即下樓自去。

白小樓使個眼色，鐵塔大漢還是隨後跟了下來。

照着白小樓的指點，半個時辰後，大柱子來到城東一幢深宅大院的門口。

雪白的圍牆足有兩丈多高，黑漆大門敞開着，院內雕樑畫棟，看得出來是一個富豪之家，可惜處處蛛封塵積，一副破落相。

「有人在嗎？有人在嗎？」

大柱子接連喊了兩聲，才從跨院月門內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來。大柱子快步迎上去，道：「請問這可是唐一刀唐大爺的家？」

白髮老頭似是大感意外，狐疑滿面的道：「老朽是唐家的老管家，你要找我們老爺？」

大柱子道：「我叫大柱子，是來找我乾娘的。」

白髮老頭更加糊塗了，道：「你乾娘是誰？」

大柱子道：「胡媚娘。」

白髮老頭臉色大變，道：「我家主母是你乾娘，那你乾爹不就是——」

大柱子一本正經的道：「不錯，我乾爹就是唐一刀。」

老管家大喜過望，高興的幾乎要跳起來，拉着他到跨院小屋裏坐下來，道：「大柱子，快說，老爺現在還好吧？」

「不好，身陷絕地，生不如死。」

「老爺現在何處？」

「乾爹不准我說出來。」

「大柱子，我是唐家的老管家，不是外人。」

「乾爹只准我告訴乾娘一個人。」

「可是，主母現在不在呀。」

「我乾娘到那裏去了？」

老管家深深的喟歎一聲，眸中淚光隱現，聲沉語重的說道：「就在老爺失踪後不久，主母也在一個夜裏離奇不見了，至今二十年，音訊全無。」

大柱子不辭千辛萬苦，爲的就是尋找乾娘胡媚娘，聞言大失所望，不由傻在那裏，半天說不上話來。

跨院之外，駝背老人正在那裏側耳偷聽。

後窗下，另外還藏着一個人，是鐵塔大漢。

半晌，大柱子才開口說道：「依老管

家看，我乾娘會到那裏去呢？」
老管家猶豫了一下，道：「老朽懷疑主母是被人劫持走的。」
大柱子又興起一綫希望，道：「會是誰呢？可有什麼綫索？」
「很可能是宋無雙。」
「宋無雙是幹什麼的？」
「是與老爺齊名的一位武林人物。」
「這個姓宋的住在那裏？」
「不清楚，否則老朽早也就找上門去了。」
「好吧，我去找一找看，大柱子曾經在乾爹面前誇下海口，找不到乾娘就不回去。」
當即告別老　家，離開唐府。
才跨出大門，就被駝背老人堵上了，劈面就說：「小子，你想不想知道宋無雙的消息？」
大柱子雙眼一瞪，說道：「當然想知道。」
駝背老人道：「據老漢所知，宋無雙早就死了。」
「什麼？姓宋的老頭死了？」
「是的，已經死了十幾二十年了，而且——」
「而且什麼？」
「胡媚娘並不曾與宋無雙生活在一起的。」
「你怎麼知道？」
「拾荒之人，成天穿街過巷，知道的事當然比別人多。」
「那你說，我乾娘是跟誰生活在一起呢？」
「司徒不朽的可能性很大。」
「司徒不朽又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唐刀、宋劍、司徒掌』，人稱關東三友或關東三俠，二十年前可是响叮噹的人物，打遍關外無敵手。」
「可知司徒不朽的下落？」
「這老漢就不清楚了，你自己去打聽吧。」
「你憑什麼認為我乾娘與司徒不朽在一起？」
駝背老人乾咳兩聲，嘻嘻笑道：「孩子沒有娘，說起來，三友之間的風風雨雨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信不信由你，老漢我要檢破爛去了。」
拾起兩片廢紙，丟進籮筐裏，搖頭幌腦的走了。
大柱子初入江湖就遇上痲煩，一個說是宋無雙，一個說是司徒不朽，眞不知道該聽誰的才對，沉重的搖搖頭，朝巷口走去。
走出巷口，在一棵大槐樹上插了一面旗子，回頭正想往西出城去，面前鐵塔似的站着一個人，擋住去路。
「小子，你乾爹是唐一刀？」
「既然被你偷聽到了，何必再問？」
「咱們來打個商量，你告訴我唐一刀的下落，我告訴你司徒不朽的去處，你看如何？」
大柱子眉頭一皺，道：「你不是好人，我不能告訴你。」
鐵塔大漢的嘴角撇下一絲冷笑，道：「這樣說，你是不想知道司徒不朽的下落了？」
「我自己會打聽，用不到你操心。」
「可是，大爺我却非要查出唐一刀的下落來不可。」
「哼，有本事你自己去查。」
「我要你親口說出來。」
「休想！」
「傻小子，別嘴硬，不說實話小心你的小命。」
「你要怎麼樣？」
「小心我把你撕了。」
「你敢！」
「在承德府，沒有老子不敢的事。」
兩隻手拍了一個巴掌，疾向大柱雙肩抓去。
大柱子早有防備，彈身閃開五六步，鐵塔大漢一把抓空，不由怒從心頭起，乍然變抓為拍，連攻兩掌，呼嘯的掌風眼看已將大柱子捲進去，急切間，大柱子亮出砍柴刀，照準他的雙臂猛砍，大漢神色大變，吼聲如雷，招式一再變換，一霎時便攻出三拳四掌，外加一腿。
「好小子，看不透你還是一個練家子呢，居然將唐一刀的『破天十八刀』也學會了。」
「知道厲害就別惹我，咱們河水不犯井水。」
兩個人打來迅捷異常，大漢不信邪，硬是想抓活的，大柱子不服輸，奮力抗爭，大漢一把扣向他的右手腕，大柱子猛然一聲嗨！回刀就砍，咔嚓！慘叫聲起，血光湧現，大漢的五個手指頭已斷了三個。
痛得鐵塔大漢直跳脚，放聲吼道：「他奶奶的，看老子把你剁成肉醬！」
他這兒剛剛衝上去，瘦削漢子及時從另一面兜上來，正好將大柱子夾在中間，原以為穩可以甕中捉鼈，不料，半空中麗影一閃，落下一位妙齡女郎來，破口就罵：「無恥，兩個大男人欺負一個小孩子，你們還要不要臉！」
鐵塔大漢正在氣頭上，當然不吃她這一套，道：「那來的野丫頭，少管閑事，到一邊涼快去。」
妙齡女郎充耳未聞，反而跟大柱子靠得更近，道：「天下人管下天事，今天這檔子閑事姑奶奶是管定了。」
瘦削漢子勃然大怒道：「只怕妳管不了。上！」
二人四掌，前後夾擊，其勢有如搏兔老鷹。
「大胆！」
妙齡女郎一聲嬌叱，纖手揚處，射出兩點寒星，二人根本還沒有看清楚是什麼東西，手掌心上已各自中了一把飛刀。
飛刀的尾部，繫着一面小型的金色鳳凰旗。
「是金鳳凰！」
「是冷小鳳！」
夠了，單憑這六個字，就已夠嚇破這兩個混混的胆，連撂下半句場面話的勇氣都沒有，便抱頭鼠竄。
大柱子既佩服，又感激，道：「冷姐姐，妳的功夫好棒啊。」
冷小鳳微微一笑，指着樹上的一條龍旗，道：「承德城內，我發現好幾面這種旗子，聽說是一個叫大柱子的人插上去的，是不是你？」



大柱子據實說道：「正是我。」
冷小鳳一把抓住他的手，迫不及待的問：「恨天怎麼啦？看這旗子燒壞一個角，是否發生意外？」
「好像是中了人家的『玄陰蝕骨掌』，全身冰冷。」
「他現在何處？」
「在西北方的一個山窪子裏。」
「可否痲煩你帶我去？」
「不行，我還要去找好幾個人，分不開身。」
「那就請你將詳細的地方說清楚，我自己去。」
大柱子比手劃脚的說了個清楚明白，冷小鳳足底抹油，箭射而去。

## 迷魂谷　生死如謎

太陽已經老高了，時將近午。
山窪子裏的那一堆火熄了，石恨天也不知去向。
只見一名紫面大耳的漢子，領着四名骷髏門的徒衆，正蹲在火堆四週交頭接耳的談論着。
紫面漢子這時說道：「門主的命令，不論死活，一定要找到石恨天，否則就要咱們五個人吃飯的傢伙。」
一個矮胖如桶的青年在火堆裏撥一撥，道：「還有火星子，石恨天離開的時間不會太久，走不遠的。」
紫面人道：「該搜的地方差不多都搜過了，莫非上天入地不成？」
矮胖青年說道：「不可能，他中了門主的『玄陰蝕骨掌』，此刻不死也僅僅剩下半條命了，我懷疑他就潛伏在這附近不遠。」
一個獨耳老頭道：「不錯，沿途一條龍的旗子皆指向這個方向，他絕不會甩下救援他的人，獨自遠去，一定在這附近不遠，咱們不妨再仔細搜一搜。」
紫面人是這一隊的頭頭，道：「好，咱們再在附近搜一搜，大家細心一點，尤其要注意山穴山洞。」
五個人立即散開，沿着山崖搜下去。
崖壁下穴洞甚多，五人逐一搜索，一直搜至山窪底部時，獨耳老頭發出一聲驚叫：「喂，老刁，這個鬼洞裏有他媽的酒味。」
紫面人老刁聞聲第一個趕至現場，皺着鼻子聞一聞，果然有濃濃的酒氣外溢，當即揚聲說道：「石恨天，你如果還沒有死，就自己滾出來吧，只要肯投效我們門主，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裏面只有酒氣，沒有人聲。
其餘三個傢伙也過來了，矮胖青年嚷嚷道：「姓石的，你今天就認命吧，不自己出來老子一進去就先剁你的一條腿。」
酒氣更濃了，還聽到「咕咚咕咚」喝酒的聲音，就是沒人回話。
從洞口望進去，僅及二丈許，洞穴向左拐了彎，情況不明。
矮胖青年蹩不住了，拔出一支長劍來，一頭撞進去。
他橫掌護胸，目視劍尖，在拐彎處凝立少頃，猛然口中喊殺，一個箭步便殺進彎洞去。
半聲悶哼，一聲「噗通」倒地聲，以後便再也沒有任何聲音了。
老刁急得不得了，道：「老王，裏面的情形怎麼樣？」
洞內寂然，沒有回音。
「老王，你怎麼了？說話呀！」
沒有回音。
「石恨天，假如你功力仍在，就滾出來見個眞章，別在裏面弄鬼。」
只有老刁自己的「嗡嗡」廻音。
另一個青年跟老王的私交甚篤，自告奮勇的進去要一看究竟。
此人十分精明，沿着彎洞對面的洞壁一直摸過去，人到洞底，彎洞裏的情形可一目瞭然。
紫面人老刁道：「看到什麼沒有？」
「山洞似乎很深，向下延伸，這裏什麼也看不見。」
「能不能再向前一點？——好，現在怎麼樣？有沒有看見老王？」
「沒有，什麼也沒有。」
此人小心謹慎，步步為營，一步一步往裏面淌，不一會便在老刁視綫內消失。
老刁惶急的說道：「老趙，情形如何？快請說話。」
老趙如泥牛入海，更似打狗的肉包子，一進入彎洞，便沒了消息，連早先的悶哼，倒地聲也沒聽到，好端端的一個人，一下子好像就僵了，化了，飛了！
一股寒氣直從老刁的心底冒上來，但門主令出如山，又不允許他臨陣退縮，招招手，三個人肩並肩的闖進去。
甫進入彎洞不久，迎面忽然衝上一個人來，獨耳老頭見是矮胖青年老王，容得他叫了一聲：「小王！」以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老王的劍却毫不客氣的招呼到他肚子上來，當場開腸破肚，倒地身亡。
老王的心口上有一個血窟窿，身體都冷了，當然不會是他自己出手，無疑是有人在他後面架着他捅了一劍，可是，對方的身手實在太快，老刁只看見一個影子，一幌就不見了。
此刻，兩個人俱已嚇昏了頭，再也顧不得門主的律令，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掉頭就往洞外衝。
叭嗟！才衝出去三四步，老刁的右脚就被絆住了，摔了個狗吃屎，接着有人踏上來，在背心上補了一劍，連對方是誰都沒有看清楚，便糊裏糊塗踏上幽冥路。
一幌眼，五個人已去了兩雙，剩下最後一個人的脚又不靈光，是個跛子，還沒有到達洞口，脖子上一涼，已架上來一支利劍。跛子還眞有種，死也要看看對手是誰，他沒有失望，看到了，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少女也報出了名姓：冷小鳳。
就在冷小鳳報出姓名的同時，跛子的人頭也落了地，這是因為他在不該回頭的時候回了頭，等於自己抹了脖子。
原來冷小鳳找到山窪後，發現骷髏門的人也追來了，石恨天傷情嚴重，想逃也逃不掉，情急之下，只好暫時躲到這個山洞裏來，沒想到骷髏門的人窮追不捨，被她各個擊破，解決了五個魔徒。
冷小鳳返身入洞，將石恨天扶出來，石恨天的臉紅噴噴的像關公，二十斤燒刀子已經喝去一大半，仍然渾身哆嗦，牙齒

打戰不止。

直到現在，冷小鳳才找到說話的機會，道：「恨天，你託人梢話，叫我火速趕到你家去，我到的時候你却急匆匆的一個人先走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石恨天喝了三大口酒，暖一暖身子，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得到消息，近來關外的皮貨商人、獵戶、以及武林人物，時有被人搶刦殺害者，而兇手却神鬼莫測，來去無踪，最後連前來查探的『幽燕雙傑』也作了屈死鬼，我等妳一天未到，於是便先一步踏出古北口，想不到第一天就與骷髏門的人遭遇，差點丢了性命。」

言畢，將經過的情形又約略的說了一遍。

冷小鳳緊握着石恨天的手，儘可能將自己的溫暖傳到他體內去，道：「『玄陰蝕骨掌』乃是司徒不朽的獨門功夫，骷髏門主無疑就是這個老匹夫。」

「照常情常理說，應該是的，但江湖上的事詭詐百出，誰也不敢打包票。」

「不管是眞是假，先找到司徒老兒，叫他交出『火龍珠』再說。」

「司徒不朽巳很久不曾在江湖上走動，一時間恐無從找起。」

「簡單，咱們殺到骷髏門去，找骷髏門主不就結了。」

「小鳳，我們根本不知道骷髏門在那裏。」

「那——」冷小鳳長歎一聲：「那我們該怎麼辦？」

「事到如今，只有尋『鬼窟』，覓『火傘罩』一條路可走。」

「你不是說，大柱子不肯說出『鬼窟』的所在嗎？」

「起碼我們曉得他來的方向。」

「好吧，你先坐下來，讓我助你一掌眞力後就走。」

「不要，骷髏門主担心消息外洩，他不會就此罷手的，咱們要爭取時間。」

冷小鳳望着石恨天搖搖欲墜的樣子，鼻子一酸，差點掉下眼淚來，悲聲說道：「恨天，你走得動嗎？」

石恨天又灌了幾口酒，道：「三不先生的燒刀子，目前還挺管用的，等走不動的時候再說吧。」

情勢如此，冷小鳳實在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只好攙着他，步出山窪，登上山，朝大柱子來的方向行去。

兩個人偎得很緊，像是一對熱戀中的情人，走得也很慢，不知道的人還以爲是爲旖旎風光所陶醉。

其實，冷小鳳悲痛欲絕，石恨天更是苦不堪言，兩條腿重如千鈞，走一步都要費很大的力氣，偏偏又是山路，步步登高，倍感吃力！

天色漸漸黑了。

燒刀子也行將喝光。

算算路程，走出去還不到二十里。

鬼窟像畫餅，如在子虛烏有之鄉。

眼前是一座高山，光禿禿的寸草不生，二人正走在半山腰上，石恨天一個踉蹌踏下了，想爬起來却再也爬不起來了。

冷小鳳吃一驚，俯身一摸，口鼻四肢一片冰涼，嚇得她淚如泉湧，惶聲說道：「恨天，你怎麼了？要不要緊？」

提起葫蘆，撬開嘴，灌了幾口酒下去，好半晌石恨天才喘過一口氣，斷斷續續的吐出三個字：「冷！冷！冷！」

冷小鳳無暇多想，扶他坐起來，正準備助他一掌眞力，禍不單行，山下鬼影幢幢，有十幾條人影向山上飛奔而來。

事情十萬火急，冷小鳳那還有思考的餘地，揹起石恨天就往山上衝。

衝呀衝，一個勁的往山頂猛衝，連回頭看一下的工夫都沒有，一口氣衝上山頂，將石恨天放在一塊石頭上，這才轉過身來。

糟糕！來人業巳追到，爲首者黑巾蒙面，就站在冷小鳳對面不遠，一雙冷電似的眸子正瞄着她，一瞬不瞬。

身後有十二名黑衣大漢，一字排開，手裏皆握着傢伙，殺氣騰騰。

冷小鳳急忙退後兩步，拔劍護在石恨天身邊。

石恨天拚足最後一口氣，說道：「小鳳，他就是骷髏門主，別管我了，妳快走吧。」

骷髏門主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道：「走？飛也飛不了，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

冷小鳳怒不可當的大喝道：「那兩條路？」

骷髏門主信心十足，不疾不徐的說道：「一條自然是死路，龍鳳雙絕，同歸於盡。」

冷小鳳面籠寒霜，語冷如冰：「在殺人魔王的面前，難道還有活路？」

骷髏門主聲若洪鐘：「當然有，只要你們肯歸順本門主，矢志效忠，老夫不會虧待你們。」

冷小鳳雙目一翻，道：「閉上你的鳥嘴，姑奶奶寧願粉身碎骨，也不會與你同流合污。」

「如此，妳是選擇死路了？」

「笑話，憑你還殺不了我冷小鳳。」

「姓石的就是一個好例子，本門主從不空口說大話。」

「那只是他摸不清你的底細，疏忽所致。」

「別往自己臉上貼金，妳也絕難在玄陰掌下超生。」

「司徒不朽，別磨蹭，扯下你的遮羞布，交出『火龍珠』，然後咱們再決一死生。」

「冷小鳳，回頭看看，妳後面就是『迷魂谷』，不投降就只有死！」

經他這麼一提，冷小鳳這才注意到，自己正置身斷崖之上，身後是一個山谷，十丈以下，盡被翻滾盤旋、濃濃密密的濃霧所籠罩，深不見底。

前有追兵，後是絕地，石恨天又命若蜉蝣，饒她冷小鳳叱咤風雲，此刻也不免暗中叫苦不迭。

但正邪不兩立，善惡不同流，這是她做人的基本原則，死也不肯屈服。

骷髏門主又開口了：「冷小鳳，老夫在等妳的最後答覆。」

驀然，冷小鳳口中喊打，左手倏揚，颼！颼！兩聲，射出兩點寒星，要了兩條命，兩名黑衣大漢手捂着心口倒下去，鮮紅的血水染滿了金鳳旗。



冷小鳳咬着牙說：「這就是姑奶奶的答覆！」

說話同時，人巳縱出，在週身佈下一道森森劍網。

骷髏門主耳聞目見，不禁大怒，獅吼聲中，袍袖暴張，雙掌飛快出擊，倏忽閻連攻十二掌，立將冷小鳳的劍幕打亂。

「看打！」

冷小鳳情急拚命，抖手打出一支飛刀，竟被骷髏門主探手撈住，反向石恨天射過去，冷小鳳磕飛暗器，一名黑衣大漢的刀巳遞至一條龍咽喉附近。

噹！冷小鳳動作好快，彈身飛縱，火花激射中挑飛了那人的刀，玉腕一挺，本想再補一劍，三名黑衣大漢又從另一邊攻向石恨天，只得回身反撲，全身封阻。

骷髏門人多勢衆，冷小鳳孤掌難鳴，戰幕一啓，便四面受敵，處於極端劣勢。

骷髏門主雙手平舉，十指彎曲，霎時間十根指頭全部變得跟枯骨一樣，猛地人隨掌進，全力劈出，一股白茫茫、陰慘慘的勁風直朝冷小鳳撞上來。

石恨天急呼道：「是『玄陰蝕骨掌』，快躲！」

冷小鳳如響斯應，橫飄八尺。

骷髏門主毫不放鬆，接踵迎上去。

石恨天此刻早將自己的死生置之度外，只關心冷小鳳一個人的安危，深知自己無疑是小鳳的累贅，與其同歸於盡，倒不如放手一搏，就算自身血染黃沙，至少可以增加小鳳活命的機會！

心意一决，早將剩餘的酒全部灌下去，揮舞着七環寶刀，像瘋子一樣，劈頭蓋面的向骷髏門主砍過去！

骷髏門主說什麼也不相信一個油盡燈枯的人，居然還有出手遞招的力氣，一陣錯愕之後，掌招倏轉，原本是攻向冷小鳳的玄陰掌，全部招呼到他的身上來。

「恨天，你幹什麼，快退！」

冷小鳳的話等於白搭，骷髏門主的掌風巳經撞上去了。

石恨天根本連眞力都提不起來，完全靠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撐着，他心裏雪亮，只要自己不死，冷小鳳絕對不會撇下他，結果很可能連小鳳的命也搭上，是以決心尋死，以免拖累冷小鳳。

正因爲他心中有了這種想法，所以大聲喊道：「小鳳，妳快走，我們有緣來生再——！」

「見」字還沒有出口，整個身子巳被骷髏門主震得飛起來，眨眼便拋入迷霧中不見了。

「恨天！恨天！恨天！」

冷小鳳叫破喉嚨，再也得不到石恨天的半聲回應。

這對冷小鳳的打擊實在太大了，無異五雷擊頂，簡直痛不欲生，他們雖無夫妻的名份，實際上早巳是非君莫嫁，非卿莫娶，洞房花燭只是遲早的事，怎禁得起折翼之痛，當即目眦欲裂的吼道：「我跟妳拚了！」

所有的憤怒，所有的功力，甚至所有的感情，一下子全部爆發出來——全都爆發在掌底劍尖上。

一人拚命，萬夫莫敵，冷小鳳逢人就砍，遇敵就殺，其勢猛銳，當者披靡，一陣瘋狂猛攻下來，大有斬獲，三名黑衣大漢一死二傷。

突聞骷髏門主暴喝一聲：「納命來！」呼地劈來一掌，冷小鳳不退反進，硬往上撞，待她攻至切近時，骷髏門主招式突變，又施出了「玄陰蝕骨掌」，決心要置她於死地。

冷小鳳「一鶴冲天」，玄陰掌擦脚而過，骷髏門主一個大迴旋，也緊咬着追上去。

劍光閃爍，掌風呼嘯，從地上打到空中，又從空中打到地上，五十招一過，冷小鳳巳漸處下風，秀髮散亂，嬌喘吁吁，神態至爲狼狽。

蓬！一聲巨震劃破長空，兩條人影一觸即分，冷小鳳吃了一掌，歪歪斜斜的退下去。

哇！張嘴吐出一口鮮血來，仍自拿樁不穩。

幸虧不是「玄陰蝕骨掌」，不然那有命在。

骷髏門主的眼中掠過一抹得意的神采，道：「冷小鳳，妳還剩下半條命，本門主想聽聽妳最後的答覆。」

「你作夢！」

「這麼標緻的大姑娘，可能還沒有跟男人睡過覺，死了多可惜。」

「你放屁！」

「給臉不要，那妳就死吧！」

話落招出，「玄陰蝕骨掌」再度施出，冷小鳳自份必死，連躲的念頭都打消了，索性雙目緊閉，暗自默禱：「恨天，我來了。」

意外地，玄陰掌並未襲上身來，耳畔却爆出一聲巨大無匹的震聲，骷髏門主雷霆一擊之勢，硬是被人從斜刺裏震歪七八尺，人也跟着一個踉蹌，歪了半邊身子，餘威所及，有兩名黑衣大漢栽坐下去。

冷小鳳睜眼一看，面前巳多了一個非僧非道非俗的怪老兒。

怪老兒功力之深，簡直匪夷所思，冷小鳳不信天底下會有這麼厲害的人物，骷髏門主同樣驚駭不巳，怒聲喝斥道：「你這個三不像是從那兒來的？」

三不先生拉拉袈裟，摸摸道冠，陰陽怪氣的道：「我老人家三不先生，是從南方來的。」

骷髏門主冷哼一聲，道：「你我素昧平生，爲何要插手管本門主的事？」

三不先生上前一步，道：「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什麼人？」

「婁柏玉。」

「婁柏玉？」

「你認識？」

「不認識！」

「我老人家倒覺得你很可能就是婁柏玉。」

「何以見得？」

「你們一樣的都是陰狠毒辣，不擇手段！」

「我看你是酒喝多了，滿口的胡言亂語，念在你這一大把年紀，本門主願意放過今天，希望不要再讓老夫碰見你！」

像是一場突發的暴風雨，來的快，去的也快，骷髏門主招招手，立即率衆下山

而去。

冷小鳳沒料到骷髏門主會不戰而退，心中好生納悶，道：「這個魔頭怎麼會突然開溜呢？」

三不先生道：「可能是做賊心虛，女兒娃，該下去替妳那相好的收屍了，我老人家今天非要將他的路數查清楚不可。」

不管冷小鳳反應如何，怪老兒提起空葫蘆來就走，口裏不停的唸叨着：「可惜，可惜，白白糟塌了我老人家的二十斤燒刀子。」

已經走出十好幾步了，指着左側，又回頭說道：「那邊大概可以勉强下得去，抬着棺材可不是鬧着玩的。」

× × ×

這是一個霧的世界，迷迷濛濛，伸手不辨五指。

與其說是霧，不如說是氣來的更恰巧，仔細觀察，會發現這些霧的濕度很大，而且熱呼呼的，就好像是茶壺裏噴出來的氣一樣。

迷魂谷宛若是一個迷魂陣，冷小鳳盲人瞎馬，在這個謎一般的地方到處瞎闖亂撞。

時間久了，冷小鳳漸漸可以看到三五尺以內的東西，地上濕漉漉的，只有水草，別無長物！

她筆直的先向石恨天可能墜落的地方走去，默默計算，距離崖頂少說也有七八十丈，崖壁又像刀削的一樣直，她恨不能馬上找到心上人，却又怕見到那不幸塲面，一顆心不停的往下沉！沉！沉！

到了，她預計石恨天應該就落在她站立的地方，她找遍三倍以上的範圍。

沒有人。

沒有屍。

甚至連一滴血也沒有。

她迷惘了，石恨天究竟是飛上了天？還是入了地？

她更弄不懂，此時此地的她，究竟是喜？還是憂？

她只好漫無目的地，眼裏流着淚，心裏淌着血，在霧也似的迷魂谷裏找尋！找尋！

「恨天！恨天！」

她知道不可能有回音，但是她還是喊了，因爲只有這樣才能肯定她自己的存在，也只有這樣才能證明她自己還活着。

「石大哥！石大哥！」

初識時，她就是這樣稱呼他，假如石恨天已死，英靈不遠，應該可以聽得見；如果還沒有死，更應該可以聽得到她的呼喚。

可是，迷魂谷內靜得令人恐懼，始終沒有任何迴響！

生如謎！

死如謎！

冷小鳳天不怕，地不怕，一生爭强好勝，她第一次感到孤獨，感到無助，感到自己實在太渺小渺小了，她暗自決定，如果找遍整個迷魂谷，還找不到石恨天的話，那他一定是被妖魔鬼怪吃了，她絕不單獨活下去，生不能成雙，只好企盼死後成對。

但是，她並沒有放棄現在，仍在不斷的找尋，喊叫。

「恨天！恨天！」

「小鳳！小鳳！」

奇怪，突然之間，霧氣中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冷小鳳喜得跳了起來，照準聲音的方向拚命跑。

砰！霧中視綫不良，冷小鳳速度又快，一個不留神，與迎面而來的人撞個滿懷，果然是好像已有八百年不見的石恨天！

「石哥！石哥！」

「鳳妹！鳳妹！」

二人刦後重逢，恍如隔世，感情像決堤的流水，像爆開的火花，一陣擁抱，一陣熱吻，喜悅的淚水沾滿兩張臉，根本分不清是誰的。

許久許久，才從幻境中醒來，現實的問題立又襲上冷小鳳的心頭，道：「恨天，你摔下來的地方應該在南邊，怎麼會跑到北邊去！」

石恨天道：「昏昏沉沉中，好像有人將我接住，抱離現塲。」

「會是誰？」

「可能是三不先生。」

「哦，對！一定是他，我就是經他的指點才下來的。」

「三不先生深藏不露，他一定是一位高人。」

「已經露了，我的這一條命也是他救的。」

看看石恨天的氣色、神態，冷小鳳又道：「三不先生是不是給你吃了什麼靈丹妙藥？」

石恨天沉思一下，道：「我記得有人在我嘴裏塞了很多東西，很香很辣，入口即化。」

「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清楚，渾渾噩噩中聽到妳的呼喚，爬起來就跑，也沒看清楚週遭的情形。」

「走，咱們去看看。」

來到石恨天適才倒臥之處，立即看到，七環寶刀的旁邊，放着一朶形狀如傘，血紅似火，香辣撲鼻，吹彈即破的傘狀東西。

二人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異口同聲的說道：「原來這就是『火傘蕈』！」

冷小鳳捧起「火傘蕈」，叫石恨天再吃下去，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石恨天運氣試一試，道：「好是好多了，不過，腑臟骨骸中仍有寒氣未去，眞氣依舊無法提聚。」

「沒有關係，可能是量不夠，我們再去採摘一些來，就會痊癒的。」

「到那兒去採摘呢！」

「我覺得『鬼窟』應該就在這附近不遠。」

「這兒不是叫迷魂谷嗎？」

「『鬼窟』有可能就在迷魂谷中。」

主意一定，不再遲疑，石恨天收好七環寶刀，兩個人開始漫無目標的找尋。

最後，在一道石壁上，發現一個洞窟，濃濃的霧氣不停的向外飄散，二人走進去一看，赫！好大好美的一個地方，正當中有一個池塘，池水呈血色，翻滾沸騰，就如同燒開的沸水一樣。

池塘的四週，長滿了「火傘蕈」，頭頂上是圓拱型的岩石，整個「鬼窟」內的



每一樣東西就是血紅色的，好像是一座紅色的大房子。

二人好不興奮，飛快的衝進去，冷小鳳毫不考慮，伸手就去摘最大的一株「火傘蕈」。

乍然，一陣水花激射之聲傳處，池塘內冒起一股水柱，水柱內竄出一個全身被長長紅毛覆蓋着的怪物。

怪物好俐落的身手，劈面就是一掌，冷小鳳不禁駭然，滑退三步，打出一支飛刀，却被怪物張口咬住，冷小鳳貼着水面掃出一劍，怪物猛一跳，打到岸上來了。

沒有「火傘蕈」石恨天就性命難保，冷小鳳雖然心裏有點發毛，手上却不會放鬆，一路狠打狠攻。

怪事天天有，就是沒有今天多，怪物懂得拳脚掌法不算，手裏居然還有一把刀，冷小鳳連攻三劍，劍劍被怪物巧妙破解，最後刀劍相撞，竟然將冷小鳳的劍架住了。

石恨天已經看出一點端倪，示意冷小鳳退下，沉聲地說道：「朋友大概不是鬼吧！」

怪物桀桀怪笑一聲，破口罵道：「呸呸！你們才是鬼！」

石恨天道：「既通人語，當然也不是怪物！」

「哼，豈有此理！」

冷小鳳怒氣冲天的道：「既然不是鬼魅，亦非怪物，爲什麼不問青紅皂白就動了手？」

怪人的兩隻眼珠子瞪如銅鈴，怒視着二人，殺氣騰騰的道：「擅入鬼窟者死，外面寫的清清楚楚，你們瞎眼了？」

冷小鳳道：「我們沒看見，況且『鬼窟』又不是你的私產，人人可以來，你兇什麼！」

怪人舉起刀來，作勢待發，道：「看不看見都一樣，凡是闖進『鬼窟』的人就必須死。」

石恨天道：「請前輩暫息雷霆，可否聽在下一言，我們進入『鬼窟』，實情非得已，並非有意冒犯尊駕。」

怪人始終充滿敵意，道：「有何不得已的苦衷？」

「實不相瞞在下亟需『火傘蕈』。」

「火傘蕈是老夫的東西，任何人不得竊奪。」

「咱們打個商量，能否通融一下？」

「不能。」

「我們買總可以吧！」

「不賣！」

冷小鳳氣極了，咬着牙吼叫着道：「你這個怪物太不通情理了，姑奶奶今天拚着這條命不要，也非要拿到『火傘蕈』不可！」

長劍挽起一道長虹，分心就刺，怪人揮刀相迎，冷小鳳嬌軀滴溜溜一轉，刷！刷！掃出二劍，掃落怪人身上的一片紅色長毛。

怪人哇哇大叫不已，身上數尺長的長毛全數豎立起來，石恨天看得清楚，怪人赤身露體，連皮膚都是紅色的，只有一片破布遮着下體，乍然騰空而起，連人帶劍，以泰山壓頂的姿態撲向冷小鳳。

冷小鳳好美妙的身法，先作一個硬拚的架式，誘敵入彀，待怪人攻至切近時，猛一個騰挪，閃到一側去。

叭噠！怪人攻勢落空，趴在地上了，壓扁不少「火傘蕈」。

冷小鳳玉腕一挺，一朶朶的劍花直往怪人身上飄，石恨天及時喝道：「不要傷人！」

金鳳凰收住劍勢，抵住他的肚子，道：「你最好不要動，再動一下小心我要你的命。」

方待叫石恨天去採「火傘蕈」，發覺怪人的情形不對勁，趴下去以後就不再動彈，恍如死去一般，石恨天上來一摸，全身寒冷如冰，二人不由皆爲之一呆。

就這麼一呆的工夫，怪人一個滾翻，又滾回池塘去。

一入池塘，便再也沒見他的踪影。

冷小鳳什麼也懶得想，彎着腰，猛採「火傘蕈」。

石恨天却突然覺得一陣暈眩，栽坐在地上。

冷小鳳臉色大變道：「你怎麼了？」

石恨天道：「我好冷，好想到池塘裏泡一泡。」

冷小鳳道：「那怎麼成，水太熱，一定會燙傷的，快吃『火傘蕈』吧。」

摘了一株最大的，餵着他吃下去，不久石恨天的情形便有起色。

冷小鳳以最快的動作，摘了一包「火傘蕈」，拉着石恨天就往外面走。

「站住！」

暴喝聲起，怪人又從池塘裏冒出來，擋住去路，左掌護胸，右手握刀，威風凜凜的，與剛才判若二人。

冷小鳳準備硬闖，石恨天理論道：「這位朋友，據石恨天所知，來『鬼窟』採『火傘蕈』的人，又不是單單我們兩個，前輩何必斤斤計較，苦苦相逼？」

怪人大嘴一張，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道：「誰來過？」

石恨天道：「前不久，三不先生就來過。」

怪人說道：「那是他趁我不注意，偷的。」

石恨天道：「另一個人可能在長期服用『火傘蕈』，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怪人瞪大了眼問：「誰？」

石恨天道：「唐一刀！」

「唐一刀」三字一出口，怪人似是遭了雷殛一般，跳起來說道：「你怎麼曉得唐一刀？」

石恨天笑道：「是小鳳偶然聽一個叫大柱子的人說的。」

「你們遇上大柱子了？」

「是的。」

「是大柱子叫你來偷『火傘蕈』！」

「是我們誤打誤撞自己闖進來的。」

「大柱子現在何處？」

「替唐大俠辦事去了。」

「你們要『火傘蕈』做什麼？」

石恨天喟歎了一聲，說道：「因爲中了『玄陰蝕骨掌』，需要『火傘蕈』來療傷！」

突然間，怪人又顯得甚是激動，道：「什麼？你也中了司徒老兒的『玄陰蝕骨掌』？」

「在下是被骷髏門主打傷的，是否司徒不朽，則不得而知。」

「骷髏門主是個什麼東西！」

「此人黑巾蒙面，來路不詳。」

「玄陰掌是司徒老兒的獨門功夫，髏朽門主無疑就是司徒不朽。」

「啊，對了，在下自我介紹，我是石恨天，這位是冷小鳳，請教前輩是……」

「老夫就是唐一刀。」

二人互望一眼，神色數變，冷小鳳道：「聽說唐前輩也是玄陰掌的受害者，此地有這麼多『火傘覃』，爲何獨自隱居『鬼窟』，而叫一個涉世未深的小毛頭去辦事？」

唐一刀像鬥敗了的公鷄，歎着氣說：「傳聞失實，『火傘覃』只能醫治輕微的陰寒之傷，老夫傷情太重，寒氣已穿筋入骨，治標尚可，絕對無法根除。」

石恨天心頭一沉，道：「唐前輩是說這『火傘覃』也無法治好玄陰掌的傷？」

唐一刀鄭重的說：「老夫適才後力不繼，就是最好的證明，必須浸在水中，始可提聚功力，保持溫暖。」

冷小鳳慌了，道：「那要怎樣才能完全康復？」

唐一刀遲疑一下，道：「在老夫未說出如何根治之前，希望冷姑娘先答應替老夫辦三件事。」

「是交換條件？」

「就算是帮老夫的忙好了。」

「好吧，」冷小鳳與石恨天換了一個眼色，「條件也好，帮忙也吧，但凡小鳳能力所及，一定全力以赴！」

唐一刀的臉上第一次展露出友善的笑容，道：「第一件事，希望妳能找到胡媚娘，唐小樓，帶他們到這兒來。」

冷小鳳道：「這兩個人與唐前輩是什麼關係？」

「媚娘是我的愛妻，小樓是老夫的獨子。」

「他們不知唐前輩受困『鬼窟』？」

「如果知道，我們夫妻、父子早就團圓了。」

「唐夫人、唐公子現在那兒？可有什麼特徵？」

「詳細的地址等一下老夫會交代清楚，我兒雙眉的中間有一顆豆大的朱砂痣，今年二十歲，很好認。」

「第二件事是——」

「殺一個人。」

「殺誰？」

「宋無雙！」

「有仇？」

「仇深似海，恨高如山。」

冷小鳳肅容滿面的道：「對不起，仇恨是你們之間的事，與我無關，我不能無故殺人，頂多將姓宋的帶來此地，你們面對面自己解決。」

唐一刀憤然的說：「這樣更好，能夠手刄仇家，正可消消老夫這二十年來的積怨。」

「第三件？」

「殺死司徒不朽，或者將他們來押此地。」

「『唐刀、宋劍，司徒掌』，人稱關東三友，親如兄弟，那來這麼深的仇？」

「哼，好一個關東三友，宋無雙、司徒不朽簡直禽獸不如，我唐一刀但能離開這『鬼窟』，第一件事就是要跟他們拔香頭。」

察言觀色，石恨天心知箇中必有莫大的隱情內幕，忙追問所以，唐一刀招呼二人就地坐下來，道出一段離奇曲折的秘辛來。

原來，唐一刀、宋無雙與司徒不朽，的確是義結金蘭的莫逆好友，三個人皆醉心武學，經常以武會友，印證琢磨，各在刀、劍、掌上有獨特的成就，在關外稱霸，贏得「唐刀、宋劍、司徒掌」的美譽，爲武林寫下一段佳話。

由於三友的感情太好，復將大好春光全部消磨在參研武技上，都三十出頭的人了，依舊孤家寡人一個，中饋猶虛。

無巧不巧，就在這個時候，唐一刀邂逅了一位絕色女子胡媚娘。

當然，由於唐一刀的關係，胡媚娘自然結識了宋無雙與司徒不朽。

不幸的是，宋無雙、司徒不朽竟然一見鍾情，也愛上胡媚娘。

唐一刀發現這種情形後，自覺十分痛苦，亦曾有急流勇退，玉成他人的念頭，無奈胡媚娘却情有獨鍾，非他莫嫁，並在一次酒醉之後，二人有了夫妻之實。

也眞巧，一次中的，媚娘竟珠胎暗結，在米巳成飯的情形下，二人遂拜堂成親，結爲夫妻。

娶進嬌妻媚娘，兄弟間却積怨成仇，宋無雙、司徒不朽頓成陌路，從此不相往來。

過了一段神仙似的美滿歲月，愛子小樓也呱呱墜地，就在小樓彌月後不久，唐一刀在一次出外的途中，竟中了宋無雙、司徒不朽的埋伏。

論功力，唐刀、宋劍、司徒掌均在伯仲之間，以二對一，又是出其不意，唐一刀當然屈居劣勢，一場惡戰下來，唐一刀身中數劍數掌，利用夜暗，突出重圍，最後托天之幸，來到「鬼窟」，始得以茍延殘喘至今。

他幾乎已有二十年不曾與外間接觸，完全靠「火傘覃」充饑，維持生命，可能是吃的太多太久，也可能與池中的紅色沸水有關，十年前，他的身上便開始長出紅色的長毛來，至今已長達三尺，看起來與怪物無異。

池塘內的水很暖，是從地心冒出來的，是免除寒冷的最佳去處。他大半的時間皆泡在水裏，或者潛入池中高出水面的一個密室中睡大覺，直至半年前，才遇見偶然闖入的大柱子。

大柱子是個傻小子，唐一刀不敢貿然的就叫他去辦事，費了不少力氣，教會他一些武功刀法，認爲可以勉强自衛時，這才命他去尋找胡媚娘。

聽完唐一刀這一番話，冷小鳳恨得牙癢癢的，道：「這個宋無雙、司徒不朽眞不是東西，那天讓我堵上，非好好的敎訓他們不可，但不知道這兩個老匹夫住在那裏？」

唐一刀將自己家，以及宋無雙、司徒不朽的住處告訴她，歉然一笑道：「老夫最初以爲你們是這兩個老狗的爪牙，故而



諸多冒犯，尚祈海涵。」

冷小鳳爽朗的笑道：「不知者不怪，還提這些幹什麼，唐前輩快說如何才能使恨天的掌傷康復？」

唐一刀正容說道：「一定要司徒不朽的『火龍珠』才行。」

冷小鳳道：「好，找到『火龍珠』後，我們會立刻連同司徒不朽一塊送到『鬼窟』來。」

唐一刀道：「石恨天現在還不能走，以他的傷情，走不出十里地便會凍死在路上，這件事恐怕必須由冷姑娘一個人承担下來。」

## 宋無雙　墓木已拱

駱駝。

至少有二十隻以上的駱駝。

最前面一隻駱駝的脖子上套着一個大駝鈴，鳴聲清脆悅耳。

每一隻駱駝的背上，皆馱着重重的貨物，都是貴重的皮貨。

不用問，凡是這樣的駱駝隊，都是殷商巨賈，不是將要深入塞外大漠，就是從大漠塞外來的。

駱駝隊的主人，可能是得知路上不太平靜，除了趕駱駝的人外，還特意請了四名保鏢。

普通的保鏢，自然不能與武林人物相提並論，尤其是遇上像骷髏門這樣的兇神惡煞，就更加不濟了。

許是這駱駝隊合該倒霉，在承德與隆化的中途，便遇上了八名骷髏門的魔徒。

談不上是惡戰，也僅僅只交手十餘個回合，四名保鏢便先後倒地了帳。

一個瘦皮猴的魔徒似是頭兒，左手叉腰，右手指着駱駝隊胖商人的鼻子道：「老傢伙，假如不想見閻王，就將銀子、銀票、駱駝隊全留下來，立刻給老子滾！」

胖商人腿都嚇軟了，抖得像煮熟的粉條，知道哀求也沒有用，聽話才是最佳的抉擇，立將身上的錢財全部掏出來，交給瘦皮猴。

瘦皮猴以懷疑的眼光望着他，道：「還有沒有？」

胖商人將口袋翻過來給他看，道：「眞的沒有了，小的斗胆也不敢藏私。」

瘦皮猴虎吼一聲，道：「沒有就好，滾吧！」

能夠活命，已是天大的萬幸，胖商人那還敢放半個屁，領着一羣趕駱駝的人，掉頭就走。

待他們走出十餘步之後，瘦皮猴臉一沉，咬着牙，從牙縫裏吐出一個字來：「殺！」

殺字才落地，八個人已縱身追上去，明晃晃的鋼刀往別人腦袋上招呼，眼看千鈞一髮，危在旦夕。

霍然，紅影一閃，大家的頭頂上爆出一聲刺耳的鞭花，「嘩啦啦！」、「嗆朗朗！」連串怪响，八個人的兵刄全部被一條長長的鞭子打落在地。

展目望去，塲中巳多了一位全身一色紅衣，貌美如花，手握長鞭的少女。

瘦皮猴眨眨眼，道：「姑娘好霸道的鞭法，是那門那派的？」

紅衣少女粉臉上籠着殺氣，道：「姑娘我無門無派，是蛇女龍甜兒。」

就好似晴空裏響起一聲焦雷，瘦皮猴的腦門子轟然一震，凝視着「魔鞭」，道：「妳是龍甜兒，那這條鞭子——！」

龍甜兒打斷他的話，道：「不錯，這就是武林之寶『魔鞭』！」

人的心理眞古怪，每一個人都想得到「魔鞭」，每一個人也都怕「魔鞭」，表現在行爲上的同樣十分反常，大家先是身不由己的退了幾步，但馬上又拾起兵刄圍上來。

瘦皮猴大聲吆喝道：「弟兄們，咱們今天走運，奪下『魔鞭』，門主必然重重有賞。上！」

適才那一鞭，將其中一人的胸衣掃破了，露出一個骷髏圖案，龍甜兒伸手一指，道：「且慢，姑娘我先要查清楚，你們骷髏門主是何許人？」

瘦皮猴答非所問的道：「龍甜兒，凡是得知本門秘密的人必須就地格殺！」

蛇女笑了，笑得花枝亂顫，說道：「那好極了，這正好與姑奶奶的規矩不謀而合。」

「妳也有臭規矩？」

「當然。」

「說！」

「凡是企圖搶奪『魔鞭』的人，必須死！」

「黃口女娃兒，說大話妳也不怕閃了舌頭。」

「小心你的脖子吧！」

龍甜兒的話乾凈俐落，蛇頭快如電光石火，一竄，一縱，口一張，瘦皮猴「哎唷」了半聲便報銷了。

呼！呼！別的人還沒有弄清楚頭兒是怎麼死的，龍甜兒巳將「魔鞭」舞開，連攻兩招。

一招是貼地橫掃，掃斷一隻脚丫兩條腿。

一招攻的是上盤，慘嚎聲中又一死一傷。

一轉眼就死了兩個人，剩下來的人嚇得屁滾尿流，夾着尾巴就跑。

除惡務盡，龍甜兒怎會手下留情，「魔鞭」三發三收，三個受傷的魔徒又上了天。

還有三個，像脚板着火一樣，巳奔出十幾丈去。

人倒霉的時候，喝凉水都會塞牙，逃出蛇口，原以爲可以撿回一條命來，不巧迎面又堵來一位煞神，攔在路中。

龍甜兒揚目一望，喜孜孜叫道：「冷姐，骷髏門的魔徒都不是好東西，殺！」

冷小鳳恨透了骷髏門的人，還客氣什麼，二話不說，手起劍落，立刻解決了一個。

還有兩個，頓生拚命之心，同聲一喝：「老子跟妳同歸於盡！」

一左一右，一劍一刀，連人帶掌，不顧一切的殺上來。

冷小鳳正中下懷，一招「左右逢源」，暗含兩個變化，兩團劍花，飄向兩個不同的方向。

兩個魔徒却滑溜得像泥鰍，虛晃一招，彈身越頂而過。

「那裏跑！」

「那裏跑！」

一條魔鞭，一支劍，兩聲慘叫，兩條命，兩個魔徒如斷了綫的風箏，直挺挺的摔下來。

胖商人死裏逃生，感激的五體投地，顫聲說道：「謝謝兩位女英雄救命之恩，小老兒給你們磕頭。」

言畢，當眞要跪下去磕頭，龍甜兒急忙作勢阻止，道：「江湖兒女，不興這些俗禮，快將你的銀錢收起來上路吧。」

胖商人如言收回銀錢，將四名保鏢的屍體抬上駱駝，千謝萬謝後便趕着駱駝上路了。

冷小鳳這時說道：「甜兒，妳怎麼也跑到關外來了？」

蛇女龍甜兒將「魔鞭」收進一個袋子裏去，道：「江湖上盛傳關外出現一個秘密組織，作案累累，故而出長城，過喜峯口，想來一看究竟，好爲武林略盡點棉力，沒想到這麼快就遇上骷髏門的魔徒及冷姐。」

「咦」了一聲，又道：「冷姐與石大哥一向出雙入對，今天怎麼落單了？」

冷小鳳將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龍甜兒詢長問短，對石恨天關懷備至，道：「那我們現在是該去先找胡媚娘，還是宋無雙？或者司徒不朽？」

冷小鳳井井有條的道：「承德唐家，大柱子已經去過了，似乎沒有什麼收獲，於理應該先找司徒不朽，取得『火龍珠』，但宋無雙家住隆化，距離近，又是順路，不妨先到宋家去瞧瞧。」

龍甜兒秀外慧中，有她自己的看法：「冷姐，『火龍珠』在司徒不朽的手中，『玄陰蝕骨掌』又是他的獨門功夫，石大哥既然是傷在骷髏門主之手，事情已經擺明了，我們是否應該直去找骷髏門主？」

冷小鳳道：「甜兒，妳的分析完全正確，問題是，我們並不清楚骷髏門的巢穴在那裏，只好從司徒不朽的這條綫上下手，說不定，找到司徒不朽，也就找到骷髏門的巢穴了。」

龍甜兒直讚冷小鳳高明，對事理的分析頭頭是道，有條不紊，再也沒有什麼意見，二女當即並肩西進，下午便到了隆化縣城。

宋家住在城外，宅子並不大，門口有一棵三圍粗的老楊樹，目標顯明，一找就找到了。

冷小鳳毫不考慮，上前就要敲門，這才注意到，門上下了鎖。

而且，鎖上生了銹，油漆斑剝，破落不堪。

二人神色一變，縱身翻牆跳進去。

結果，宋家一個人也沒有，是一幢空宅。

叫開隣人的門，出來一位老者，冷小鳳很有禮貌的說：「老先生，請問隔壁是不是姓宋？」

老者道：「是姓宋。」

冷小鳳進一步查問：「叫宋無雙，對不對？」

老者點頭道：「對，對！」

龍甜兒道：「裏面爲什麼一個人也沒有？」

老者道：「宋家只有宋無雙一個人，死了有十幾二十年了。」

冷小鳳驚「哦」一聲，道：「是怎麼死的？」

老者搖頭道：「這老漢就不清楚了，我們是他死後才搬來的。」

龍甜兒道：「可知葬在何處？」

老者指着西邊的山，道：「聽說就在那邊的山腰上。」

二女略作商議，決定去宋無雙的墳上一看究竟，告別老者，一路疾行，不消頓飯工夫便到了地頭。

從墓碑上的記載，看得出來，這是宋家的祖墳，零零總總，差不多有百多座，因而，找起來並不困難，沒多久便找到寫明是宋無雙的「佳域」。

果然是一座老墳，祭石上已長出蘚苔，墳頭綠草如茵，樹已成蔭。

二人繞過墓碑，向後走了幾步，見墓後有一條羊腸小徑，這小徑透着古怪，至墓穴後方便告突然斷絕。

冷小鳳一怔，神色馬上緊張起來，朝龍甜兒作個噤聲的手勢，悄沒聲息的潛行過去。

小徑的盡頭，是一方巨石，跨過巨石，出現一道低矮的門，裏面一燈如豆，且有日用雜物。

「裏面有人嗎？」

冷小鳳叫了一聲，沒有反應。

「有人就應一聲，不然我們可要進去了。」

龍甜兒說着，人已挨到門邊。

久久不見動靜，冷小鳳疑雲滿面的道：「奇怪，門開着，怎麼會沒有人呢？」

龍甜兒道：「管他有沒有人，咱們進去看看再說。」

手握魔鞭，一個縱躍就竄進去。

冷小鳳扣着兩把飛刀，就在蛇女的左右。

一看，是一個石屋，有簡陋的桌椅及炊具。

就是沒有人。

還沒有看清楚石屋內的一切景象，冷小鳳耳朵一豎，拉蛇女藏到門後去，噤聲道：「有人來了。」

可不是嗎，一陣「叭噠！叭噠！」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不一時已到了門口，走進一個人來。

冷小鳳吁了一口氣，現身說道：「大柱子，是你呀。」

大柱子嚇一跳，叫了一聲道：　冷姐。」

冷小鳳道：「大柱子，你也是來找宋無雙的？」

大柱子望了龍甜兒一眼，道：「是呀，見到沒有？」

冷小鳳道：「宋無雙聽說已經死了，他的墳墓就在這上面。」

大柱子傻呼呼的道：「這我也聽說了，我乾爹交代，活要見人，死要見骨，想找幾根骨頭帶回去。」

話畢，當眞在石屋內亂找起來。

龍甜兒格格笑道：「傻蛋，這是石屋，又不是墓穴，那來的骨頭？」

大柱子恍然醒悟停下來，冷小鳳將找到「鬼窟」的事說給他聽，替二人介紹一



下，道：「可有胡媚娘的最新消息？」

「沒有，」大柱子說：「老管家告訴我，乾娘是被宋無雙刼走的，一個拾破爛的老頭子又說是司徒不朽幹的，我也糊塗了，不曉得該找誰才好。」

「咳！咳！咳！」

破布簾內傳出一陣咳嗽，有一個破鑼似的聲音嚷嚷道：「吵什麼吵，吵了我老人家的黃粱美夢，現成的富貴都被你們吵跑了。」

隨着這一聲叫駡，三不先生睡眼惺忪的從裏屋走出來。

冷小鳳看得一呆，霎時間腦裏轉了七八個念頭，道：「前輩原來住在這兒？」

三不先生吐了一口濃痰，老大不高興的說：「呸呸呸！童言無忌，童言無忌，我老人家怎會住這種鬼地方。」

冷小鳳緊追不捨：「那麼前輩是來訪友？」

三不先生口沫四濺的道：「我老人家是來探幽，一時睡蟲作怪竟睡着了。」

冷小鳳引見龍甜兒認識三不先生，龍甜兒深施一禮，道：「前輩可曾見到什麼人？」

三不先生道：「只有臭蟲、老鼠。」

龍甜兒道：「石屋的主人是誰？到那兒去了？」

三不先生雙手一攤：「天知道！」

冷小鳳道：「不知是否查清楚骷髏門主的來歷？」

三不先生道：「這個老小子精得像猴子，一下山便溜之大吉。」

冷小鳳說道：「謝謝前輩賜助之恩，如肯告知婁柏玉的行踪形貌，小鳳自當盡力。」

「廢話，知道他的行踪，我老人家何必到處瞎撞。」

「婁柏玉的長相如何？」

「算了，妳的煩惱已經不少，我老人家的煩惱讓我自己煩惱吧。」

冷小鳳見他不肯吐實，知道事情可能不大簡單，又不便追問下去，只好閉口不言。

大柱子道：「冷姐姐，咱們是等一等好呢？還是到別的地方去碰碰運氣？」

冷小鳳略作沉吟，道：「等等吧，受人之託，好歹要查個頭緒出來。」

三不先生伸一個懶腰，道：「你們等吧，我老人家可沒有這個耐性，要先走一步。」

一步三擺，晃盪着半葫蘆酒，閑悠悠的走了。

龍甜兒目送三不先生遠去後，道：「這個老頭子怪裏怪氣，我覺得石屋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他。」

大柱子正經八百的道：「我也是這樣想，換一個床舖我根本睡不着覺。」

又有脚步聲，這次是來自墳上，通！有人跳下來了。

三個人心情一緊，閃到暗中去。

有人在外面自言自語的說道：「怪事，門明明是關着的，是誰會到我這個寶貝地方來？」

說着話，跨步而入，放下背上的籮筐，見門後站着三個人，先是一驚，隨即咧着嘴笑道：「原來是你們，就是嘛，這種鬼地方小偷是不會光顧的。」

大柱子在承德會見過他兩次，道：「這就是你的家？」

駝背老人很坦然的說：「是啊，冬暖夏涼，又沒人吵，挺好的。」

冷小鳳上前一步，道：「你怎麼會住在這種地方？」

駝背老人苦笑道：「人窮沒錢蓋房子，只好隨便找個洞穴瞎湊合。」

龍甜兒玉面一寒，道：「再窮也不能扒別人的墳呀。」

駝背老人辯道：「沒有的事，墳在上面，我在下面，我先來，他後到，彼此各不相干。」

龍甜兒手指着石屋，道：「胡扯，算算看，這裏就是放棺材的地方。」

駝背老人指着屋頂，道：「不，這上面都是石頭，挖不動，棺材埋得很淺。」

冷小鳳道：「你怎麼知道？」

「是老漢親眼見他們挖的。」

「人家會答應你住在這裏？」

「替他們整理墓園，求之不得。」

「姑娘冷小鳳，老丈貴姓？」

「這宋家的祖墳裏，外人是住不進來的。」

「也姓宋？」

駝背老人點頭不語。

龍甜兒追問道：「叫宋無雙？」

「不！宋無雙是老漢出了五福的堂侄兒。」

「他眞的死了？」

「沒有人會拿死當兒戲。」

「他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父母早亡，並無兄姐弟妹。」

「也沒有討老婆？」

「聽說跟一個叫胡媚娘的女人愛得死去活來，結果還是一場空。」

冷小鳳道：「是不是被人橫刀奪愛，搶跑了？」

「大概是，據說我這個堂侄兒又搶回來過，後來不知道怎麼攪的，又被別人搶走了。」

「是什麼人？」

「司徒不朽。」

「你們宋家的人難道不會出面主持公道？」

「赫，司徒不朽好厲害，我們可惹不起。」

「莫非司徒不朽就是骷髏門主？」

「猜測之詞，誰也拿不出證據來。」

「你堂侄兒是如何死的？」

「被殺、暴斃、自殺，衆說紛紜，誰知道。」

龍甜兒黛眉雙挑，猛然一個箭步，探手扯向駝背老人的右手腕，動作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她心細如絲，覺出這個拾荒人頗不單純，故而有此一試，她認爲，如果駝背老人身懷絕技，基於本能的反應，猝不及防之下，一定會有所流露，那知，手到擒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糟老頭兒。

駝背老人跳着脚直喊疼：「妳這是幹什麼，要拆散我這把老骨頭？」

龍甜兒鬆開手，道：「對不起，跟老丈開個玩笑。」

從老人的言談中，冷小鳳也認爲不是

一個等閒人物，怎奈苦無佐證，總不能無憑無據的，就將一個拾荒老人押到「鬼窟」去充數。

三個人懷着滿腹的狐疑，離開石屋，結伴而去。

## 火頭僧　真假莫辨

豐寧，在隆化之東，是司徒不朽的故鄉。

司徒家建在一個山崗子上，居高臨下，又有隘路陡坡，是開山立寨的好所在，大柱子、冷小鳳、龍甜兒以爲眞的找到了骷髏門的巢穴，禁不住一陣興奮，一陣緊張。做夢也沒有想到，住在司徒家的人，都不姓司徒，而是一羣臨時借住的獵人、樵夫。細加打聽，司徒家的人早已遷往他處，行踪不明。

司徒不朽本人更是行踪如謎。

有人說他剃度出家，當了和尚。

有人說他上山修道，做了道士。

有人說他遠走大漠，去趕駱駝。

有人說他去了南海，求仙煉丹。

當然，也有人說他死了，早已不在人世。

甚至，有人說他當了土匪，無顏見家鄉父老。

人言言殊，莫衷一是，這麼重要的一條綫，就這樣斷了。

「火龍珠」在他手上，胡媚娘很可能就跟他在一起，骷髏門主的身份更需要由他來印證，現在可好，一切全成泡影，三個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却找不出一個能夠找到司徒不朽的辦法來。

無奈，三個人又分開了，漫無目標的去尋找，以期擴大範圍，增加機會。

× × ×

豐寧城南三十里，有一座廟，依山而建，站在長長的石階下，「碧雲寺」三個大金字便清晰可辨。

「碧雲寺」的門面並不大，裏面却頗深廣，因爲是豐寧縣最大的一座古刹，香火鼎盛，遊人如鯽，禪房殿宇修葺的金碧輝煌，美不勝收。

這日大清早，碧雲寺裏來了一位楞頭青，一名晨起掃院的小沙彌，上前打個稽首，問道：「這位施主可是要來拈香？」

大柱子傻直的說道：「乾爹叫俺來找我乾娘。」

小沙彌咧着嘴笑道：「施主弄錯了吧，這是和尚廟，不是尼姑庵。」

大柱子理直氣壯的道：「是你弄錯了，俺是找搶我乾娘去的司徒不朽。」

小沙彌還是聽不懂，道：「敝寺都是佛門弟子，沒有俗家人。」

大柱子道：「俺要找的這個司徒不朽，據說就是在你們這個廟裏出家。」

小沙彌總算聽出一個頭緒來了，道：「請問這位司徒先生的佛名如何稱呼？」

大柱子傻眼了，道：「我不知道。」

小沙彌單掌一豎，宣了一聲佛號，道：「一入佛門，俗家的名姓俱已棄而不用，不知佛名就不好找了。」

猛聽山門外有一個焦雷似的聲音接口說道：「好找，好找，把你們方丈找出來，一定可以找得到。」

骷髏門主應聲大步而入，身後袂聲飄拂，跟進來十幾條大漢。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從大雄寶殿內走出一位老和尚來，雙掌合十爲禮，道：「老衲法通，碧雲寺住持，不知施主要找那一位？」

骷髏門主的眸光直瞪瞪的盯在法道禪師的光頭上，道：「老夫要找在此出家的司徒不朽。」

這眞是怪事，唐一刀、石恨天、冷小鳳、龍甜兒等人，大家都認爲骷髏門主可能就是司徒不朽，現在骷髏門主居然公開的要找司徒不朽，豈非咄咄怪事，豈不挑明了骷髏門主絕對不是司徒不朽？

問題來了，「玄陰蝕骨掌」是司徒不朽的獨門功夫，骷髏門主既非司徒不朽，他是如何修練成「玄陰蝕骨掌」的？

這樣說來，骷髏門主是婁柏玉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

可惱三不先生故弄玄虛，至今還不曉得婁柏玉是何許人物。

法通和尚聞言答道：「佛門清規，一旦剃度爲僧，就不再使用俗家名姓，貧道不認識司徒其人。」

骷髏門主道：「剃度之時，你總該曉得誰是司徒不朽吧？」

法通住持道：「貧僧記性不好，俱已淡忘。」

一名大漢衝上來粗聲說道：「他媽的，再打哈哈小心老子宰了你。」

劈！劈！左右開弓，打了老和尚兩個嘴巴子，立刻暴出八條紅指痕，紅紅的血水從嘴角淌下來。

「阿彌陀佛！」老和尚逆來順受，閉口不言。

骷髏門主陡地奪過小沙彌的掃帚來，小沙彌殺豬似的慘叫一聲，帚柄硬生生的插進小沙彌的肩窩，然後縱身一躍而起，又插進大雄寶殿的門楣，將小沙彌懸吊在半空中。

穿肩之痛，已痛澈心脾，傷處又要承受全身重量的拉扯，小沙彌雙眼發紅，馬上昏死過去。

「阿彌陀佛！」老和尚沒有說話，大柱子罵了一句：「你好狠的心啊！」

骷髏門主瞪了大柱子一眼，對法通住持道：「老禿驢，骷髏門的手段你應該有個耳聞，現在再擺一個榜樣給你看，如果不希望本門主血洗碧雲寺，立刻將所有的和尚集合在這裏，老夫自己會找出司徒不朽。」

法通大師不言不動，骷髏門主命立在老和尚身旁的一名黑臉堂的和尚去叫人，和尚望着法通住持，老和尚猶豫一下，暗喊一聲：「罷了！」道：「照他的話去做吧。」

和尚躬身退下，登上鐘樓，很快就有一陣急促的鐘聲傳開來，羣山「嗡嗡」，迴響不已。

衆僧想必都聽得懂鐘聲所代表的意義，碧雲寺所有的和尚立從四面八方湧來，移時便齊集了二三十名。

骷髏門主逐一審視，默默計數，見其中並無司徒不朽，眸中兇芒暴閃，道：「都到齊了嗎？」

法通住持道：「巳全部到齊。」



骷髏門主大喝道：「怎麼只有二十八名？」

法通住持道：「連小沙彌，應是二十九。」

骷髏門主道：「可是，這碧雲寺應該是三十個人才對。」

法通住持道：「還有一名火頭僧正在準備早齋。」

骷髏門主忽然轉過頭來，問大柱子：「傻小子，你瞧瞧，這裏面有沒有司徒老兒？」

大柱子道：「我根本就不認識司徒不朽。」

「不認識？那你怎麼找？」

「俺是來找我乾娘的。」

「本門主聽說了，你乾娘叫胡媚娘，是不是？」

「是呀，你——」

「老夫知道她的下落，等一下我帶你去見她。」

「不要，你不是個好人，我不要跟你去。」

骷髏門主使個眼色，立有兩名大漢釘住大柱子，轉過頭來，又對剛才敲鐘的黑臉和尚說道：「去，將那個火頭僧給本門主叫來。」隨後又派了一名親信跟下去。

× × ×

火頭僧好辛苦，天才濛濛亮就起來了，劈柴升火做早齋。

可能是火烤得太多的關係，全身乾巴巴的，骨瘦如柴，本來只有五十出頭的年紀，看上去猶如六十許人。

生好火，燒滾水，剛將做好的饅頭放進蒸籠裏，一股香風傳處，一位姑娘如幽靈一樣闖進來。

火頭僧呆了一呆，故作鎮靜的道：「女施主好興緻，天剛亮就來逛廟。」

姑娘的臉色冷冷的，道：「不是逛廟，是來尋人。」

火頭僧道：「尋人？誰？」

姑娘道：「司徒不朽。」

火頭僧原本是蹲着，拿着一支柴正要添火，聞言呼地站起來，問道：「姑娘何人？」

「龍甜兒。」

「找司徒不朽何事？」

「想借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火龍珠！」

「十分抱歉，司徒不朽三月前就還俗了。」

「胡說，出家可以還俗，你這個瘦乾巴的樣子却不會養肥，姑娘我得到消息，碧雲寺的火頭僧就是司徒不朽。」

「這是以訛傳訛，老僧出家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沒錯，算算時間，司徒不朽出家的日子，差不多也正好是這個數。」

「老僧句句實話，女施主不信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龍甜兒說道：「有辦法，請接我這一鞭。」

以五成的功力，掃出一鞭，火頭僧沉腰滑步，輕鬆避開，龍甜兒更加認爲他就是司徒不朽，冷哼一聲，道：「哼，我就不信一個火頭僧有這麼好的身手。」腕上加力，攻勢綿綿，功力已漸次提高。

火頭僧的確不含糊，雖未出手進招，閃躲騰挪的身法却精純絕妙，龍甜兒已施出八成以上的功力，仍能逢凶化吉，絕處逢生，口中說道：「女施主過獎了，出家人防身的把式，不值方家一笑。」

龍甜兒偏不信邪，非要逼他出手不可，嬌叱聲中，已將功力提足十成十，三鞭連成一氣，勢如萬馬奔騰。

火頭僧睹狀駭然，暴退七尺，道：「出家之人，清靜無爲，不敢與人一爭短長，老僧服輸就是，失陪。」

一個翻滾，人已奪門而出。

「回去！」

冷小鳳飄然而現，連攻三劍四掌，又將他逼回屋裏去。

火頭僧腹背受敵，退至一個水缸附近，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龍甜兒沒有去理他，問冷小鳳道：「冷姐，妳看他像不像唐一刀口中的司徒不朽？」

冷小鳳道：「乾瘦、細高、手掌特別大，一雙鷹眼如夜貓子，像極了。」

臉色一整，又對火頭僧道：「司徒前輩，我們找你並沒有惡意，因爲有一位朋友中了『玄陰蝕骨掌』，亟需『火龍珠』一用，閣下與唐一刀之間可能有誤會，只要解釋清楚就沒事了，幸勿自誤。」

火頭僧矢口否認道：「老僧並非司徒不朽，叫我如何承認？」

冷小鳳道：「那這樣好了，冷小鳳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大師父陪我們去一趟『鬼窟』，是與不是，唐前輩一定可以分辨清楚。」

這話合情合理，火頭僧却不答應，道：「廟裏事忙，老僧離不開。」

蛇女龍甜兒火了，連珠炮似的叱道：「你這是沒有理由找理由，睜着眼睛說瞎話，給臉不要臉，咱們今天就是押也要把你押走。」

魔鞭一抖，爆出了連串的鞭花，丈許的方圓內，盡被鞭影封住，準備全力對付他。

冷小鳳心裏更急，早將長劍亮出來，從另一面堵上去，決心逮活的。

驀在此刻，遠處鐘樓上響起一陣急促而有節奏的鐘聲，大頭僧眉頭一皺，道：「你們在此滋事的事已驚動本寺住持，正在召集全寺弟子圍捕，你們看，已經有人圍上來了。」

其實，當他說這句話時，外面根本沒有人，只是想製造一個脫身的機會，說來也眞巧，當冷、龍二女不約而同的向外望時，外面却突如其來的闖進了一個黑衣大漢來。

冷小鳳驚叫道：「這是骷髏門的人，殺！」

不管三七二十一，冷小鳳刺出一劍，龍甜兒又添一鞭，那黑衣大漢根本沒有看清楚出手的人是誰，便倒臥血泊中。

正好給了火頭僧一個天大的好機會，從後窗破窗而逃。

龍甜兒大怒，罵一聲：「老狐狸！」立與冷小鳳穿窗追出去。

× × ×

「了塵！了塵！」

膳房外有人喊叫，喘着氣衝進一個黑臉和尚來。

黑臉和尚見到火頭僧了塵，却見膳房內桌翻椅倒，灶裏的火熄了，蒸籠歪到一邊去，零亂不堪，一眼見後窗破損，正想過去看個究竟，猛一個踉蹌，差點被黑衣大漢絆倒，這才發現地上還倒着一個人。

朝窗外一望，甚麼也沒看見，扛起黑衣大漢來，急匆匆的返回原地，顫聲說道：「稟住持師父，了塵不見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法通寶相莊嚴，木然沒有一點表情。

將黑衣大漢放在地上，骷髏門主上前一看，見門徒一息尚存，忙急聲問道：「這是誰幹的！」

黑衣大漢氣若游絲的道：「是——」

冷小鳳一劍穿心，龍甜兒一鞭抽斷了他的頸筋，僅僅說出一個是字，便氣絕身亡。

骷髏門主氣衝斗牛，一把抓住黑臉和尚的袈裟，厲色喝問道：「說！他是怎麼死的？」

黑臉和尚據實說道：「不知道。」

骷髏門主一巴掌打碎了黑臉和尚的三顆牙，道：「大胆刁僧，你們一同前往，會不清楚本門的人如何致死？」

黑臉和尚歪着嘴說：「那位施主問明膳房所在後，獨自搶到前面去，貧僧到的時候，他就已經倒下了。」

骷髏門主道：「那燒飯的禿驢呢？」

黑臉和尚道：「早已不知去向。」

骷髏門主的眸中閃過一道殺機，道：「找不到火頭僧就拿你們開刀，反正，凡是與本門主照過面的人都必須死！」

此人好毒辣的手段，豎掌如刀，咔嚓！黑臉和尚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應聲落地，俐落到極頂，也殘酷到極頂。

骷髏門主手一揮，立刻傳下格殺令：「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他令出如山，骷髏門的魔徒齊聲應諾，一個個猛如野獸豺狼，視人命如草芥糞土，一轉眼的工夫便倒下去五六個，場中哀嚎盈耳，遍地血汚，令人不忍卒睹。

不知何時，三不先生神鬼不覺的出現在大雄寶殿前，救下小沙彌，凌空飛渡，濃濃酒氣傳來，洒下一片酒雨。

千萬別小瞧這一片酒雨，三不先生係以內家眞力逼射而出，如快刀，似利刃，力可穿石洞金，衆魔徒驚呼四起，紛紛退避。

三不先生飄然落地，立即命碧雲寺的和尚退下去，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你好殘忍！」

骷髏門主答得更妙：「無毒不丈夫，成大事者當不擇手段。」

三不先生臉一沉，道：「好一個無毒不丈夫，這口氣多麼像那個欺師滅祖的婁柏玉。」

骷髏門主怒沖沖的道：「三不像，請別老拿姓的婁跟老夫相提並論，本門主與他八竿子打不到。」

三不先生冷笑道：「你倒推得乾淨，我老人家越看你越像。」

「天下相似的人多得是，你可認錯人了。」

「說，你如果不是婁柏玉，是誰？」

「當本門主君臨武林時，自會曉諭週知。」

「哼，你好大的口氣，扯下你的遮羞布來。」

「辦不到！」

「辦不到我老人家就自己來。」

「你敢！」

「不敢我老人家就不會千里迢迢的遠道而來，爲死去的師兄清理門戶了。」

袍袖一抖，探手就抓，骷髏門主可不是省油的燈，一掌橫斬過來，三不先生掃出一腿，骷髏門主遞來一拳，兩個人兔起鶻落，打了個不亦樂乎。

二人旗鼓相當，打得難分難解，三丈方圓之內盡被强風掩蓋，可謂難得一見的一場罕見的大搏鬥，別說插手助陣，旁人想靠近都不可能。

惡鬥中傳出三不先生驚訝的喊叫聲：：「好個老小子，這是唐一刀的『破天十八刀』，你居然能夠以掌代刀施出來，跟誰學的？」

骷髏門主虎吼一聲，說道：「乾脆讓你開開眼界，再接一招宋無雙的『蟠龍劍』吧。」

三不先生更加困惑，道：「『唐刀、宋劍、司徒掌』，三個人的本事你都純熟精到，是怎麼學會的？」

「去問閻王老子吧！」

呼！白茫茫、陰慘慘的勁風乍現，如霜似雪，寒氣逼人，三不先生不服輸，全力硬拚，蓬！兩股巨大無匹的力道撞在一起，發出一聲霹靂似的震聲，兩條人影好似一刀劈下去的兩片柴，倏然分開。

骷髏門主倒飛出二三丈，落地後搖幌了幾下才拿穩馬步。

三不先生也不曾討得半點好，雙掌冰冷，全身打顫，捧着葫蘆猛灌燒刀子。

骷髏門主道：「老傢伙，憑你的這點能耐，三百回合之內本門主一定可以拆散你的老骨頭，可惜今天沒工夫，姑寄爾命數日，咱們後會有期。」

目注大柱子，又道：「傻小子，咱們該找你乾娘去了。」

大柱子滿臉不悅的道：「我不要跟你去。」

骷髏門主喝聲道：「哼，這可由不得你！」

伸手扣住大柱子的腕脈，率衆放步而去。

三不先生氣得直跺脚，却未敢攔阻，因爲他心裏有數，此刻妄動的結果，大柱子的一條命就死定了。

× × ×

日正當中，正當午膳時分，「集賢樓」已上了八成座，冷小鳳、龍甜兒就坐在靠門口的一副座頭上。

龍甜兒特意要了兩粒生鷄蛋餵「魔鞭」，氣忿忿的說道：「司徒不朽老奸巨滑，明明見他進了承德城，就是找他不到，眞氣死人。」

冷小鳳笑道：「承德府這麼大，他地頭又熟，找一個火頭僧何異海底撈針，何況他到底是否司徒不朽，現在尚在未定之天。」

龍甜兒振振有詞的道：「冷姐，我得到消息，司徒老兒在碧雲寺當火頭僧，碧雲寺的和尚都不會武功，這個老小子却身懷絕技，絕對錯不了。」



冷小鳳道：「我也是因爲司徒不朽的故舊，曾在碧雲寺見過他才趕去的，但消息歸消息，江湖上的事波譎雲詭，誰也不敢保證火頭僧就一定是司徒不朽。」

事情一波三折，奇峯突起，龍甜兒沒了主意，急道：「宋無雙死了，司徒不朽跑了，石大哥傷重待救，下一步該如何進行？」

冷小鳳說道：「那個駝背老人十分可疑，連宋無雙的死都靠不住，既然來到承德，不管有無收獲，咱們應該到唐家去跑一趟。」

龍甜兒是個急性子，人已經站了起來，忽見門外走進一位翩翩公子來，立刻被他眉心上的那豆大的朱砂痣吸引住了。

冷小鳳也注意到白小樓的朱砂痣，凝視不瞬，白小樓見兩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兒盯着自己看，以爲飛來艷福，暈陶陶的就兀自坐下來，對身後的鐵塔大漢道：「去跟掌櫃的招呼一聲，這兩位姑娘的帳本少爺付了，有甚麼好吃的直管往上端。」

鐵塔大漢曾經吃過冷小鳳的虧，方欲提醒白小樓，龍甜兒已經說話了：「我們有個習慣，菜一上桌子就會帳，謝了。」

冷小鳳道：「公子如何稱呼？」

白小樓道：「小樓。」

「姓唐？」

「不，姓白。」

「奇怪，公子眉心的朱砂痣好大。」

「從小就有，沒有甚麼好奇怪的。」

「我是奇怪世上怎麼可能有兩顆大小、位置完全一樣的朱砂痣。」

「不可能，整個承德府絕對沒有第二顆。」

龍甜兒斬釘截鐵的說道：「有，唐一刀的兒子他就有一顆和你完全相同的朱砂痣。」

白小樓吃了一驚，道：「有這種事？他叫甚麼？」

「唐小樓。」

「唐小樓？這麼巧，僅一字之差。」

「你現在相信了？」

「既然唐小樓有一顆和我完全相同的痣，當然相信。」

「可是，我龍甜兒不信。」

「爲甚麼？」

「因爲世上不可能有兩顆大小、位置完全一樣的朱砂痣。」

「姑娘不是說唐小樓就有嗎？」

冷小鳳說道：「我們認爲你就是唐小樓。」

白小樓笑道：「開玩笑，本公子是白小樓。」

「令尊是那位？」

「白玉樓，恆茂的掌櫃。」

「令堂呢？」

「紀曉翠。」

「紀曉翠？不是胡媚娘？」

「本公子不認識胡媚娘。」

「唐——啊，白公子，咱們打個商量，那一天有空，可否代爲引見一下令堂大人？」

「我不作任何承諾，一切待見示家母後再行答覆。」

「可以，我們願意隨時敬候回音。失陪。」

「再坐一坐嘛，與姑娘談話，如沐春風。」

白小樓這句話是多餘的，人已走出門去。

鐵塔大漢傻呼呼的道：「公子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何不乾脆冒充唐小樓？」

白小樓道：「爲何要冒充唐小樓？」

另一名瘦削漢子道：「公子不是要查唐一刀的下落嗎，只要冒充唐小樓，不就可以找到唐一刀？」

白小樓怒道：「餿主意，怎麼可以冒別人的兒子。」

鐵塔大漢說道：「那要不要釘她們的梢？」

白小樓說道：「不必，你們去丟人現眼，現在說不定他們會反過來釘咱們的梢呢。」

冷小鳳與龍甜兒直奔唐家，說明來意，老管家終於得知主人的確切信息，興奮莫名，將二女請至屋內，獻上香茗。

龍甜兒說道：「老管家，你告訴大柱子的話我們都知道了，現在的情形是，唐夫人似乎不大可能和宋無雙甚至司徒不朽在一起，不知老丈當初何以認爲宋無雙涉嫌？」

老管家思索一下，說道：「因爲主母失踪的那天，曾有人見到宋無雙在附近徘徊。」

冷小鳳道：「唐夫人失踪後，可曾回來過？」

老管家以肯定的語氣答道：「一去不回。」

「小少爺呢？」

「與主母同時被刦，唐家的錢財也損失不少。」

「聽說，小樓少爺的眉心，有一顆豆大的朱砂痣？」

「是啊，大家都說小少爺將來必是大富大貴之人。」

龍甜兒說道：「恆茂皮貨店的少東白小樓，眉心也有這麼一顆朱砂痣，你知道嗎？」

老管家大叫一聲，擊掌說道：「經龍姑娘這麼一提，我想起來了，前幾天還見到白公子，跟我家小少爺的痣是一模一樣的。」

「長相像不像？」

「這就很難說了，我們家少爺那時候才彌月。」

「見過白夫人沒有？」

「富豪之家的貴夫人，經年足不出戶，沒見過。」

「依老丈看，白小樓的母親，可不可能就是唐夫人胡媚娘？」

老管家道：「假定我家主母確定未與宋無雙、司徒不朽在一起，這個可能性應該存在，我老頭子活了這麼大的歲數了，還沒有見過兩個人痣的大小，位置會如此相同的。」

二女互望一眼，龍甜兒說道：「冷姐，咱們乾脆登堂入室，主動去拜訪一下白夫人，如何？」

冷小鳳胸有成竹的道：「我倒覺得夜探爲佳，如果白夫人眞是胡媚娘，並非自

顧嫁給白玉樓，咱們公然拜訪，不一定能見得到。」

龍甜兒聽她說的有理，表示完全同意，隨即告別老管家，就在「集賢樓」的後面，找了一間清靜的上房住下來。

直至起更時分，換了一身夜行衣，悄沒聲息地登上恆茂皮貨店的屋面。

恆茂的生意大，門面大，內院的範圍更大，房子一排接着一排，樓房一座比一座高，二女展目四顧，見最後面的一棟大樓最是雄偉壯麗，窗紙上有燈火外洩，可以看到有人影在動，當下不假思索，越屋而過。

來至附近時，稍稍停一下，發覺四下並無動靜，這才彈身而起，落在窗外。

舔破一小塊窗紙，眇目向內望去，只見白小樓在房內走來走去，一張楠木鏤花鑲金的太師椅上，坐着一位年約四旬開外，雍容華貴，風姿綽約，穿著一身紫衣的婦人。

這兩個人的臉色都很凝重，顯然是遇上了棘手的事。

白小樓忽然停了下來，鄭重其事的道：「娘，說了這半天了！孩兒還是希望母親跟那兩位姑娘見一面，這樣一定可以查出唐一刀的下落，了却爹的一樁心願。」

紫衣婦人好半晌才說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爲娘的必須愼重考慮，夜深了，小樓，去睡吧，我們明天再談。」

母命難違，小白樓無可奈何，只好躬身退出去。

不管她是胡媚娘，還是紀曉翠，反正是白小樓的母親不會錯，待白小樓走下樓去，進入另外的房子後，冷小鳳、龍甜兒這才小心翼翼的打開窗子，跳進屋內。

紫衣婦人先是一驚，但很快就明白是怎麼回事，道：「你們兩位大概就是小樓在『集賢樓』所遇見的姑娘吧？」

冷小鳳很有禮貌的說：「是的，夤夜造訪，諸多冒犯，希望沒有嚇着夫人。」

龍甜兒好機伶，衝至門外，察看一下，確定無人時，將房門關好，停在窗下，注意着外面的一切動靜。

紫衣婦人出奇的鎮靜而富機智，不疾不徐的道：「那裏，從小兒口中得知你們想見我的事起，老身就有一種預感，兩位很可能會找上門來，只是沒有想到會這麼快。」

冷小鳳肅容滿面的道：「首先，我們想知道，夫人是否的確是紀曉翠？」

她爲人絕頂聰明，「胡媚娘」三字絕口不提。

紫衣婦人不假思索，立即正容答道：「老身並非紀曉翠，而是胡媚娘。」

龍甜兒：「既然是胡媚娘，爲何令郎却硬說是紀曉翠！」

胡媚娘的臉上籠下一層愁雲，幽幽怨怨的道：「是白玉樓那個老賊，爲了掩人耳目，强行給老身改名的結果。」

「夫人的意思是說，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被白掌櫃强擄來的！」

「好馬不備雙鞍，好女不嫁二男，老身早已是唐家的人，怎會心存二志。」

「可是，據我們所知，夫人似乎亦曾被宋無雙擄去過？」

「唉，自古紅顏多薄命，老身尤其不幸，當年同時被三個男人看中，刦持老身離開唐家的確實是宋無雙。」

「據說，後來亦曾落入司徒不朽之手中！」

「這事不確，連宋二弟老身亦不曾與他正式生活過。」

冷小鳳疑雲滿面的道：「宋無雙是有名的大俠，難不成白玉樓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胡媚娘笑了，是冷笑，笑得很凄涼，道：「你們武林中人，講究的是鬥『力』，往往恃技驕人，白玉樓却是鬥『智』的高手，不費吹灰之力，就騙過宋無雙，將老身弄進恆茂來了。」

「白玉樓也是拜在夫人石榴裙下者之一？」

「小兒彌月的時候，他也是唐府的賀客之一。」

「就此一見鍾情，種下禍根？」

胡媚娘悲聲一歎，沒有開腔。

遠處，隱隱約約中，傳來一陣喝叱打鬥的聲音，龍甜兒看到，有一條黑影竄進白家來，俄頃，有兩條黑影離開白府，進入後花園，瞬即消逝。

冷小鳳渾然不覺，繼續說道：「白掌櫃對夫人還好吧？」

胡媚娘道：「他對我好有什麼用？老身心如止水，二十年不曾與他同過房。」

「夫人乃貞節烈女，令人起敬，這多年想必一定有很多企圖逃脫的經驗？」

「經驗是有，惜皆功敗垂成，老賊看得實在好緊，後來得知一刀生死下落不明的消息，逃走的念頭漸漸淡泊，老賊的防備也就慢慢放鬆，近來白玉樓常鼓勵我出去走動走動，老身反而懶得動一下，已有數年不曾離開此樓。」

「這些事，令郎知道嗎？」

「白玉樓爲了控制老身，更爲了挽回我的心，對小兒倒是百般呵護，幾乎是由他一手帶大的，是以未敢言明，今夜就纏着我不放，想叫老身出面，設法從兩位姑娘口中套出一刀的下落來。」

「我想不通，他爲何不自己『冒充』唐小樓？」

「這孩子很精明，大概是因爲不清楚事實的眞相！怕露出馬脚。」

「正因爲他精明，相信他此刻業已起疑。」

「不錯，今夜就曾一再追問他自己的身世。」

龍甜兒道：「唐夫人說了？」

胡媚娘搖頭道：「這事急不得，必須慢慢來，老身一定得先確定一刀是否尚在人間。」

冷小鳳聞言，遂將石恨天負創，闖進「鬼窟」，巧遇唐一刀，以及自己與龍甜兒的來龍去脈，說得一清二楚。

胡媚娘一忽兒喜，一忽兒憂，情緒激動，久久無法平復。

冷小鳳道：「唐前輩朝思暮想，二十年來一直以夫人母子爲念，急於想見妳一面，未知夫人意下如何？」

胡媚娘馬上說道：「夫妻本是同林鳥，一刀又在危難之中，老身恨不能馬上飛到他身邊去。」

龍甜兒道：「如此甚善，咱們現在就





龍甜兒手揮魔鞭把骷髏門人殺得人仰馬翻。

走。」

胡媚娘面露難色，道：「小樓這孩子，明天一大早，必然又會來纏我，事情就有立刻拆穿的可能，爲了一刀的安全，最早也應該在明晨之後。」

冷小鳳道：「夫人的意思是不打算帶令郎同去？」

胡媚娘道：「時機未到，他們父子團圓的日子，老身認爲不宜操之過急。」

龍甜兒道：「夫人顧慮的也是，明天就明天吧！我們就住在『集賢樓』，會齊之後再結伴同赴『鬼窟』。」

事情已敲定，二人不便久留，退出窗外，在龍甜兒的示意之下，跳進樓後花園裏。

冷小鳳知事有蹊蹺，道：「有什麼發現？」

龍甜兒指着花園的另一邊：「妳聽，那邊是否有打鬥的聲音？」

冷小鳳側耳一聽，神色陡變，飛快的越過花木亭榭，上了對面牆頭，翻過幾排屋面，一場激烈的搏鬥立告展現眼前。

脚下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四角上站定四位神氣活現的老者，一個個精芒暴閃，顯然是一等一的好手，從他們握在手中的烏鐵杖判斷，冷小鳳認定必係「長白四兇」無疑。

「長白四兇」的身後，圍着一大羣人，每人的胸前皆有陰森森的骷髏圖案。

塲中交手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黑巾蒙面的骷髏門主，一個是遊戲人間的三不先生。

二人可能纏鬥已久，額頭已現汗珠，呼吸急促渾濁，出招的速度甚慢，但一招一式皆全力施爲，充滿無窮的殺機。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骷髏門神秘莫測，竟然誤打誤撞的碰上了，二女磨拳擦掌，心頭一陣興奮。

龍甜兒噤聲說道：「冷姐，看情形三不先生好像處在下風。」

冷小鳳瞄着塲中，道：「骷髏門主的確技深若海，眞想不出武林中誰有這麼好的身手，三不先生恐怕難再支持百合。」

蛇女道：「那咱們——」

話才說了一半，被「長白四兇」中的老大打斷了：「門主，何必跟這個老傢伙窮泡，交給咱們兄弟四人，把他解決掉算了。」

人已跨步走出，却被骷髏門主出言阻止：「本門主從未遇上這樣的好對手，要親自送他上路，四位護法如覺得技癢，就替老夫招待一下我們的嬌客吧！」

骷髏門主好厲害，惡戰之餘，依然有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之能，冷、龍二女大吃一驚，不待四兇叫陣，便自飄然落下，立在三不先生左右。

冷小鳳剛叫一聲：「三不先生。」三不先生望了二女一眼，連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四兇中的老大老二，已如狂風一般捲上來。

瘦高個的老二色瞇瞇的望着冷小鳳，攻出三招之後，不乾不淨的說道：「他奶奶的，老子今夜要走桃花運了，好久沒見到這麼美的可人兒，陪大爺我好好玩一玩吧！」

矮胖的老大道：「二弟，『武林稱雌，江湖定一尊，女的冷小鳳，男的石恨天！』她是冷小鳳，別掉以輕心。」

他這兒話才落地，瘦子老二已毛手毛脚的摸了上去，冷小鳳怒叱一聲：「放你的狗臭屁！」玉腕一揚，一支飛刀已擊中他的人中，穿透三顆牙，痛得他呼天搶地不止。

冷小鳳得理不饒人，長劍一挺，就要結果他的性命，矮胖老大的烏鐵杖已掃到，逼退三尺。

色不迷人人自迷，紅臉老四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以爲龍甜兒弱女可欺，猛吃豆腐，蛇女將計就計，誘他摸進布袋裏面，「魔鞭」倏地血口一張，就將他的手掌咬住了。

「我的媽呀！」

紅臉老四魄散魂飛，抽手就跑，「魔鞭」跟着竄出來，見血封喉，「我的媽呀

一四字，遂成爲這位仁兄的最後遺言。

「魔鞭！」

「魔鞭！」

場中驚叫四起，投射來無數眸光，惡鬥一下子靜止下來。

三不先生總算找到了一個說話的機會，道：「女娃兒，別貪功戀戰，快去救救那個楞頭青。」

冷小鳳一怔道：「大柱子怎麼了？」

三不先生指着牆角上的一個小房子！道：「他被骷髏門主抓來，拷問唐一刀的下落，就囚在那間破房子裏，快！」

冷小鳳不遑多想，挺劍硬闖，被矮胖老大截下來，龍甜兒的「魔鞭」虎虎生風，銳不可當，連闖三關，衝出去二三丈。

半空中喝聲如雷，骷髏門主如天馬行空，擋住蛇女，一出手就是「玄陰蝕骨掌」，洒下一片白茫茫、陰慘慘的勁風，意欲奪下「魔鞭」。

冷小鳳急叫道：「甜兒小心！不可硬接他的玄陰掌。」

龍甜兒早已閃開，從橫裏給了他三鞭。骷髏門主胆大包天，伸手去抓，被他抓住鞭尾。

「放手！」

暴喝聲中，三不先生橫劈一掌，再加上「魔鞭」巨大的彈力，骷髏門主被迫鬆手，仰身退下去。

三不先生得寸進尺，堵死他的進路，又與骷髏門主幹上了。

冷小鳳是何等人物，一個矮胖老大怎麼能攔得住她，一輪猛攻下來，已將對手打退，傷了三名骷髏門魔徒，逼近小屋三丈以內。

瘦高老二，獨耳老三不知死活，又揮杖堵上來，仗着烏鐵杖的重量及長度，在冷小鳳面前佈下一道杖影，寸步難進。

龍甜兒道：「冷姐，妳專心救人，這幾個混蛋交給我了。」

掃脚踝，攻中盤，取咽喉，「魔鞭」靈性通神，奇快奇準，霎眼間已是二十個來回，「魔鞭」威力所及之處，已找不到一個人。

冷小鳳抓準時機，嬌軀三閃，又衝出一丈五六，迎面上來三個骷髏門徒，冷小鳳臉色一沉，「找死！」

劍尖好像被磁鐵吸住一樣，咬着一名大漢的胸膛刺過去，大漢封不住躲不開，一聲慘叫！一蓬血雨，卒被刺進胸膛，立卽了帳。

龍甜兒已將蛇頭掉轉，一名魔徒被噬喉而亡。

另一人被冷小鳳一掌打得元寶翻身滾出去，金鳳凰人隨劍走，到了小屋門口。

砰！一脚踢開柴門，雙眼火氣直冒！大柱子被人綑着雙手，吊在橫樑上，上身赤裸着，傷痕纍纍，一個兇巴巴的漢子仍自拚命抽打，逼問唐一刀的下落。

大柱子一見冷小鳳來了，苦瓜似的臉上綻開笑容，喜孜孜的道：「冷姐姐，快來救我，他們好壞啊！」

兇漢警覺有異，才轉過半個頭，突覺脖頸一涼，冷小鳳的劍已架上來，喉管的鮮血噴出好幾尺遠，倒地之後，仍在不停的冒着血泡。

割斷繩子，放下大柱子，雙腿發軟，差點癱下去，冷小鳳連忙挽他一把，道：「你不要緊吧？」

大柱子活動一下雙腿，回答道：「還好。」

冷小鳳道：「還好就好，離開此地後，快回家去吧。」

大柱子道：「這怎麼成？乾爹叫俺找乾娘——」

冷小鳳道：「告訴你乾爹，胡媚娘已經找到了，如無意外，很快就會到『鬼窟』去團聚。」

走出小屋，外面的惡鬥已進入白熱化！龍甜兒一「夫」當關，雖將衆魔徒堵在大門外，但彼此衆寡懸殊，情勢却是險惡萬分，只要一個不小心，出現破綻，就有被趁虛而入的可能。

三不先生的情況也不樂觀，在骷髏門主連番以「玄陰蝕骨掌」搶攻下，只有閃避的工夫，沒有還手的機會，更是險象環生，危如火燒屁股。

猛可間，三不先生「一鶴冲天」，再變「大鵬展翅」，越衆而過，落在冷小鳳附近，道：「咱們撤！」

敵衆我寡，又有一個帶傷的大柱子，想要取勝，談何容易，消滅骷髏門，勢必非另起爐灶不可，冷小鳳亦有同感，道：「好，我來斷後。」

三不先生道：「怎麼算也輪不到你，我來！」

龍甜兒自然也不敢再跟三不先生爭，揮舞着「魔鞭」，殺出一條血路，第一個衝出大門去。

大柱子接踵而出，冷小鳳就緊跟在後頭，斜裏衝上幾個人來，都被冷小鳳擋回去。

「截住他們！不要放走一個人！」

骷髏門主人隨聲到，「長白三兇」如影隨形，掌影與杖影交織！緊釘着三不先生的屁股不放。

這時，冷小鳳、龍甜兒、大柱子已去遠，三不先生猛一個急轉身，抱着酒葫蘆射出無數水箭。

此老的名堂眞多，又揚起一片塵沙。

方法雖笨，效果却立竿見影，當骷髏門主躲過水箭，塵土落定時，三不先生已消失在巷子口。

## 怪事多　撲朔迷離

又是一個清晨。

承德府的北門才打開，第一個出去的人是大柱子。

第二個便是駝背老人。

不過，駝背老人今天又改行了，背上仍然有個籮筐，手裏拿着的却是一個糞叉子，但又不甚「敬業」，路上的糞便不少，却漫不經心的拾幾粑，暗中釘着大柱子直往北走。

說他是爲釘大柱子而來，又不盡然，還不時回頭張望，若有所待，鬼鬼祟祟的，不知他在變什麼把戲。

走出十來里地後，後面果然出現一個人，如果是目力絕佳的武林人物，可以看得清是火頭僧了塵。

了塵今天可沒有穿袈裟，頭上還戴了一頂帽子，官道是從山脚下繞着走，火頭僧已離開官道，抄小路往山上奔。



駝背老人也突然改變了路綫，向前猛跑一陣，從另一個方向爬上那一座山。

這可好，居高臨下，前面的大柱子仍在視綫以內，後面的火頭僧越來越近。

終於，火頭僧爬上山來了，駝背老人電縱而出，擋在前面，怒容滿面的道：「司徒不朽，今天可讓我堵上你了。」

了塵不經意的望了他一眼，道：「神經病，最近常有人誤認我是司徒不朽，眞是豈有此理。」

說過這句話，橫跨三步，兀自下山去了。

駝背老人追下來，聲洪語冷：「司徒不朽，你可以唬別人，絕對騙不了我，就是燒成灰我也認得。」

火頭僧聽出口氣不對，不由的多看了幾眼，臉色接連數變，戟指說道：「你——你是宋無雙？」

駝背老人的背忽然直起來了，在臉上摸了兩把，道：「既然認得我宋無雙，就別再想混充火頭僧，司徒不朽，咱們之間的帳該算一算了。」

司徒不朽道：「算什麼帳？」

宋無雙道：「算你從老夫手中刼走媚娘的帳。」

司徒不朽道：「不是又被你刼回去了嗎？」

宋無雙道：「沒這回事，打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我的媚娘。」

司徒不朽冷笑道：「惡心，胡媚娘又不是你老婆。」

宋無雙道：「她應該是我老婆，是被唐一刀搶去的。」

司徒不朽道：「媚娘曾親口告訴我，只愛老夫一人，你們兩個都無恥。」

宋無雙道：「她愛的人是我。」

司徒不朽當仁不讓：「是我！」

宋無雙道：「她現在何處？」

司徒不朽道：「我正要問你。」

「是你把她藏起來了？」

「是你！」

「是你！」

「是你！」

二人針鋒相對，越吵越火爆，宋無雙取下糞筐，就往司徒不朽頭上蓋，司徒不朽猛推一掌，糞筐又倒撞回來，宋無雙再補一招，一隻籮筐立告稀巴爛，半筐牛糞被震得四分五裂，飛上天去。

宋無雙並未就此罷手，揚起糞叉又打過來，司徒不朽伸手接個正着，道：「宋無雙，你是越來越長進，什麼時候學會拾糞的？」

「哼！」

宋無雙一聲冷哼，從糞叉木柄內拔出一把閃閃發亮的寶劍來，「分花拂柳」、「白蛇吐信」、「直搗黃龍」，一口氣連攻三劍，皆是「蟠龍劍」法中招式，快！準！狠！兼而有之，司徒不朽猝不及防，大吃一驚，一個觔斗翻到山下去。

「別跑！」宋無雙一面追，一面吼叫：「二十年的情仇，所有的恩恩怨怨，咱們今天一定要算得清清楚楚。」

司徒不朽在一塊平坦的地上停下來，道：「姓宋的，你放心，老夫不會跑，這筆帳是該結結了，殺了你宋無雙，再去殺唐一刀，從此刻起，絕不逃避、退縮，再也不會去替碧雲寺的和尚燒飯了。」

二人積怨甚深，都想算清這筆陳年老帳，「蟠龍劍」法對上「玄陰蝕骨掌」，這一對曾義結金蘭的老朋友、好兄弟，反目成仇，就在荒郊野外，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生死之搏。

×　　×　　×

打從送走大柱子之後，冷小鳳與龍甜兒，便來到「集賢樓」前面的飯莊，一邊用膳，一邊等人，四隻眼珠子，幾乎不曾離開過大門口。

巳日上三竿，店小二不知招來多少次奇異的眼光，要等的人還是沒有來。

「冷姐，妳看唐夫人會不會爽約？」

「假如他們眞正愛過，應該不會。」

「可是，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甜兒，這是私會前夫，不是上街買菜，沒有妥善的安排一定會出漏子。」

龍甜兒又想起一件事來，道：「咱們最需要的是『火龍珠』，司徒不朽去向不明，怎麼辦？」

冷小鳳道：「先讓他們夫妻團圓再說，不論司徒老兒是火頭僧——或者骷髏門主，遲早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萬一永遠找不到，那麼石大哥豈不要永遠住在『鬼窟』？」

「果不幸而言中，我就陪恨天住一輩子。」

「我也陪你們住一輩子。」

話出口後，龍甜兒覺出不安，但已無法收回，忙又補充一句：「我是說，你們結婚以後，我帮你們煮飯帶孩子，可沒有別的意思。」

冷小鳳笑說：「傻丫頭。」並未多言，但她早已意識到，在自己與石恨天感情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位競爭者，在心底最深處發出一聲浩歎。

就在此時，一名小二過來說道：「兩位姑娘，有人找。」

冷小鳳第一眼就望到門口去，門口沒有人，道：「是那一位？在那兒？」

店小二指着立在通往後院門邊的一個人說：「是這位大哥。」

此人四十來歲年紀，一身車把式打扮，龍甜兒忍不住反問了一句：「是你找我們？」

車把式恭謹的道：「是在下載的一位客人要見兩位姑娘。」

冷小鳳已明白十之八九，道：「在那裏？」

車把式道：「就在後院門口。」

跟着車把式走出後院，果見門口停着一輛雙套馬車，車上有轎，十分華麗，轎簾低垂着，看不到裏面坐的是什麼人。

車把式作了一個手勢：「請！」

冷小鳳登上車轎，掀開簾子，胡媚娘正笑臉相迎，在她的身邊，另有一名四十上下的婦人。

待龍甜兒也進入轎內，放下簾子後，胡媚娘才開口說道：「眞對不起，不是老身有意慢待，實在是怕張揚出去，知道的人愈少愈安全。」

冷小鳳道：「我們知道，不會介意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吧？」

胡媚娘道：「好了，我跟小兒及白玉

樓說是到城外進香去。」

龍甜兒望着那中年婦人，道：「這位是——」

胡媚娘回答道：「是王嫂，老身的心腹。」

「這馬車是雇的？」

「不，是白家的。」

「那一位是——」

「是老王，王嫂的丈夫。」

「哦。」

「請兩位快將詳細的地址、路徑告訴老王，咱們馬上啓程，老身恨不能立刻就見到一刀。」

冷小鳳探出頭去，將路徑交代清楚，老王皮鞭一揮，馬車便駛出北門，望北絕塵而去。

× × ×

就在馬車駛離北門後不久，從路旁的一爿打鐵舖子裏，走出來三個人，正是白小樓主僕。

鐵塔似的大漢比手劃脚的說道：「那不是我們家的馬車嗎？」

白小樓遙遙的跟在馬車後向前走，道：「我帶你們出來，就是爲了釘這一輛馬車。」

瘦削漢子道：「出來的時候，我好像看見夫人上了這輛馬車。」

白小樓說道：「是我娘要出城去『進香』。」

鐵塔大漢又說道：「聽說夫人不准公子去？」

白小樓神秘的詭笑道：「所以我們要偷偷的跟去。」

瘦削漢子大惑不解，道：「自己的娘親，幹嘛要釘梢？」

白小樓瞪了他一眼：「你不懂。」

瘦削漢子道：「就是因爲不懂才請教公子。」

白小樓不耐煩的道：「豬腦，告訴你也不懂。」

瘦削漢子不敢再追問下去，心裏邊却甚是氣惱，自己即使再笨，當別人說出事實眞相後，他沒有不明白的道理。

鐵塔大漢見馬車已去遠，道：「少爺，要追就快一點，最好找三匹馬來，老王的馭馬術全城第一，咱們準會追丟。」

白小樓一點也不急，慢吞吞的道：「不要馬，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鐵塔大漢聽不懂這話的意思，道：「奴才也不懂。」

白小樓洋洋自得的道：「你當然也不懂。」

鐵塔大漢道：「奴才是怕追丟了怎麼辦？」

白小樓道：「追不丟的，本少爺已有巧妙安排。」

鐵塔大漢道：「什麼安排？」

白小樓指着地上，道：「你們看，每隔十來步，就有一個顯明的黑點子，對不對？」

鐵塔大漢與瘦削漢子往地上一看，可不是嗎，每隔十來步，就有一個銅錢大的黑點，大爲驚異，同聲說道：「對，看見了，這是怎麼回事？」

白小樓得意的笑笑，道：「簡單，在馬車下面吊一桶黑油，下面捅一個洞就成了。」

鐵塔漢子與瘦削大漢聞言，豎起大拇指，齊聲讚道：「公子高！高！」

哈哈大笑聲中，三個人一前二後，安步當車的走了。

× × ×

今天不是黃道吉日，沒有廟會，甚至天氣也並不很好，奇怪的是，這一條官道上的人却比往常要多得多。

有商旅、有獵人、砍柴的、種田的，形形色色，各色人等皆有，大家的方向也一致，差不多全部由南向北。

如果進一步觀察，會發現，這些人服色雖異，行色匆忙，彼此之間却有緊密連繫，身上鼓鼓的，顯然帶有傢伙，跟在白小樓後面三五里處，不即不離。

× × ×

眞是怪事，令人不可思議的怪事。

這怪事就發生在宋無雙、司徒不朽這兩個怪人身上。

剛才，還吹鬍子，瞪眼睛，拚死拚活，恨不得你喝我的血，我啖你的肉，一副勢不兩立，不死不散的模樣。

現在，却勾肩搭背，嘻嘻哈哈，共啃宋無雙的乾糧，共飲司徒不朽的老酒，跟老伙伴、老兄弟一般無二。

前面官道上駛來一輛馬車，是豪華的車轎，簾子好像動了一下。

宋無雙、司徒不朽正沉浸在極端的興奮中，沒看見簾子後面那一雙美麗的眼睛，甚至連車轎本身亦未在意。

直至啃完乾糧，喝光老酒，司徒不朽才道：「二哥，我們現在該到那裏去？」

宋無雙道：「先去找大哥再說。」

「你知道大哥的去處？」

「釘着大柱子的方向走，大致就差不多了。」

「二哥遇見大柱子了？」

「他剛過去不太久。」

「好，走！」

「走！」

走，走了一段路，無意中，他們也發現到地上的油污，但是，沒多久便斷了，路邊棄置一個被砸扁的油桶，洒下滿地黑油。

再往前，是一個三岔路，沒人知道馬車駛向何方。

× × ×

還有更怪的事。

更怪的事發生在一座光禿禿的山下的水溝裏。

山溝裏有兩匹死馬，一東一西。

豪華的車轎碎了，四分五裂，散置各地。

老王似是被人點了穴道，木頭人似的杵在雜草叢中。

此外，並未發現半具屍體，顯然，車子不是失足摔下，是被人推下來的。

有一個人，是三不先生，正蹺着二郎腿，坐在一張破坐椅上，喃喃自語道：「哼，害我老人家在車下面受了半天的活罪，該歇歇脚了。」

從懷裏摸出一條鹵狗腿，大口啃着，猛灌燒刀子。

× × ×

山溝上面，有人來了，一共兩個，一





個是宋無雙，一個是司徒不朽。

二老四顧無人，茫然的楞在原地。

宋無雙說道：「大柱子好像是朝這邊來的，地方這麼大，不知道他拐到那兒去了。」

司徒不朽向山上望望，道：「山上高，看得遠，咱們上去瞧瞧。」

宋無雙道：「也好。」跟在司徒不朽後面登上山去。

司徒不朽回過頭來，道：「二哥，找到大哥後，你打算如何處理？」

宋無雙的臉上殺機陡現，咬着牙說：「我要殺人！」

司徒不朽一樣的表情，一樣的語氣：「對，我也要殺人，不殺人難消我們兄弟心頭之恨！」

要殺人？

殺什麼人？

是唐一刀？

還是——？

只有天知道。

× × ×

唐一刀、胡媚娘這一對歷盡滄桑的夫妻，終於團圓了，團圓的場面是歡樂的，也是傷感的，這一齣悲喜交集的戲就在「鬼窟」內的池塘邊上演。

胡媚娘對唐一刀仍是愛意彌堅，一點也不介意他那一身紅色的長毛，緊緊依偎在他毛茸茸的胸膛上，說不盡的離情，道不完的別意。

王嫂也沒閒着，從竹籃子裏取出許多可口的菜餚來，正在往一塊平坦如石桌的石頭上擺。

大栓子在旁協助，口水都流出來了，這小子今天特別高興，活蹦亂跳的，早將自己的傷忘到九霄雲外。

冷小鳳、龍甜兒則與石恨天立在一起，噓寒問暖，關愛之情溢於言表。

唐一刀捧着胡媚娘的螓首，無限關懷的道：「媚娘，苦了妳啦。」

胡媚娘深情的望着他，幽幽怨怨的說道：「一刀，你更苦。」

「媚娘，爲什麼不把我們的孩子小樓帶來？」

「一刀，小樓還不清楚自己的身世，必須慢慢來。」

「妳早就應該告訴他，我才是他親生的爹。」

「你生死下落不明，我不能不爲孩子的安全着想。」

「這都是宋無雙，司徒不朽、白玉樓三個老賊害的，我唐一刀但能離開這『鬼窟』，一定叫他們身首異處，死無葬身之地！」

一提到司徒不朽，龍甜兒馬上想到「火龍珠」，說道：「石大哥，眞急死人，司徒不朽那個老東西也不知道死到那裏去了。」

石恨天道：「謝謝妳，龍姑娘，等一下問問唐夫人，也許會查出司徒不朽的下落。」

冷小鳳突然想起一件大事來，道：「不必去問唐夫人，司徒老兒可能已經來了，我出去看看。」

話畢，獨自一人奔出「鬼窟」去，弄得石恨天、龍甜兒滿頭玄霧，莫名所以。

這時，王嫂已將酒菜擺好，過來說道：「夫人，酒菜已經齊備，可以請老爺用了。」

胡媚娘拉着唐一刀的手，無限嬌柔的道：「一刀，來，是我親手爲你燒的，都是你以前喜歡吃的東西。」

唐一刀道：「見到妳，我裝了一肚子的高興，一點也不餓。」

胡媚娘道：「你已經有二十年不吃人間烟火，一吃就會餓的。」

二人緩緩地走去，情話綿綿，恩愛逾恒。

看在龍甜兒眼中，好不羨慕，含情脈脈的望着石恨天，道：「石大哥，你看，他們多親熱，難怪有人會說只羨鴛鴦不羨仙。」

石恨天笑道：「久別勝新婚，何況一別就是二十年，龍姑娘，我看我們該出去走走。」

龍甜兒會意，拉住石恨天的手，嬌滴滴的說道：「好，不過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石恨天不解，道：「還有條件？」

龍甜兒嗔道：「從現在起，不許你再叫我龍姑娘，多生份，好像我們才剛認識似的。」

「那我該叫妳什麼？」

「甜兒就好了。」

「甜兒！」

「嗯，這還差不多。」

龍甜兒笑了，笑得像一朵盛開的牡丹花，情難自禁的偎在石恨天身邊。

但她馬上就閃開了，面上罩滿一臉紅雲，因為她看到冷小鳳回來了，有一種在別人果園偷摘葡萄的歉意與羞赧。

冷小鳳裝作沒看見，直走過來，展開玉掌，在她的手掌心上，托着一顆大如核桃，赤紅似火，通體光亮奪目的珠子。

龍甜兒眸子一亮，忙問道：「這是什麼？」

冷小鳳道：「『火龍珠』。」

「從那裏得到的？」

「自然是司徒不朽。」

「冷姐把他殺了？」

「是他自願借給我的。」

冷小鳳將「火龍珠」放進石恨天口中，龍甜兒喋喋不休的道：「冷姐，妳怎麼曉得司徒不朽會來？」

金鳳凰道：「在途中，是我偷看見的，他與宋無雙走在一起。」

「司徒不朽就是那個火頭僧？」

「一點不差，就是他。」

「那麼，宋無雙一定是那個拾荒老人了？」

「完全正確，他根本不駝背。」

「冷姐是用什麼方法取得『火龍珠』的？」

「沒用任何方法，我還沒有開口，司徒不朽就將『火龍珠』交給我了。」

「有這種事，簡直出乎意料之外。」

「有更意外的事還在後頭哩。」

「什麼事？」

「最好還是由兩位前輩自己說。」

「他們已到『迷魂谷』？」

「就在外面。」

「為什麼不進來？」

「大概快了。」

石恨天臉上熱氣騰騰，白濛濛的寒氣正在向外飄散，面部紅光隱現，與早已萎靡、狼狽的樣子判若兩人。

唐一刀已坐在石桌前，胡媚娘對面相陪，向這邊招招手，道：「石大俠、冷姑娘，還有龍姑娘，請過來一起用吧，我們夫妻得以重聚，全承兩位姑娘大力，水酒一杯，期聊表微忱於萬一。」

冷小鳳伸出一掌，貼在石恨天背心上，道：「夫人請別客氣，賢伉儷先用吧，我正在幫恨天療傷。」

胡媚娘道：「那就等等吧，恩人不入座，我們夫妻怎麼可以先吃。」

龍甜兒不明白冷小鳳為何堅持不肯入座，胡媚娘無奈，親自斟了兩杯酒，高舉酒杯，柔聲說道：「一刀，恭敬不如從命，你就先吃吧，來，妾身先敬你一杯，乾！」仰脖一飲而盡。

唐一刀舉起杯子正要喝，突聞一聲焦雷似的呼喊：「且慢！」

隨着這一聲音，宋無雙與司徒不朽，像一陣風一樣衝進「鬼窟」來。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唐一刀呼地站起來，恨聲道：「是你們！」本來有很多話要說，但因為過於憤怒、激動，僅僅說出三個字來，便說不下去了。

宋無雙道：「大哥——！」

唐一刀立刻打斷他的話：「不要叫我大哥！」

司徒不朽道：「大哥，我們是義結金蘭的兄弟。」

唐一刀大聲將他的聲音淹沒：「我們早就拔香頭了。」

宋無雙道：「請大哥聽小弟一言。」

「我不要聽。」

「起碼不要喝這杯酒。」

「老夫偏要喝！」

舉杯就往嘴裏倒，驀然，司徒不朽彈出一指，砰！酒杯應聲而碎，唐一刀大怒，劈來一掌，司徒不朽躲到一邊去，宋無雙伸手欲搶胡媚娘，又被唐一刀震開，胡媚娘嚶嚀一聲，倒在唐一刀懷裏。

唐一刀對大柱子道：「去，把乾爹的刀取來，為父的今天要殺人。」

大柱子領命跳進池塘，宋無雙、司徒不朽極力為自己辯解，唐一刀卻一句也聽不進去，忽兒破口大罵，忽兒拳掌交加，狀似瘋狂，不可理喻。

而宋無雙與司徒不朽，則仍耐着性子，至今未還一招半式。

宋無雙大聲疾呼道：「和也好，戰也吧，甚至死也無所謂，無論如何咱們要把話說清楚，剛才，我與三弟的情形也是這樣，誤會一旦冰釋，大家便言歸於好！」

唐一刀張口欲言，被司徒不朽搶先說道：「大哥，總而言之，言而總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胡媚娘一個人在攪鬼，這個禍水，寡廉鮮恥，水性楊花，陪我們三兄弟睡過覺，上過床、說過最愛我們每一個人的話，也答應嫁給我們每一個人，然後從中搧風點火，挑撥離間，玩你我兄弟於股掌之上，終於演出鬩牆之爭，居心惡毒，莫此為甚。」

大柱子已取來寶刀，立於一側，唐一刀怒吼道：「住口，我不要聽你們這些胡言亂語，我問你，宋無雙，當老夫與媚娘結為夫婦，生下小樓後，你為什麼還要聯合司徒老狗來對付我，如何自圓其說？」

宋無雙道：「請大哥問胡媚娘這個賤人，是她親口告訴小弟，嫁給大哥，並非出於自願，婚後受盡你的欺凌折磨，求我救她出火坑，共效於飛。」

唐一刀轉對司徒不朽道：「你又怎麼說？」

司徒不朽道：「與二哥的情形大同小異，也是中了胡媚娘的奸計。」

唐一刀道：「因此，在宋無雙劫走媚娘後，你又從他的身邊搶走？」

司徒不朽道：「我們大家都鬼迷心竅，以為那是英雄救美。」

唐一刀道：「後來，媚娘怎麼會又跑到白家去？」

司徒不朽道：「我也不知道，一直以為是被二哥搶走的。」

唐一刀托住胡媚娘的下巴，道：「媚娘，妳說，他們說的是不是實話？妳到底愛那一個？」

胡媚娘未語先哭，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唐哥，他們的話都是胡言亂語，天下男人千千萬，妾身只愛你一個人。」

唐一刀已從大柱子手中取過寶刀，眸中閃過一抹濃濃的殺機，宋無雙急忙說道：「大哥，不要聽她胡謅，她想挑起我們的火併，玉石俱焚。」

胡媚娘義正詞嚴的道：「這是欲加之罪，信口雌黃，我冒着生命危險，來投奔一刀，就足以說明一切，酒我已經喝了，



如果有毒，為何還好端端的活在這兒？更何況我胡媚娘來此前後，並不知曉宋二叔，司徒三叔也會來，想挑撥你們兄弟玉石俱焚的話不知從何說起。」

唐一刀暴跳如雷的哇哇大叫道：「對，媚娘之言對極了，你們這是欲加之罪，信口雌黃，不必再浪費唇舌，新仇舊恨，咱們在刀口上解決吧。」

命胡媚娘退下，振刀挽起一片寒濤，向二人橫掃過去，宋無雙、司徒不朽閃挪退避，唐一刀手下無情，猛攻不輟。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終於，宋無雙、司徒不朽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動手跟他幹上了。

「火龍珠」的確神效無比，石恨天的一張臉紅噴噴的，「玄陰蝕骨掌」的寒氣已驅除盡凈，真氣順暢，功力全復，二女皆為此而雀躍。

龍甜兒同時也感到十分迷惑，道：「這事真叫人為難，唐夫人夫婦對我們很好，司徒不朽也借『火龍珠』給石大哥療傷，到底該幫誰呢？」

冷小鳳道：「最好誰也不要幫。」

龍甜兒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此刻還不能夠確定誰是誰非。」

「剛才，司徒不朽跟冷姐說了一些什麼？」

「和他們現在說的差不多，認為全是胡媚娘在攪鬼。」

「冷姐相信？」

「不完全相信。」

「那麼，信唐夫人的話？」

「也不完全信。」

「難道我們就這樣作壁上觀？」

「這也是司徒不朽的要求，他們的事，他們要自己來解決，只希望我們做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封住出口，不要放走任何一個人。」

龍甜兒立即付諸行動，石恨天、冷小鳳接踵跟進，有他們三個人把守「鬼窟」，連隻蚊子也休想自由出入！

場中的情況已有變化，宋無雙纏住唐一刀，司徒不朽繞到唐一刀身後去，企圖置胡媚娘於死地，結果偷雞不成蝕把米，反被唐一刀砍中一刀，背上劃出一條三寸長的血口子。

司徒不朽怒吼道：「二哥，事到如今，咱們就放手幹吧，不把大哥制伏，事情不可能解釋清楚，說不定三條命都會丟在這個鬼地方。」

英雄所見略同，宋無雙腕上加力，攻勢陡然加快三分，司徒不朽的「玄陰蝕骨掌」亦告施出，唐一刀處境大險。

胡媚娘臨危不亂，撲上來說道：「唐哥，讓妾身來助你一臂之力。」

情勢急轉直下，連王嫂、大柱子也加入戰圈，形成二對四的局面。

石恨天眉頭一皺，道：「我看我們不插手是不行了，這樣下去，他們說不定真會兩敗俱傷。」

隨着一陣步履聲，一股酒氣，三不先生搖頭幌腦的走進來，劈面就說：「不錯，再不叫停，他們都會死光的。」

口中說話，腳下可沒停，伸手硬將司徒不朽拉退五六步！

石恨天、冷小鳳、龍甜兒跨步而上，逼退宋無雙，橫立當中，分開雙方，惡鬥立告停歇。

唐一刀好大的脾氣，鐵青着臉說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莫非要幫這兩條老狗？」

三不先生道：「我們誰也不幫，只是不忍見你們兄弟鬩牆，自己打自己。」

唐一刀怒沖沖的道：「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外人無須插手。」

三不先生道：「這話可不盡然，跟我三不先生多少也有點關係。」

石恨天、冷小鳳、龍甜兒、宋無雙、司徒不朽不由皆愕然一楞，唐一刀疑雲滿面的道：「與你也有關係？此話怎講？」

胡媚娘又黏在唐一刀身上了，三不先生道：「可不可以先把那個騷貨推開？」

唐一刀怒道：「你放尊重點，她是我老婆，想拆散我們？」

三不先生道：「我老人家是怕你挨刀子。」

胡媚娘道：「一刀，你乾脆殺了我吧，妾身生為唐家的人，死為唐家的鬼，再也沒有辦法忍受這些骯髒的冷言冷語。」

唐一刀摟住她的纖纖細腰，貼在自己身上，道：「老匹夫，你有屁快放，只要我唐一刀還有一口氣在，就沒有人能拆散我們。」

三不先生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要想挨刀子，我老人家也無能為力。」

唐一刀早已不耐，道：「你還沒有說，我們兄弟之間的事，怎麼會跟你扯上關係？」

三不先生指着胡媚娘道：「是這個騷貨跟我老人家有點淵源。」

唐一刀呆了一呆，道：「你和媚娘會有什麼淵源？」

三不先生道：「她不叫胡媚娘，也不叫紀曉翠，她的本名叫滿月嬌，曾經是我已過世師兄的小老婆。」

冷小鳳插嘴說道：「既然是令師兄的小星，怎麼會跑到關外來？」

三不先生道：「此事說來話長，也怪我那師兄老不修，七老八十的了，偏要弄一個黃花大閨女，入門還不到三個月，就姘上了小徒弟婁柏玉，雙雙私奔，我那師兄一氣之下，便臥病不起，沒幾年便去了，臨終之時交代我，替他清理門戶，費了不少勁，才循綫找來關外。」

唐一刀不信，道：「就算你說的是實情，在滿月嬌與婁柏玉戀姦情熱的狀況下，絕對不可能再愛上我，足證媚娘不是滿月嬌。」

三不先生冷冷一笑，道：「愛你？別自我陶醉了，她是一個人盡可夫的爛貨，愛的是你唐家的『破天十八刀』，宋家的『蟠龍劍』法，司徒家的『玄陰蝕骨掌』，以及你們的錢財，可憐你們三個混球，被她迷得暈頭轉向，尤其是你唐一刀，至今仍執迷不悟，應該可憐加三級。」

唐一刀道：「我不信，我不信媚娘是這種人，除非你拿出證據來。」

三不先生道：「好，這句話本來我老

人家是不想說的，現在似乎不說是不行了，我那師兄死時曾說過，滿月嬌是個無毛的白虎，跟誰上床誰就會倒霉。」

宋無雙霍然色一變，道：「她是個白虎。」

司徒不朽也說道：「胡媚娘的確是無毛。」

三不先生道：「你看，沒錯吧，她跟你們三個都睡過覺。」

唐一刀道：「跟宋無雙、司徒不朽，一定是出於强迫，起碼她替我生了個兒子小樓，她今天肯來看我，就證明她眞的愛我！」

三不先生道：「她來看你，是想要你的命，至於那個雜種，根本就不是你的兒子。」

唐一刀道：「那是誰的兒子？」

三不先生道：「當然是那個畜牲婁柏玉的兒子。」

胡媚娘道：「一刀，別聽他胡說，這番話全是他自己編做的，除非他能找出一個婁柏玉來。」

石恨天絕頂聰明，已有所悟，朗聲說道：「有，有這個人。」

「誰？」不少人齊聲追問。

石恨天條理分明的道：「我們不妨從婁柏玉這三個字上推敲，『柏』字去木旁，加在『婁』旁，就變成一個『樓』字，成爲樓白玉。」

龍甜兒叫道：「是白玉樓！」

石恨天繼續說道：「而且，假如我的判斷沒有錯誤的話，骷髏門主就是白玉樓，他利用滿月嬌，偷學會唐家的刀法、宋家的劍法、司徒家的玄陰掌，前門開着恆茂行做買賣，後門又指使骷髏門的魔徒搶回來，穩賺不賠，白小樓的『小樓』二字，實因『玉樓』而來，跟唐前輩扯不上任何關係，事實如此，應無可置疑。」

宋無雙道：「對，事實就是如此，當年老夫時遭偷襲暗算，苦苦追殺，蒙面歹徒使用的，不是大哥的破天刀，就是三弟的玄陰掌，迫於無奈，這才裝死遁世，現在想起來，完全是白玉樓一個人幹的。」

司徒不朽亦道：「我與二哥的際遇相彷，萬般無奈，才上碧雲寺當火頭僧。」

事情發展至此，已極明朗，唐一刀有一種被愚弄、欺騙、甚至出賣的感覺，憤怒像火山，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一手揪住滿月嬌的頭髮，一手拿刀，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來，從緊咬的牙縫裏迸出六個字來：「好惡毒的婆娘！」

刷！刀一橫，照準她的脖子就砍。

宋無雙、司徒不朽本來已經衝上去，要找滿月嬌算帳，見到這般情形，立又退下來。

畢竟，唐一刀受的傷最大，這筆帳應該由唐一刀自己討回來。

然而，由於氣氛過於緊張，大家都疏忽了一個事實，滿月嬌也是身懷絕技之人，强將手下無弱兵，王嫂又豈會是泛泛之輩。

況且，唐一刀身中「玄陰蝕骨掌」，一旦力盡，就有喪命之虞。

更嚴重的是，骷髏門主已率衆趕到，就堵在「鬼窟」洞口，大家的焦點皆集中在唐一刀、滿月嬌的身上，竟渾然未覺。

太多的巧合，造成一場空前未有的大震撼，唐一刀的刀眼看就要砍下滿月嬌的頭，滿月嬌的匕首更快，噗！的一聲，插進他肚子裏去。

以唐一刀的身手，即使挨了一刀，仍有置滿月嬌於死地的力氣，偏偏這時候手腕突告僵直，刀就停在滿月嬌咽喉三分之處不動了。

蓬！震聲如雷，王嫂劈出一掌，唐一刀應聲而倒，二女打出一把暗器，彈身凌空而遁。

三不先生、石恨天等人轉身就追，猛覺呼吸一窒，寸步難移，骷髏門主婁柏玉長白三兇已闖進來，佈下一道掌影杖山。

霎時間，刀劍交輝，拳掌共舞，喊殺聲、巨震聲，此起彼落，金鐵交鳴，星火飛洒，相映成趣，彼此短兵相接，一場混戰，羣豪先機盡失，卒被王嫂、滿月嬌逃出「鬼窟」去。

× × ×

滿月嬌用力極猛，一支匕首足足插入三寸以上，再加上王嫂的一掌，唐一刀已奄奄一息，生命垂危。

他百感交集，悔恨不已，擂着自己的胸膛，有氣無力的自語道：「我好恨！好慚愧！好——！」

太虛弱了，說到這裏，便再也說不下去了。

司徒不朽從石恨天手中取過「火龍珠」，塞在唐一刀口中，道：「大哥，現在什麼都別說，養傷要緊。」

宋無雙上前拔出匕首，敷上刀創藥，說了一番安慰的話。

三不先生道：「好了，這一刀是活該挨，誰叫他不聽老人言，能夠保住一條命已屬萬幸，咱們該去追殺婁柏玉、滿月嬌這一對狗男女了。」

宋無雙拉了司徒不朽一把，道：「我們兄弟願打頭陣，不能手刃此賤人，難消我們心頭之仇。」

雙雙並肩齊步，衝出「鬼窟」。

不！他們並未衝出「鬼窟」，甫至洞口，便遭了伏擊，被骷髏門主婁柏玉一掌震得倒飛回來。

骷髏門主卓立洞口，白小樓母子居左，三兇居右，身後黑忽忽的還站着一大片人，將整個「鬼窟」的通路完全堵死，游龍不出，飛鳥不渡。

三不先生道：「婁柏玉，現在眞相已明，你那塊遮羞布可以拿下來了。」

骷髏門主略作遲疑，取下蒙面巾，果不其然，正是恆茂皮貨店的大掌櫃白玉樓，也就是三不先生的師侄婁柏玉。

三不先生怒不可當的道：「婁柏玉，你姦人妻子，拐人老婆，殺人越貨，爲非作歹，像你這種欺師滅祖，無惡不作的鼠輩，雖百死亦難贖罪於萬一，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婁柏玉大言不慚的道：「娶滿月嬌是爲情爲愛，殺人越貨是爲錢爲財，『唐刀、宋劍、司徒掌』更是自取其辱，活該！老匹夫，你這一生管得閑事已經不少，煩惱皆因强出頭。」

三不先生哈哈大笑，說道：「天爲我衣，地爲我舖，一壺在手了無愁，我老人家這一生只差一副棺材，沒有甚麼好煩惱



的。」

滿月嬌玉面一寒，道：「這副棺材我看你是今生休想，『鬼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婁柏玉補充說道：「洞口只有這麼大，老夫就不信能有人逃生，識相的就自行了斷，免得本門主放火來燒。」

宋無雙不服輸，捨命硬闖，被擋回來了。

司徒不朽全力衝撞，也未能越雷池一步。

連三不先生這等第一流的高手，同樣吃癟。

石恨天大怒，對冷小鳳、龍甜兒道：「咱們試試。」

七環寶刀與冷小鳳的長劍分居左右，「魔鞭」居中，形成一個堅强的鐵三角，攻勢猛銳，其快如風，大柱子在一旁猛打氣加油：「這一次一定馬到成功。」

沒有成功。

洞口太小，婁柏玉、滿月嬌、婁小樓，佈下一道白茫茫、陰慘慘的氣牆，再加上三兇密不透風的杖影，三人根本無法接近，也是無功而退。

婁柏玉躊躇滿志的道：「可以死心了，現在自殺好歹還可以留個全屍。」

冷小鳳勃然大怒道：「閉上你的嘴，此地多得是『火傘罩』，三年五載都吃不完。」

滿月嬌道：「不會叫你們活那麼久，老娘現在就用火燒。」

婁柏玉早有準備，立有數名大漢，丟進一堆柴火來，馬上引火燃燒起來。

「鬼窟」地勢深廣，短時間火燒並不足爲慮，但濃濃的烟却最是惱人，滿月嬌夫婦顯然也已注意到這種情況，猛往上堆濕柴，片刻之後，整個「鬼窟」便爲濃烟充塞，薰得大家暈頭轉向，苦不堪言，不得不向後退去，蹲在地上。

唐一刀這時候已神智全醒，精神也好多了，招招手，將石恨天叫到身邊，說道：「石大俠，還記得我們睡覺的那間密室吧？」

石恨天道：「當然知道，通過水中暗道，浮出來有一間天然生成的石室，頭頂天衣一綫，還有亮光透射。」

唐一刀說道：「那個縫太窄了，出不去。」

「是否還有通道？」

「有，在左上角壁上。」

「在下怎麼沒有注意到？」

「是老夫怕人追殺，堵死了。」

「可以出去？」

「直通後山半山腰，翻過山來就是『迷魂谷』。」

「好，恨天馬上去。」

「石大俠，老夫有一事相求。」

「前輩別客氣，請吩咐。」

「滿月嬌的一條命，一定要留給我唐一刀。」

「包在我身上，宋劍、司徒掌、三不先生不會跟唐前輩爭。」

三不先生道：「我老人家不爭滿月嬌，卻一定要爭婁柏玉，不然，死後在陰曹地府無法向師兄交差。」

龍甜兒心想：「這些人眞天眞的可以，爭個屁，能否打敗骷髏門主尙在未定之天。」

見石恨天已走至池邊，冷小鳳緊隨在後，忙道：「我也去！」

石恨天笑道：「甜兒，妳會水？」

噗通！一聲，龍甜兒二話不說，和衣跳進去，鑽了一個水悶子，又冒出半個頭來，衝着石恨天直笑，儼然浪裏白條，水中好手。

石恨天釋然一笑，與冷小鳳携手跳下水。

宋無雙、司徒不朽也跟着要下水，三不先生破口大罵道：「又不是當年泡胡媚娘，湊什麼熱鬧，都跑光了誰來照顧唐一刀。」

二人臉上一熱，又溜回到唐一刀的身旁。

進入密室、石恨天、冷小鳳、龍甜兒都變成落湯鷄，二女曲綫玲瓏，胴體畢現，都是一等一的美人胚子。

石恨天忍不住多瞄兩眼，從左上角取下一塊活動的石頭，順着山穴往前進，不久便到了後山。

立見有三名骷髏門的魔徒正在檢拾山柴，石恨天右手疾探，點了其中一人的穴道，另二人撒腿跑出半步，亦被冷小鳳、龍甜兒生擒。

龍甜兒道：「石大哥，這三個傢伙如何處理？」

石恨天說道：「罪魁禍首是滿月嬌夫

婦，點了他們的穴道，請關東三友去處理吧。」

二女伸手一拍，三個魔徒全僵着不動了，翻過山，尋路下到「迷魂谷」。

「迷魂谷」裏的霧氣依然如故，很難看到五步以外的東西，這一次可正好帮了三人的大忙，見一個，點一個，見一對，點一雙，幾乎在毫無阻碍的情形下，很快便到達「鬼窟」附近。

只聽滿月嬌在抱怨道：「柏玉，怎麼攪的，你們來的這麼晚，差點吃了他們的虧。」

婁柏玉說道：「油桶被人砸扁了，而馬車與老王也去向不明，幸虧後來想到『鬼窟』可能在『迷魂谷』，才沒有鑄成大錯。」

忽覺身後有異；滴溜溜返轉身來，石恨天等三人已近在五步以內。

滿月嬌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你們是怎麼出來的？」

蛇女龍甜兒恨她入骨，嬌叱道：「妳好會演戲，姑奶奶今天要妳嚐嚐騙人的苦果！」

「雙鞭」一抖，連抽三鞭，鞭鞭都是致命要害，滿月嬌嚇了一跳，猛劈三掌，暴退四步。

骷髏門主婁柏玉吆喝道：「大家一起上，將『魔鞭』奪下來，不計任何代價，不惜任何犧牲！」

他這兒甫落地，婁小樓、王嫂、鐵塔大漢、瘦削漢子、長白三兇、以及滿月嬌，立如潮水般地從四面八方湧來。

石恨天、冷小鳳神色一緊，快步前衝，趁包圍圈尚未密合前，已與蛇女會合在一起。

招式如拍岸驚濤，快速似瀉電奔馬，戰幕一啓，便立即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魔鞭」長達丈二，場地越大越好，骷髏門却採取了壓迫的近距離戰法，根本施展不開，石恨天、冷小鳳、龍甜兒以三對九，一開時便被困住了。

尤其是龍甜兒的處境，最爲危險，她懷璧招災，成爲衆矢之的，多數的狠招都朝着她一個人身上猛招呼，企圖搶奪「魔鞭」。

不禁激起了龍甜兒的萬丈怒火，掉轉蛇頭，像箭一樣猛往前面送，血口大張，蛇信吞吐，王嫂大驚失色，沒想到「魔鞭」居然是一條蛇，仰着脖子退了好幾步，龍甜兒手一鬆，「魔鞭」陡進五尺，王嫂一聲慘叫，第一個上西天。

緊接着，瘦削漢子被石恨天卸下一條膀臂，倒臥血泊中，冷小鳳也不遜色，一劍傷了鐵塔大漢的一條腿，瘸着退下去。

可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已佔得優勢，反而更加危急，婁柏玉、滿月嬌已合力抱住蛇頭七寸之處，長白三兇的三支烏鐵杖又向蛇身砸下來，婁小樓的一支短劍疾取龍甜兒的右手腕。

六個人合作的天衣無縫，龍甜兒危險萬分，有如下了滾油鍋的蚱蜢。

唰！唰！唰！一連三聲響，石恨天單膝跪地，死裏求生，在千鈞一髮的當口，揮出三刀，斬斷了長白三兇的三截烏鐵杖，三兇攻勢落空，在地上砸出三個大窟窿，力道之强，無與倫比。

冷小鳳嬌軀疾進，格開婁小樓的劍，二人又對了一掌，秋色平分，半斤八兩。

「魔鞭」已是三百年的道行，力大無窮，婁柏玉、滿月嬌盡力猛拉，鞭身突然一弓一彈，二人雙手發麻，踉蹌而退。

就利用這一瞬的機會，石恨天揚刀跨步，猛衝猛打，已將「鬼窟」洞口的魔徒清除，朗聲說道：「三不先生，諸位可以出來了。」

長白三兇中的矮胖老大接口說道：「出來是死，不出來也是死，你他媽的就少操點心吧！」

一杖劈頭砸下的同時，瘦高老二，獨眼老三也上來了，三杖齊揮，密如網羅，立將石恨天罩起來。

婁小樓纏住冷小鳳，滿月嬌夫婦全力對付龍甜兒。

龍甜兒的處境最爲艱困，雖有「魔鞭」在手，無奈對手太厲害，尤其婁柏玉、滿月嬌已吃過「魔鞭」的虧，放棄直接搶奪的打法，放手對付龍甜兒，他們的算盤打得很精，只要制住蛇女，就等於取得「魔鞭」。

石恨天的七環刀眞不愧爲是一把寶刀，瘦高老二的烏鐵杖這時僅剩下三尺多長的一段，應該叫做棒棍，已不配稱杖。

也因而使他更加惱怒，趁石恨天封架矮胖老大，獨眼老三的良機，抽冷子一棒打來，通！正中石恨天的肩胛。

怪哉，這一杖後繼無力，如隔靴搔癢，原來宋無雙奔出「鬼窟」，給了他一劍，當場倒地身亡。

婁柏玉大叫道：「堵住！堵住！將『鬼窟』的洞堵住！」

未被制伏的魔徒湧上來十好幾個，與宋無雙戰在一起。

骷髏門主心知久戰不利，「玄陰蝕骨掌」連番施出，龍甜兒快速閃避，却被滿月嬌從後面堵上了，同樣的玄陰掌對敵，蛇女夾在中間，險象環生。

「住手！」石恨天丟下二兇，第一個前來馳救，橫斬三刀，氣走婁柏玉。

「住手！」冷小鳳擺脫婁小樓，朵朵劍花，從滿月嬌的一側飄過來，爲了自救，滿月嬌只好撤掌。

骷髏門主吼叫道：「石恨天，你是手下敗將，明年此日就可以過週年了。」

石恨天一言不發，揮刀猛砍，他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婁柏玉一施出玄陰掌，就設法避開鋒芒，旁攻側擊，氣得骷髏門主暴跳如雷，却奈何不了他，石恨天故意賣了一個破綻，婁柏玉發掌猛攻，石恨天跨步一飄，刀光閃處，血湧肉裂，骷髏門主腰身已破，深可見骨。

一條龍打得興起，揚刀又待殺出，三不先生早已守在一旁，道：「小子，你的怨氣已出，現在該輪到我老人家清理門戶了。」

立與婁柏玉鬥在一起。

此刻「鬼窟」口上的魔徒或死或傷，已空無一人，唐一刀正在大柱子的攙扶下向外走，宋無雙獨戰矮胖老大，司徒不朽力拚獨眼老三。

冷小鳳與婁小樓似乎特別有緣，二人各不相讓，打得難分難解。

龍甜兒又找上滿月嬌。



反倒是石恨天沒了對象，只好在一旁掠陣，靜觀其變。

拚鬥分數處進行，各展所長，各逞奇謀，都是生死之搏，石破天驚，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巳。

噹！冷小鳳好俐落的身手，挑飛婁小樓的劍不算，飛起一腿，他馬上趴下了，然後長劍直指心窩，道：「恨天，要不要他死？」

石恨天道：「由三友決定吧。」

冷小鳳點了他的穴道，本想上前助蛇女一臂力，龍甜兒發了狠，橫掃一鞭，已經將滿月嬌纏住，索性將「魔鞭」脫手擲出。

一聲最原始的，有如野獸垂死時的哀鳴，發自矮胖老大的口中，被宋無雙一劍劈破腦袋瓜，漿糊似的腦漿四散飛洒，這位關外惡棍，終於未能壽終正寢。

獨眼老三更糟，連半聲哀鳴都沒留下，心脈碎裂，全身僵直，死在「玄陰蝕骨掌」下。

滿月嬌的身子被纏了四五圈，骨頭碎裂的聲音「卡巴！卡巴！」響，蛇頭正要噬喉，石恨天叫道：「留下她的命！」

龍甜兒這才猛然想到對唐一刀的承諾，急忙撤回「魔鞭」。

滿月嬌已剩下半條命，雙腿一軟，就要往下癱，還是宋無雙，司徒不朽過來一邊一個將她架住了。

唐一刀巳至，卯足了勁，叫足了力，二十年的苦難，全部發洩在這一刀上，從心口刺進，劃至下襠，然後又劃了一個十字才停下來。

三不先生與婁柏玉之戰已進入白熱化，骷髏門主雖身懷絕技，兼具各家之長，怎奈石恨天的那一刀對他傷害太大，已如强弩之末，三不先生已佔得絕對的優勢。

龍甜兒道：「石大哥，咱們要不要過去帮他解決掉這個老賊！」

石恨天道：「不可以，三不先生在代人清理門戶，外人插手他老人家會不高與的。」

一語甫畢，骷髏門主猛一個縱躍，彈升而起，穿入迷濛霧氣中，三不先生虎吼一聲：「你跑不了！」咬着尾巴追上去。

登時，二人踪影全失，場中的人皆慌了手脚，宋無雙道：「要是被他溜掉就糟了。」

霧氣中傳來三不先生爽朗詼諧的語聲：「他跑不了，賞你們幾塊肉，回家包包子吃吧！」

立有重物帶着血雨落下，先是兩條腿，接着是兩隻胳膊，頭顱之後是軀體，骷髏門主婁柏玉欺師滅祖，罪與天齊，被三不先生分解成六塊。

三不先生眞是個怪人，連一句道別的話都不肯說，就這樣無聲無息的走了。

石恨天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對關東三友說道：「三位前輩，骷髏門的餘孽，該生該死，請全權處理，恆茂皮貨店的錢財，是誰的就還給誰，若有剩餘，恨天建議濟助窮困，扶持弱小，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有緣再見。」

揮揮手，與冷小鳳、龍甜兒沒入濃濃霧氣中。

（全文完）

民初「追捕」技擊故事

# 惡有惡報

雲劍飛・文
可飛・圖

## 清明掃墓 義救寡婦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這一年的清明時節，蕭原自出道以來，第一次回到他的家鄉，拜祭一下他父母的山墳。

他父母的山墳就在清河鄉集後面那座形如臥虎的山崗上，走路起碼也要一個小時左右。

那時候，若是稍爲有些家財的人，或是鄉紳族老什麼有頭面的人物，掃墓時的排塲那就熱鬧了，特別是拜太公山，那幾乎可說是一次巡遊，族中的所有男丁，例必要去掃墓，那條人龍多則數百人，少的也有數十人，抬着三牲禮品，最緊要的還是成隻成隻的燒豬，端視燒豬的多寡，便知道那族人的丁財興旺情形（那時候拜太公，族中的每一個男丁，例必可以分到一份豬肉『包括燒豬肉』，人丁興旺的，用來分派的豬肉亦越要多，故此，清明拜山掃墓，亦可以說是每一族的人炫耀財力的機會），到了太公山上，拜罷太公，便大放鞭炮，那時候的鞭炮聲，可說十里外也可以聽聞，那種熱鬧的情形，實不亞於中秋之放花燈。

蕭原是在清明的前一天，回到清河鄉集他的姑母家的。

他的姑母及表兄表嫂等人見到他回來，自是高興萬分，特別是他的姑母，更是問長問短，說個不休，晚飯之後直聊到半夜時分，才上床安歇。

翌日，便是正清之日，天氣陰陰濕濕的，飄揚着一片霧般的雨絲，給人一種陰慘的感覺。

這幾天以來，便一直下着這種令人感到討厭的雨絲，雖然不會淋得人像落湯鷄般，但那種陰濕的感覺，却令人難受，心頭也翳悶不舒朗。

蕭原一早起來，望一眼天色，眉頭便皺了起來，只巴望午飯過後，天色轉晴，走在路上，舒爽輕快一些。

她的姑母老早就給他準備好了一應拜山掃墓必用的物品，他的表姪小虎子也在旁帮忙着，午飯前，早已準備妥當。

吃過午飯後，天色仍是陰陰濕濕的，飄揚着雨絲，有經驗的鄉農都知道，這種天氣會持續兩三天。

好在這種雨絲不會將人淋得渾身濕透，故此，那些孝子賢孫皆不理會天上那如絲似粉的雨霧，紛紛出發去掃墓。

自午飯之後，附近一帶的山路上，滿是人頭，那種熱鬧，就像出會景般，其中不乏長長的人龍。

蕭原自出道幹上捕手這一行後，餐風宿露，日晒雨淋，已成了家常便飯，對於這種雨天，自是不當一回事，因此，在午飯之後，便一手提起那個裝滿了香燭錫箔的竹籃子，辭別了姑母，往鄉集後面那座山崗走去。

他的表兄由於亦要去拜祭死去的父親——蕭原的姑丈，故此不能够與蕭原一道去。

一路上，同行的皆是携帶着香燭紙箔去掃墓的人流，雨絲飄洒在每個人的頭臉上，令人有一種凄涼的感覺，精神亦爲之清新起來。

走不到一半路，路上的行人已越來越多，老遠傳來的爆竹聲亦斷續不歇，震人耳鼓，蕭原耳聽眼看着，心中不禁感觸不已。

人生說短不短，說長也不太長，在不過貶眼間，便已十數年，父母亦已黃土白骨，能不令人唏噓感嘆？

終於登上了長埋父母骸骨的臥虎崗，由於近十年皆沒有回來拜祭過父母的山墳，加上附近添了不少的新墳，故此他要找了一回，才找到父母的墳墓。

點上香燭，燒了錫箔衣紙，將墓碑上的字重新髹過，拜祭過後，收拾好那些祭品，他也不趕着回去，就坐在墳墩上，瀏覽着四下的風光，心情亦從適才沉鬱的哀思中回復開朗，滿有興緻地欣賞着那滿眼盎然的綠意。

而那陣陣的爆竹聲，更令到這原本沉寂的山崗充滿了生氣，令人充分地感受到春生萬物的勃發氣息。

記憶中已足有十五年沒有這樣舒適地觸摸這春之氣息了，蕭原不由感喟地長長吁了口氣。

× × ×

雨絲就像剪不斷的柔絲般，飄飛着，給一切皆沾上了一種欣然的生氣，蕭原也不知自己坐了多久，總之，到他站起來準備下崗回去的時候，頭臉上皆罩上了一層水光，用手抹一把，抹下一掌的水濕。

深深地吸了口氣，目光四下一掃，這才發覺到山崗上原本衆多掃墓的人，已走得只剩三五起人，想來時候也不早了。

張開雙臂，伸了個懶腰，正準備轉身去拿起籃子時，却忽然聽到一聲驚惶的呼叫聲，令到他神色怔了一下，皺了皺眉頭，適時又一聲驚呼聲傳來，心中一動——發生了什麼事？忍不住縱身躍登向崗頂，看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引起他好奇心的，是因爲他聽到那接連傳來的兩聲驚呼惶叫聲，乃是發自女子的口中，在這種荒山野崗上，說不定有些歹徒惡棍乘機向一些人單勢孤的掃墓者刦掠，這是極有可能的事，不看個究竟，他的心實在難安。

幾個縱躍掠上山崗頂，目光朝傳來叫聲的那面崗腰下望落去，目光及處，看到那面崗腰下一座墳墓前，有一名彪形漢子正嘻笑着，强摟一名頭白戴花的年輕少婦，而那少婦則極力挣扎抗拒着，並發出尖叫怒罵聲。

此情此景，絕無疑問，那彪形漢子正在調戲凌辱那年輕少婦，是可忍，孰不可忍，蕭原怒憤填膺，振聲喝叫了一聲：「快放手，你這無賴！」

喝聲中，他有如一頭豹子一般向下撲去。

這時候仍然留在崗上未走的兩三起掃墓的人，亦已聞聲奔上崗頂，看到那彪形大漢居然在光天白日之下，做出這種令人不能容忍的獸行來，亦紛紛呼喝叱罵起來，有兩個年輕小伙子亦忍不住從崗上衝下來。

那名彪形漢子已摟住了那年輕的少婦，亦在她的臉蛋上親了一下，一雙眼閃射着令人心寒的獸光來，正欲有進一步的行動時，却被蕭原那一聲叱喝震得他臉色倏變，但却沒有放開摟住的少婦，眼中盡是兇厲的光芒，望向撲奔下來的蕭原。

那少婦却乘機在那漢子的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痛得那個漢子怪叫一聲，忙不迭鬆開雙手，但却仍狠狠地揮掌將那少婦摑得摔了出去，口中還怨毒地咒罵了一聲。

那少婦被彪形漢子那一掌摑得身形打着旋，直跌出去，口中發出了一聲慘痛的叫聲，重重地跌在地上，幾乎一頭撞在墓碑上。

蕭原這刹那已撲奔下去，怒不可遏地一拳擊向那漢子的下頷！

那漢子發出了一聲吼叫，上身一仰的同時，右脚飛踢起來，猛然踢向蕭原的下陰。

這漢子反應敏捷，出手陰毒，看來不是尋常人物，否則，也不敢在這山崗上，公然狎辱那少婦。

蕭原料不到這好色狂徒身手這樣高明，吃驚之下，疾忙右掌沉截向那人踢起的右脚面。

那漢子顯然亦料不到蕭原的身手這樣了得，反應如此迅捷，悶叫聲中，疾忙收脚。

蕭原擊空的右拳也就在這刹那倏改疾發，一招單龍出海：「砰」一聲擊在那漢子的心胸上。

那漢子胸口挨了一拳，痛得變了臉色，立脚不穩，朝後踹退出兩步。

那知蕭原心怒此人之無恥淫行，一招得手的同時，身形隨之疾欺上去，疾挫腰

，掃出了一脚！

那漢子萬料不到蕭的原動作這樣快，他才勉强站穩，足踝便已被蕭原掃出的一脚掃中，痛叫聲中，身形歪幌着斜摔在地上。

蕭原亦發出了一聲冷笑，正欲搶步上前將那漢子制住，那漢子却已忍痛翻滾出去。

蕭原忙搶欺前去。

「好啊，重重地揍那色狼一頓，然後將他押到鄉集上，遊街浸豬籠！」

「打死他，這淫賊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光天白日之下，意圖强暴，不要放過他。」

這刹那那幾名年輕小伙子呼喝着，已衝撲下來，爭先恐後地撲向那漢子。

孰知就在這刹那，那彪形漢子疾滾的身形驀地一停，同時暴喝一聲：「老子倒要看是誰先死！」喝聲中，响起一聲驚人心絃的鎗聲。

搶欺上去的蕭原上身向左閃歪，張口發出一聲痛叫，右肩頭上血光飛濺，摔跌在地上，但立刻又欲竄撲起來。

「別動，否則老子一鎗打爆你的頭！」那彪形漢子獰惡地吼喝一聲，身形從地上彈躍起來，右手上赫然握着一支駁殼鎗，鎗咀指住了蕭原，目光兇厲，掃了那幾名被乍然响起的鎗聲震嚇得臉色大變，倉惶收勢的年輕小伙子。

那幾名年輕小伙子這時一個個瞪了一雙駭呆的目光，驚怖地注視着那彪形漢子手上的短鎗，心頭「砰」然亂跳，那裏還敢衝上去？

那彪形漢子獰惡地「嘿嘿」着道：「好管閒事的傢伙，今天教你知道好管閒事的下場。」

說着鎗咀疾移，指向蕭原的腦袋！

蕭原發夢也料不到這傢伙的身上有鎗，而且玩的手法亦很高明，剛才自己若不是眼尖，及時瞥到這傢伙將短鎗抽出來，急不迭身形急歪，只怕剛才那一鎗就不是將他的左肩頭擦傷，而是射在他的心胸上了。

此刻他心中雖然震驚不已，但却臨危不亂，吸口氣，目光緊盯着那傢伙指向他腦袋的鎗咀，眨也不眨眼，咳一聲，乾澀地道：「好傢伙，想不到朋友是玩鎗的高手，只不知……」

他之所以急急說話，是想緩和一下這有如緊繃的弓弦的氣氛，藉說話來使之緩和下來，伺機反擊。

這一着果然有效，那傢伙緊扣在扳機上的食指似乎放鬆了一些，嘿嘿獰笑着打斷了蕭原的話。「嘿嘿，這樣說來，你也是玩鎗的了？報上名來！」

蕭原心念飛轉着，猜測着這人的身份來歷，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報上自己的眞姓名，若這傢伙是一名賊匪，自己報上眞姓名，那這傢伙肯定不會放過自己，那豈不是……

正想着，那傢伙已冷厲地笑道：「怎麼了，嚇得不敢報上姓名？你的胆子怎麼忽然變得這樣小？」

目光兇厲地一掃那幾名手脚發顫，暗自在後悔逞英雄强出頭的小伙子，惡狠狠地道：「不管你是什麼人，既然胆敢管老子的閒事，敗了老子的興頭，那就非死不可！」

說話間，目中兇光盡露，那神態有如一頭噬人的惡豹般，露齒獰視着蕭原，扣在扳機上的食指一扣！

蕭原緊盯着那傢伙鎗咀的目光亦爲之一變，側臥的身形那刹那有如一隻蚱蜢般，猝然彈竄起來，向前彈竄出去，同時間左手忍痛疾摸向右小腿側！

在這生死關頭，他已將本身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

「砰然」震响聲中，鎗聲却有兩响，同時間那傢伙張口發出一聲痛叫，身形猝然斜撞出去！

却原來是那名少婦在那千鈞一髮之間，不知那來的勇氣，也不知那來的力氣，就像一頭狂牛般，猛然衝撞在那傢伙的右腰背上，撞得那傢伙痛叫出聲，人亦斜撞出去，那一槍自然亦失去了準頭，射在地上。

若不是那少婦的及時一撞，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任蕭原的反應有多快，動作再疾，也避不過那傢伙射出的鎗彈，就算不死，也必受傷。

那傢伙只開了一鎗，但鎗聲却有兩响，原來另一鎗是蕭原於彈竄出去的刹那，抽出暗藏在右小腿側的勃朗寧手鎗，以奇快的手法，朝那傢伙執鎗的右手臂放了一鎗！

那傢伙由於被那少婦一撞，身形斜撞出去，蕭原那一鎗自然亦失了準頭，射了個空。

這一切皆發生在目不交睫的霎間，那幾名驚駭僵木着的小伙子以爲蕭原必死無疑的了，料不到却出現這種大出他們意外的變故，他們目睹這刹那的變化，却以爲自己看花了眼，不相信這是眞的。

但這却是千眞萬確，發生於一霎間的「奇跡」！

× × ×

那少婦一頭將那傢伙撞跌出去，她自己亦被撞得頭暈目眩，跌在地上。

這一切蕭原皆看在眼內，他彈竄出去的身形急撲落地的同時，疾喝一聲：「大嫂，快伏下！」右手反揚間，朝那傢伙的背側開了一鎗！

那傢伙的反應好快，在被少婦一頭撞跌出去的刹那，他已心知不妙，也顧不了難看，撞跌出去的身形乘機一個餓狗搶屎，搶伏在地上，雖然他心中恨極了那少婦，但也顧不了向那少婦下毒手了，保命要緊！

饒是他反應夠快，蕭原那一鎗仍然在他的側背上擦出一溜血痕來，火辣辣的，痛得他全身擂動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手一掃，一連掃射了五六鎗，身形却急滾下去。

「砰砰」連响聲中，有如放鞭炮般，蕭原急忙伏下頭來，耳中却聽到一個人的痛叫聲。

原來那幾名小伙子在鎗聲入耳的刹那，急不迭各自撲伏落地，以免被流彈所傷，但仍然有一名小伙子反應稍慢，被一顆流彈擦破了肩頭上的一塊皮肉，忍痛不住，叫了出來。

蕭原這時已無暇顧及這些，鎗聲未過



，他已猛地抬起頭來，朝那傢伙撲伏的地上掃去，手中的鎗亦指向那邊。

可是，却看不到那傢伙的影子。他不由怔了一下。

這一怔，幾乎要了他的命。

原來那傢伙順勢滾落下面的一座墳堂下，伏身在墳堂內，探起頭來，一眼瞥到蕭原正抬起頭來探視，咀角噙起一絲獰笑，鎗咀一提，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悉數掃射出去！

幸虧蕭原經驗夠，頭抬得不太高，目光一瞥，掃不到傢伙的影子，便急忙將頭伏下，因爲憑他的經驗，猜測到那傢伙必然隱伏起來，伺機向他襲擊。

果然，就在他的頭剛伏下的刹那，鎗聲半响中，頭頂上嘯然急掠，不禁全身汗毛直豎。

不過，他立刻就趁機向那座墳墓放了一鎗。

他明知這一鎗必然射不中那傢伙，但却可以壓一下對方的兇焰，故此他才放了那一鎗。

那一鎗擊在墳頂的石上，「錚」然有聲，石屑四濺。

蕭原眼利，瞥到那個傢伙冒出墳頂的些許的腦袋一沉，便不再看到對方的影子了。

蕭原却不敢貿然衝下去，這好可能會吃冷鎗，故此，他只好隱伏着，比耐性。

下面那座墳墓後却沒了動靜，不知那傢伙在攪什麼鬼。

這時候，蕭原才有餘暇偷眼掃一下那名少婦與不遠處的貼伏在地上、臉色青白，駭懼不已的幾名小伙子。

那少婦伏在地上，雖然沒有什麼損傷，但這時候勇氣消退，亦是驚得臉無人色，一個身子簌簌抖顫不已，她沒有昏過去，已算是奇跡。

那幾名小伙子除了那名肩頭上被鎗彈擦去一塊皮肉外，餘皆沒有傷損，不過却驚得縮作一團，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立刻鑽入去。

蕭原的心定了很多，吸一口氣，目光又緊盯在下面那座墳上。

此刻，山崗上出奇地沉寂，沉寂得令人有一種窒息的難受感覺，下面那座山墳後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知那傢伙打的是什麼主意，莫非想與蕭原耗下去，比耐性不成？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

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誰先冒出來開鎗，對誰就不利，成了對方「瞄」之巳久的鎗靶，蕭原是深明這個道理的，故此，他一直忍耐着。

不過，這樣耗下去肯定對那傢伙不利的，因爲崗頂上觀望的幾個人已不見了。說不定巳趕回村子召集人手來圍堵截擊那傢伙也說不定，故此，這樣耗下去，肯定只會對蕭原有利。

所以，蕭原一點也不急，只是全神注意着那座墳墓後面的動靜，一有風吹草動，他就會立刻開鎗！

× × ×

僵持乾耗了足有一個鐘頭，下面那座墳墓後始終沒有絲毫動靜，蕭原終於忍不住，採取行動了。

極之小心地從另一邊竄下去，藉着山樹墳墓的掩蔽，終於竄到那座墳墓的下面，這就可以清楚地窺看到那座墳堂內的情形。

那座墳堂內部空無人影！

不用說，那傢伙早就偷偷地溜下山崗去，逃之夭夭了。

蕭原看清楚之後，才敢從隱蔽身形的墳堆後挺起身來，走向那座墳墓。

不過，他仍然很小心，目光四下掃視着，扣在板機上的食指絲毫沒有放鬆，全神戒備，提防突來的襲擊。

但他却白緊張了一場，因爲四下裏一點異動也沒有，他安然地走上那傢伙匿藏的墳堂內，看到的只是遺留在墳堂地上的十多顆空彈殼。

絕無疑問，那傢伙是在對耗的那段時間內，藉着山樹墳堆的掩蔽，偷偷地溜跑了。

蕭原又向四下仔細地打量掃視了一陣，才將短鎗收藏起來，重又走上去招呼那少婦及那幾名仍然伏在地上，不敢起身的小伙子。

那幾名小伙子聽說那傢伙溜了，才吐口大氣，急不迭爬起身來，手忙脚亂地替那名肩頭受鎗傷的同伴包紮好，也不敢再多理閒事，急急翻上崗頂，走了。

崗腰上便只剩下那名少婦和蕭原兩人了。

那少婦幾經掙扎，仍然掙扎不起來，原來她巳驚震得手脚痠軟，渾身無力，那裏有力氣從地上爬起來。

蕭原只好伸手將她扶起來。

驚魂稍定，喘息了幾口氣後，她才能夠自己站着，不用蕭原扶持。

略爲定過神來，那少婦才省起，若不是蕭原仗義「多管閒事」，說不定她巳遭受了那傢伙的凌辱，於是忙不迭多謝蕭原。「這位大哥，若不是你，我剛才便……唉，你的肩膊上流血啊，快坐下來，讓我替你包紮一下！」

說着，也不顧男女有別，伸手扯蕭原坐下來。

蕭原被她這一說，才猛然感覺到右臂膀上火辣辣般痛，忍不住抽了口凉氣，順勢坐了下來，那少婦立刻從腋下襟邊抽出一條手帕來，快手快脚地替蕭原將臂膀上的傷口包紮好。

蕭原感激地多謝她。

她却忙道：「這位大哥，要說多謝的，應該是我……」語聲一頓，隨又怯怯地道：「還未請教大哥高姓大名。」

蕭原看這少婦倒是位知書識禮的婦道人家，心中好感頓生，這少婦年紀輕輕的，看起來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生得白白淨淨的，模樣頗爲標緻，怪不得那傢伙色胆包天，居然敢在光天白日之下，圖逞獸慾了。

「大嫂，我叫蕭原，你叫我的名字就成了，不要太客氣。」蕭原忙回答。

「蕭大哥，我叫亞彩，先夫姓李。」少婦自報名字，原來她的丈夫巳死，怪不得頭上戴着白花，想來死了不到百日，獨自一人前來拜「新山」。

蕭原道：「原來是李大嫂，不知李大嫂是那條村子的？」

亞彩道：「我是林村的人，嫁到先夫那條村子——李村。」

蕭原「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鄉鄰。」

亞彩忙問：「蕭大哥又是那條一村子的？」

蕭原道：「李大嫂，我是清河鄉人，距李村不過三四里路了……」

亞彩睁眼望着蕭原，有點訝然地道：「原來蕭大哥是清河鄉集上的，我經常到鄉集上趁墟……」

蕭原不等她說下去，便笑着道：「李大嫂是否有點奇怪，從沒有在鄉集上見過我？」

亞彩不好意思地點頭道：「我是有點奇怪……」

蕭原一笑道：「怪不得妳會奇怪的，李大嫂，我雖是清河鄉集人，但却在外面幹事，很少回來的，今次我是特意回來拜山掃墓的。」

亞彩這才恍然地點頭道：「這就怪不得了。」

蕭原話題一轉，問道：「李大嫂，剛才的事是怎樣發生的？那人是誰？」

亞彩刹時沒了笑臉，有點驚悸氣怒地道：「那惡賊我根本就不認識他，不知他是什麼人，方才我拜完先夫的新墳，正準備收拾東西下崗回去，冷不防惡賊從旁邊的那座墳後竄了出來，嚇了我一跳，先是出言調戲，繼則動手動脚，我又驚又怒又慌之下，怒言斥之，那惡賊却聽如不聞，居然狂恣地伸手便摟了……」下面的話，她已羞怒得說不下去，一張臉也漲紅起來，將頭垂下來。

蕭原不用她再說下去，下面的他都已知道，不過，他仍然問：「那人會不會是鄰村的人？」

亞彩搖搖頭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從來未見過此人……」

蕭原本來想打聽出那傢伙的身份來歷後，便去找他算帳，對於這種人，他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因爲若是放過這種色胆包天的人，便等於放過一條兇殘的餓狼，會有第二個不幸者被其傷害的。

如今既然連亞彩也不知此人是誰，一時間無從追查，便只好暫時作罷，望一眼天色，雨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天邊一抹彩霞，被夕陽渲染得七彩繽紛，燦爛奪目，原來已近黃昏了。

亞彩想了又想道：「蕭大哥，那人一臉惡相，身上又帶着鎗，看來不似是附近一帶村子上的安善良民……」

蕭原聽了，心頭一震，暗自忖道：「莫非這傢伙乃是一名賊匪，否則，平常人那有這樣大的胆量幹出這種惡行？」

不過，他却沒有將他所想的說出來，反而轉過話題說：「李大嫂，時候也不早了，橫豎是順道，咱們一齊走，送你到村口我才趕回鄉集吧。」

亞彩正是求之不得，說眞的，她的心裏一直在暗自担心，恐防一個人趕回村子去時，會在路上又遇上那傢伙，那時候，可能就沒有方才這樣幸運，遇上蕭原這樣見義勇爲，身手高明的人了，那就不堪想像了。

於是她忙迭聲道：「我現在仍然有點心驚肉跳的，蕭大哥能夠陪我回村子，最好不過！」

原來，從這裏回清河鄉集，是要先經過李村的，的確是順路，就算不是順路，所謂救人救到底，蕭原也不放心讓這標緻的新寡文君在這個時候獨自一人回去，免得她又遇上「色狼」，跑遠點也會送她回村。

蕭原道：「那麼，李大嫂，妳快執拾一下。」

亞彩急不迭應了一聲，快手快脚將祭品等物收拾好，挽起籃子便走。

蕭原走先一步，登上崗頂，走到父母的墳前，再拜了三拜，才提起籃子，與亞彩一同走下山崗，往來路走去。

× × ×

翌日，蕭原起床後，已不將昨天那件事放在心上了。

他原本想在今日就走的，但卻被他的姑母極力挽留，小虎子也帮着祖母勸說，蕭原不忍心拂逆姑母的意思，只好答應再留兩天，陪一下姑母她老人家。

閒來無事，他便陪着姑母話家常，做老人家的少不免又囉嗦兩句，舊事重提，盼他快些找個好女子，成家立室傳宗接代，也好了却她老人家一番心願。

蕭原只好紅着臉應付兩句，不知怎的，他的腦海中又湧現出昨日在山崗上義伸援手，從那傢伙手中解救出來的少婦那白淨標緻的臉影來。

這樣談談說說，抽空在鄉集上溜一下，一日便那樣過去了。

這一晚，他的姑母與表嫂特意做了幾個菜，他的表兄亦滿有興趣地拿出一瓶玉冰燒來，表兄弟兩人於是興緻勃勃地對飲起來。

由於心中無牽無掛，原本不大喝酒的蕭原，居然在不知不覺間，喝了半瓶酒，到吃罷晚飯，他已有六七分酒意。

他的姑母見他那臉紅頭暈的樣子，便叫他先上床睡，他也實在支持不下去了，於是便回房脫衣上床，頭一枕上枕頭，他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到他一覺醒來的時候，原來已是翌日早上九點多鐘了。

他急忙起身，穿好衣服，走出房外，廳子內卻一個人也不見，不知姑母他們去了那裏。

他怔了一下，繼之想起今日是墟日，猜想姑母他們可能去了墟塲買東西，於是他便自顧自去漱洗。

漱洗後，一個人在屋內實在悶，他便興起了到墟塲去趁熱鬧的意思，將屋門鎖上之後，他便信步向墟塲走去。

墟塲就在集頭那塊大空地上。

一路上，他看到不少鄉親聚在一起，竊竊談論着什麼，每個人的神情皆很緊張，看樣子似乎發生了什麼大事，這不禁引起了蕭原的好奇之心。

留神傾聽一下，那些人說話的，似是關於一個婦人被姦殺的事，這就更加引起了他的好奇，於是乎乾脆走到那些鄉人的面前，站下來聽一下。

那些鄉人大多數皆認識蕭原，首先有一個婦人向他打招呼，跟着，其他的人亦相繼向他招呼。



蕭原忙含笑回應，然後才向第一個向他打招呼的婦人道：「松嫂，方才你們在說甚麼有一個婦人被姦殺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被稱爲松嫂的婦人表情複雜地嘆口氣道：「眞是無陰功，李村的一個寡婦，在今天大清早被鄰人發現死在屋內，全身赤裸，是姦殺的，連她那位已七十多歲的婆婆，亦被人扼死在房中，這件事咱們都是聽今早來趁墟的李村人說的。」

那些鄉人聽着，每一個俱露出悲憫痛怒的神色，死的雖不是他們村子的人，更不是他們的親人，但他們都是純樸善良的農人，都有一顆同情的赤心，聽到這種慘無人道的慘事，自然流露出他們心中的難過感受來。

其中一名老漢憤怒地接道：「幹出這種天地不容的惡行的人，禽獸不如！一定不得好死！」

蕭原聽了松嫂的述說後，心頭陡地跳動了一下，暗自忖道：「會不會前天在臥虎崗上險遭那傢伙凌辱的李大嫂？」邊想邊急問道：「松嫂，可有聽說那被姦殺的寡婦姓名？」

松嫂搖頭道：「這倒沒有聽說，我是聽村西頭的福伯說的……」

一名年輕的少婦却插口道：「蕭兄弟，我聽人說，那被姦的寡婦姓李，她的名字好像叫亞彩……」

蕭原一聽，神情震動了一下，急問：「那寡婦的年紀是否很年輕？是不是新近才死了丈夫？」

那名少婦道：「聽說年紀是很輕，好像是去年年尾死了丈夫的……」

那老漢却問道：「原倌，你認識那寡婦嗎？」

老漢這一問，令到所有人的目光皆有點詫異地望着蕭原。

蕭原已有九成肯定那被姦的少婦就是前天被他救出「虎口」的李大嫂——亞彩，心中眞是又驚又痛，雖然，他與那位亞彩非親非故，更無感情可言，但畢竟曾經救過她，如今聽到她被人姦殺了，那自然心中感到難過，而他亦猜想亞彩的被姦殺，九成九與前天在臥虎崗口險被那傢伙所辱的事有關，極有可能是那傢伙惱羞之下惡念陡生，同時爲了一逞獸慾，於是做出這種惡毒的報復行爲，那麼，說起來，亞彩的遭到姦殺，與他多少有些關係，他若不是前天仗義伸手解救了亞彩，說不定亞彩不會遭到這種慘酷的報復。

由於心情激動，他一時間失了神，沒有聽到那老漢的話，也覺察不到那些鄉人望着他的詫異目光，直到那老漢再問一次，他才警覺過來，望着那些鄉人射來的驚詫目光，自己心中雖然坦坦然，但仍不免有點尷尬，急忙道：「若眞是我在前天去掃墓時湊巧解救了的那位少婦，那可以說得上是認識的。」

松嫂好奇地急口問道：「原倌，聽你這樣說，前天在掃墓時，莫非發生了甚麼事？」

蕭原點點頭道：「確實發生了事，有一個住在李村，叫亞彩的年輕寡婦，就在她丈夫的墳墓前，險遭一名惡漢的姦辱，恰巧被我遇上了，便出手解救了她。」

他將那天的事情對松嫂等鄉人說了一遍，末了，吁口氣道：「聽你們這樣說，我懷疑被姦殺的那位寡婦，極有可能就是那天我解救了的寡婦！」

老漢首先接口道：「原倌，這樣說來，那被姦殺的寡婦，可能就是在那天種下禍根，那惡賊眞不是人！」

松嫂亦接口道：「那惡賊眞無人性，若是捉到他，浸豬籠也便宜了他，應該凌遲碎剮，只有狼心狗肺的人，才會幹出這種天理難容的事！」

「可憐那位年老的婆婆，兒子死了，媳婦又被姦殺，而她亦慘遭扼殺，眞是悽慘。」一名老婦眼濕濕地說。

一刹那間，所有人的心頭都是沉重的，難過得很。

蕭原却再也站不下去了，與各人打了個招呼，急忙走回家。

回到家中，姑母與表嫂已在家中，表嫂正在灶間生火做飯，姑母則神情有點沉重地坐在椅子上，幾乎連蕭原走進來也不覺察。

蕭原看到姑母那種神情，還以爲她身體有點不適，關切地問道：「姑母，妳沒有甚麼吧？是否身體不舒服？怎麼一早就出去了？」

姑母搖搖頭，難過地說道：「阿原，我沒有甚麼事，只是今早出去時，聽了一件悽慘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有點不舒服吧了。」

蕭原這才放下心來，接口問道：「姑母，你聽到甚麼悽慘的事，心中這樣不舒服！」

實則，他已猜到，姑母聽到的慘事，可能就是李村那位叫亞彩的年輕寡婦慘遭姦殺的事。

果然，他姑母喟嘆一聲，說道：「眞是慘無人道，今早我到墟上去買點東西，卻聽到不少人在沸沸揚揚地談說李村的一位年輕寡婦，昨晚被人姦殺了，連她的婆婆也慘遭扼死，幹出這種絕滅人性的惡賊子，眞不是人，連禽獸也不如，天打雷劈他！」

姑母說完時，眼中濕濕的，顯然，她對那慘遭殺害的婆媳，既難過又同情。

蕭原深吸一口氣，安慰姑母道：「姑母，這種十惡不赦的惡人，必然會遭到報應的！」

一頓，接道：「姑母，我想吃完飯到李村走一趟。」

姑母一聽，瞪大了雙眼望着他，急聲道：「阿原，你想管這件事？」

蕭原點點頭。「姑母，我不是想多管閒事，說起來，那婆媳兩人的被殺，可能與我前天去掃墓時，遇上的那件事有點關連。」

姑母詫訝地道：「阿原，那天你遇上了甚麼事？怎麼我沒有聽你說？」

蕭原道：「我是怕姑母你替我担心，才沒有對妳說。」

接下來，他將那天發生的事對姑母說了一遍，但卻將他的肩膀上擦傷的事瞞着沒有說，免得姑母着急心痛。

他的姑母聽了他的述說後，恨恨地道：「那惡賊簡直不是人，光天白日之下，居然胆敢做出這種事來，畜牲禽獸！當時

若是捉到他，浸豬籠也便宜了他！」

蕭原在長長地吐口氣道：「姑母，那天我若是將那惡賊捉到，可能不會發生那慘事，這件慘事十九是那惡賊含恨報復之下幹的，所以，在情在理，我也要去李村走一趟！」

「好！」姑母讚許地望着蕭原。「阿原，你有這種正義感，我很高興，你去吧，不過千萬要小心，那人幹出這種滅絕人性的事來，必然是一個兇殘惡毒的人。」

「姑母，我會小心的，我可能會幾日不回來，不過，捉到那兇手後，我一定會回來告訴妳老人家。」

他的姑母緊執着他的手，慈愛地道：「阿原，我等你回來告訴我好消息！」

× × ×

吃過午飯，辭別了姑母一家，蕭原便急急趕往李村。

三四里路，在他的急趕之下，半個小時左右，便趕到去了。

才走入村口，他便覺到村子內瀰漫着一股沉悶的氣氛，令到蕭原刹那間生出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來。

李村這條村子不很大，一共不到百戶人家，村中有大半是姓李的，大概李村這個名稱便是由此而來的。

村子內那些神情悲沉的村人見到蕭原這位陌生人走進村子來，俱用好奇訝異的目光望着他，令他感到渾身不舒服的。

他不想繼續被人用這種懷疑好奇的目光望着，橫豎他也要向村人詢問，才能知道那被姦殺的寡婦的住處，所以，他展露出一抹友善的笑容，向一位老漢詢問：「老伯，請問一位叫亞彩的李大嫂……」

那老漢不等他說下去，已上下打量着他，截道：「你說的可是昨晚被人姦殺的李嫂，你是她的甚麼人？」

蕭原忙點頭，順口道：「我是她的一位遠親，聽聞噩耗，特地趕來的。」

蕭原之所以這樣說，是不想多躭擱，若是他照直說出他的身份，那必然要作一番解釋，認作那死者的親戚，那就簡單得多，無需解釋了。

那老漢聽了他這樣說，果然不再好奇懷疑地打量他，嘆口氣道：「原來你是李嫂的親戚，她死得好慘啊……」

蕭原忙道：「老伯，請你告訴我，李大嫂的屋子座落那裏好麼？」

老漢將下面的話咽住，轉過身來，朝村內指點道：「你看到麼？那邊圍着一堆人，門口掛了對白燈籠的，就是李嫂的屋子。」

蕭原順着老漢的手指望去，果然看到大約十數丈遠外的一列村屋的其中一間，門前圍了一大堆人，掛着一對白燈籠，老遠地，也能夠感受到那種沉重的氣息，他謝了那老漢，便向那房子走去。

走到那間屋子前，那種哀沉的氣息更加濃厚，令到人的心頭沒來由地沉重起來，蕭原從那圍在門前的人堆中擠了進去，一脚才踏入屋內，便看到堂屋的正中並排擺放着兩張床板，其上分別用白布覆蓋着一具人體，床尾各自點着一盞油燈，床前的地上舖着草蓆，坐着幾個神色悲痛哀傷的男女，在默默地燒着錫箔冥紙，那一種沉凝的哀傷氣氛，壓得蕭原幾乎透不過氣來。

蕭原默默地走上前去，拈了兩柱香，點着了，然後插在香灰爐上，接走到兩張擺放屍體的床板前，分別將覆蓋着屍體的白布掀起一角，瞻仰死者的遺容。

死者是一老一少兩名婦人，兩個死者的臉容皆很慘淡難看，大概是死時太難受的關係吧，蕭原目光落在那年輕死者的臉上時，由於震驚激動的關係，令到他掀起白布的手，不禁抖動了幾下。

他看得很清楚，那年輕的女死者，正是那位他於前天仗義解救了的年輕寡婦李大嫂——亞彩，看着死者那張呲牙咧咀、滿臉痛苦的死相，他的心恍如被扎了一刀般，隱隱作痛。

絕無疑問，這女死者確是亞彩無疑。

放下白布，他默默握着拳走開，有一名漢子走上前來，招呼他在牆邊的一張椅子坐下來，有點疑訝地望着他，問道：「這位台甫，不知……」

蕭原知道那人問的是甚麼，這時已不能再冒充親戚下去了，因爲他知道凡是坐在這屋內的人，必定都是死者的至親近戚，於是只好照直說道：「這位台甫，我是清河鄉人，名叫蕭原，與死者李大嫂原本是不認識的，但在前天清明掃墓時，遇上李大嫂被一個賊徒企圖施暴……」

那漢子聽着，眼中陡地射出光芒來，打斷了蕭原的話，急急道：「原來你就是那位仗義解救了我堂弟婦的那位仁兄，這件事我聽她說過，難得你有這種心，眞是感激得很。」

原來這漢子是年輕女死者——亞彩丈夫的堂兄，亦即是她的婆婆的堂侄，姓李，名叫賜福。

接着，他向蕭原自我介紹了一番。

蕭原直接了當地向李賜福道明來意。

「李大哥，不瞞你說，我這次來，一則是拜祭李大嫂，二則是想查問一下李大嫂婆媳死時的情形，因爲我懷疑殺死李大嫂婆媳的兇手，極有可能就是那天企圖强暴李大嫂不遂的那名惡徒！」

李賜福激動地道：「蕭老兄，你眞是一位好人，相信我堂弟婦與堂伯母泉下有知，也會感激不盡的。」

蕭原道：「李大哥，快不要這樣說，我只是本着道義，也爲了不致再有人遭到那惡徒的毒手，才決定管上這件事，將那萬惡的兇手緝獲，讓他受到應得的懲罰，不再爲害人間！」

李賜福無限欽佩地道：「蕭老兄，世間上若都是像你這樣的人，相信我堂伯母婆媳倆就不會慘遭這種毒手了。」

蕭原却道：「李大哥，請將李大嫂婆媳倆死時的情形詳細說一遍，好麼？」

李賜福迭聲道：「蕭老兄，請隨我到外面，找個地方說給你聽。」

蕭原點點頭，站起來，隨在李賜福的身後，走出了屋子。

## 惡賊逞兇　惡報及身

蕭原從李賜福的口中，知道了亞彩與她的婆婆死時的情形。

亞彩是死在她房中的床上的，被人發現時，全身赤裸，明顯地留下被强暴過的痕跡，身上遺留了多處可能是與兇手掙扎



時弄出來的傷瘀痕跡，至於致死的原因，與她的婆婆一樣，是被兇手活活扼死的，難怪婆媳兩人的死相那樣難看了。

而事發的當晚，左隣右里居然聽不到絲毫的响動，這實在令蕭原感到奇怪，同時猜想那名兇手的身手必定很高明，而且是一位作案老手，否則，不會幹得這樣乾淨俐落的。

因爲蕭原聽完李賜福的敍述後，再到死者的屋中，在房內仔細地察看了一遍，皆找不到可以追查的綫索來，這就證明了兇手是一位作案的老手。

好在蕭原清楚地看到過那傢伙的相貌，連身材高矮也大約記得，憑着這些綫索，他就可以着手追查下去了。

而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從那傢伙身上有鎗，而且玩鎗的手法非常純熟這一點，他猜測那傢伙可能是黑道上的人物，這就更加容易追查了。

辭別了李賜福之後，他決定立刻趕去一處地方，向一位相熟的人打聽一下。

× × ×

那知道他甫走出村子，便遭遇到猝然的狙擊！

「砰」然一下鎗聲乍然爆响，蕭原的身軀就像是被一根無形的鐵柱猛然撞擊了一下般，陡地向後跌翻出去，身形在地上翻滾了幾下，便寂然不動了。

他的左胸上，正「突突」噴出來的血泉，染濕了一大片，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那一下鎗聲自然驚動了村子內的人，刹那間，雞飛狗吠，驚呼慌叫聲亂成一片，從村子內衝出一羣手執土鎗，禾叉，鋤頭的村漢來。

而就在槍聲响，蕭原中槍倒地的刹那，一條人影從村口對開的那片野地上的雜樹草叢中竄了出來，就像黃狼般，疾竄而去，只不過眨眨眼，便竄出了老遠，待到那些村民呼喝着衝到村口外面，發現了倒在地上的蕭原時，那條人影巳竄溜得沒了影踪。

絕無疑問，那條人影肯定就是狙擊蕭原的人！

那些村民一眼看到倒在地上，就像死人一樣的蕭原，莫不大吃一驚，當先的數人立刻蹲俯下來，察看蕭原的情形。

其餘的人則緊張地在村口附近搜索起來。

蹲俯下來察看蕭原的數名村民中，其中一人正是李賜福，當他一眼認出蕭原時，禁不住大驚失色，搶先將蕭原扶起來，伸手抓住蕭原的腕脈，探聽起來。

還好尚有脈搏，但却很微弱，雖然仍然活着，但却情形不太妙，李賜福急忙一把抄抱起蕭原，往村內急奔，同時疾聲吩咐一名村民奔回村子去請那位村內的跌打草藥土醫。

經過那名跌打中醫的一番緊張搶救，並取出嵌在蕭原胸骨內的那顆鎗彈後，蕭原的情形總算有了好轉，不過仍是一直昏迷不醒。

不知是蕭原的命大，還是狙擊蕭原的兇手鎗法不太準還是什麼的，那顆鎗彈稍爲偏高偏開了一點，只差一點點便射在他的心臟上，因此令到他逃過這一刦，死不了！

那名跌打中醫的功勞也不小，祖傳的止血止痛藥散更具神效，令到蕭原不致因爲大量流血而死去，這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流血不止，就算是再强壯的人，也會死去。

李賜福看着蕭原沉沉昏睡着，氣息明顯地增强了，而且均勻有致，他一顆提起的心總算放下來。

他將蕭原抱回他的屋子，放置在一間偏房內的床上。

他雖然不知道蕭原遭到什麼人狙擊，但却猜到蕭原必是爲了他的堂伯母婆媳兩人被殺的事有關，故此，他對蕭原這次的猝遭狙擊，身受重傷，既緊張又担心，焦慮萬分。

對於蕭原，他是由衷的欽敬。

是以，他特意吩咐他的堂客，宰了一隻老母鷄，用一些活血補氣的藥材燉了，準備待蕭原一醒過來，便喂蕭原喝下，好讓他快些復原。

而他則一直守候在蕭原的床前，心焦地等着蕭原醒過來。

× × ×

蕭原悠悠醒過來的時候，巳經是深夜時分了。

李賜福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他實在是太累了，他是被蕭原發出的一聲啞澀的呻吟聲，從迷糊的睡意中驚醒過來的。

霍然醒過來，張眼看到蕭原正側轉着腦袋，咀唇嚅動着，吐出低弱的語聲來：

「水……水……」

李賜福一聽，驚喜得一下子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一頭撲到房門口，壓着喉嚨直叫：「孩子他媽，快到厨下去拿燉好的鷄湯來！」

他的堂客被他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幾乎連鞋也來不及穿，便急匆匆地下床奔到厨房，急手急脚，將鍋內燉着的鷄湯捧進偏房中。

李賜福巳將蕭原扶坐起來，夫妻兩人於是一匙匙地服侍蕭原將那盅鷄湯喝下。

之後，蕭原的精神好了一些，不過却仍不能大聲說話，只對李賜福夫婦說了幾句簡單的感謝的說話，不久之後又沉沉睡去了。

李賜福夫婦見蕭原有了好轉，這才放心地去睡了。

經過十多日的調理醫護，蕭原終於恢復過來，傷口也逐漸結痂痊癒。

他好得這樣快，除了得李賜福夫婦的悉心照料外，主要還是那名跌打中醫那些祖傳秘製的金創草藥，那確實是藥力神妙，具有活血生肌的特效。

爲了不使姑母她老人家担心，雖然李村與清河鄉只隔三四里路，但蕭原却沒有派人去告知姑母。

這兩天以來，蕭原巳行動自如，一切如常，若照蕭原的意思，是要立刻離去，追查兇手的下落，但那名跌打中醫在檢查過他的傷口情形後，勸他最好還是再將養多兩天，待傷口快脫痂才離去，這樣比較好些，不會因行動而牽裂傷口，李賜福在旁也多加勸說挽留，他才不得不答應再多留兩天。

李賜福有感於蕭原這次的受到狙擊，九成九是因爲他管了亞彩被殺這件事，引

起那兇手的惡念，對他暗下毒手的，故此對蕭原殷勤服侍，經常陪着他，與他說話解悶。

蕭原這一次大難不死，說起來，亦有賴李賜福夫婦的悉心照顧，故此他對李賜福夫婦，心中感激得很。

這一日午飯過後，李賜福陪蕭原閒坐着，終於再也忍不住，將鬱在心中很久的問題說了出來。

「蕭老兄，那日你受到狙擊時，可有看到是什麼人向你放冷鎗的？」

蕭原苦笑着搖搖頭。「說起來眞慚愧，當時我有如在夢中，懵然不覺有人會伺伏在村口向我放冷鎗，鎗聲一响，我便中彈倒在地上，什麼也不知道了，連人影也看不到！」

李賜福恨聲道：「那傢傢好陰毒，也好胆量，居然敢匿伏在村口外向你放冷鎗，這是誰也意料不到的，怎會提防到有人在村口外匿伏狙擊，蕭老兄，今後你的行動要小心一些，那兇手看來是一個極之兇惡妄爲的惡徒。」

蕭原感激地道：「李大哥，多謝你的提醒，今後我自會多加小心的了，我發誓一定要將那惡賊緝捕，令他受到應得的懲罰！」

「蕭老兄，依你的猜測，狙擊你的兇手，會不會是殺死我堂弟婦與堂伯母的那一個兇手？」

「極有這種可能！」蕭原沉吟着道：「除了這個可能之外，我再也想不出有什麼人要置我於死地的了，那一日我出手解救了李大嫂，破壞了他的『好事』，他自然亦恨我入骨，他既然姦殺了李大嫂，必然亦想置我於死地開後甘心，我懷疑他姦殺了李大嫂，一方面是洩憤，另一方面是藉此將我引來，如以狙殺！」

李賜福聽得動容不已，有點心驚地道：「蕭老兄，若是如你所猜想的，那兇手就太惡毒可怕了，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會有更多的人受其殘害，蕭老兄，就算不爲我堂伯母婆媳的慘死，也要爲可能會被他殘害的無辜良善着想一下，務必要將他緝捕法辦！」

蕭原衷誠地道：「李大哥，你放心，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會將那惡賊緝捕法辦的。」

日子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總之，兩天又溜過去，那名跌打中醫替蕭原作了最後的一次檢查，認爲他胸口上的傷口已無碍，蕭原滿心高興，他鬱得實在太久了，終於又可以隨意而爲了，不高興才怪。

翌日，在吃過午飯後，他辭別了李賜福夫婦，走出李村，往東南面一路急趕下去。

× × ×

在距李村約三十多里外的一個叫中市的墟鎭上，蕭原終於從一個人的口中，打聽出企圖向亞彩施暴的傢伙的姓名來歷。

當然，他是要付出代價，並將那傢伙的相貌及身材高矮向那人詳細地描述一遍，而那人又是很熟悉附近百里內黑道上那些悍匪惡賊的情形，才能夠向蕭原提供消息。

據那「綫人」提供的消息，那傢伙姓洪，名濟，外號狗公，乃是附近百里內有名的悍匪，手下有十數條人鎗，經常在附近百里內流竄，打家刦舍，殺人有如家常便飯，每一次他若是刦掠得手，若有女的，只要不太難看，皆逃不過他的淫辱，由於他生性好色，故此道上的人送了「狗公」這個外號給他。

他雖然在道上有名，但那些安份守己的良善百姓，却很少人見過他，更不大聽聞他的大名，蕭原由於很少在家鄉一帶走動，故此亦沒有聽聞過此人的大名，自然亦沒有見過他，怪不得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了。

別看狗公洪濟手下只有十數人，但由於這帮人每一個皆是兇悍不畏死的惡徒，而且每一個的身手皆不俗，故此道上實力比他强大的匪帮，都不敢小覷他們，對他們這帮人皆忌憚幾分。

而他們經常出沒的地方，乃是距清河鄉約六七十里外的那一片山林地帶。

那一帶的山雖然不高，但却連綿十數里，樹林雖不密，但却足可以藏人，故此，那一帶是小股匪帮理想的藏匿地帶。

蕭原在打聽清楚之後，便立刻趕往那一帶唯一的一個墟鎭——烏頭墟。

× × ×

烏頭墟也像其他遠處僻壤的墟鎭一樣，由於政府的政令難於在此施行，故此，便成了三不管的地方，因此亦畸形地繁榮起來。

在這裏，各色人等皆有，只要你有錢，便什麼也可以買到（包括女人，大烟，洋貨，甚至鎗械），在這裏，誰夠惡，誰便可以橫行無忌，但有一點令人奇怪的是，在這裏，很少發生刦掠的事情，那些作惡慣了的悍匪惡賊，來到這裏都彷彿改了性子，變得「良善」守規矩起來。

不過，說穿了，那些人之所以那樣規矩本份，還不是爲了不想毀掉一個這樣難得的安樂窩，可以隨意花掉不擇手段弄來的錢，及可以買到任何需要的物品的地方，故此，就算再兇悍妄爲的惡徒，在烏頭墟上，也變得規規矩矩的，你若不知道他的姓名來歷，你會以爲他是一個極之規矩的良民。

自經過李村那一次狙擊之後，蕭原的行動皆很小心，特別是來到烏頭墟後，更加小心在意，因爲這裏已接近洪濟出沒的地帶，說不定洪濟與他的手下就在墟上，萬一被他們撞上了，那就危險了。

因爲就算他再厲害，也只得一個人，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又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總之，在這裏一切還是小心的好，免得吃了暗虧。

他是在天黑的時候，才進入墟內的。

這樣，被別人認出的機會就減低了很多。

因爲天黑後，墟內雖然仍熱鬧，但街上的燈火却不大明亮，在昏黯的街道上行走，只要將頭臉垂下，那就很難被人看清楚面目了，自然亦很難將人認出來。

這總比白天入墟較爲安全。

他雖然又累又餓，但却沒有走進墟口的那家飯舖內歇脚，吃罷晚飯才去找客店住下來，而且一逕找了一家比較細小的客棧，開了個房間，並吩咐伙記在附近的店子裏買了飯菜回來，就在房中吃。



之後，去洗了個澡，便上床睡了。

翌日早上醒來，漱洗過後，他決定出外走動一下，打探洪濟的消息。

雖然會有可能在墟上遇上洪濟，這一點他已想過了，在光天白日之下，就算遇上了，也不會怎樣吃虧的，最怕的就是遇到防不勝防的暗算。

烏頭墟彷彿每天皆是墟期般，熱鬧得很，那條唯一的大街上，行人如鯽，兩旁的店舖什麼也有得賣，而據他的觀察，街上行走的人，十九都是三敎九流的人物。

這確是一個龍蛇混雜的地方。

蕭原在大街上信步而行，看似漫不經心，實則，他一直暗自警惕着，以便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意外襲擊。

由街頭走到街尾，蕭原正想轉入左手的一條橫街的一利那，神情却陡地一震，脚步亦隨之一窒，右手很自然地摸至腰間，一雙眼却直望向右手橫街轉出來的三個人！

那三個人中當先轉出橫街口來的彪形漢子，幾乎是與蕭原同時神情劇震了一下，那雙兇惡的雙眼大瞪着，有點驚駭地瞪望着蕭原，脚步亦窒停下來，右手迅快地摸向腰間，跟在他身後的兩名漢子冷不防之下，差點撞在彪形漢子的身上！

不過，這兩名漢子的反應皆很快，就在快要撞上的霎間，身形左右側閃，閃了開去，一愕之下，右手亦立刻摸向腰間！

不過，雙方面皆沒有亮出傢伙來，因爲他們都不是庸手，深知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是那一方面先動手拔鎗，肯定不會快過對方，亦即是說，若是有那一方先拔鎗，那只會造成一個兩敗俱亡的局面，那一方也不可能佔優取勝！

正所謂寃家路狹，那從右手橫街內轉出來的三人，爲首那彪形漢子正是蕭原誓欲捕殺的悍匪狗公洪濟。

這眞是巧。

雙方就那樣僵持着，俱像雕像般，動也不動，只是互相注視着對方，緊張得連眼也沒有眨一下。

街尾這一邊雖不如街頭那般熱鬧，但也有不少的行人，乍然看到蕭原與狗公洪濟等三人那種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情勢，利那驚慌得走避不迭，遠遠地望着，雖然有點驚，但又抱着瞧熱鬧的心情，看下去。

因爲根據眼前這種情勢，必有「好戲」上塲的！

而街尾那一截街道，利時成了「禁區」，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因爲瞧熱鬧的人羣中，不乏玩鎗亡命之徒，他們都深明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微小的騷擾，都足以引發兩方面的人搶先發動，而闖進去的人，勢必成爲對峙的雙方的鎗靶，故此，任何人也不敢貿然闖進「禁區」中。

而這時候墟上的人大多已聽聞有「好戲」看，還有不少人陸續湧來觀看。

× × ×

蕭原冷靜得就像一具沒有生命的雕像般，摸至腰間的那隻手，定定地，紋風不動，一雙目光有如尖刀般，盯注在洪濟的身上，自始至終，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

狗公洪濟雖然亦是動也不動，但臉上的表情變幻，顯示出他內心的慌亂，而那雙閃射着兇光的眼，亦閃爍不定，在他身後的那兩名漢子，雖然亦是紋風不動，不過，眼中却閃出莫名的眼光來，大概，他們皆不明白洪濟爲何與眼前的人——蕭原，如此劍拔弩張！

這可能是洪濟沒有將他與蕭原「結怨」的經過，對他的手下提及，畢竟，這不是怎樣光彩的事，而且，那種禽獸行爲，也不便宣諸於口。

事實上，那兩名漢子正是洪濟的心腹手下。

左邊的一個叫林海，右邊的那個叫王光。

「嘿嘿，想不到你還未死！」洪濟終於忍不住，裝出兇狠的樣子，「嘿」然而說。

蕭原聽洪濟這樣一說，立時確定了他就是在李村村口狙擊他的兇手，因爲只有狙擊他的兇手，才會說出這種話來。

蕭原這利那雖然內心異常激動，但他却努力壓抑着，冷峭地道：「洪濟，果然是你幹的！」

狗公洪濟目光一閃，獰惡地道：「這只怪你多管閒事，老子吃到口的肥肉，又怎會白白吐掉，非要吃下肚子不可！」

語聲一頓，接又惡狠狠地道：「那一鎗的滋味如何？居然打不死你，你却還不知死活，找到這裏來，今次，你就沒有那樣幸運了！」

不明內情的人聽起來，自然聽不明白洪濟的話，或是一知半解，但蕭原却從他的話中，知道寡婦亞彩被姦殺，承認了是他幹的，心中怒氣陡生，但他却沒有發作，只是冷靜地道：「你幹出這種天地不容的事，那怕你是豺狼虎豹，我也要將你捕殺不可！」

「姓蕭的，別人怕你，老子却還不將你放在眼內，你有聽說過一句話麼？」狗公洪濟厲叫。

蕭原却不爲所動，鎭定地道：「是不是『猛虎不及地頭虫』這句話？」

「你既然知道這句話，還敢這樣狂妄，你太目中無人了！」狗公洪濟雖然聲勢汹汹，却始終不敢搶先拔鎗。

「你這種沒有人性的東西，我根本就不將你當作人，只當你是一條瘋了的野狗。」蕭原冷蔑地說。

狗公洪濟的臉色利那變了，眼角肌不斷地搐動着，氣咻咻地，似乎想動手了，圍觀的人有不少人在心裏催促着：「動手啊，怎麼還不動手！」

但是狗公洪濟却沒有動手，因爲他不是笨人，雖然是在氣怒難抑之下，他仍然沒有失去理智，幹出那種兩敗俱亡的蠢事來！

蕭原那利那的心亦一陣狂跳，他眞担心洪濟在激怒之下，不顧一切動手，那時，自己亦被迫動手，結局必然是你死我亡，這也是他一直沒有搶先動手的原因。

那利那，他的手心一片汗濕。

直到洪濟急促地呼吸幾口氣，那隻摸在腰上，微微顫動的右手忽然停止了顫動，他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來。

「姓蕭的，錯過今日，明天黃昏時分

，你敢不敢到烏頭坳與老子單對單，一決生死？」洪濟忽然壓低了聲音對蕭原說。

蕭原實在不想再這樣與洪濟乾耗下去，被人看熱鬧，而事實上，洪濟這樣提出，若是不答應，豈不是等於自認烏龜，於是，他想了一下，亦壓低聲音道：「好，一言爲定，你敢保證到時你不會暗中埋伏你的手下，猝然襲擊我麼？」

洪濟想也不想就接口道：「若是我暗中帶了手下去，老子就是烏龜王八養的，死在冷鎗之下！」

兩方面的距離只不過一丈左右遠近，而看熱鬧的，唯恐雙方動手時，被亂鎗誤傷，故此皆離得遠遠的，足有十多二十丈遠，故此，兩人壓低了語聲說話，除了他們之外，看熱鬧的人皆聽不到。

「好，就這樣決定！」蕭原沉聲說：「現在，咱們各自同時離開這裏吧！」

「好！」狗公洪濟疾應一聲，但雙眼却仍然注視着蕭原，一步步向後退入橫街內。

蕭原亦目不轉瞬地盯着洪濟三人的行動，一步步退回大街的那邊。

就這樣，兩方各自提防着，一步步退下去，洪濟退到那兩名手下的身後，兩名手下立刻左右一閃，遮住了洪濟，護着他退入橫街中。

蕭原亦一直退下去，直到退到一家店舖前，急忙一閃身，閃入那家店舖的牆角後，吁了口長氣！

而那家店舖爲免遭到池魚之殃，早已關上了舖門。

這時洪濟與兩名手下亦完全退入橫街中，由於角度的關係，大街上已無法看到他們的身影。

看熱鬧的見蕭原與洪濟兩方面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俱失望地哄鬧起來，逐漸散去。

蕭原沒有心情理會這樣多，轉入一條巷中，抄路走回客棧。

× × ×

對於烏頭坳，他是一點也不清楚。

雖然，他到烏頭墟也有二三次，但從未聽人說起過烏頭坳這個地方，自然也未去過。

明天既然在那裏與洪濟一決生死，那麼，他就非要弄清楚這個地方不可，否則，到時吃虧的只會是自己。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對於這一句名言，蕭原一直以來，皆奉爲金科玉律，這也是他自出道以來，能夠屢逮强敵的原因。

這家客棧雖然細小，但那位唯一的伙計似乎是位通天曉，萬事通，蕭原向他一打聽，他便滔滔不絕地將烏頭坳的形勢說給蕭原聽。

原來烏頭坳就在距烏頭墟約五里外的烏頭山的右邊脚下，那裏形勢很險惡，山坳上寸草不生，盡是風化了的岩石，也很窄，若是在坳頭上扼守，那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險。

那伙計侃侃道來，聽得蕭原直皺着眉頭。

因爲據伙計所說，誰要是先一步搶佔坳頭，誰便穩佔上風，若是再在坳口道上一堵，那就成了甕中捉鼈，看來，洪濟之所以選上那裏與他決鬥，可能另有陰謀也說不定。

想及這一點，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試探着向那伙計問道：「除了坳口之外，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入坳道內的？」

那伙計想了一下，搖搖頭，蕭原眼巴巴地看他，不禁有點失望，陡地，那伙計一拍腦門，低叫道：「我差點記不起了，是有一條路可以通到坳內的，不過，那根本不可以算是一條路，非常之危險的，我在幾年前曾跟我爹去打獵，追了一頭受了傷的野豬，不知不覺間，走過一次，事後想起來，驚出了一身冷汗，那是要攀越兩道陡崖，抓着野藤蕩過一道裂崖……才能夠走下到坳內的。」

蕭原喜得一把抓住了伙計的手，一迭聲要他詳細說一遍如何攀越那條「路」，到達坳內的情形。

那伙計似乎被勾起了往昔的刺激日子，與緻勃勃地，將他那一次的歷險，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蕭原用心地聽完之後，想了一下，再向伙計提出了兩個問題，這才滿意地對那伙計道：「眞多謝你的帮忙，你爲何不再打獵，改行幹上這一行？」

那伙計有點痛苦地伸手拍拍他的左腿。「唉，要不是那一次失足跌下一個山坑，跌斷了大腿骨，我眞想幹上這一行，整天被人指東喚西的，受人客的氣！」

蕭原這才省起，這伙計的左腿走起路來，有點跛的，於是抱歉地道：「對不起，令你想起了以前不痛快的遭遇，這點小意思，你拿去喝杯酒吧。」

說時摸出兩個大洋，遞給那伙計。

那伙計千恩萬謝，歡天喜地，怨氣全消地走回前面忙他的了。

蕭原則躺在床上，一直想着明天黃昏在烏頭坳決鬥的事，心情始終無法平復下來。

× × ×

深夜，熱鬧的烏頭墟終於陷入沉寂黑暗中。

蕭原也終於跌進了睡鄉中。

「咪嗚」一聲貓叫劃破了沉寂的夜空，但瞬即又被沉寂所淹沒了，一切又歸於寂然。

蕭原却被那一聲貓叫聲驚醒了，忽然感到內急，便下床穿上鞋子，開門走出去小解。

習慣性地，他隨手將房門帶上，走向茅厠。

在茅厠內還未小解完，驀然間聽到「砰砰」暴響，接着又是「砰砰砰」一連串的亂鎗乍响聲，震動了夜空，自然亦將客棧內的所有人驚醒了，蕭原出於本能的自然反應，正想衝出去，驀地心頭一動，忙窒步靠在茅厠的牆壁上，探出腦袋自牆頭上往外窺望。

這刹那，附近一帶的人家已被那陣「驚天動地」的鎗聲驚動了，一時間狗吠人叫，一片雜亂喧嘈。

蕭原目光自牆頭上射出去，正好瞥到有一條人影自房門前竄出來，竄向屋角那邊，他立刻毫不猶豫就從右腿側上將暗藏的手鎗抽出來，朝那人影開了一鎗！

「砰」然一聲，那條疾竄的人影應聲



撲跌在地上，掙扎着却起不了身。

蕭原之所以朝那人開鎗，是因爲那人是自他的房門內竄出來的，不用說，剛才那一陣鎗聲，肯定是那人或他的同黨撞門衝入他的房內，不問三七二十一，便向他的床上開鎗，企圖殺死他！

他不禁暗自慶幸不已，若不是那一聲貓叫，將他驚醒，到茅厠小解，只怕他這時身上起被射出十數個子彈孔來，就算有九條命，也活不了！

他又逃過了一刦。

他開了一鎗之後，沒有立刻衝出去，仍然隱在茅厠內，直到再聽不到任何聲响，見到有幾個人手拿油燈，顫顫抖抖地自前面走來，他才吐了口氣，走出茅厠。

拿着油燈走來的幾人，原來是店主與伙計，還有兩名人客，他們看到蕭原拿着鎗自茅厠內走出來，嚇得差一點沒有軟倒在地上，及至看清楚了，那一顆心才定下來。

擾攘了好一會，蕭原終於弄清楚了，除了那名受傷倒地的傢伙之外，襲擊他的還有兩個人的，是撞破後窗自窗外向房內亂鎗掃射的，這從房內各處佈滿了彈孔，可以看出來。

而他睡着的那張床上，幾乎有如蜂巢般，那張被子滿是彈洞，想一下，他若是仍躺在床上，這時已「挺屍」了。

想想，他不由得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這一次能夠死裏逃生，眞是僥倖，莫非冥冥中注定他不該死？

那名撞門衝進蕭原房內欲殺蕭原，被蕭原射傷大腿的傢伙，原來是洪濟的兩名手下之一——林海。

說起來，這是他倒霉了，蕭原從他的口中，問出撞破後窗向房內放鎗的兩人，原來是狗公洪濟與另一名手下王光。

不用說，洪濟與王光在蕭原開鎗後，知道事敗，便急忙逃走了，也顧不了救走林海。

這裏雖然是三不管的地方，但墟上仍然設有鎭公所，也有維持地方安全的所丁，於是，蕭原只好將林海交給鎭公所的所丁處置了。

經過這一次擾攘之後，蕭原睡意全消，同時亦担心會再次遭遇到洪濟的暗算襲擊，故此，他乾脆不回客棧，一逕走出墟外，隱沒在黑暗中。

× × ×

洪濟本來約了蕭原在今日黃昏時候，於烏頭坳一決生死的，但他却在早上便帶着他的八名手下，偷偷進入了坳口，佈置起來。

昨晚他本來以爲可以在突如其來的偷襲之下，射殺蕭原的，想不到蕭原那樣命大，恰在那時上了茅厠，令到他們撲了個空，還「留下」了林海，這令到他恨得牙癢癢的！

所以，他在氣恨之下，毒計又生，決定佈下一個陷阱，等着蕭原踩進去，那時，蕭原就算會飛，也逃不了。

他在坳口佈下了兩名手下，只等蕭原一踏入坳口，便將坳口封鎖起來，絕了蕭原的後路。

接着，他在坳道內佈下四名手下，而他自己則帶着王光與另一名手下，登上了坳頭，命王光與那名手下在坳頭左右隱伏起來，他自己則大馬金刀地，踞在坳頭上一塊岩石上，居高臨下，坳道內的情形一目了然，只等着蕭原來送死！

在他的想像中，這種佈置是萬無一失的，就算蕭原有三頭六臂，只要一踏進坳內，管叫他有死無生！

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而他們亦帶來了酒肉乾糧，準備在晌午時候，塡肚子的。

想着蕭原踏入坳口後，變成甕中鼈，網中魚，被他們恣意獵殺的有趣情景時，洪濟不由得地放聲狂笑起來。

可是，由晌午後一直等到日影西斜，坳口外仍然沒有動靜，更見不到蕭原的人影。

洪濟顯得有點不耐煩了，不時從石上站起來，翹首向坳口那邊望去。

日頭終於啣在西邊的山頭上，天邊晚霞絢麗，大概再過一個小時，天就要黑齊了。

洪濟忍不住咒罵起來：「你他媽的，姓蕭的原來是烏龜王八蛋，無胆鬼，老子入你媽的，叫老子在這裏等了一天，老子操你祖宗十八代！」

他大概是罵溜了咀，將所有的髒語、粗話，一股腦兒全罵了出來。

驀地，兩聲清脆的鎗聲，夾着一聲慘叫，震得他刹時噎住了語聲，急忙向下望去。

× × ×

下面，只見有兩條人影自兩塊大石上滾跌下來，一動也不動了。

洪濟忍不住打了一個冷顫，他看得很清楚，那兩名從石上滾跌下來的人，正是他佈置在坳道內的四名手下的其中兩名，看那情形，是被剛才那驟發的兩鎗射死了的。

但洪濟却連開鎗的人藏在那裏也看不到，這令到他頭皮一陣發炸，也才醒覺到，他這樣站在石上，無疑變成了鎗靶，慌不迭撲伏下來。

可是，太慢了，就在他剛欲撲伏下來的刹那，一下鎗聲又乍然响起。

子彈嘯地從洪濟的臉頰旁邊掠過，他只覺耳際一熱，緊接一痛，忍不住抽吸了一口冷氣，狼狽地撲伏在石上，伸手一摸耳朶，却只摸到半截耳朶，摸了一手濕熱的血，只痛得他呲牙咧咀，猛抽冷氣！

王光與另一名漢子自然亦被鎗聲驚動了，也看到洪濟狼狽地撲伏在石上，王光自隱藏的石後探出頭來，急切地問道：「大哥，你沒有什麼吧？」

洪濟咬着牙，低吼道：「蠢材，老子沒有什麼事，還不快去察看一下，那姓蕭的已潛進來了，張才他們是怎麼攪的？死了不成？居然讓姓蕭的摸了進來，也不知道！」

原來，洪濟口中的張才，就是兩名守在坳口的其中一名手下。

王光連忙噤聲，從另一邊石側探出頭來，向坳道下面探看着。

另一名隱藏在右邊石後的漢子，亦探出頭來，四下察看着。

洪濟則痛得「雪雪」直吸冷氣，但又不敢妄動，只好强忍劇痛，緊緊地匐伏在

石上，不敢將頭抬起來，不過，他那雙兇光四射的目光，却閃射不定，從石面上向下窺察着。

可是，响了那三下槍聲後，一切又歸於沉靜，彷彿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事情那樣，甚至連一根野草也沒有擺動過一下。

這種情形，隱透出一種詭異的氣氛，若是胆小一點的人，不嚇得忍受不住而現身出來沒有命奔跑才怪。

不過，洪濟他們皆是胆生毛的惡人，才不會被這種詭異的情勢嚇破胆，他雖然看不到開鎗的人，但他却知道，像鬼魅般隱藏着的人，必是蕭原無疑。

而在下面的坳道內，他原本埋伏了四名手下的，其中兩名被擊斃了，還有兩個也不見動靜，這是不可能的，除非那兩個也出了事，他感到有點不妙了。

他的心開始發寒了。

這樣在詭異的死寂中耗了一刻鐘左右，四下依然沉寂一片，那種無形的重壓，就像巨石般直壓在洪濟的心頭上，幾乎令他連氣也喘不過來，終於，他無法忍受了，扯開喉嚨大叫道：「姓蕭的，這算什麼？咱們說好了單對單的，你却暗箭傷人，枉你是道上有名的人物，却會幹這種見不得光的行徑！」

他這樣叫，是有他的目的，他想將隱伏着的蕭原激出來，那時，他就可以憑着人數與地形上的優勢，射殺蕭原，除去這顆肉中刺！

「洪濟，虧你還敢說我！」一把語聲由下面响起，但洪濟却無法確定語聲是從那裏傳出來的，因爲那語聲似遠又近，似乎在右，但又像在左，令人捉摸不定，不過，從語聲可以確認出是蕭原的語聲。「洪濟，你怪不得我這樣對付你的，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既然答應了這時候與我單對單一决生死，爲何昨晚潛入客棧偷襲我，偷襲不成，爲何又帶了八名手下，預先埋伏在坳口坳道內，佈下陷阱等我踏落去？我若是食古不化的笨蛋，豈不是死在你的手上？哈哈，你精，我也不笨，咱們就這樣玩下去吧，看看到底那個一玩完！」

洪濟雖然極力凝神去聽，但仍然分辨不出蕭原隱藏在那一個地方，這時他不由心寒，也心驚了。

因爲從蕭原的話中，他聽出，他與手下的行動，一早就落在蕭原的眼內。蕭原能夠忍到現在才動手，可見他忍耐力之强，而這種對手亦是最可怕的，同時他亦聽出，他佈置在坳口道內的六名手下，肯定凶多吉少，而自己居然毫不知道，想到這裏，他不禁打了個寒顫，只覺一股寒氣從心底直冒上來，開始後悔惹上這種難纏的對手了。

× × ×

事實上，蕭原早在洪濟與他的手下進入坳內之前，便已經從那名客棧伙計所說的那條「路」攀登進入坳道內，並且隱藏在坳道內一棵貼崖長着的大樹上，居高臨下，監視着坳口外的情形。

他之所以沒有從坳口內潛進坳內，是恐怕洪濟一早就派手下守在坳口，那時就會暴露了自己的行踪，那就不能實現他偷襲的計劃了。

故此，他寧願辛苦一點，冒險從那條「路」攀登落坳道內，出奇不意，以少勝多！

因爲他已料到，洪濟昨晚偷襲無功而退，必然不會守諾與他單對單决鬥的，肯定會帶了手下，埋伏在坳內，佈下陷阱，等他踏下去，憑他多年的追捕經驗，像洪濟這種窮兇極惡，滅絕人性的傢伙，根本就無信諾可說，誰若是相信他們的話，就等於自取死道，故此，他根本就不相信洪濟的承諾誓言！

事實果如他之所料。

而洪濟與他的手下的行動，亦逃不過他的監視。

他默默地將洪濟佈置在坳口及坳道內的六名手下的隱藏點察看清楚後，同時亦察看清楚登上了坳頭的洪濟，以及王光兩名手下的隱藏位置，他却一直忍耐着沒有採取行動，直等到洪濟他們等得不耐煩，吃「午飯」的時候，疏於監察，他才從樹上偷偷地溜下來，先解決了隱藏在他那一邊的兩名匪徒，再藉着那些岩石的掩蔽，潛到坳口，再解決了那兩名匪徒，才又潛回坳道內，但却無法潛到對面去解決隱藏在坳道那邊的另兩名匪徒，因爲中間隔了一條坳道，根本不可能不露形跡潛過去。只要他一走出坳道，就會被坳頭上向下察看的洪濟三人發覺，故此，他只好潛登上一塊巨石上，隱伏着，等待機會。

他知道必然可以等到下手的機會的。

所以，他一直好整以暇，耐心地等候着。

果然，黃昏時，洪濟與他的手下都等得不耐煩了。

那兩名守在坳道另一邊的兩名匪徒，爲了能夠望到坳口那面的情形，乾脆登上石上，探出上半身。往坳口那面眺望。希望能夠看到蕭原進入坳口，好準備下手！

他們却萬料不到，他們這樣做，等於將自己交到死神的手上——做了蕭原的鎗靶！

蕭原看得很清楚，瞄準了，才朝那兩名匪徒接連開了兩鎗！

那兩名匪徒根本就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鎗聲乍响，便已先後中彈滾跌下去，其中一人甚至連叫也來不及發出，便已死了。

蕭原一下子解決了那兩名匪徒後，吁了口氣，立刻溜下那塊巨石，掩到另一塊石後，探出半邊腦袋，往坳頭上望去，恰好瞥到洪濟正欲撲伏下來，急忙抬手朝他放了一鎗！

那一鎗，雖然要不了洪濟的命，但也射飛了他半截耳朵！

之後，他又閃到一堆石後，分別向着幾塊大石，叫出那番話來，他的語聲便從這塊石上，撞到那塊石上，令到語聲忽高忽低，忽遠忽近，忽左忽右，無從捉摸，不能確定他藏身的位置。

其實，他在叫完那番話後，便已離開了那堆石，偷偷地潛登上去。

× × ×

驀然間，王光怪叫一聲，右臂從石後疾伸出來，朝着坳道下面一塊大石掃了一梭子彈！

因爲他忽然間瞥到那塊大石後面，閃現出一截衣衫來！



可是，他却上了蕭原的當！

那一截衣衫是蕭原故意露出來，那是他將身上的外衣脫下來，伸出石外，而他的人則從石的另一邊探出眼角，向上瞥望着。

王光從石後探身伸手開槍，自然被他一眼瞥及，他的左手疾揚，食指連扣，一連朝王光開了三槍！

待到王光驚覺到危險時，三顆槍彈已緊接着射入他的頭側及右邊胸上，張口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身軀向後歪跌開去，摔在地上，掙扎了一下，便不再動了！

看情形就算不死，也受了重傷，暈死過去！

現在，洪濟只剩下兩人了。

洪濟伏在石上，看得一清二楚，緊咬着牙關，一口氣向蕭原藏身的那塊大石左右連續掃射了十五六响，將蕭原困在那塊石後，令到蕭原不敢自大石的兩邊探身出來開槍，而他則疾喝道：「趙斗，快衝下去，老子掩護你！」

死剩的那名手下在洪濟呼喝下，悍不畏死地從石後閃躍出來，亡命向下衝去！

果然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洪濟伏在地上，右手槍內的子彈射光了。左手的槍跟着叫响，毫不間斷地向蕭原隱伏的那塊大石兩邊掃射着，掩護趙斗衝下去！

趙斗也不笨，一面向下衝，一面閃閃掩掩的，亦向大石放槍，壓制蕭原不敢冒出來開槍射擊！

只不過眨眼間，趙斗已衝到蕭原隱伏的那塊大石對上數尺的一塊大石後，而這時候，洪濟也停止了放槍！

因爲他兩梭子彈已射光了，正在換彈夾。原來洪濟也是能夠雙手開槍的好手。

趙斗閃到那塊石後，不敢再貿然衝前去了，直到洪濟的槍聲又叫响，他才騰身一個虎撲，撲到蕭原藏身的那塊石前。

這時候，洪濟將掃射改爲點射，左右手同時放槍，射向大石的兩邊，只激得石屑四濺，蕭原仍躲在石後，一樣被壓制着，不敢探出身來射擊。

而這時趙斗則偷偷地攀登上石頂，準備來個居高臨下，一槍射殺蕭原！

他已攀上了石頂上，偷偷地探身前去，朝石下望去。左手亦探了出去，只要一眼看到蕭原，他就會毫不遲疑地向下開槍射擊。

可是，他向下一探之際，却愕住了。

石後的下面，空空如也，根本就看不到蕭原的影子！他立刻警覺到不妙，知道上了蕭原的當了！

他果然是上了蕭原的當，因爲正當他急欲將身體從石頂上滑下去的刹那，那塊石後面的另一塊石上，槍火閃吐中，「砰」然一聲，趙斗就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猛推下去般，發出一聲悶窒的嘶叫聲，額頭上血光暴濺，上身一仰，整個人翻摔下地上，攤手攤脚地，一動不動。

洪濟瞧得一清二楚，他不由咬牙罵出來：「姓蕭的，你好狡猾！」食指一扣，氣狠狠地將那塊石上掃了一輪槍彈！

但那驀然冒起的腦袋在那刹那倐然沉沒下去，那一輪彈槍只擊在石上，擊得石屑四濺，崩崩有聲。

之後，一切便又沉寂下去，沉寂得恍似世界末日，山雨欲來的前夕。

洪濟緊伏在石上，幾乎連大氣也不敢透，清晰地聽到自己心頭狂跳的激响聲！

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以前，他從來沒有害怕的感覺的，因爲，只有別人害怕他的份兒。

這時候若是能夠鑽到地下去，他會毫不猶豫地一頭鑽下去。

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强烈地動搖着他的意志，令到他幾乎崩潰！

終於，他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發狂般從石上跳起來，揮舞着手上的雙槍，狂叫道：「姓蕭的，有種的你出來與老子面對面，决個生死！」

「洪濟，別像瘋狗一樣亂吠了，這時候你不叫，我也會站出來，與你公平决一生死的！」蕭原忽然從一塊石後閃出半邊身來，冷冷地盯着洪濟。

洪濟停止了揮舞，一雙目光惡毒地盯着蕭原，嘶吼道：「姓蕭的，那你爲何還不站出來，閃閃縮縮的！」

「好，我站出來！」蕭原說着，閃身一步踏出石後！

但立刻他又迅捷無比地閃跳回石後！

「砰砰砰……」一連串急驟的槍聲就在他踏出石後，又閃跳回去的刹那，狂風驟雨般响起，只擊得塵沙四飛。

饒是蕭原反應夠快，仍然被一顆槍彈擦傷左臂上一塊皮肉，血漬滲湧！

蕭原才閃跳回石後，身形接從石的另一邊閃出來，右手疾揚，「砰砰」兩聲，朝石上的洪濟開了兩槍。

洪濟的身形應聲震了一震，雙手猛揚，接無力地垂下來，握在手上的槍亦鬆脫落地，雙手臂腕上鮮血噴流，原來蕭原方才開的那兩槍，分別將他的左手臂與右手腕射傷了，自然無力再握槍了。

蕭原這才放心大胆從石後走出來，一步步登上坳頭，走向彷佛痴呆了的洪濟！

洪濟忽然陡地像狂了般，在石上嘶吼道：「姓蕭的，你爲何不殺了老子，有種的，你就殺了老子啊！」

蕭原登上坳頭，站在石下，瞪望着洪濟，冷然道：「我不會一槍殺了你的，那太便宜你了，像你這種滅絕人性的人，一定要你嘗試一下那種比死還難受的滋味，那樣，才能對得起被你殺死的人，以及被你姦殺了的李大嫂！」

洪濟扭曲着一張難看的惡臉，跳着脚罵道：「姓蕭的，你若不一槍殺了老子，你會後悔的！」

蕭原冷蔑地道：「後悔的應該是你，我要將你帶回李村，讓他們以當地的法規來處置你！」

洪濟狂叫一聲，忽然一頭從石上倒撞向地上！但却給蕭原一步搶上前，雙手一推，將他推得凌空翻滾着摔落地上。摔得他差點沒有昏死過去，但却沒有撞碎腦袋，一命嗚呼！這一來，更加便宜了蕭原，輕易地便將他反縛起來。才替他包扎左右手上的傷口，押着他走下坳頭，向着坳口外走去……

這時，落日已隱沒在西山下，夜幕開始降臨天地了。蕭原踏着落日餘暉，押着洪濟，踏上歸途。

（全文完）

美蘇特務爭霸戰／勞力士・文

# 魔鬼堡龍虎鬥



圖爲埃及金字塔地下室的宏偉石雕彩像，爲了搜索「雷虹」的踪跡，美國特務狄克深入這個地方查探，險些中伏身亡。

埃及的魔鬼堡，殺手雲集，鬥智角力，互出奇謀，本來是敵人的一雙情侶，傾全力把對方置於死地，無法如願以償。美蘇雙方在埃及跟利比亞的海底裝置含有輻射綫的鉛箱，隨時爆炸！

## 單人匹馬闖入鬼域

在一個春天的上午，有一名打扮入時的少婦走進狄奇私家偵探事務所裏面，坐了下來，臉露微笑。

她還沒有開口，那個英俊青年自我介紹，說：「我就是私家偵探狄奇，希望你不介意，這個偵探事務所之內，僅有我一個，沒有別的職員，好像實力單薄，不過，保密的程度極高，如果你想找一個人能夠貼身打鬥，細心調查，而且守口如瓶，我最適合了，讓我問一問你，找上門來，為的是甚麼？」

她柔聲說：「我喚做金芭蕾，並非住在埃及，只是遊客，跟我十分知交的女人雷虹，在金字塔區域之內失踪，這是三年前的事了，前幾晚我夢見她，自稱還活在世上，希望能把她尋回，因此我想找一個私家偵探，一次過給你一萬美元，希望你非常忠實的找到一個結論，究竟她活着抑或死去，時間沒有限制，你可以在三天或三個月之內答覆我，你肯不肯帮我這個忙呢？」

狄奇笑了笑，說：「我極願效勞，此外，我還想對你說說，普通的案件我不高興接受，因為它太過平凡，你的女友雷虹在埃及最神秘的金字塔區域失踪，看來她大概被邪教份子擄去，作為女神欵待，我深入調查，等於向魔鬼挑戰，充滿刺激，因此我幹得特別起勁。」

金芭蕾放下一張名片，上面有她在巴黎的寓址以及電話號碼。

她早已簽了美金一萬元的支票，順手放下。

她揮了揮手，說：「狄奇先生，祝你好運！」

金芭蕾飄然而去，狄奇如在夢中。

他窮得要命，先到銀行提欵，存入自己銀行戶口之內，證明這張支票是真的，並非做夢，非常開心，立刻打電話找老友奧賓出來飲酒。

兩人在酒吧痛飲，狄奇把上午發生的事情說出來，徵求他的意見。

奧賓說：「你對她有甚麼懷疑呢？」

「我懷疑她想找一個人送死。」

「我並非這樣想，我只是懷疑她神經錯亂，如果你收了錢，立刻回到美國去，她無可奈何，坦白點說，你是埃及首都開羅城內最平凡的一個私家偵探，她實在沒有理由送一萬美元給你揮霍，故此我認為她神經不正常。」

狄奇憤然說：「你以為我是這種人嗎？收了錢一走了之，讓我告訴你，明天我就僱用你的貨車到金字塔區找尋雷虹。」

奧賓笑了笑，說：「如果你這樣做，你也是有點神經病了，沒有照片，也沒有任何綫索，就算你找到一個女人，憑甚麼證實她是雷虹呢？」

狄奇苦笑一下，說：「是的，你說得對，我竟然忘記向她索取雷虹的照片，不配做私家偵探！」

翌日早上，兩個老友乘坐一輛舊到不能再舊的貨車，駛到金字塔區那邊，停下來，走出車廂吃午餐。

奧賓說：「這是跟文明社會接觸的最後一間餐廳了，再往東走，就是貧民區，他們隨時襲擊外人，沿着公路駛去，就是蠻荒，甚至碰到邪教的人，把我們殺了祭神，你的意思怎樣呢？」

「奧賓，我對你說過，此行極端危險，每天給你一百美元，如果闖入蠻族的禁地，每天給你兩百美元，你已經點頭答應，現在何必反悔呢？」

「我當然不會反悔！」

下午四點鐘，這一輛貨車很順利的穿過貧民區，駛向蠻荒。

斜陽西下，奧賓停了車，說：「這一條公路伸到千里過外，兩邊沒有房間，如果你想打聽雷虹的下落，就要深入蠻荒，在我們左手的一邊，順眼看去，可以看見幾十間石屋，它是著名的鬼域，白晝有鬼，晚上陰風陣陣，片刻難留，倘若你想找個地方打聽雷虹，再好也沒有了。」

「城內沒有人居住嗎？」

「既然叫做鬼域，當然找不到一個活人。」

「那麼，我向誰打聽呢？」

「大概你會碰上一兩隻鬼，談及雷虹，那些鬼對你說知，她已經死去，你就可以回報金芭蕾小姐，跟我痛痛快快的喝酒了，是也不是呢？」

「混賬！我不是那種無賴，捏造故事來騙錢！我一定要闖進去，天亮然後走出來，我可能死在城裏，你就留在車廂裏面好了，不必替我担心。」

「對不起，我只是跟你開玩笑，請你千萬不要太過認真，從來沒有人夜探鬼城能夠活到天亮。」

「你看見的人太少了，我偏要活着給你看！」

說完，狄奇頭也不回的走向鬼城。

## 弓箭手不敵神槍手

狄奇離開老友奧賓的時候只是黃昏，踏着崎嶇的山路，走進鬼城的街巷，已經是黑夜。

說也奇怪，城裏未必有人，但却有火光照映，狄奇向火光映眼之處走過去，過了一會，他看見一枝火把插在牆上，火光很是明亮，在火光之下有些骸骨。

狄奇大聲叫喊：「火把不會自動燃燒的，一定有人動手，我是朋友，不是敵人，快些走出來！」

沒有人回答，陣陣陰風，火光忽明忽暗，突然熄滅。

黑暗中聽到了脚步聲响，狄奇拔槍在手，悶着不做聲，向神秘脚步聲那邊走過去。

鬼城裏面的街巷沒有改變，故此他可以跟踪脚步聲响，一口氣的走盡了那一條街。

這條大街的盡頭，是一座巨型的石屋，大門早已毀滅，門口打開，毫無遮掩，因此他可以望得很遠，突然看見前面有火



光出現，他再往前走，發覺一個半裸的白種女人被鎖禁在大堂的一角。

她並非死人，睜開一雙眼，說：「你是否進來救我的？」

狄奇順着她的口氣說：「你說得對，我確是你的救星，請告訴我，你是喚做雷虹嗎？」

她定一定神，說：「我正是你想找的人！」

既然她說得如此肯定，狄奇不再考慮甚麼，說道：「你的身上是否有鐵鍊鎖住呢？」

「不！我之所以沒法逃走，因為我跟你有一道鐵柵隔開，同時有橫鐵閂住，除非你把那一條鐵柵拔開，否則，我不能夠走出去。」

「拔開橫條是毫無困難的，你看看好了。」

狄奇說完，真的動手去拔那一條橫鐵，想不到橫鐵扣得那麼緊，不管他怎樣使勁也沒法把它拔出來。

他不自覺的想：「可能是生了銹了，還是用手槍解決這種困難吧！」

他剛剛拔槍，背後一陣風聲掃來，他往左邊閃了閃，把槍嘴移向背後，正好把施放冷箭的人殺掉。

這傢伙射出來的一枝箭，插在牆上，他們二人都沒有受傷。

狄奇轉身，把槍嘴對準那一條橫鐵發射，錚的一聲，橫鐵中斷，他立刻把它移開。

那個女人只是發覺鐵柵移開了一點，有足夠的空際走出來，趕快衝過去。

突然，她的一雙眼好像見了鬼，臉色泛白，驚懼不已，由於太過驚慌，反而沒法做聲。

狄奇沒問她，即時轉身，把左手壓在右手所握的手槍上面，觸動了機槍的掣。霎時間，十二粒子彈一齊掃射。

背後有五個人出現，俱是握着弓箭，隨時發射，子彈比較一支箭快得多，槍聲一响，他們就倒下來。

狄奇非常興奮，再用手槍發射，擊毀鐵柵，走進囚禁她的地方，抓了她的手，轉身飛奔。

沒有人擋住去路，兩人疾走了一會，離開這個鬼城。

她喘息着說：「我實在走不動了，可否歇歇脚呢？」

狄奇點了點頭，兩人坐下來休息。

她忽然說：「你真是英勇，可否把大名告訴我呢？」

「我喚做狄奇。」

「狄奇先生，真是對不起，我並非你想救的雷虹，我喚做卡露蓮。」

「那也不要緊，我再入鬼城去找她好了。」

卡露蓮有點焦躁，說：「狄奇先生，希望你相信我，鬼城裏面沒有別的女人，有的只是我！」

狄奇聽了，沒有做聲。

卡露蓮幽幽的說：「為甚麼我說得這樣肯定呢？我是彩雲族的公主，落在黑豹族的手中，他們故意把我囚禁在鬼城裏面，去通知族長葛沙，他們知道我爸爸一定派人相救，派出的人必然是勇士，預先在鬼城埋伏弓箭手，救我的人剛剛看見我，立刻中箭身亡，前後死了八個，鬼城根本沒有人居住，故此我十分肯定的告訴你，城裏沒有別的女人。」

「好的，卡露蓮，我相信你，照你看，我應該到甚麼地方去找雷虹呢？」

「狄奇先生，恕我多口問你一句，你似乎沒有看見過雷虹，是也不是呢？」

「卡露蓮，你說對了，我不過是受人所托，深入蠻荒找她，不單是沒有看見過她，甚至沒有看見過她的照片。」

「狄奇先生，也許爸爸能夠帮忙你，你可否送我一程呢？」

狄奇說：「在情在理，我應該把你送回彩雲族，你在前引路好了。」

那時他們兩人走了許多路，剛剛天亮，看見遠處有些樹影。

卡露蓮很興奮的說：「前面就是彩雲族，你必然是最受歡迎的嘉賓。」

她說得對，狄奇被她引進彩雲族，果然大受歡迎。

族長葛沙非常疼愛獨生的女兒，感激不淺，說：「狄奇先生，你救了卡露蓮，等於救我一命，我有甚麼地方能夠效勞呢？不妨明言！」

卡露蓮搶先開口，把她當晚獲救的情形講述，補充一句：「他只是誤會我是雷虹小姐，然後冒險相救，爸爸！你是否有辦法替他找雷虹小姐出來呢？」

族長葛沙聽了臉色一變，說：「偏就那麼湊巧，全世界的女人我都有辦法找出來，只要她留在埃及，單是雷虹例外。」

卡露蓮向他瞪了一眼，說：「怎會這樣出奇呢？」

族長葛沙說：「並非我不肯盡力，因為雷虹小姐已經喪生。」

卡露蓮說：「她死了多久呢？」

族長葛沙說：「她死了二十年。」

卡露蓮很鄭重的說：「爸爸，你弄錯了，狄奇先生想找的雷虹小姐決非死了二十年之久。」

族長葛沙十分肯定的說：「冒險進入蠻荒找女人的勇士，所找的必然是雷虹！據我所知，十年以來，在蠻荒喪命的勇士，起碼有三十個，因此之故，我可以肯定的說，這位先生想找的雷虹，正是許多年來一般勇士想找的女人！」

狄奇苦笑一下，說：「坦白說，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有人委托我找雷虹，我沒有看見過她，也許她真是死了二十年也說不定。」

族長葛沙沒有做聲。

狄奇十分誠懇的說：「族長，我很想知道雷虹究竟是怎樣子的女人，你可否把她的真相賜告呢？」

「說來話長了，請你在營幕裏面休息，今晚我們喝酒，到時再談吧！」族長葛沙說。

## 變成迷途的羔羊

夜色剛剛變得深沉，蠻荒裏面仍非冷落，偶然聽到獅吼之聲。

在全族最大的營幕裏面，三個人痛飲高談。

族長葛沙說：「你們稱做雷虹小姐的

圖爲魔鬼堡的內景，它是美蘇特務精英最後決鬥的地點，各出奇謀，驚心動魄。

女人，多次在埃及首都開羅的上層社會出現，艷色驚人，那時她未夠三十歲，她在許多高官豪富的男友穿插，恍如一隻花蝴蝶，許多人迷戀她，替她做一種非常高貴卻又無法成功的工作，希望把非洲提高到歐洲的生活水平，非常可惜，替她賣命的人逐個喪生，末了她像曉星似的隱沒。」

狄奇有點困惑，說：「族長，你有沒有記錯呢？既然她周旋於開羅的上層社會，必然是白種女人，爲甚麼她要替非洲黑人提高國際的地位呢？憑着她一個人的力量，怎能成功呢？難道她有數不清的金錢進行這種活動嗎？」

族長葛沙笑了笑，說：「她努力工作，只有一個原則，如果她執政，硬性要規定，黑人必須跟白人結婚，另一方面，白人除非抱獨身主義，否則，留在非洲，就要跟黑人結合，她認爲一代代的傳下去，白人跟黑人的分界必然冲淡，變成黑白不分，非洲的礦產豐富，木材以及象牙取之不盡，將來必然成爲世界上最富强的國家，那時，非洲三十九個國家，以及一千八百個蠻族結合爲一個整體，它就是獨一無二的女王，這種想法是很崇高的，值得欽敬，不過，任何一個非洲的領袖都想殺她，她自然沒法活下去。」

狄奇急急忙忙的問：「有沒有人眞正看見過她的屍體呢？」

「沒有人親眼看見她死亡，不過，活動力這樣强的女人，忽然消失，當然是死去了。」

「如果她沒有死，今年大概有了多大年紀呢？」

「雷虹如果沒有死，今年有四十多歲了，也許是五十歲。」

狄奇很冷靜的說：「我認爲她沒有死，仍想找她，族長，你答應過帮忙我，請你指點我一條路。」

「你想我指點你甚麼呢？」

「大多數勇士企圖找她，死在埃及，他們死在甚麼地方呢？」

「每個勇士，都是死在金字塔裏面。」

族長葛沙很認眞的說。

那晚三人暢談關於雷虹各種傳說，分手之前，卡露蓮低聲對他說：「狄奇先生，如果你仍然十分固執的想找她，我可以介紹一個朋友給你認識，爸爸大概不會反對的，他是奧龍。」

族長葛沙在旁聽了，說：「如果不是卡露蓮提出來，我倒忘記了，奧龍對你的確有很大帮忙，因爲他的父親奧翁是埃及四十四座金字塔的總管，此外，他還瘋狂的追求卡露蓮，如果他知道你是她的救命恩人，一定傾全力相助。」

狄奇急於找尋雷虹，翌日天亮便即啓程，卡露蓮伴送，兩人分別坐在駱駝的背上，當天的黃昏抵達開羅的郊區，拜訪奧龍兩父子，查問那些勇士如何找尋雷虹，後來怎樣死在金字塔裏面。

奧翁把他收集的資料給狄奇閱讀，把狄奇留下來，在迎賓館裏面歇宿，兩天之後，狄奇跟奧翁單獨聚在一起，說：「關於雷虹的一切，我懂得相當多了，正如你或族長葛沙的想法相同，認爲她已離開塵世，不過，她的幽靈仍然活着，倘非如此，就沒有人千方百計的找她。」

「你說的幽靈，指的是甚麼？」

「我的意思是指擁護她的人。」

「我仍是不明白你的想法是甚麼，可否更加詳細的解釋幾句？」

「我有這種想法，倘若有人擁護她，一旦發覺外邊有些勇士闖進埃及來，企圖找她，實則想殺她，立刻圍攻，把那些勇士殺掉，從這個角度看，可見她必有相當多的信徒。」

奧翁聽了，說：「狄奇先生，你的思想如此敏捷，佩服之至，請你把另外一些古怪的想法說出來，好嗎？」

「好的，我還有另外一種想法，認爲當年的雷虹並非蓄意創建大非洲的，一定有人在幕後驅遣她，她才這樣做。」

「何以見得如此？」

「很是簡單，她是白種婦人，決不會無緣無故替黑人着想而又想得那麼週到，此外，她十分浪費，本人已經揮霍無度，何況她派出爪牙到處活動，招兵買馬，那種花費更加厲害呢，因此之故，我可以肯定的指出，她必然受人利用，末了，她過份傷心，然後躲起來。」

「狄奇先生，你的想法眞是越來越出奇了，我也有這種想法，但却不像你說的那麼肯定。」

「好，現時我講述另外一種想法吧，它跟金字塔有關。地理書上刋載，整個埃及有四十四座金字塔，因爲當時所有皇族裏面的人都認爲人死可以復活，建築金字塔收藏屍體，現時一般考古家只是重視帝后的巨型金字塔，認爲其他比較細小的金字塔只是皇族的墳墓，墓中沒有甚麼珍貴



的東西，並不值得重視，甚至掘墓賊也不重視它，但我却十分重視它，認爲那些皇族金字塔當中必然有很大的秘密，是跟雷虹有關的，你認爲我這種想法是否太過荒謬呢？」

「不，一點也不荒謬，大概你認爲某一個皇族的金字塔之內收藏了很多金銀珠寶，至今仍未掘取，雷虹偏偏知道這種秘密，是也不是呢？」

「大概如此，我所想的不止是那麼簡單，從各種跡象觀察，古埃及的皇墓之內，有那麼多的黃金製成品，可以反映出當時埃及境內必有一個相當大的金礦，那種金礦屬於天然金的一類，不必把它提煉，手到拿來，已經是一塊塊純金，因此之故，埃及的皇室才會擁有那麼大的權力，死了仍是念念不忘那些金子，照我看，收藏那些金子的地方，必是許多個皇族所建的細小金字塔當中的一個，甚至有可能金字塔就建在金礦之上。你可否對我說知那些男士死在金字塔之內，究竟是甚麼編號的金字塔呢？」

「好的，我立刻翻閱另外一些卷宗，三幾分鐘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收藏卷宗的地方就在身邊，奧翁很容易把它找到，放在枱上，說：「如果你對某一個金字塔發生懷疑，不妨把它的編號抄錄，然後叫人引路，到時我叫小兒奧龍走前幾步，把封條撕掉，你看完了走出來，他再把另外一塊封條貼上去。」

「好極了，多謝你的協助。」狄奇由衷的說。

談了一會，兩人分手。

狄奇找到奧龍，把他抄錄的三座金字塔編號對奧龍說知，問他有沒有到過那幾座金字塔。

奧龍笑了笑，說：「那幾座金字塔俱是特別細小的，我全部到過，而且帶人進入它的地下通道收屍。」

「對了，我正是懷疑塔內有伏兵！」

狄奇很興奮的說。

看來奧龍跟狄奇的交情不錯，談得十分投契。

奧賓很冷靜的說：「埃及一共有四十四座金字塔，一般人知道的巨型金字塔不過六座，它比較接近開羅，編號在前十名之內，越去越遠，編號越大，你想找的三個金字塔俱是超過三十六號，特別荒凉，沒有一個遊客想走進去觀光，爲了避免匪徒盤踞，故此貼上封條，所有深入古墓找尋雷虹的勇士全部死在那些金字塔之內，爲甚麼他們偏偏要揀特別細的金字塔搜索呢？我始終猜不透，雖然它已經貼上封條，你想走進去搜索，仍是有危險的，金字塔裏面的秘密通道，可能在另外一個地方走出地面，倘若伏兵齊出，恐怕你應付不來。」

狄奇聽了，立刻懂得這番說話的含意，對方分明想勸告他不要冒險走進金字塔搜索，他已經下了决心，絕不更改，毫不考慮的說：「就算金字塔裏面有千軍萬馬，我也要闖進去。」

奧龍稱讚他一聲，說道：「狄奇先生，你眞是勇敢，佩服之至，你曾經勇救佳人，她是我心愛的女友，現時我有機會報答你，不肯錯過，請你讓我效勞，替你引路。」

狄奇喜形於色，說：「再好也沒有了，讓我先行向你道謝。」

翌日上午，奧龍把他帶到第三十八座金字塔，撕開封條，先行入內，狄奇緊隨在後，怎料走了進去，不過二十多級石階，就抵達放置棺木的大堂，即使那座細小的一座皇墓，也被掘墓賊光顧，大堂裏面除了殘破不全的壁畫之外，甚麼都沒有。

狄奇十分失望，說：「掘墓賊眞是厲害，棺木也搬光，甚至放在墓中的木乃伊也去得無影無踪。」

「這座皇墓是很簡陋的，看來沒有通道，十多年前有一個勇士死在這裏，被人用毒箭從背後襲擊喪生，如果你認爲它沒有甚麼價值，不必研究，我們還是到另外一座金字塔看看吧！」

隨後兩人在四十一號金字塔裏面巡視一遍，沒有綫索可尋，索性走出來，到四十三號金字塔看看。

這座金字塔很有氣勢，高一百六十尺，有很多通道，兩人走了進去，還可以看到一些木乃伊，似乎掘墓賊無法把塔裏放置那麼多的東西搬走！

有一個木乃伊特別巨型，貼牆放置，奧龍說：「這個木乃伊有些古怪，請你伸出一雙手摸摸它的頭。」

狄奇照做，料不到他的左右手分別接觸木乃伊，一雙手提得很高，奧龍忽然在背後粗暴的說：「狄奇先生，請你立刻轉身，一雙手仍然高舉起來，我已經拔槍，隨時發射！」

狄奇慢慢的轉身。

古墓裏面漆黑一團，只靠一盞手提的風燈照映，在微弱的光綫下，狄奇不單是看見手槍，還看見奧龍的一雙眼，目露兇光，看來他是很認眞的，沉住氣說：「奧龍，爲甚麼你要這樣對付我呢？」

「我是雷虹的信徒，發誓槍殺每一個想找尋她踪跡的人。」

「奧龍，你還沒有摸清楚我是她的朋友抑或敵人，就想拔槍殺我，似乎太過魯莽了，是也不是呢？」

「就算你是她朋友，我也要把你殺掉，創造非洲的人，已不是他們那些人！」

奧龍好像毫不留情，就快動手，狄奇忽然說：「好的，既然你下了決心……」

這句話只是說了一半，狄奇忽然改變話題，大聲叫喊：「有蛇！」

趁着對方稍爲分心，他把右脚提起來，他的雙手仍然高舉，可是，藏在小腿的手槍，有很巧妙的安排，小腿剛剛提高，它自動射擊，砰彭的一聲，極細的一粒子彈發射出來，奧龍就中槍倒下，他的手槍抛在一邊。

狄奇飛躍過去，制服了他，撿起手槍，說：「我用的不是毒彈，看來你不過右臂中槍，很快痊癒，希望你合作，保持秘密，就說是你給金字塔的伏兵襲擊好了，後來我把伏兵殺退，編造這個故事，作爲掩飾，今晚我就離開，當作這件事情完全沒有發生，對你或者對我都有好處。」

奧龍說：「狄奇先生，多謝你的不殺之恩，但我必須向你警告，雷虹的信徒遍佈各處，如果你不離開埃及，遲早血染黃沙！」

狄奇不再理會他，兩人走出第四十三座金字塔之後，坐在駱駝背上，回到奧翁的營地，狄奇立刻告辭。

奧翁挽留他，奧龍也挽留他。

狄奇很堅決的說：「我答應今天把卡露蓮小姐送回她父親那邊，恕難遵命。」

當晚他就跟卡露蓮一起回到彩雲族，把她送還族長。

族長葛沙見卡露蓮與狄奇無恙歸來，十分高興，欵待嘉賓，無微不至。

翌日早上，狄奇剛剛覺醒，突然有一名蠻荒戰士闖入，說道：「我剛剛探得一個秘密消息，對你說之，族長葛沙接獲奧龍的口訊，對你極端不利，請你盡快離開好些！」

說完，這傢伙轉身就走。

狄奇雖然不知道他是誰，因爲他告密所說的話提及奧龍，顯然是站在他的一邊了，此言可信，立刻穿了衣裳，携帶一些乾糧，另有一壺食水，走到營帳外邊，抓了一頭駱駝，便即逃走，沒有向任何一個人辭行。

他以爲沿着以前走過的路，向開羅的郊區公路上，一定會逃出險地，怎料走了一程，忽然大霧迷漫，他無法辨別方向，只好任由駱駝向前走動。

那一場大霧，到了傍晚然後逐漸消失，屹立在眼前不遠之處是一座古堡，附近的景物，以前沒有看見過，他變成了迷途的羔羊。

就快日落，他只好把駱駝縛在一株大樹上面，嘆息一聲，向古堡走過去。

非洲的蠻族戰士有許多派別，極爲複雜，他留在荒郊十分危險，必須找個地方渡宿，只好走向古堡。

那一座古堡並非很高，向橫伸展，佔地甚廣，頗有氣勢，可惜殘破不全，他緩步走進大堂，胡亂的走動一會，趁着斜陽仍有多少光亮，在樓上找到一張木床，索性躺下來。

他實在太倦了，很快就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覺得眼前有些光亮，睜開眼睛看看，首先看到的是一把尖刀。

刀尖距離他的咽喉只有兩寸，他無法站起來，就算他想提高小腿放槍也辦不到，因爲握刀的彪形大漢站在靠近他頭部的一邊，此外，另有兩人拔槍向他瞄準，他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握刀的人似乎是首領，冷然說：「你睡得太甜了，縛在小腿的手槍，已經給我們解下來，你竟然茫無所知，只有特務才懂得這一套，快點說出來，你是那一路的人馬，如果是同路人，我們請你喝酒，反之，你就會給我們送上西天！」

狄奇聽了，沉住氣說：「兄弟，我怎樣證明我是你們的同路人呢？」

彪形大漢說：「很是簡單，這裏有一個發報機，就算你不懂得怎樣使用它，你必然知道怎樣利用發報機拍發密碼，跟上頭聯絡，你不妨告訴他，落在紅犀牛手上，由我跟他交談，立刻找到答案。」

狄奇無可奈何，只好照做，密碼拍發之後，雙方立刻可以交換情報。

狄奇不知道他們談了一些甚麼，只見自稱紅犀牛的大漢關了電報機，臉露微笑，收了刀，說：「看來我們是同路人了，最後，我仍要問你一句，每一次出動的目標，必有一個名稱，這次任務叫甚麼？」

狄奇很冷靜的說：「萬年殺手！」

幾個人不約而同的狂笑起來。

## 雷虹的秘密逐漸揭穿

既然那些人把他看做同志，他當然是受到熱誠的欵待，不會再麻煩他了，不過，那些人只是以朋友的交情欵待他，並非眞的把他看做同志，狄奇懂得這種秘密，特務圈子裏面的活動，經常是翻雲覆雨的，誰也不能信任誰，故此他認爲不可久留，索性提出一個請求，希望「紅犀牛」把他送回「開羅」。

有了「紅犀牛」那帮人的照料，他當然是可以安然抵達「開羅」。

那帮人沒有說出他的身份，也沒有問他靠那一種職業庇護，只是把他送到開羅城內就算數，雙方保守高度的秘密，理該如此。

狄奇回到自己熟悉的街巷，走到他的一間偵探事務所，看看附近的形勢。

門是在外邊加鎖的，不過，有一張紙釘在門上，他拿起來看看，只有一句：「我已經再到埃及，住在開羅大酒店，任何一段時間，只要你看見這一張紙，立刻打個電話給我，我急於見見你。」

下邊的署名是「金芭蕾」。

他喜出望外，拿出鎖匙，開門入內，發覺一切器物如常，沒有變動，打開抽屜，支票簿仍在那裏，他隨時可以提欵，他想了想，終於坐下來打個電話給她。

他的運氣不差，電話駁通了，對方的語聲嬌媚，他一聽就知道她是金芭蕾。

金芭蕾叫他立刻到三七六號房間見面，對他說：「房間之內只有我一個人，我要邀你喝杯酒細談。」

看來她好像很關心他，發覺他突然歸來，由衷的喜悅。

狄奇當然是很高興再見到她，他沒有通知任何人，很快就飛到她的身邊。

她說得對，房間裏面眞的只是她一個人，還有一張細小的餐桌，桌上有酒有肉，她簡直是把他看做知己。

喝了杯酒，她然後對他說：「狄奇，我深信你的經過一定是充滿了奇怪遭遇的，希望你不厭其詳的把它說出來，是否找到雷虹呢？不成問題。」

「好，我應該講述我的遭遇了！」狄奇只是說了短短的一句，說順了嘴，他就把自己眞正在蠻荒發生的神秘驚險遭遇和盤托出來，只是漏去他跌進紅犀牛掌心的一頁，因爲他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

「眞是有趣，你已經達成任務了，我由衷的多謝你！」

出乎意外的金芭蕾向他道謝，狄奇苦笑一下，說：「我沒有替你找到雷虹，爲甚麼你向我道謝呢？」

「雷虹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你當然沒法找到她了，既然她有那麼多的信徒留在埃及，我獲悉眞相，也覺得開心。」

狄奇聽了，衝口而出的問：「金芭蕾小姐，雷虹是你的甚麼人呢？」

「她是我的母親！」

聽了這一句，狄奇不由自主的呆了一



呆。

稍停，他忽又開口：「金芭蕾小姐，既然她是你的母親，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告訴你，現時雖然在非洲仍有許多人是雷虹的信徒，奉行大非洲主義，簡直把它看做宗教，可是，那些人已非昔日的信徒可比，如果你貿然挺身而出，對他們說個詳細，還有足夠的證件去證明你是雷虹的女兒，恐怕有些人妒忌你，把你殺掉，還是不惹他們爲妙。說到這裏，我很想多問一句，你是念念不忘母親的偉大精神，打算繼承她的神聖工作嗎？」

「不，我不主張黑白聯婚，此外，經過長期研究，細心觀察，我認爲即使是黑白聯婚也沒法使他們迎頭趕上去，跟歐洲並駕齊驅，非洲始終是非洲！」

「你眞是聰明，坦白點說，我十分担心你走媽媽走過的一條路，我怕你受人利用。」

「你以爲我的媽媽雷虹一直是受人利用嗎？」

「恐怕她確是受人利用，照情形看，一個白種女人而又十分高貴，絕對沒有理由替黑人爭取自由，奮不顧身！」

「你能夠看清楚這一點，實在不容易，狄奇，你有沒有想過這點呢？雷虹被人利用的時候，她也利用對方。」

「她有甚麼辦法利用對方呢？別忘記，吩咐她做這種工作的人，必然是她的頂頭上司。」

「是的，她從上司的手中取得一個十分離奇的秘密，知道黑非洲的藏金地點，予取予携，她沒有失踪之前，曾經盜取一部份珍貴的金器，收藏在另外一個地方，因此之故，別人就利用她，她也利用那一個人。」

「金芭蕾小姐，我要恭喜你了，你獲悉金礦或者藏金地點的秘密，必然富甲一方。」

「可惜我至今仍然沒有機會走進那個藏金穴！」金芭蕾忽然把柔情無限的目光投在他的身上，幽幽的說：「除非我找到一個像你那麼有勁的男人，一起合作，我不敢單獨闖入鬼門關。」

她的話聲反映出來，她似乎是眞心邀請他合作的，人非草木，狄奇怦然心動，說：「我能夠給你看得起，認爲可以合作，感激不已，我立誓傾全力報答你賞識我的一段情，而且由衷的告訴你，將來眞的找到金礦或金器，我全部不要，所要的只是一種極爲高貴的物品！」

「你想要的是甚麼？」

「我只是想要你！」

狄奇剛剛說完這句話，杯酒動春心，情迷意亂，再也沒法支持，擁抱着她深深一吻。

這個深深的熱吻把兩顆心緊緊的擁在一起。

再進一步，兩個身體就倒在床上，彷彿兩條响尾蛇似的纏在一起了，那個房間變成「二人世界」。

經過那一晚的纏綿，狄奇被她迷住了，索性搬到她的酒店房間，雙宿雙棲。

很快就渡過了三天。

第四天的上午，狄奇覺醒得早，偶然想起他的舊居，暫時離開她，單獨走回「私家偵探事務所」。

那個地方不單是他的辦公廳，還是他的寓所，他開鎖入內，穿過辦公廳，走入後進，突然看見一張白紙，繪寫了一個骷髏頭，還有一枝箭，穿過骷髏骨，箭尾伸了出來，看來相當可怖，使人想起曾經在海上橫行一百年的黑海盜。

當然不是黑海盜留給他的，那是一個傳達秘密消息的手法，暗示給他知道，局勢危急，任何情形之下，只要他發覺那一張紙，立刻打電話給開羅的總部，報告行踪。

他很小心的撕爛那一幅畫，還用打火機把它焚毀，變成一堆灰，跟着，他走了出去，前往電報局，佯打長途電話，然後撥電話向上峯請示。

果然不出所料，雙方第一句就申斥他，認爲他一切妄作主張，跟着問他爲甚麼離開了紅犀牛之後，進入市區，沒有回到私家偵探事務所。

他逼於吐實，說：「我實在料不到寢室之內有一幅畫，因爲我沒有進入寢室之前，已經發現一張字條，那是金芭蕾寫的，叫我立刻去開羅酒店見見她。」

「你只是見見她就留下來，三天沒有回家？是否你變成了她的俘虜？」

「不，我當然不是整天留在她的身邊，只是夜裏睡在一起，既然我不打算返家獨宿，那就沒有回到原來的寢室了。」

「你原來是這樣容易給女人迷住的，眞是可憐！你已經調查過，當年的雷虹一定有人支持，才有那麼多的錢攪大非洲主義，支持她的人，即使我不說，你也會懂得，除了莫斯科當局，沒有別的國家肯這樣幹，你現在恐怕明白了吧？」

「金芭蕾是蘇聯的特務？」

「我們不能夠太過肯定的說她是莫斯科的特務，不過，當年的雷虹的確是蘇聯的人！」

「這件事情我必然擺在心上，關於總部的秘密，我沒有洩漏半句，根本上她沒有向我查問，你放心好了，今天我打電話給你，是否只是討論她？」

「不，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你聽清楚了，在埃及境內的一處海岸，有一個地方叫做薩德拉，前面是薩德拉港，有幾個科學家進行探測地中海的秘密，薩德拉港外就是地中海，那一個組織叫做『海洋地勢調查團』，團長巴米博士是我們的人，你趕快向他報告，聽從他的差遣，這件事情跟萬年殺手的計劃有關，切勿拖延。即使你把金芭蕾帶去薩德拉港也不要緊，但要你絕對守秘，那就算了，當然的，把她拋開更好！」

這一次電話交談結束了，狄奇果然被頂頭上司料到，他禁不住金芭蕾的糾纏，果然帶她同行。

至於金芭蕾方面，她堅請同行，最大的理由就是她想闖入鬼門關的禁地，那個地區緊貼薩德拉港。

她美得像蘭花，放蕩的時候，有如狂風驟雨，他怎能抗拒？

她很知情識趣，索性認做「狄夫人」，那就可以抵達薩德拉城之後，公然的雙宿雙棲，相當奇怪，她竟然沒有半句查問他爲甚麼急急忙忙的跑到薩德拉。

他們兩人是乘搭埃及「內陸航機」前往薩德拉的，那一座城正是建在港口，故此兩人找個酒店歇脚之後，當天下午，狄奇就單獨找到「海洋地勢調查團」的辦公廳，昂然直入，拜訪團長巴米爾博士。

博士似乎洞悉他的來意，說：「薩德拉港的景色很美，城內有山，城外有海，我有一艘遊艇，邀你到艇上作客，暢遊一番，你可否賞臉同行呢？」

狄奇欣想點頭。

不過一會，他們二人就置身於遊艇之內。

照例是喝杯酒欵欵深談的，遊艇分上下兩層，艙板巳經放下，下邊的一層沒法走上甲板，故此兩人不管說些甚麼，也沒有人竊聽。

「巴米爾博士」看見上層只有他們二人，十分穩定，他就開門見山的說：「狄奇，你不必自我介紹，我也知道你的底蘊，你是美國人，一向在開羅城內做私家偵探，五年前加入海外情報組，現時你是萬年殺手這個任務當中的一環，憑你所知的情報，加上你本人所接獲的指示，你對於這個任務懂得多少？」

「我懂得不多，既然你向我查問，我只好把一切秘密吐露，所謂萬年殺手，就是把美國多次核彈試驗留下來的廢料以及死亡之沙，放入鉛箱之內，免得它的輻射綫洩漏出去，再把那些鉛箱沉入海中。」

「爲甚麼它稱做萬年殺手呢？」

「因爲海底在一萬年之後照例是會冒升起來，變成陸地，同時陸地大部份沉入水中，到時山崩地裂，海水沸騰，地殼變動，可能鉛箱爆裂，幅射綫經過長期封閉，越積越猛烈，它洩漏出去，等於殺手，整個埃及甚至半個非洲的人獸必然死得乾乾淨淨，不過，那是一萬年以後的事了，不必理會它。」

狄奇說到這裏，巴米爾忍不住反問一句：「是否你打算把那一批鉛箱藏在薩德拉的海底呢？」

「不，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把它藏在利比亞海岸不遠的海底，那個地方跟薩德拉港相距不遠，如果你是一個聰明人，不必解釋，你也會明白。」

「我不敢說完全明白，但仍有些領悟，利比亞是蘇聯大力支持的國家，把鉛箱放在那邊的海底，當然比較放在薩德拉港的海底好些，萬一鉛箱不愼外洩，輻射綫噴出來，死的是利比亞人。」

「是的，你大致明白了，但仍未完全明白，那些鉛箱是特製的，它並非在搬運當中不愼，才會漏氣，把它完全搬運到利比亞的海底之後，到了指定的時間，它就會爆炸。」

「我完全明白了，鉛箱之內有定時炸彈。」

「你懂不懂得我爲甚麼要把這種秘密告訴你？」

聽了這一句，狄奇頓時恍然大悟，說道：「因爲我是上頭指定放下定時炸彈的人！」

「你越來越聰明了，無怪上司特別賞識你！」

聽了巴米爾的這句話，狄奇覺得很開心。

薩德拉港的海底跟利比亞的海底十分接近，海洋地勢調查團的工作，雖然在薩德拉港那邊進行，但却暗中伸展到利比亞的海底，一共有二十多人工作，全是美國特務，在利比亞的海底掘出一條深坑，然後把十六個鉛箱放進去，上面蓋了十尺厚的泥土，再鋪一層沙，鉛箱沉得那麼深，決不會給波浪捲去。

每一個鉛箱放進一個定時炸彈，十天之後爆炸，負責放炸彈的人就是狄奇。

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毫無漏洞，巴米爾博士邀他在遊艇喝酒，說：「狄奇，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埃及喝酒了，七天之內，整個調查團的工作人員全部撤退，希望你也走開，有那麼遠就走那麼遠。」

狄奇說：「我是否需要跟你們一起撤退呢？」

「不必這樣做，免得別人對你發生懷疑。」

靠邊午夜，狄奇跟巴米爾博士告別，回到岸上，搭的士去大酒店，進入房間看見金芭蕾還沒有睡覺，點頭打個招呼。

「剛才你到甚麼地方去呢？」

「我只是跟老朋友談談，我的事情巳經辦妥，可以抽空出來，把整個人交給你指揮，你不是說過到鬼門關去嗎？」

金芭蕾嘆息了一聲，說：「那個地方實在是很危險的，雖然有許多金銀珠寶，可是危機四伏，沒有你之前，我覺得活着太過無聊，不妨碰碰運氣，現在我有另外一種想法了，有了你，等於有一個家，我們不必冒險追求天上的彩虹，還是安安穩穩的過活吧！」

狄奇說：「這樣也好，不管到甚麼地方去，只要你去，我都樂意奉陪。」

「既然你不想留在薩德拉港，我們到安德浦那邊走走吧，如果你同意，兩三天內就啓程。」

安德浦跟薩德拉港距離很遠，那邊沒有機場，迫於乘搭公路的巴士，或者駕駛汽車，還要經過三晝夜的旅程然後抵達，狄奇實在無法猜得透她爲甚麼要到安德浦城，他不想逆她的意，索性不問。

金芭蕾有的是鈔票，買了一輛舊車，自行駕駛，飄然而行，把薩德拉港拋在背後。

沿着公路走，毫無危險，他們兩人好像大學畢業生剛剛離開學校，到處旅行那麼高興，特別是金芭蕾，玩得非常開心。

汽車駛進安德蒲城，找一間有停車場的酒店，要了一個特別昂貴的套房，然後停步，就像是一對渡蜜月的夫婦。

安德蒲城雖然細，它附近有許多古蹟，故此經常有許多遊客觀光，還有夜總會，兩人到一間夜總會喝酒，吃晚餐，欣賞艷舞，玩個痛快，回到酒店房間，巳經是午夜。

狄奇還沒有睡意，索性跟她談心。

狄奇先開口：「我實在不明白，埃及那麼大，爲甚麼你看上了貼近蘇丹邊境的安德蒲城呢？」

「因爲它距離薩德拉港最遠。」

「眞是出奇了，你似乎覺得離開薩德拉港越遠越妙，是不是？」



「是的，因爲這兩天在薩德拉港的海底，就有十六個定時炸彈爆發。」

狄奇臉色一變，說：「你似乎懂得很多。」

金芭蕾很冷靜的說道：「我的確懂得很多，負責把定時炸彈放入鉛箱的人就是你！」

狄奇猛吃一驚，說道：「看來你是蘇聯的特務了，可惜你對海底的形勢懂得太少。」

「十六個鉛箱本來是放入利比亞海底的，可惜巴米爾博士完成任務之後，全部撤退，距離定時炸彈爆發還有五六天，在這一段時間之內，蘇聯的特務跟利比亞特務聯結在一起，設法把那些鉛箱從海底掘出來，搬到薩德拉港的海底埋藏，還有兩天它就爆炸，到時薩德拉港的人死光，由於蘇聯以官方通知的形式向埃及告密，指出那是美國特務所幹，到時一夜之間死了五六萬人，埃及一定仇視美國，投進蘇聯的懷抱，你無法阻止這一宗慘劇發生。」

狄奇苦笑一下，說：「金芭蕾，你幹得眞是精彩絕倫，你沒有一天離開酒店房間，怎能懂得那麼清楚呢？」

「對不起，這是你告訴我的。」

「胡說，就算我發開口夢，也不會說得那麼多。」

「我還是把眞相告訴你吧，同是特務，也有等級之分，你只是外圍特務，我是核心特務，當然勝你一籌，你有沒有聽見過招供丸這種藥物呢？」

狄奇恍然大悟，說：「你說得對，我果然鬥不過你，不過，在外國特務當中，我却是最聰明的一個。」

金芭蕾嫣然一笑，說：「我倒要聽聽你究竟聰明到甚麼程度。」

狄奇的眉毛往上一揚，說：「雖然我懂得安裝定時炸彈，不過，總部有許多核心特務，必然有人懂得安裝，何必借重我呢？想了許久，我終於想通了，特務這一行，本來就是極端殘忍的，懂得越多，越死得快，奉命安裝炸彈的人，事後必然被人追殺，他們不捨得殺一個核心特務，然後看上了我。」

「你果然聰明。」

「既然我知道炸彈爆炸之後，必死無疑，我就把心一橫，雖然當面裝置定時炸彈，暗中却把信管換過，沒有藥引，那些炸彈永不會炸。」

金芭蕾向他瞪了一眼，說：「你不配做特務，任何一個特務都有犧牲自己的決心，你完全沒有！」

「這是你說的，外國特務總是比較低級，這種人沒有犧牲的精神，這點是不足爲奇。」

金芭蕾冷然說：「你不要自命不凡，過了十天八天，炸彈沒有爆發，你仍是難免一死！」

狄奇很鄭重的說：「說到這一點，我就要多謝你的救命之恩了，如果十六個鉛箱仍然留在利比亞的海底，不會爆炸，那是我的錯，過了十天，或者一個月，總部沒有聽到爆炸聲，派人潛入利比亞埋藏鉛箱那個地點搜索，發覺鉛箱失了踪，顯然是蘇聯的特務把它搬走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那些鉛箱忽然搬到薩德拉港的海底，與我無關，怎會派人追殺我呢？」

「狄奇，你到底是低級的特務，對我吐露心裏的秘密，太過危險了，我可以運用權力，立刻把你軟禁起來，然後派人到薩德拉港的海底掘出鉛箱，把它打開，換過定時炸彈，重新放進去，拖慢了一個月，它仍會爆炸。」

「金芭蕾，你不會這樣做的，因爲你巳經愛上了我，如果你絕不愛我，根本就不會向我說出那麼深的秘密。」

「是的，我不單是愛你，還想把你吸收，變成我們的人，現時仍未爲遲，如果你想活下去，而且得到一個溫柔可愛的妻子，你就投靠蘇聯，你可以整晚考慮，明天早上然後把你的决定說出來。」

狄奇還沒有開口，忽然有人撞破房門衝進來，拔槍指嚇，說：「金芭蕾，我替狄奇回答你，並非他投向蘇聯，而是你投向美國這一邊。」

狄奇很興奮的說：「紅犀牛，你來得正好！」

雖然狄奇獲救，仍是覺得心煩意亂，紅犀牛必然是跟踪他們兩人，而且在房外竊聽，然後及時把他從魔掌救出來，照這樣看，紅犀牛顯然懂得他故意毀了定時炸彈，這種秘密給上司知道，仍是死路一條，不過，形勢比人强，怎樣想辦法自救呢？確是一個難題。

金芭蕾跟狄奇鬥智角力，料不到最後殺出一個「紅犀牛」，他倆屈居下風，只好任由別人擺佈。

儘管如此，金芭蕾仍是比狄奇高級，她相當鎭定，任由紅犀牛把她押着離開酒店，走上貨車，沒有說過半句求饒的話，只是百忙中向狄奇望了一眼。

紅犀牛只是把他們放在貨車上面，沒有用繩子綑綁，總算有些交情，事實上他們二人絕對沒有突圍而出，別說他們沒有武器了，就算有犀利的武器，能夠殺退紅犀牛以及手下的人，他們仍是沒法逃生的，因爲貨車駛向沙漠的邊緣，不熟悉地勢，且又缺少糧食和水，寸步難移。

近乎絕望的環境中，貨車行駛了兩天之久，然後停下來，跟着他們二人被逼走出車廂，改乘駱駝，走向山坡那邊，最後停在一座古堡前面。

狄奇記得起來，它是以前到過的一座不知名堡壘。

兩人被押到古堡的大堂，紅犀牛送些食物給他們吃，除了水菓，還有醇酒，好像欵待嘉賓。

他叫他們二人休息，入夜之後，在一盞風燈照射之下，緩緩的說：「狄奇，即使我不說出來，你也會記得起這座魔鬼堡的，你曾經被逼在堡內接受命運的挑戰！那一次你戰勝了，這一次你仍非絕望，假如金芭蕾眞是愛你，她必然答應投到美國這邊，把蘇聯各種陰謀和盤托出來，到時我可以向上司報告，叫她將功贖罪，你也可以活下去，跟她聚在一起，不然的話，那就很難說了。」

金芭蕾沒有做聲，狄奇想說甚麼，唇片動了動，沒有開口。

紅犀牛向他們望了一眼，說：「這一宗萬年殺手的計劃，十分深沉，有眞也有

假，爲了使金芭蕾自願投靠我們，我不妨把整個局勢拆開，逐項解釋。

「首先，我應該從列根總統講述，歐美各國曾經跟中國當局接觸，打算把試爆核彈廢料全部委托它收藏在蒙古戈壁沙漠底下，付以很高的酬金，少說點，也有四十億美元過外，列根總統急急忙忙的反對，原因是他担心中共當局的原子能科學家有本領把那些含有强烈輻射的廢料加以改造，使它變成秘密武器，後來，他作出更爲有效的另外一項决定，那些廢料不賣了，只是找個地方收藏起來，由於它是高度危險的東西，不適宜放在美國境內，决心把它暗中偷運到埃及，找個恐怖而又荒凉的地方埋藏，說得具體一點，它就是這一座魔鬼堡！只是憑着我們四個人的力量，已經辦得到，進行這件事情的時候，想轉移各國所有特務的視綫，故意佈下一個假局，由巴米爾博士率領一批特務到埃及的薩德拉港進行調查海底地理形勢，暗中把十六個鉛箱秘密送到利比亞海底，掘地埋藏，還打算用定時炸彈爆炸，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沒有人注意我們四個人的工作，故此我們進行得很順利，至於狄奇，他沒有做錯甚麼，放在鉛箱之內的東西，只是普通的沙以及若干木糠，炸或不炸，無傷大雅。現時我要講述此行的計劃了，根據心理專家稱述，一個人的意志只是在飽食之後發揮，餓透了就沒法堅持下去，我們在魔鬼堡地下三十呎深，已經放置了十六個鉛箱，箱內藏了多次核彈試爆的廢料，沒有定時炸彈，上邊有一層鋼板，鋼板之上，打算把它佈置成一個蜜月房間的模樣，那個地方有床有枱，也有透氣的設備，不過，只有三天的糧食和水，兩位送了進去，就把上層的鐵板蓋合，還加了鎖，即是說兩位在上下兩層鐵板之間過活，三天之內，你們有足夠的食物和水，可能有很强的意志，控制自己，三天之後就開始捱餓了，越餓人越想活下去，牆上有一個掣，只要金芭蕾改變主意，答應投靠美國，就她按幾按牆邊的掣，如同按電燈的開關，反之，她沒有這樣做，旬日之後，兩位必然餓死，十年過外，只是剩下一堆白骨，跟稱做萬年殺手的核彈廢料永遠聚在一起，言盡於此了，今晚兩位在大堂睡覺，明天的晚上，就要搬到鐵板之上睡覺。」

紅犀牛不再說甚麼，多說一句：「晚安！」便即分手。

金芭蕾仍然沒有發表意見，一切由她作主，狄奇不便開口。

翌日的晚上，兩人果然被押到地下的鐵板房間休息，到處黑沉沉，只有一盞風燈照映。

奇怪得很，金芭蕾仍是沒有甚麼表示，照常的過活，此刻她居然有胃口飲酒食肉。

被囚禁的第二天，她忽然渾身發抖，對狄奇說：「我可能着了涼，患了病，渾身覺得冷，你可否把我緊緊的擁抱？」

死亡已是眼前的事，她還要提出這個請求，狄奇竊笑於心，終於沉住氣，把她緊緊的擁抱。

眞料不到，她把唇片印在他的耳朵上面，以極低沉的語聲說：「狄奇，你聽清楚了，我貼身所穿的內衣，有特殊裝備，緊壓了幾下，蘇聯放在利比亞的特務總部即時有感應，亮了紅燈，在兩天之內，趕來相救，到時我們並非餓死，我之所以那麼遲才施展這一招，就是想紅犀牛的人以爲我决心餓死，離開這個地方，免得兩帮特務碰頭，同歸於盡，我們也有可能因此喪生！」

狄奇會意，佩服不已。

兩人吃完食物，水也喝光，風燈沒有油，沒有光亮，在黑暗中活了三天，只靠很少的水菓支持，昏昏沉沉，如在夢中，突然聽到鐵板上面有人開鎖，發出錚錚之聲，跟着有光綫投入。

還有一個人發問：「金芭蕾，你是否活着？」

「我十分疲倦，極度衰弱，但仍然很清醒。」金芭蕾傾全力說出這一句，便即暈倒。

狄奇早已昏迷。

兩人獲救，金芭蕾對狄奇說：「你早已不容於美國了，我不勉强你，如果你肯投靠莫斯科，跟我同行，否則，我仍叫人用直升機把你帶走，任由你指定一個地方降落，此後，永不相見。」

「多謝你的關懷，我希望在非洲中部的剛果降落。」

「爲甚麼你看上了剛果呢？」她有點詫異。

狄奇很冷靜的說：「整個非洲，剛果的野獸最多，我希望在那種地方過活，多見野獸少見人！」

（全文完）



諷刺智力推理故事

# 忠實的丞相

魯明·編繪



1　有個國王想試試他的丞相能否絕對忠誠地照自己的指示辦事。



2　國王將丞相關進一個舒適的地牢裏，告訴他地牢門的鎖有許多暗碼，你如對上暗碼，牢門就會自動啓開，你就能出去，那時將官復原職。



3　丞相沒辦法，他檢查了鎖的暗碼，計算出按每分鐘試一個暗碼，每天工作八小時，要六百天才能試完。



4　於是，他就自做了一本六百天的日曆，一門心思地幹了起來，每幹一天，撕去一片日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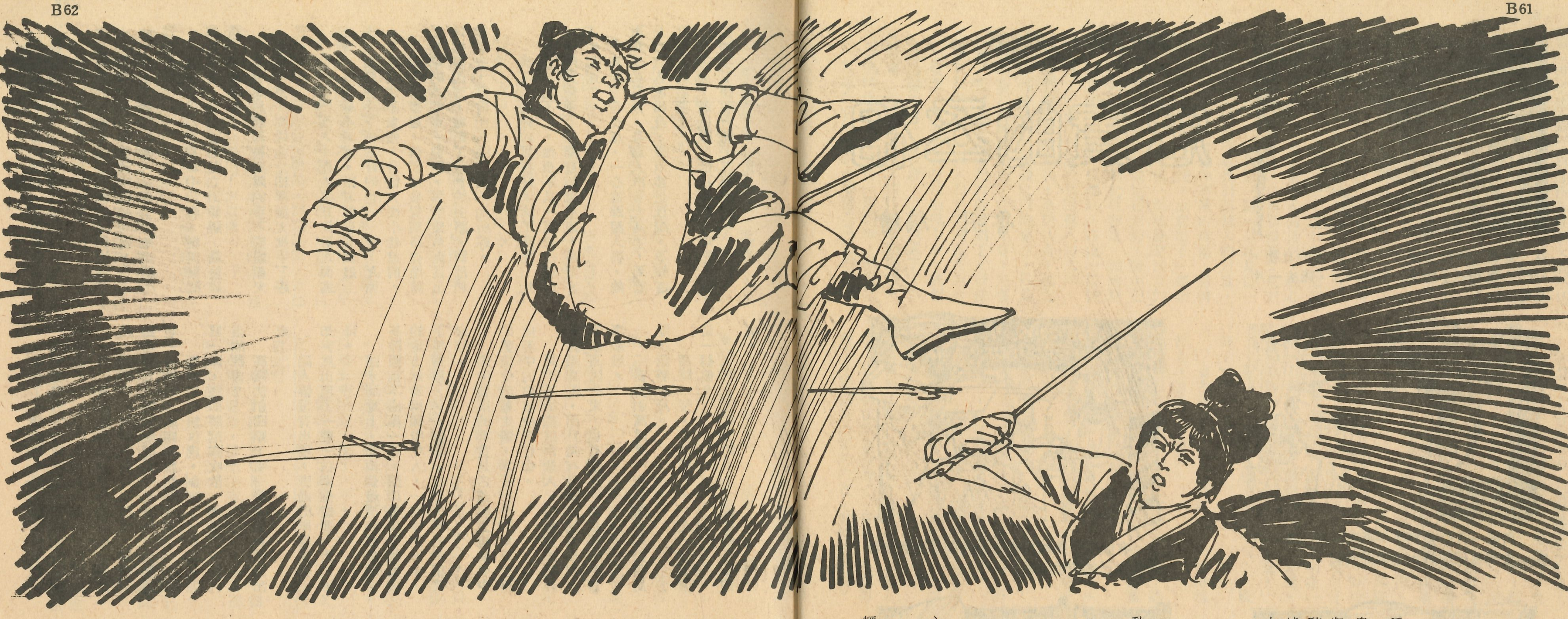
5　最後一天終於到了，所有的暗碼就要試完，他爲自己即將出地牢而高興。



6　最後一個暗碼撥完了，丞相等了許久，可是地牢門並未自動啓開！



7　他絕望了，無可奈何地靠在沉重的大門上，這時，門却慢慢地開了。國王也終於確信，丞相是絕對忠於自己的。請你猜猜這是怎麼回事？（答案見本期）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偷因被鍾大先生用劍刺傷，和小子轉移住所，防止另有人找麻煩，不幸在路上遇到白蓮教的青燈使者追襲，正受到威脅時得到傅香君和陸丹救起，一同回到白雲觀養傷，原來陸丹想找南偷求他盜取劉瑾的犯罪證件，南偷只有好言相慰，認爲時機未成熟，容後再圖，而陸丹和小子不斷在外打聽劉瑾的動靜，京城內外發現童男童女失踪，天地雙尊抓去修練白骨魔功，謠傳是銀狼擄人案，未有偵破，皇上將皇甫兄弟革職查辦，藉機剝奪劉瑾權力，但時機未成熟，仍未能將劉瑾治罪……南偷和鍾大先生發生誤會，得到傅香君的調解，二人面對解釋……

## 鎮海樓比武　重選大都督

南偷道：「那天晚上我其實是想追踪一個跟我有瓜葛的女人，正遇令千金，見她行動鬼鬼祟祟，也就以爲是那個女人。」

「所以你乘機調戲她？」

「我只是追踪，到發覺弄錯對象，險些就傷在蕭三公子劍下。」

「蕭三公子？」鍾大先生面色驟變。

南偷搖搖頭：「令千金也是一番苦心，苦勸蕭三公子忘記過往，振作做人。」

鍾大先生無言，南偷接道：「至於我有沒有調戲令千金，只要找令千金一問，便有一個明白。」

傅香君插口道：「但看他的武功也不像出身名門正派，我還是有些懷疑。」

傅香君目光一轉，沒有作聲，事實她也不清楚南偷的來歷，南偷接觸兩人的目光，心中有數，一聲歎息。「事到如今，我也不想隱瞞。」

他的目光只落在鍾大先生面上，傅香君鑑貌辨色，立即找個藉口，將蘭蘭帶出去。

鍾大先生與南偷隨即閉戶長談，到門戶再打開，南偷將鍾大先生送出來，神態經已輕鬆很多，一面拱手，一面道：「這件事就麻煩鍾兄了。」

「小弟一定會全力而爲。」鍾大先生非獨神態語氣，連稱呼也改變了。



傅香君聽着看着當然奇怪，但雖然不知道，亦明白他們口中的那件事一定不會是小事，甚至可能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秘密。

她沒有問，因爲她明白那件事她若是有必要知道，一定會知道的。

也許不知不覺中她已經相信了命運。

×　　×　　×

小德祿匆匆趕到劉瑾的私邸的時候，劉瑾正在與皇甫忠義兄弟、殷天虎、常勝等心腹商議如何解決「銀狼」這件案子。

看見小德祿那種神態趕來，劉瑾便知道皇帝方面又有好消息給他偷聽到，當然亦知道這所謂好消息未必是好消息，往往是皇帝特別讓他聽到。

皇帝絕不是一個那麼愚笨的人，他若是仍然不知道，愚笨的就是他，也絕不會有今日的地位了。

「恭喜九千歲——！」小德祿劈頭就是這句話。

「何喜之有？」劉瑾一面笑容，回答的也是一句老話，語氣平淡。

「奴才方才偷聽到皇上與衆大臣商議，準備將九千歲監管的東西廠十五個部屬連升三級。」

「是麼？」劉瑾說話的語氣一些也沒有改變。

皇甫義悶哼一聲接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殷天虎亦道：「皇帝也可謂知情識趣的了。」

劉瑾等他們說完了才問：「皇上準備怎樣提升他們？」

「大都是調職戶部吏部……」

「什麼？」劉瑾面色大變，喝問：「原來的大都督又由什麼人來替代？」

「聽說是王守仁的屬下——！」

「豈有此理！」劉瑾拍案而起。「這其實是剝奪他們的兵權，轉交王守仁手上，皇上這個如意算盤打得不錯啊。」

常勝猜測道：「相信又是王守仁的意思，這個人屢次與九千歲作對，不及早將之消除，後患無窮。」

「這還不是時候。」劉瑾冷靜下來：「這個時候動手，不難刺激寧王改變初衷，因小失大。」

「難道就由得他胡作非爲？」

「當然不是，」劉瑾冷笑着坐下。「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九千歲的意思是……」

「先殺高陞——！」

×　　×　　×

經過一番仔細的調查，高陞終於找到了綫索。

失踪的童男童女年紀都是八歲，失踪之前不約而同都是遇上一個造泥偶的中年人，那個中年人據說就叫做泥人張，很喜歡小孩子，做好的泥人玩偶全都是送給小孩子的。

泥人張仍然在京城中出現，絕無疑問非常機警，發覺被追踪立即躲避，最後躲進了一幢廢屋。

那幢廢屋隨即被高陞的手下監視起來，接到消息，高陞也立即率領大批手下趕到。

他們破門而入，泥人張却衝破瓦面逃出來，高陞毫不考慮，跟着衝破瓦面追上去，他那些手下輕功好的也一一掠上瓦面，其餘的也不怠慢，分從大街小巷追前。

追不了多遠，他們便發覺前路被堆滿了柴草的木頭車子截斷，那些柴草而且迅速燃燒起來，截斷了他們的去路，到他們繞過去，高陞泥人張經已不知所踪。

× × ×

泥人張的輕功實在好，除了高陞，其他人根本追不上，他也不是一直綫往前走，高陞那些手下非獨被越拋越遠，甚至連方向也迷失。

高陞沒有在意，一心追踪泥人張，他雖然武功高强，身爲大內五大高手，到底是富貴人家出身，從未涉足江湖，不知道江湖上的險惡。

否則，最低限度他也會留下暗記，讓他的手下知道方向，有個照應。

× × ×

來到了一個山坡，泥人張才停下來，一股烟霧突然從脚下冒起，迅速裹住了他的身子。

高陞看在眼內，身形三個起落，劍出鞘，那柄劍的劍鋒有如一泓秋水，劍柄上鑲着寶石，絕無疑問是一柄好劍，出鞘帶着一聲龍吟，刺向那股烟霧。

烟霧中毫無反應，劍刺了一個空，急風一陣，隨即將烟霧吹散，那裏還有泥人張的踪影？

高陞仗劍四顧，喝一聲：「有種的出來！」

泥人張沒有出現，旁邊的兩株高樹上却突然出現了一藍一白兩個燈籠，冉冉下降。

還未到地上，那兩個燈籠突然爆開，高陞眼前不由得一花，隨即發現燈籠爆破的地方站着兩個中年人，一個儒生裝束，手搖摺扇，另一個孝子打扮，拿着一根哭喪棒。

儒生裝束的其實是白蓮敎五燈使者中的藍燈使者藍定儒，孝子打扮的則是五燈使者中的白燈使者崔命。

高陞不認識這兩個人，這兩個人却非獨認識高陞，而且是有計劃在這裏出現，等候高陞到來，也有絕對的信心將高陞當場擊殺。

「富貴劍高陞？」崔命哭喪棒指着高陞，語聲森冷。

高陞一怔，終於明白。「泥人張其實是一個餌？」

「對，等你上釣——」藍定儒搖着摺扇。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高陞喝問。

「果然是富貴中人，對江湖上的一切完全陌生。」藍定儒笑了，「也只有皇帝才會這樣做，要一個對江湖完全陌生的人管江湖上的事。」

「書生，太多廢話了。」崔命哭喪棒再指高陞，身形突然掠前。

藍定儒比他更快，搶先掠到，摺扇刀一樣切向高陞的咽喉，高陞劍一擋，那邊哭喪棒便攻到，他立即回劍，但藍定儒的摺扇即搶進空間，崔命的哭喪棒也同時扣住了他的劍，另一隻手緊接一掌拍到。

高陞硬接一掌，身形被震退，但劍勢未亂，崔命哭喪棒接連幾下搶攻都被他的劍接下，藍定儒把握機會，一個身子落空掠過，摺扇劃向他的肩膀。

他閃開，藍定儒一掠而過，到了他身後，從後搶攻。

崔命配合藍定儒的攻勢，也從前面展開猛烈的攻擊，他們顯然已不是第一次合作，配合得恰到好處，高陞身形接連幾個變化，都不能夠擺脫兩人的前後夾攻，一個閃避不及，裂帛一聲，後背已然被藍定儒的摺扇劃開了一道血槽。

傷雖然不重，高陞心頭却已震驚，也知道不是兩人聯手的對手，目光及處，不見有手下向這邊追來，心念一轉，便要開溜。

藍定儒彷彿看透高陞的心意，即時一聲：「要走？那有這麼容易？」

高陞接一聲道：「你們的眼中還有王法？」

「若是有根本就沒有銀狼這件事案子發生！」藍定儒摺扇一收一開。「今夜這裏便是你葬身之所！」

語聲一落，與崔命前後一齊搶攻，高陞連接七扇十三棒，左肩又被藍定儒的摺扇劃破，摺扇有餘未盡，再斜切他的咽喉，他回劍欲救，劍却被崔命的哭喪棒纏住了。

他只有奮力斜裏閃開，藍定儒的摺扇却有如毒蛇般糾纏追至，仍然是切向他的咽喉。

一閃再閃，高陞實在再閃不開的了，一柄長劍却就在這時候一旁刺來。

眼角瞥見劍光，高陞不由一陣心寒，然後突然又暖起來，那柄長劍只是替他擋開了藍定儒的摺扇。

劍在一個黑衣幪面人的手中，飛靈巧幻，一連再十七劍，硬硬將藍定儒迫退，回身再一劍，直取崔命的面門，迅急如流星。

崔命哭喪棒急擋，高陞乘機一劍刺到，迫得崔命只有倒退，幪面人劍勢未竭，與高陞的劍勢融合在一起，化成一道劍牆，撞向崔命！

藍定儒一眼瞥見，喝一聲：「小心——」摺扇從後面搶上，攻向高陞的後背！

幪面人即時一掌反拍，迫住了摺扇的來勢，右手劍勢亦未因此而斷絕，劍牆依然排山倒海般迫前！

崔命急退，連退七步，倒踏上一株大樹的樹幹，猛一個盤旋，便到了樹上。

幪面人沒有追上去，劍勢一引，回攻藍定儒，高陞的劍勢亦被帶動，同時向藍定儒攻去。



藍定儒倒退，亦倒躍上一株樹上，與崔命打了一個暗號，正要如何反擊，已瞥見那邊燈籠火光閃動，高陞的手下終於有所發現，向這邊湧來。

「書生，如何？」崔命身形上移。

「走——！」藍定儒已飛掠向另一株大樹。

高陞要追，才追前幾步，突然發覺幪面人向相反的方向掠去，急忙停步高呼：「這位——」

「窮寇莫追——」幪面人截斷了高陞的話，三個起落，消失在黑暗中。

高陞只有留在原地。

「不見面目，連姓名也不肯留下來，這到底是什麼人？救我又有何目的？」高陞想不透。

× × ×

來到了紫竹院外，出手救高陞的那個幪面人才將幪面的黑布拿下，現出一張年青英俊的面龐，嘴角尙帶着一絲笑意，目光一抬，身形緊接拔起，翻過高牆，掠進了紫竹院內。

這個年青人當然是南宮世家的人，也是南宮世家唯一的男丁南宮博。

× × ×

紫金鼎中燒着檀香，繚繞香烟中的佛像看來既莊嚴又帶着神秘。

老太君閉目盤膝坐在佛壇前的蒲團上，默數着佛珠，南宮博才來到門外，她便已察覺，眼睛張開，突然問道：「可是博兒？」

南宮博應聲走進來，跪下。「孩兒向娘親請安。」

老太君揮手叫：「起來。」才問：「我吩咐你留在家中，你怎麼來了。」

「孩兒實在放心不下，思前想後……才……」

「既然來了，也就算了。」老太君輕歎一聲，目光一轉。「怎麼這個裝束？」

「孩兒路上發現白蓮敎徒要暗算朝廷命官高陞，不能不出手。」

老太君一怔。「你竟然——」

「高陞是一個好官，孩兒又焉能見死不救？」

「好不好也不能只看表面。」

「但白蓮敎徒——」

「算了——」老太君搖了搖頭。「只是白蓮的敎勢力龐大，你敗壞了他們的好事……」

「娘親放心，孩兒是幪上面龐才出手。」南宮博隨又補充。「孩兒不是害怕，只恐影响所及，壞了大事。」

「你懂得小心娘親便放心了。」老太君又搖搖頭。「看你也已有些累，還是休息去吧。」

老太君語氣神態都是那麼慈祥，一直到南宮博退出，目光才有了變化，變得那麼的陰沉。

× × ×

藍定儒崔命看不出南宮博的武功路子，只憑他們的描述，天地雙尊當然也推測不到什麼。

能夠擊退兩燈使者的絕無疑問必是一個高手，而有心破壞他們的行動的也必定是朝廷中人，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只有一個徐廷封，這是劉瑾的推測。

然後他決定走一趟，去試探皇帝的口氣。

× × ×

高陞回去覆命，皇帝隨即召見徐廷封，在他們當中也只有徐廷封熟識江湖上的情形。

白蓮敎的出現徐廷封早已知道，也早已肯定銀狼一案是白蓮敎的所爲，只是並不反對皇帝與王守仁利用這件案子來削除劉瑾的勢力。

劉瑾已經夠他們應付，再來一個白蓮敎也鬧到京師來，徐廷封當然有些担心。

對於那個帮助高陞擊退兩燈使者的幪面人，徐廷封一樣猜測不到。

那個幪面人高陞却能夠肯定不是徐廷封，這他當然不會對劉瑾說出來，所以劉瑾到來，也試探不到什麼，却利用高陞的受傷，攻擊高陞的辦事能力。

皇帝早有心理準備，但口才還是遜劉瑾一籌，終於被迫決定在鎭海樓以武功再選五軍大都督。

劉瑾的理由其實也很充份，五軍營乃是由太祖皇帝制定，當時任職大都督的不是別人，就是中山王徐達，以高陞的身份實在不足以担此重任。

皇甫忠義兄弟當然也是，之前劉瑾却是一力抬舉他們的才能，到銀狼一案才無話可說，現在高陞無功而還，並且受傷，他又怎肯錯過這個機會。

劉瑾走後，皇帝又陷入苦惱中，王守仁徐廷封也一樣，他們都清楚劉瑾手下不乏高手，若是以武功來決定，他們這方面實在大成問題。

一直到王守仁麾下副總兵江彬插口，他們才發覺事情其實大有轉機。

江彬是旁觀者清，直接指出劉瑾是有備而來，縱然有人能夠擊敗劉瑾麾下的高手，到時劉瑾必定又以出身官階不足以得衆望爲原因，加以否決，除非那個人武功出身都非常好，才能夠令劉瑾無話可說。

皇帝一直都沒有留意江彬這個人，現在總算留意到了，到他懷疑到朝廷中是否有一個這樣理想的人選，江彬並沒有回答，目光只是落在徐廷封面上。

非獨皇帝，連王守仁也不例外，目光隨着一轉，不由都脫口「哦」一聲，他們實在一直都沒有考慮到徐廷封可以做這件事。

在他們的心目中，徐廷封一直淡薄功名，但絕無疑問是一個忠君愛國的人，否則也不會插手這件事，提供這麼多的帮助意見。

徐廷封與他們的目光接觸後，只有苦笑。

江彬接又道：「微臣還有一件事必須補充。」

「你說你說——！」皇帝龍顏大悅。「朝廷正當奮發圖强之際，有話只管直說，就是說錯了我也不會怪責你。」

江彬「謝皇上」之後才道：「鎭海樓中事無大小最好就不是由皇上或者侯爺提出，也只有這樣才能夠令劉總管不知不覺走入圈套。」

「好，是所謂請君入甕，作法自斃！」皇帝大笑。「實在太好了！」

他隨即將徐廷封留下來，到這個地步

，徐廷封除了苦笑之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 × ×

回到安樂侯府，徐廷封第一件事便是找着師父鍾大先生，只看他的表情，鍾大先生便知道又有事發生，可是徐廷封提出的要求仍然大出他意料之外。

「皇上明日在鎭海樓設宴，有意請師父走一趟。」

鍾大先生一怔之後才回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一向不喜歡應酬高貴之人，何況是當今天子。」

「師父——這件事……」

「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師父難道不明白，我看你還是直說清楚的好。」

徐廷封只有直說皇帝要請鍾大先生做評判，主持鎭海樓的比武，也隨即將前因後果細說一遍。

鍾大先生面有難色，一直到徐廷封將皇帝的密函拿出來，那是皇帝寫給鍾大先生的，詞句極爲尊重，一片誠意溢於字裏行間。

讀罷密函，鍾大先生不由沉默下來，徐廷封等了一會才問：「你老人家的意思怎樣？」

「以他九五之尊，竟然對一個江湖人如此器重，爲師又如何拒絕，只好破例一次了。」鍾大先生歎息。「官場險惡，有甚於江湖，爲師雖然不懼險惡，只恐從此永無寧日。」

「師父放心……」

「放心不放心倒是其次，能夠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總是好的。」鍾大先生捋鬚微笑。

徐廷封聽到鍾大先生這樣說，一顆心倒是完全放下來。

× × ×

鍾大先生的出現，劉瑾方面當然是有些意外，他們雖然知道鍾大先生在京城，却是想不到鍾大先生竟然會在這種場合出現。

聽說鍾大先生只是做評判，皇甫兄弟殷天虎常勝等全都鬆一口氣，劉瑾看在眼內，却是不由自主的嘆息一聲，他是知道鍾大先生在江湖上擧足輕重，也知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皇甫兄弟等既然是江湖人出身，對一個鍾大先生這樣的江湖名人難免會有些避忌，但竟然完全想不到鍾大先生既然只是一個江湖人，絕不可能參與爭奪大都督的職位，最多也不過是一個評判而已。

事實證明他的推測並沒有錯誤。

「既然以武功來決定，總該找一個武林高手來做評判的，是不是？」

對於皇帝這說話，劉瑾當然也只有贊成，然後他考慮到皇帝找來鍾大先生未必只是做評判那麼簡單，也居然考慮到鍾大先生可能會面授機宜，指點皇帝方面的高手如何對付他那方面的高手。

皇帝方面事實也有這個主意，却是早已實行，也因爲事先得到鍾大先生的提點，錦衣衞都指揮使韓滔一上來便看準劉瑾手下常勝的弱點，輕易將常勝擊敗。

常勝之後是殷天虎，看過韓滔的出手，殷天虎放棄小巧功夫與韓滔較量內功。

韓滔所以能夠輕易擊敗常勝，完全是因爲知道常勝以小巧功夫見長，以靜制動，出其不意，這下子與殷天虎硬碰硬，打來當然辛苦得多，以他所知，殷天虎內外功兼修，徐廷封所見，則是內功在外功之上，只較內功，則是鍾大先生經驗如何豐富，徐廷封事前又提點清楚，韓滔在這種情形下除了硬拚並無他法。

兩人的動作開始已經不快，越來就越慢，到最後四隻手掌合在一起，更就動也不動了。

鍾大先生也就在這時候出手，飄然掠到兩人身前。

殷天虎勃然色變，韓滔却覺得意外，那邊劉瑾看見便要大喝，但最後還是沒有這樣做。

皇帝有言在先，公平較量，鍾大先生突然這樣必有原因，劉瑾索性靜觀其變，若是鍾大先生眞的要出手助韓滔，縱然韓滔勝了，他也樂得一個推翻的藉口。

鍾大先生身形落下，右手輕抬，袖子一塊鐵板也似切向韓滔殷天虎兩人相抵的四掌當中。

那四隻手掌原是黏在一起，緊緊的，可是袖子插進來，不由便分開，鍾大先生袖子隨即左右一撥。

韓滔在左，當先被震開金，然後是殷天虎，兩人都不由一臉驚訝之色，鍾大先生內力的深厚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他們不明白鍾大先生爲什麼要這樣做，相顧一眼，但都沒有開口。

明白的人在場相信只有一個徐廷封，也沒有作聲，只等鍾大先生解釋。

「今日的較量點到即止，兩位又何必太認眞？」鍾大先生搖搖頭。

劉瑾插口道：「怎能不認眞？」

鍾大先生自顧接道：「兩位這樣以內力硬拚，縱然分出勝負，勝負兩方只怕亦難免付出相當代價，要是傷及內腑，三五年間，有如廢人一個，於事何補？目下正當用人之際，這種較量，要不得。」

「要不得。」皇帝接上口。

劉瑾立即問：「然則以鍾大先生所見，他們兩人的內力何者爲高？」

「看不出。」鍾大先生拈鬚微笑。「高手較量內力，除非非常接近，否則不容易立即分出高下，而任何的因素亦足以影響勝負。」

「這個我聽不懂。」劉瑾冷笑。

徐廷封接上話。「家師的意思是，他們兩位的內力相差無幾，苦鬥之下，難保兩敗俱傷。」

殷天虎立時一聲：「未必——」

皇帝看了他一眼，他下面的話再也接不上來，皇帝也這才問：「然則以大先生的意思，這件事如何解決？」

鍾大先生道：「還是請他們暫歇片刻，以其他方式再較高下。」

「好——」皇帝當然沒有異議。

劉瑾目光一轉。「若是其他方式也分不出勝負，最後也難免兩敗俱傷？」

鍾大先生沉吟道：「嗯，應該有高低的。」

劉瑾又道：「鍾大先生能夠肯定一定公平？」

鍾大先生只是笑笑，劉瑾也立時知道說錯了話，若是鍾大先生不能肯定，環顧



周圍，又還有什麼人能夠肯定？

他考慮片刻，才接道：「其實分出高低也沒有什麼意思。」

皇帝奇怪，問道：「這句話又是怎樣說？」

劉瑾道：「大都督必須智勇雙全，武功差一點兒其實不要緊，智謀大可以補其不足。」

皇帝點頭道：「那是說要找一個題目考驗一下他們的智謀武功了。」也不等劉瑾應上口，轉向鍾大先生接道：「方才的較量無疑緊張，就是不夠精彩，難得鍾大先生到來，若是不見識一下崑崙派的武功，豈非可惜得很。」

劉瑾正要找一個時間考慮清楚，當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立即道：「難得皇上有這個雅興。」

皇帝再向鍾大先生，不等他說話，鍾大先生已是一揖。「皇帝的意思，草民只好獻醜，只是一個人獨自表演，無麼甚趣味。」

韓滔上前道：「韓滔願意討敎。」

「好！」非獨皇帝叫好，連劉瑾也心裏叫好，只要韓滔消耗氣力，殷天虎要取勝還不容易。那知皇帝隨又道：「單打獨鬥也是無甚熱鬧，殷天虎常勝皇甫兄弟不若都一齊上去向鍾大先生討敎一下。」

皇帝既然開到口，劉瑾也只好點頭，殷天虎常勝皇甫兄弟亦無異議，相顧一眼，不約而同都有意聯手盡力，希望能夠擊倒鍾大先生。

皇甫兄弟判官筆隨即在手，常勝輕功展開，從鍾大先生頭上掠過，落在地上，正好在鍾大先生後面，殷天虎雙掌盤旋，脚踏七星步，亦到了鍾大先生右側。

韓滔只好搶到鍾大先生左側，鍾大先生怎會看不出劉瑾手下四個高手的壞主意，若無其事，反問常勝殷天虎：「兩位的兵器？」

殷天虎傲然一笑，說道：「我一向不用兵器。」

常勝亦道：「該用兵器的時候我是會用的。」

鍾大先生沒有說什麼，再向皇帝一揖，左手揑劍訣，右手併成劍指。

殷天虎等亦一齊向皇帝施禮，暴喝聲中，分從不同的方向攻向鍾大先生，除了韓滔其他四人出手便全力施爲，企圖一下子將鍾大先生擊倒。

鍾大先生的表演當然不是皇帝一時心血來潮，其實是計劃的一部份，劉瑾的反應，殷天虎等人準備採取的行動，早已在皇帝徐廷封鍾大先生意料之內，也所以韓滔一開始便第一個上前來討敎。

韓滔的存在，其實就是避免鍾大先生腹背受敵，對於殷天虎四人的實力，鍾大先生早已在資料中計算清楚，甚至考慮到四人若是聯手將採取一種怎樣的攻勢。

他也是存心一挫劉瑾的銳氣，所以一出手便是天龍八式的變化，一個身子飛舞在半空，極盡變化的能事，伸拳探抓，搶制先機。

攻擊的對象當然是殷天虎常勝皇甫兄弟四人，韓滔反而成爲他借力的助手，舊力將盡他便撲向韓滔，雙掌接觸，新力一生，立即飛離，再撲擊殷天虎四人。

韓滔配合得也實在恰到好處，在鍾大先生未撲到之前，便姿勢多多，叱喝連聲，出手也極其迅速，在衆人眼中反而是最落力的一個。

鍾大先生有韓滔借力，天龍八式施展至極限，用到第三式，便將皇甫兄弟的判官筆奪去，第四式搶進常勝空門，常勝千疊掌雖然變化甚多，一被搶進空門便什麼也變不出來，鍾大先生奪在手中的判官筆隨即送進他掌裏，他也不由自主的握住，一個身子同時被鍾大先生震開半丈。

韓滔依計行事，立即從皇甫兄弟身前搶過，正擋住常勝身前，雙掌擊向鍾大先生。

鍾大先生身形一個翻落，正好落在那個位置，雙掌與韓滔相接，又往上拔了起來，韓滔即時輕吁一聲，一個身子倒翻出去。

殷天虎也搶前來，却快不過韓滔，到韓滔被震退，鍾大先生已飛撲而下，他雙掌盤旋三匝，內力盡透在雙臂上，全力擊出。

鍾大先生一撲突然倒翻開去，身形着地才又撲前，所取的角度全無後顧之憂，也無須兼顧左右，着地同時內力已透到雙臂上，每移前一步，內力便加重一分，九成功力撞向殷天虎。

他的九成功力已高出殷天虎何止三籌，殷天虎硬接這一擊，立時被震得血氣翻騰。

鍾大先生也甚有分寸，一發覺內力立即收回兩成，雙掌順勢一分，殷天虎同時被震退，也正好退到皇甫兄弟常勝之間，一張臉不由沉下來。

韓滔不等他們再有所行動，已上前抱拳：「大先生果然武功高強，晚輩等敗在大先生手下，無話可說。」

鍾大先生打了一個「哈哈」，拱袖向五人連聲：「承讓承讓。」

殷天虎四人只有怔在那裏，皇帝也就在這時候鼓掌笑讚：「鍾大先生不愧是一派宗師，精彩精彩，佩服佩服。」

連皇帝也讚不絕口，其他人如何不鼓掌不叫好，劉瑾無可奈何，只有强裝着笑臉。

鍾大先生這才道：「彫蟲小技，皇上見笑了。」

長樂郡主朱菁照一直呆在一旁，她到底沒有忘記曾經挑戰鍾大先生，當時雖然知道技不如人，却是想不到鍾大先生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强。

呆到這下子她才忍不住道：「我看還是不要再比試下去了。」

劉瑾不以爲然的道：「長樂郡主何出此言？」

朱菁照看着殷天虎他們，搖頭。「他們五個人加起來也不是鍾大先生的對手，比試下去還有什麼意思，那一個對他們還有信心？」

「不錯啊。」皇帝點點頭。

劉瑾怔了怔，方要說什麼，朱菁照又道：「以我看，倒不如就請鍾大先生做大都督算了。」

「好主意——」皇帝一頓，搖了搖頭。「可惜鍾大先生世外高人，未必習慣官場——！」

（未完・十三）

俠情倫理中篇連載

文·戈飛 圖·金可

# 酒·色·財·氣

## （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顧不全協助譚盡拯救了白棗兒，尚未脫離險境，金不換又靠攏過來，譚盡叫顧不全將他引開，自己帶白棗兒迅速離去，藏在路邊草叢之內，顧不全被金不換纏住，去見天香宮總管雪娘，顧不全以爲她是白棗兒的親人，答應尋回白棗兒，正在草叢中找到譚盡，金不換尾隨趕至，譚盡知道事情不能隱瞞，便將自己所知向兩人說清楚：原來白棗兒先被人從天香宮救出來，交給龍門帮正副帮主，因事泄正副帮主遇害，副帮主又將白棗兒交給譚盡，金不換和顧不全聽後，決定協助保護白棗兒，一個義無反顧，一個寧棄重金不要，雖死亦要保護小娃兒……

## 市井四豪客　難救小女娃

然而，在她的纖手漸漸揚起之際，她的掌心之上，出現了一股極其艷麗的紫氣，她仍然笑着，道：「你不出劍，我可要出手了！」

金不嫌一看到雪娘掌心之中，那股艷麗之極的紫氣，便知道那是天下馳名，天香宮的絕技，「紫氣摩雲掌」了！他也嘆了一聲，閉上了眼睛。

就在那時，只見對街之上，突然有一個人，大踏步走了過來，來到了金不嫌的身後，伸手一掌，拍在金不嫌的肩頭之上，接着，便發出了一下豪爽響亮的笑聲來，道：「金老闆，果然是你，日頭猛烈，你是養尊處優之身，如何站在當街，不找地方去納涼？」

金不嫌已然在閉目待死的了，肩頭上忽然被別人拍了一掌，他還以爲是雪娘的紫氣摩雲掌，已然向自己擊了下來——心已陡地向下一沉。

可是接着，聽得那一連串的話，他便倏地睜開眼來！他乍一睜開眼來，還看不見站在他身後的是什麼人，只看到在他面前的雪娘！

但是，他只要看到他面前的雪娘，嬌俏的臉龐上的那種神情，就可以知道在他身後是什麼人了！

這時，只見雪娘的臉上神情，似嗔非嗔，似喜非喜，妙目之中，眼波流轉，再也不是望着金不嫌，而是望着金不嫌的身後！

金不嫌忙趁機打橫跨出了一步，雪娘仍然連望也不望他，金不嫌忙向那拍自己肩頭的人望去，他也不禁喝一聲采！金不嫌絕不是第一次見到粉面玉郎君秦深，但是這時，他看到粉面玉郎君，仍然不禁高叫一聲：好一個美男子！只見粉面玉郎君，長身玉立，如玉樹臨風，穿一身白色密扣英雄襖，一排密扣，都是黑色，黑白相映，更顯得奪目無比。

他雙眼炯然有神，深邃無比，劍眉斜開入鬢，鼻若懸胆，唇若點朱，只怕當年一在街上出現，便惹得女人擲菓盈車的潘安，和他站在一起，也要自嘆不如，這便是江湖上第一美男子，粉面玉郎君秦深！



這時，秦深也正在望定了雪娘，自他的雙眼中，像是有一股磁力一樣，這樣的眼光，足以令得任何女人，感到手足會發顫！

當時好像金不嫌已然根本不在身邊一樣，而秦深也在這時開了口道：「這位姑娘……唉，枉我作了半世人，竟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的天仙化人！」

金不嫌在一旁，縮了縮身子，又退開了一步去。

雪娘和粉面玉郎君仍然對望着，只見雪娘又嫩又白的纖手，本來揚了起來，是要以「紫氣摩雲掌」來對付金不嫌的，但這時却已縮回手去，春葱也似的手指，掩住了檀口，發出了極其甜蜜的一笑，用極其輕柔的聲音道：「是麼？」

秦深却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姑娘，人家都說我花言巧語，討人喜歡，但是看到了你，却什麼話全叫你艷麗動人的容光，逼了回去，變得什麼好聽的話都說不出來了，唔，這怎麼是好？」

雪娘又是一笑道：「你現在的話已夠好聽！」

秦深突然抬起頭，向趕車的虬髯大漢，大喝一聲。

那一下大喝聲，實在是來得意外之極，金不嫌在那時，早已退開了幾步，可是冷不防秦深一下大喝，嚇得他頭皮發麻，連忙站定。

而那趕車的虬髯大漢，也是一呆，不知道那個風度翩翩的小白臉兒，爲什麼忽然對自己大呼小叫起來，他只是瞪大了銅鈴也似的眼睛，望着秦深，在一旁的雪娘，也是怔了一怔。

但是粉面玉郎君不等身旁的各人有反應，一抖手「錚」地一聲響，懸在腰際的那柄長劍，已然出鞘，劍尖直指着那虬髯大漢，喝道：「下來，你這人爲什麼能有那麼好的福份，可以替這位姑娘趕車，這事理應由我來做，你不下車來，我一劍刺死你！」秦深這一句話說出口，雪娘才知道他是爲妬嫉那虬髯大漢，能夠替自己趕車，芳心不禁大悅，她輕聲笑道：「你別自討苦吃，我看你打不過他！」

秦深回頭，向雪娘望了一眼，道：「打不過他，拚了命也要打一打，或許天可見憐，叫我贏了他，那麼，我就可以侍候姑娘，替姑娘趕車了！」

雪娘聽得秦深那麼說，心中更是高興，她妙目眼波流轉，道：「你，你是江湖上傳說的粉面玉郎君吧？」

秦深這時，正在雪娘身上大做工夫，表示自己對雪娘一見鍾情，乍一聽得雪娘叫出了他的外號來，他的心中，也不禁微微一怔。因爲他那「粉面玉郎君」的外號，實在名聲不是太好。武林中誰不知道他粉面玉郎君，不能一日沒有美女，勾搭蕩婦淫娃，純潔不通世故的少女，甚至於守節多年的寡婦，也都經不起他翩翩風采的引誘，經不起他甜言蜜語的勾引，而失身於他，不久又被他棄如敝履！

像粉面玉郎君那樣的人，可以說得天下一等一的風流浪子！

但是秦深只是略怔了一怔，便立時鎮定了下來，正因爲他是風流浪子，所以他也最知道女人的心理，越是聲名壞的男人，越是容易勾引女子上手，因爲女人總相信自己是天下最美麗的，別的女人不能繫住浪子的心，自己能夠！這便是浪子無往不利的原因！

當下秦深微彎腰道：「原來姑娘竟知賤號！」

雪娘抿着嘴笑道：「你大名鼎鼎，誰不知道，除了你之外，還有誰有你這等風采？」

秦深笑道：「有姑娘這句話，我更值得和這漢子拚命了，姑娘且稍待！」

秦深一面說着，一面手中的長劍一轉，劍光亂閃，映着他英俊非凡的容儀，看來倒也確實令人心儀，像是蓋世的大俠一般。

同時，金不嫌的一顆心，提在半空中，不住向後退着，已然退到街角，忍不住又偷偷向前，張望了一眼，看到粉面玉郎君揮劍，心中不禁好笑，暗自佩服粉面玉郎君的本領，當眞不小！

他身子再一縮，已經縮過了街角，一溜烟地向前奔了開去。

秦深一揮劍之後，劍尖仍然向着那虬髯大漢，劍光吞吐不定，看來劍勢靈巧非凡，可是那虬髯大漢望也不望他，只是望着雪娘。

雪娘笑道：「有人羨慕你哩，我看趕車不是什麼好的差事，你就讓他替我趕車吧！」

那虬髯大漢立時答應了一聲，道：「是！」

只見他身形一縱，老大的身軀，便自車座上輕飄飄地落了下來。他一落下，「刷」地一聲，粉面玉郎君已經還劍入鞘，彎腰道：「姑娘請上車！」

雪娘笑盈盈地，身形婀娜踏上了車檻，又回頭向秦深笑了一下，才上了車廂。

秦深雖然不知見過多少美女，但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也不禁呆了一呆，那虬髯大漢站在車邊道：「雪總管，還有什麼吩咐？」

秦深乃是何等七巧玲瓏心的人，他的來歷，已被雪娘說了出來，可是雪娘是什麼來歷，他却不知道，他只是看出，雪娘和虬髯大漢，兩人的武功，均是極高，不然，金不嫌是何等人物，如何會那樣失魂落魄，這時，他聽到「雪總管」這個稱呼，心中又是一怔，但是却仍然想不到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

雪娘的聲音，自車廂中傳了出來，道：「沒有什麼，你先回去吧！」

虬髯大漢連忙說道：「要是主人問起來——」

雪娘立時道：「你告訴主人，我隨後就到，必不辱命，定然會將他要的人追回來的！」

虬髯大漢不說什麼，轉身就大踏步走了開去，秦深一躍上了車座，揮起鞭子，趕着車，便向前疾馳了出去，轉眼之間，便出了鎮甸。

秦深也不問雪娘要到何處去，他的心中，早已有了主意，一出了鎮門不久，便轉進了一條小路，趕出了七八里，已進了一片林子，那片林子，乃是一個十分幽靜，繁花如錦的山坡。

車一到了山坡下，秦深一聲叱喝，便勒住了馬。

他才一勒住了馬，雙肩便向上一揚，鞭子輕輕揮出，已經搭住了一塊四五十斤重的大石，緊接着，他發一聲喊道：「小心，山坡上有石塊滾了下來！」一面叫喊，一面手背一振，揚起鞭來，鞭梢捲住了那塊石頭，捲得那塊石頭，向車頂人上，疾砸了下去，他的動作，也當眞可以稱得上快疾無比，便從車座上滾了下來，滾到了車門之旁，拉開了車門，也就在那時，「砰」地一聲巨响，那塊大石，已經砸在車頂之上，在車廂中的雪娘發出了一聲嬌呼，自車廂之中，跌了出來，恰好撲在秦深的懷中！

這一切，本來便是秦深安排好的，秦深不但是風流郎君，而且是勾情聖手，最懂得如何製造機會，來親近女人，需知女人不論多麼矜持，只要有了一次親近的機會，就不會再在乎第二次了！

這時，雪娘撲進了秦深的懷中，秦深心中，自然大喜，連忙雙臂輕輕一緊，摟住了雪娘的細腰，在那時候，秦深的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首先，他的鼻端，聞到了一股沁人肺腑的幽香，而接着，他的手，搭在雪娘柔若無骨的細腰上時，他不由自主，微微喘息起來，再加上雪娘完全偎在他的懷中，嬌俏如花的臉龐，倚在他的胸前，長長的睫毛，在輕輕抖動着，這般的嬌笑之態，秦深縱使是經驗老到的調情大家，也是禁不住心跳！

他在雪娘撲到他的懷中之際趁勢身子一斜，像是站立不穩一樣，緊接着，他的身子便向下倒去。

而在他向下倒去之際，他將雪娘摟得更緊，雪娘軟香馥郁的嬌軀，和他的身子，緊緊相貼，倒地之後，又滾下了十來尺，才收住了勢子。

收住了滾下的勢子之後，秦深却並不起身，只是向雪娘看去，只見雪娘的臉頰之上，已自她白嫩之極的肌膚深處，直透出了兩團緋紅色來，她閉着眼，鼻孔在微微嗡張着，秦深看到了那樣的媚態，靈魂兒不禁升上了半邊天，立時俯首，在雪娘的頰邊，輕輕親了一下。

雪娘發出了「嚶」地一聲，仍然緊閉着眼，可是她的身子，却貼得離秦深更近，到了這時候，秦深已經完全放下心來，是以他再次俯首時，已是親在雪娘的朱唇之上，雪娘想是從來也未曾經男人這樣的挑逗，她緊偎着秦深的嬌軀，竟微微發起抖來，而秦深又捧起雪娘的粉頰，低聲呼喚着她，雪娘也微微睜開眼來。

雪娘在閉着雙眼的時候，那股媚態，已令人禁不住要心頭狂跳，等到她睜開眼來時，眼波流轉，秦深更是情不自禁，緊緊地摟着她，挺身站了起來，雪娘的全身，像是柔若無骨一樣，秦深抱着她，向那輛馬車上走去，進了車廂，將雪娘放了下來。

雪娘躺在車座上，急速地喘着氣，胸脯起伏着，秦深輕撫着她的粉頰，手慢慢向下移，又撫到了她的粉頰，輕輕撕開了她的衣領，當秦深的手指，碰到雪娘雪也似白的胸脯時，雪娘又發出了嬌喘的呻吟，蕩魂蝕魄，秦深將他的臉埋在雪娘的胸前，深深地吸着氣，那一股醉人的香味，使他像是喝醉了酒一樣！

在那時，雪娘的口中，迷糊不清，不知在說些什麼，秦深也根本聽不到她說些什麼，只是依稀間，聽得她在不斷地叫着「寃家」。

雪娘的雙手緊摟着秦深，自她的口中騰出來的氣息，不但馨香，而且是灼熱的，她嬌俏的臉龐，像是被烈火逼烤一樣，整個成了粉紅色。

秦深抬起頭來，雪娘將頭鑽進了秦深的懷中，粉面玉郎君一手摟住她的細腰，一手將她的衣領，慢慢向下移，她的肩頭完全裸露了！

粉面玉郎君不知見過多少美女，但是却從來也未曾見過那麼完美無暇的粉肩，他輕輕地撫摸着，吻着，又輕輕地咬嚙着，在雪白柔膩的肩頭上，留下了微紅色的齒痕，雪娘不住地喘着氣，她摟得秦深更緊，她半開的眼中，媚光隱現，的確蕩人心魄。

秦深反過身來，輕輕地將車廂的門關上，車廂之中，登時黑了下來。那匹拉車的馬兒，在烈日下，喘着氣，噴着鼻，睜着眼，但牠們是久經訓練的良馬，沒有人去趕牠們，自然不會自己亂奔的！

却說在街上，金不嫌一步又一步向後退去，等到轉過了街角，他再探頭向前望一望，看到雪娘和秦深在互望着，全然未曾注意他的離去，他幾乎難以相信自己的幸運！

也直到了此時，他驚定思驚，全身上下，才汗出如雨，他急忙轉過身，急急向前奔去，等到他奔進那飯店時，全身上下，都已濕透，簡直就像掠進了水中，才被人撈起來一樣。

譚盡和顧不全兩人，一看到他這樣情形，不禁吃了一驚，但他還未開口相詢，金不嫌已一疊聲道：「快走，我們快走，雪娘來了！」

當金不嫌在叫嚷着「快走」之際，譚盡和顧不全兩人，還各自睜大了眼，不知爲了什麼，及至聽得「雪娘來了」四字，他們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霍地站了起來，一時之間，只是嘴唇發顫，這兩大高手，竟是一個字也講不出來，反是白棗兒咧着嘴笑了起來，道：「雪娘來了麼？雪娘在哪裏？」

譚盡和顧不全兩人，在一呆之後，一抄手去抱白棗兒，還是譚盡手快，將白棗兒抱在懷中，金不嫌拋下了一錠銀子，三人匆匆出了飯店，白棗兒究竟年紀小，不知道什麼，一見譚盡抱着她走，還當是抱她去見雪娘，是以滿懷高興，津津有味地吮着手指。

三人出了飯店，立時轉進了一條小巷，自那小巷直穿了出去，雖然他們的身後，絕沒有人跟隨着，然而看他們三人的神情，却活像是一大羣妖魔鬼怪，跟在他們的身後一樣。出了小鎭之後，又向前走出了三五里，只聽得水聲潺潺，前面有一道清溪流了過來。

經過這一輪急奔，他們三人的武功再高，也早已是一身臭汗，金不嫌首先脫了衣服，跳進了溪水之中，顧不全索性和衣



踏進了溪水中，就在溪水中打起滾來，白棗兒看着有趣，小拳打着譚盡的肩頭，道：「我也要去玩水！我也要去玩水！」

她一面叫着，一面就扯下了自己的肚兜，譚盡放了她下來，她赤條條地，便向溪邊奔，她本就玉雪可愛，這時的樣子，更逗人喜愛，譚盡、顧不全和金不嫌三人，全都童心大發，白棗兒才奔到溪邊，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便一起用手潑着溪水，向白棗兒淋了過來，白棗兒格格亂笑，跳進水中。

溪水不深，只不過浸到她的腰際，但白棗兒却已驚叫了起來，金不嫌忙過去將她扶住，白棗兒的胖手拍着溪水，高興得笑個不停，譚盡也卸下鐵葫蘆下了水，三個大人，一個小孩，在水中滾成一團，看他們玩得那樣開心的情形，絕想不到那三個大人會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

在水中玩了足有半個時辰，譚盡拉起白棗兒的小手來，道：「好了，手指都發白了，再玩下去會生病的！」

白棗兒不依道：「我還要玩，我還要玩！」

正在吵着，忽然又聽得一陣男女嬉笑聲，迅疾無比地傳了過來！

一聽得那陣嬉笑聲，迅速向小溪傳來，譚盡等三人，心中便自一怔，互望了一眼，心知事情有點不尋常了，可是，還不等他們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便看到一條人影，倏地躍過了大石滾在草地上。接着，便是另一個人，也自山角後掠出，一樣滾在那人的身邊，先滾出來的，秀髮如雲，肌膚賽雪，不是別人，却正是雪娘。

雪娘這時，只穿着白綢的中衣，鮮紅的肚兜，藕臂粉拳，甚至腴滑白嫩的雙腿，也有一半裸露在外，當眞是活色生香，再加上她發出了一連串蕩人心魄的格格嬌笑聲，一時之間，將浸在溪水中的譚盡、顧不全和金不嫌三人，看得呆了。

而接着轉過山角的那人，則正是粉面玉郎君秦深，他身上也穿着白綢的內衣，益發顯得他瀟洒玲瓏，他們兩人，顯然未曾發現溪水中有人，一滾跌在地，便互相摟抱在一起，連望也不向小溪中望一眼。

譚盡等三人，乍一見雪娘時，只覺得這等活色生香，從所未見，爲之一呆，但是立即想到，自己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如何可以被雪娘發現？

他們一想到了這一點，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譚盡忙作了一個手勢，示意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一起臥倒在溪水之中，屛住了氣息，或者還可以避過雪娘，可是他這裏才一作手勢，白棗兒却大叫了起來，道：「雪娘，雪娘！你說最疼我的，怎麼又去疼那個人？」

白棗兒是小孩子，哪裏懂得什麼男歡女愛，她只以爲雪娘除了抱自己之外，就不該抱第二個人，如今看見雪娘抱住了秦深，她自然而然，大叫了起來。白棗兒一叫，譚盡等三人的心，便陡地向下一沉，剎時之間，他們不像是浸在溪水之中，倒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而白棗兒的叫聲，也驚動了雪娘，只見她伸手一推，便推開了秦深，轉過頭，掠開了亂髮，向小溪望來，白棗兒已跨着溪水向前奔了過去，雪娘一望之下，看到了三個大男人，倒有兩個是脫光了衣服的，就站在溪水之中，她發出了一下又驚又怒的叫聲，立時轉過了頭去，滿面怒容，譚盡一看到那樣情形，登時感到有了一綫生機，忙道：「白棗兒，回來！」

可是白棗兒已爬上了對岸，向雪娘撲過去，叫道：「雪娘，你可還疼我麼？」

雪娘一伸手，抱住了白棗兒。

雪娘抱住了白棗兒，仍然不轉過頭來，粉面玉郎君的神情，也頗顯尷尬，但是他竭力掩飾着他尷尬的神態，「哈哈」一笑道：「怎地那麼巧，遇上了三位！」

秦深還笑得出來，而譚盡等三人，心頭怦怦亂跳，如何還能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來？他們仍然直挺挺地站着，秦深大聲道：「你們還不走，這樣站在雪娘的面前，成何體統？」

秦深的一句話，倒是提醒了他們，他們知道，這是自己唯一逃走的機會，因爲他們三人之中，譚盡和金不嫌兩人，却是精赤條條，雪娘心中再恨他們，究竟她是女人，連多望他們一眼都不會，何況說來追殺他們，雖然說他們全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物，憑光着屁股，才能逃走，實在是丟人丟到了極點，然而只要可以逃命，那却也是顧不得的了。

在那片刻間，他們三人的心思，全是一樣，然而，却仍浸在溪水中，沒有要走的意思，那是因爲在此同時，他們都想到了白棗兒，白棗兒已然被雪娘摟住，他們自己縱使可以逃命，但是却也決計捨不得白棗兒有什麼不測！

秦深和譚盡等三人，雖然說不上有什麼深交，但總是江湖上齊名的人物，他也不知道三人因爲有白棗兒這一層的關係在，是以才不走的，他頓足道：「你們三人還不走，難道以爲有好戲看麼？」

顧不全大叫道：「玉郎君，將那小女孩拋過來給我！」

雪娘怒叱道：「玉郎君給他一劍！」

粉面玉郎君伸手向腰間按去，可是他的衣衫尚且不整，如何有佩劍？顧不全却已大踏步向前走去，譚盡和金不嫌兩人，一見顧不全竟有這等勇氣，心中也不禁大是佩服，立時也跟在後面，秦深不禁啼笑皆非，罵道：「他奶奶的，你們三人，想幹什麼！」

雪娘這時，也霍然站了起來，她是背對着三人，一手抱着白棗兒，一手已然反伸向後，掌心之中，紫氣突然大發，一掌拍出！

雪娘的玉背，一大半露裸在外，粉光緻緻，誘人之極，可是當她掌心發紫，一掌發出之際，却又是驚心動魄，那「紫氣摩雲掌」，乃是天下第一毒掌，就算沾到一點掌風，也是痲煩。

是以雪娘那一掌反手拍出，譚盡等三人，身子一閃向旁，秦深又好氣又好笑道：「看你們三人的樣子，學武人的臉都給你們丟光了！」

顧不全瞪着眼，罵道：「小白臉，你摟住那女人快活的時候，總不成還穿着褲子！」

雪娘急得粉面通紅，頓足道：「你還不趕他們走？」她一面說一面身形掠起，便向前奔了出去，秦深立時也一轉身，跟

了上去，就在那一剎間，金不嫌的心中，陡地一動，道：「玉郎君慢走，我有一句話說！」

秦深身形停了一停，雪娘早已掠過了山角去，金不嫌向秦深走了過去，道：「玉郎君——」

他才叫了一聲，便突然出手，五指如鈎，突然向粉面玉郎君的手腕抓了過去，金不嫌的那一抓，出手快絕，可是在「酒、色、財、氣」四大高手中，武功的高下，也正是如酒色財氣四字爲序，四人之中，以醉而不俠譚盡的武功最高，粉面玉郎君其次，金不嫌多多益善的武功，比起粉面玉郎君，却又要輸上一籌！

是以，金不嫌的那一抓，雖然是突如其來，粉面玉郎君絕不提防，但是玉郎君陡地一縮手，金不嫌却已然一抓抓空，玉郎君的動作何等之快，更何況他是七巧玲瓏心，聰明絕頂的人，已經看出事不尋常，自己可以逃得開金不嫌的那一掌，却是無力逃得開三人的圍攻。

所以，他一縮開手，手腕立時一翻，「呼」地一掌，已然拍出！

武學之道，沒有一點可差，金不嫌技不如人，那一抓未曾抓中，他也知道不妙，立時縮手，可是玉郎君的那一掌，也已然壓到，金不嫌立時轉身後退，却那裏還來得及？只聽得「叭」地一聲響，玉郎君的一掌，正擊在他的胸口，那一掌，直打得他胸口發痛，眼前金星亂迸，不由自主，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而玉郎君一掌擊中了金不嫌之後，也立時身子一轉，向後疾退了開去。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早在金不嫌突然向玉郎君動手之際，譚盡也已想到，在現在的情形下，若能制住玉郎君，雪娘便不能不屈服，雖然這樣一來，更和天香宮結下了深仇，但是也說不得了，是以他早已悄沒聲息地掩到了玉郎君的身後，蹲在地上，等到玉郎君一向後退他便霍地站了起來。

他一站起玉郎君已知道不妙，但是譚盡早已出手，五指一緊，已將他的後頸抓住，大姆指牢牢按在他頸際的要穴之上，粉面玉郎君空有一身武功，不但施展不出，由於後頸被譚盡抓住，竟連聲也出不了，金不嫌一見這等情形，勉力一躍而起！

金不嫌胸前捱了粉面玉郎君的一掌，傷得着實不輕，他如果一直坐在地上，調勻眞氣，那或者還好些，此際突然躍了起來，却是再也按不住胸口的那一陣發痛，「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大口鮮血來。

他一躍起之後，就向前撲了過來，是以那一口鮮血，盡皆噴在粉面玉郎君的臉上，剎那之間，秦深不再是粉面玉郎君，滿臉的鮮血，倒成了血面玉郎君了！

金不嫌來到了秦深的面前，一伸手，又捏住了秦深的前頸和譚盡的兩人，一個拉，一個推，將秦深拉進了小溪之中，他們兩人的動作極快，金不嫌第一下出手，雖然未曾奏功，但是譚盡立即得手，在一旁的顧不全，根本插不進手來。

這時，顧不全見他們兩人，一推一拉，將秦深拉進了小溪之中，大聲叫道：「他奶奶的，不去搶白棗兒回來，却對付這小白臉作甚麼？」

譚盡回過頭來罵道：「你這混蛋，大美人若戀着小白臉，自然會將白棗兒還給你，你還不去？」

譚盡一句話，提醒了顧不全，本來顧不全看到雪娘抱着白棗兒走了，眞是心胆俱裂，這時，他發出了一下歡呼聲，邁開大步，便向前飛奔了過去。

顧不全大踏步過了山角，便看到雪娘坐在一株樹下，白棗兒摟着她的頸，正在她的懷中撒嬌，雪娘聽到了脚步聲，也不抬起頭來，只是道：「玉郎君，你回來了麼？」

顧不全大聲道：「我不是小白臉！」

雪娘抬起頭來，顧不全剛才是和衣跳入水中的，是以他這時，身上還穿着衣服，雖然全身盡濕，太不雅觀，但比起赤條條來，總好得多了。雪娘一看到他，面色便自一沉，道：「你來送死？」

顧不全的心中發毛，但是他眞不愧了「義無反顧」這個外號，明知雪娘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仍然向前踏出了兩步，道：「將白棗兒還我，萬事俱休！」

雪娘兩道柳眉，向上微揚，道：「你難道有本領在我手中，將人搶走？」

顧不全道：「我沒有這本領，可是譚盡和金不嫌兩人却已將小白臉擒住了！」

顧不全的話才出口，雪娘便霍地站了起來，只見她玉腿修長，飽滿的胸脯，起伏不已，兩條藕臂，粉光緻緻，顧不全雖是打過功夫，不好女色的人，但是看了這等情形，也不禁有喉乾舌燥之意，雪娘站起之後，疾聲道：「玉郎君怎麼樣了？」

顧不全嚥下了一口唾沫，道：「你將白棗兒交給我，玉郎君便毫髮無損！」

雪娘怒道：「不交給你又怎樣？」

顧不全還未曾回答，便聽得譚盡的聲音，自山角之後，轟雷也似地傳了過來，叫道：「他奶奶的，不將白棗兒交給顧不全，便切了小白臉的子孫根！」雪娘的面上，倏紅倏白，顯然是心中怒到了極點，她自然知道，以自己的武功而論，要對付對方的人，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是她剛才猝然之間，看到了兩個赤條條的大男人，儘管她決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黃花閨女，可是究竟是女人，擱不下這個臉來，是以轉身便走，只叫玉郎君去趕走他們兩人，却不料一時失策，反叫粉面玉郎君落到了兩人的手中！

她自然知道，玉郎君已落在對方的手中，自己的武功再高，也必然投鼠忌器，而且她剛才和玉郎君歡愛之際，欲仙欲死，歡暢淋漓，前所未有，她決不想粉面玉郎君受到任何損害。

是以她心中雖是怒極，但仍然站立不動，而且，在轉眼之間，她面上的怒意全消，發出了一陣格格的嬌笑聲來道：「我眞不明白，你們三個大男人，却向我逼要一個小女孩，是爲了什麼？」

顧不全剛想說話，譚盡的聲音，又從山角之後轟傳了過來，喝道：「你心地惡毒，要害這小女孩！」雪娘笑得更是動人，她纖手輕拍着白棗兒肥腴的背脊，道：「白棗兒，你說誰對你最好？」

白棗兒仍然摟着雪娘的頸，格格笑着，道：「自然是雪娘對我最好。」

雪娘高聲道：「你們三個糊塗蟲，可



曾聽清楚了？」

譚盡和雪娘隔着山講話，反應比顧不全更快，顧不全又是未曾來得及開口，譚盡又道：「白棗兒是赤子之心，一片天眞，怎知你有蛇蠍之心！」

雪娘笑道：「這倒好笑了，我與這小女孩有什麼仇恨，竟要下手殺她？她是我從小看大的，我疼她如同親生女兒一樣，你們要把她跟着你們，她絕不會願意，也不知你們從何處聽了一些混帳話來，却當作眞的了！」

雪娘的這一番話，別說顧不全答不上來，連譚盡也難以回答，因爲白棗兒究竟是什麼身份，他們不知道，雪娘究竟爲什麼要殺白棗兒，他們更不知道，顧不全心中一急，罵道：「死醉鬼，剛才不希罕你說話，你倒搶着說，現在要你說話，你又不吭聲了！」

顧不全一罵，譚盡仍然沒有出聲，但是却聽得山角之後傳來了粉面玉郎君的一下尖呼聲道：「你們敢？」接着，便是金不嫌的聲音道：「你那相好再不將小女娃交出來，我們可沒有什麼不敢的！」

粉面玉郎君又在大聲叫着道：「雪娘，快將那小女娃交給他們，他們要……他們要……」

他連叫了兩聲「他們要」，究竟金不嫌和譚盡兩人，要將他怎樣，他却仍然未曾說出來，想來是兩人要加在他身上的動作，難以宣諸口舌。

雪娘的面色又變了一變道：「好！」

她身形一矮，將白棗兒放了下來，可是白棗兒却立時又抱住了她膚光腴嫩，修長迷人的玉腿，道：「雪娘，我不要和他們在一起，雪娘，你怎麼不要我了？」

她童音之中，帶着哭音，聽來實是令人凄然，雪娘也在這時，長嘆一聲道：「白棗兒，他們三人逼我要將你交出來，我有什麼辦法？」

白棗兒一聽，小嘴一扁，就「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顧不全站在一邊，心中難過得像是針扎一樣，他爲了白棗兒，不知担了多少驚險，就是爲了不使白棗兒落在惡人的手中，可是如今看這情形，他自己反倒成了強奪白棗兒的惡人了，叫他心中如何不難過？

隨着白棗兒的哭聲，顧不全也「哇」地一下怪叫，在那剎間，他也想哭出來的，但是他究竟是在江湖上煎熬了半輩子的豪漢，沒有那麼容易哭得出來，他一面怪叫，一面返身便向前奔去，奔過了山角。

一奔過山角，他便不禁一怔，只見粉面玉郎君已被金不嫌、譚盡兩人，拖過了小溪，正在溪對岸，譚盡的雙手，按在粉面玉郎君背後的「靈台穴」上，令得玉郎君的身子彎曲着，而金不嫌則站在玉郎君的身後。

顧不全一面叫着，一面嘩啦嘩啦，淌着溪水，過了小溪，金不嫌見他獨自一個人回來，罵道：「飯桶，怎不帶白棗兒一起來？」

顧不全苦笑道：「白棗兒根本不肯跟我們，我們若是將她強搶了來，她一定整日傷心痛哭，不如讓她跟着雪娘去吧，只怕雪娘未必會害她！」

譚盡「呸」地一聲，啐了顧不全一口說，道：「金不嫌，大狗熊不中用，你吧去！」

金不嫌忙道：「是！」

他拉起溪邊的衣服，一面涉着溪水，一面穿着衣服，轉眼間，便已轉過了山角去。

當金不嫌看到雪娘和白棗兒時，白棗兒已止住了哭聲，雪娘正在低聲逗着她，白棗兒的臉上，還帶着淚痕，却又已笑了起來，一片天眞無邪，看了令人心暢。

雪娘抬起頭來，說道：「金不嫌，你好啊，我請你來帮我找人，你倒吃裏扒外的！」

金不嫌先向雪娘行了一禮，道：「在下這廂有禮，但是這小女娃，我們斷然不會由你將她抱走，若是爭執不下，只怕玉郞君要吃苦頭！」

金不嫌這一句話才出口，玉郎君又殺豬也似，叫了起來，雪娘忙道：「且慢，白棗兒不肯跟你們走，你們硬要着她，又有何用？」

金不嫌道：「爲了免她受害！」

雪娘道：「誰捨得害她？」

金不嫌道：「我也不知，但是已有好幾個武林高手爲了保護白棗兒而死，也有人一定要得白棗兒而甘心，却是事實，雪總管，像玉郎君那樣的男人可說是天下無雙，若是他有三長兩短，未免可惜了！」

雪娘的面色鐵青，半晌不出聲，才突然一聲冷笑，道：「好，給你！」

她雙手向前一送，白棗兒便被她送得向金不嫌的懷中直飛了過去，金不嫌雖然受傷，但是抱住白棗兒的力氣，還是有的，他連忙一伸手抱住了白棗兒，可是白棗兒却又大哭了起來，胖都都的小手，伸向雪娘，叫道：「雪娘，我要你抱！」

金不嫌的心中，這時，當眞是難過到了極點！

照說，他已得了白棗兒，應該可以轉身便走，但是，白棗兒却哭叫着要雪娘抱，使他懷疑，他這時的做法，究竟是不是對！

金不嫌肯爲了白棗兒，連五萬兩金子都不要，自然這時白兒棗的哭聲也令他心痛不已，叫他拿不出決斷來，白棗兒一面哭，一面不斷掙扎，金不嫌只是抱着白棗兒不放，白棗兒哭得急了，她究竟是一個小女娃兒，一口氣接不上來，哭啞了氣，突然之間沒有了聲音，眼向上翻，雪娘冷冷地道：「金不嫌，你要弄死了白棗兒心中才高興，是不是？」

金不嫌一聽得雪娘如此說法，簡直猶如利劍刺心一樣，立時手一鬆，將白棗兒放了下來，白棗兒才一落地，便緩過了氣來，「哇」地一聲，一面哭着，一面又向雪娘奔了過去，金不嫌看到了這樣的情形，長嘆了一聲，擰頭向前便走。

金不嫌轉過了山角，譚盡隔着小溪道：「沒有用的東西，眞想白棗兒死在奸人之手麼？」

金不嫌苦笑着說道：「我們得另想辦法！」

粉面玉郎君嚷道：「你們三人一定是瘋了，爲了什麼？胆敢與天香宮的總管作對？」

譚盡「呸」地一聲，道：「我們爲了

什麼和天香宮作對，講給你這兔崽子聽，你也不會明白。」

顧不全哭喪着臉，道：「白棗兒硬是不肯跟我們走，我們有什麼辦法？」

粉面玉郎君又驚又怒，道：「你們三個蠢蟲，那小女娃不肯跟你們，你們還多什麼事？還不快放開我，眞當我拿你們沒辦法麼？」

粉面玉郎君在叫嚷着，醉而不俠譚盡忽然「哈哈」一笑，道：「有了！」

他這一聲「有了」，粉面玉郎君首先嚇了一跳，因爲譚盡無非是在他的身上打主意，譚盡若是有了新辦法，也就是拿他來威脅雪娘而已。

果然，譚盡一伸手，便去抽玉郎君的袴帶，玉郎君破口大罵起來，這時，他眞的急了，額上青筋暴綻，雖然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但這時的模樣，也好看不到哪裏去，譚盡笑道：「粉面玉郎君，莫那樣，小心那騷娘子看到你這等情形，不喜歡你時，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粉面玉郎君的袴帶被譚盡抽了去，急得他連連喘氣，道：「你……你想作什麼的？」

粉面玉郎君一急，却樂了顧不全，只聽得他哈哈大笑，道：「看這小子，急得那樣，只怕以爲我們要操他的屁股！」

金不嫌故意逗粉面玉郎君，湊趣道：「那也不錯，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嘛！」

粉面玉郎君一聽，更是急叫了起來，但是在玉郎君的急叫聲中，譚盡已將玉郎君的袴帶，結成了一個活扣，套在粉面玉郎君的頸上，將袴帶的一端，交給了顧不全道：「拿刀架在他頸子上！」

顧不全接過了腹袴，一揚鋼刀，雪亮的鋼刀，便架在玉郎君頸子之上，刀鋒緊貼在粉面玉郎君的頸際，玉郎君只覺得頭頸發僵，連頭也不敢轉，他雙手抓着袴腰，直起身子來，神情極其狼狽。

那一邊，金不嫌和譚盡兩人，都已穿好了衣袴，譚盡喝道：「走！」

他們三個人，押着玉郎君，向前走去，一走過了山角，便看到雪娘抱着白棗兒，滿面怒容而立。

他們四人一轉了出來，雪娘的俏臉之上，更像是罩了一重寒霜一樣，令人望而生畏，譚盡等三人，決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可是一望向雪娘，他們也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只聽得雪娘發出了一下冷笑聲，道：「哼，你們三人，快放了玉郎君，我言出如山，只要你們不再叫我遇到，我就饒你們一死！」

雪娘曾以美酒、黃金去引誘譚盡、金不嫌，但是他們兩人，都沒有心動，可是此際，他們却不禁互望了一眼，因爲他們的事，發展到現在，可以說已經和天香宮結下了極深的怨仇，實是有死無生的了。如果他們根本沒有抽身後退的機會，他們自然只有勇往直前，可是此際雪娘却放了他們一條生路，那立時使他們想到，他們是不是要趁機收篷呢？

他們三人，並不是什麼大仁大勇的勇士，只不過玲瓏活潑，玉雪可愛的白棗兒，激發了他們的赤忱之心，是以他們才不顧一切，要保護白棗兒的。

而在這時，可以說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了！

他們三人都明白，如果錯過了這一次機會，那麼，以後再想抽身而退，是萬萬不能的了，天下面臨生死大關而毫無不猶豫的，古往今來，能有幾人？何況他們只不過是江湖上的酒色財氣之徒！

一時之間，他們三人都靜住不出聲，只聽得雪娘冰冷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道：「你們可得好好想一想，花花世界，就那麼捨棄了，可大是不値啊！」雪娘這樣一說，金不嫌和譚盡兩人，更是猶豫起來，但是顧不全却嘶啞着聲音，大聲叫道：「兀那婆娘，顧不全義無反顧！」

顧不全這撕心裂肺的一喝，金不嫌和譚盡兩人，像是當頭有一個霹靂打了下來一樣，兩人齊齊吸了一口氣，金不嫌道：「雪總管，別再說了！」

譚盡道：「雪總管，白棗兒不肯跟我們走，我們可以跟着你，只要白棗兒有一絲一毫的損傷，小白臉在我們手中，我們有什麼做不出來？」

粉面玉郎君在這時，却還要表現英雄氣概，一挺胸，想要發話，但是他還未曾開口，在他身後的顧不全手一緊，活扣收緊，勒住了他的頸子，令得他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如何還出得了聲？

雪娘「嘿嘿」冷笑着，道：「好，我要回天香宮去，你們也跟我去麼？」

譚盡等三人一聽，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天香宮是武林中最神秘，最恐怖的地方，從來也沒有人敢提起到天香宮去的，早幾年曾有一批高手，突然接到天香宮主的邀請，請他們到天香宮去，那批高手，聚在一起，商議了好幾次還是不敢不去，可是一去之後，至今音訊全無，分明是凶多吉少了！

這時，提及要到天香宮去，簡直是和到鬼門關去，差不了多少，三人心中實是不能不驚，別說是他們三人，就是玉郎君，一聽說要到天香宮去，他的心中，也不禁爲之怦怦猛跳。

譚盡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十分苦澀，道：「雪總管，說不得，我們也只好跟到天香宮去了，我們深信白棗兒既自天香宮來，在天香宮中，定有來歷，說不定我們見了天香宮玉，這段公案，便可了結了！」

譚盡的那一番話，說得十分從容，顧不全首先喝采道：「好醉鬼，講得對，這幾句話，我便講不出來！」

雪娘的面色，變了一變，但是自她嬌美若花的俏臉上，却立時又現出了十分動人的笑容來，道：「好！請跟我來吧！」

在他們幾個大人講話之際，白棗兒自然一點也不知道事態的嚴重，她只是骨碌碌地轉動着眼睛，在雪娘轉過身去時，白棗兒忽然道：「雪娘，顧叔叔爲什麼用繩子套住了那大哥哥的頸子？」

雪娘笑着道：「他們鬧着玩兒！」

白棗兒笑着向顧不全等三人招手，道：「你們來啊，我們一起玩！」

金不嫌等三人，一起笑了起來，雪娘已抱着白棗兒向前走了出去，不一會，一行人便已來到了繁花如錦的那片山坡上，雪娘的那輛馬車，仍然停在山坡上，一到



了馬車前，雪娘抱着白棗兒，便進了車廂內。

金不嫌等三人，押着玉郎君、金不嫌和譚盡兩人，並坐在車頭上，顧不全仍然將刀架在玉郎君的頸子上，喝道：「粉面玉郎君，委屈你在車頂上晒晒太陽！」

粉面玉郎君神情驚怒，顧不全接着又喝道：「上！」他手向上一提，粉面郎君立時提氣，和他一起向車頂上躍了上去，粉面玉郎君可半分也不敢慢，一慢的話，顧不全已躍上去，他還在下面的話，只怕便會被套在他頸子中的腰帶，生生勒死！

譚盡拿起了車鞭，回頭道：「雪總管，天香宮在何處，武林中從無人知，盼你指路。」

雪娘和白棗兒一進了車廂，在車廂中便傳出了她們兩人咭咭咯咯的笑聲來，倒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只有顧不全，金不嫌和譚盡三人才知道，他們這時候，就像是頂着鋼刀，在闖鬼門關一樣！

譚盡一問，雪娘才止住了笑聲，嬌喘着道：「你一直向北走就是！」

雖然只聽得她的嬌喘聲，和銀鈴也似的語聲，但也已動人之極，粉面玉郎君想起剛才和她歡愛時的那種動人情景，如今却生出了這樣的變故，正不知是吉是凶，心中忐忑不安，不由自主嘆了一聲。

而譚盡已然揮起了馬鞭來，馬兒踢着蹄，開始奔走，拉着車，直下了山坡，轉眼之間，車便已上了大路上，向北疾跑而去。

這時候，已然是夕陽西下時分了，路上過往的行人，十分之多，普通行旅，雖然覺得他們這四個人，兩個在車廂，兩個在車頂，十分碍眼，但是也不會來過問。路上經過的，自然也有武林中人，可是武林中人，却鮮有不認識酒色財氣四大高手，看到他們這等情形，心中雖覺蹊蹺，也是事不關己，絕不過問。

譚盡一直着趕車，等到天黑時分，才進了一個鎮甸，譚盡將馬車停在一家大客店門口，金不嫌向後一揮手，顧不全已押着玉郎君跳了下來。

金不嫌也下了車，在車門上叩了叩，道：「雪總管，請在這裏過夜。」

車門「呀」地一聲，推了開來，雪娘已穿好了外衣，抱着白棗兒走了出來，白棗兒却已睡着了，金不嫌看到白棗兒氣息均勻，面色紅潤，便放了心，心知眞已制住了玉郎君，雪娘必然不敢造次。

譚盡也自車座上跳下，一行人，堪稱奇形怪狀之極，走進了客店，掌櫃的迎了上來，只好陪着笑，也不知道向誰招呼的好。

金不嫌大搖大擺向前走去，喝道：「快準備兩間上房，打掃乾淨，準備吃的拿來！」

掌櫃的忙道：「客官，上房已經住滿了！」

金不嫌一翻手，自袖中取出了老大的一隻金元寶來，「叭」地一聲，拍在櫃上，道：「將他們趕走！」

掌櫃的一看到那錠金子，連眼都定了，連聲道：「行得！行得！」一面說，一面已轉身吩咐着店小二，一時之間，只聽得上房中罵聲大起，譚盡向前走去，道：「多包涵些，天香宮總管在此！」

住在上房中的幾個人，本來也是武林中人，一聽得伙計要趕他們走，連兵刃都亮出來了，可是譚盡一出現，一道出了天香宮的名字來，那幾個人，齊皆傻了般，其中一個還認識譚盡的，忙拱手道：「原來是譚大俠，我們理應相讓，請，請！」

譚盡笑道：「他奶奶的，我是醉而不俠，人人皆知，却是什麼譚大俠了，承讓，承讓！」

一時之間，兩間上房已騰了出來，雪娘抱着白棗兒自進了一間上房，白棗兒也揉着眼睛醒了，金不嫌等四人，來到了另一間，譚盡大聲吩咐取酒菜來，店小二那敢怠慢，粉面玉郎君抗聲道：「現在還怕我走了不成，總可以將我放開來了！」

譚盡道：「多有得罪，若是你想走，莫怪我們得罪！」

譚盡一面說，一面向顧不全揮了揮手，顧不全一縮手，還刀入鞘，鬆了手，玉郎君吁了一口氣，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道：「眞是奇事，你們三人，竟會爲了一個小女娃，置生死於不顧。」

金不嫌也坐了下來，他傷得很重，一坐下來便自眞氣運轉，療起傷來，但這時他忍不住道：「與你說，你也不明白，連我們自己，有時想起來也難以相信！」

店小二隔不久，便好酒好肉，搬了過來，粲面玉郎君也笑了起來，四人風捲殘雲，吃了個飽，譚盡連喝了三四杯好酒，才抹了抹嘴，正當他們吃飽時，只聽得房門「呀」地一聲，推了開來，四人一起抬頭看去，只見雪娘拖着白棗兒，笑吟吟地站在門口，粉面玉郎君一看，立時向前撲了出去，可是他才撲出了半步，譚盡一伸手便已抓住了他的手背，不讓他向前去。

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嚇得臉色變靑，一起站了起來，顧不全叫道：「小白臉，叫她走！」

雪娘笑道：「別怕，白棗兒要來見你們，你們何必怕成那樣子？」

顧不全拔出了尖刀來，刀尖對準了粉面玉郎君的咽喉，他心中實在驚駭，手在發着抖，玉郎君仰着頭，道：「他媽的，你手兒發什麼抖？」

雪娘仍站在門口，只不過鬆開了手，白棗兒叫着，奔了過來，抱住了顧不全的大腿，叫道：「顧叔叔！」

顧不全心中一樂，彎下身去，去摸白棗兒的頭頂，却不料就在此際，雪娘纖手一揚，一股精虹，電射而出，「錚」地一聲響，射在顧不全的刀上。

雪娘的出手實在太快，根本看不出她發出了什麼暗器！但是，就在那一擊間，顧不全只覺得胸口發熱，手一鬆，那柄單刀，「呼」地一聲，已然飛向半空，釘在樑上。

顧不全大驚，反手摟住了白棗兒，向後便退，譚盡一聲怪叫，五指如鈎，便向粉面玉郎君當胸抓下。

他還想在那一刹間，制住了粉面玉郎君，免得雪娘再下手，可是雪娘出手，實在太快，他手才提起，一陣香風過處，雪娘已然掠向前來，手一揚，「拍」地一聲，輕輕一掌，拍在譚盡的手背之上。

（未完・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荷花樓戰役雖然暫告停止，但戰雲密佈，仍未解除，閑雲大師從樓頂下來，和白玉仙、墨非子、蕭寒月會合商量下一個戰役的佈署，估計二先生暫時撤退，必定會捲土重來，這次可能派來鐵甲武士，白玉仙談虎色變，心有餘悸，因爲鐵甲武士刀槍不入，暗藏彈簧兵刃，還能放出歹毒火器，衆俠先安置傷員常九、唐明、陳抱山三人在大廳內養傷，然後搬來重兵器對付鐵甲人，派來朱盈盈守在廳內護衛傷員，靜候出擊，此時聽到車輪之聲，聞百奇進來告知鐵甲人快到，協助衆俠應戰。蕭寒月和白玉仙先出來偵看，鐵甲人已接近荷花樓……

## 鐵甲人如虎添翅　蕭寒月退敵負傷

白玉仙跨出一步，站在蕭寒月的身側，道：「蕭兄，看清楚沒有？」

蕭寒月點點頭道：「看清楚了……」

白玉仙道：「怎麼樣？」

蕭寒月道：「到目下爲止，在下還找不出可以下手的地方！」

白玉仙道：「蕭兄，請先退回荷花樓，由賤妾先試試這些鐵甲人的反應……」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白姑娘對他們早有畏懼，還是由蕭某出手的好。」

白玉仙道：「我聽二先生說過，這些鐵甲人有很多奇異的變化，妾身引動他們出手，蕭兄隱身觀察，也許可以由他們傷人的方法中找出破解之法。」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姑娘，在下所學的武功，有着十分靈敏的應變反應，姑娘不用和我爭了，請退入廳中免得讓我分心旁顧……」

白玉仙接道：「你是今日之戰的主力，也是大夥的希望所寄，絕對不能受到挫折，還是由妾身先試一下吧。」

「回去……」蕭寒月神情冷肅的說道：「去告訴朱姑娘，如若這些鐵甲人只由前門進攻，叫她隱身門後，俟機發出『銀月飛霜』，藉以助我一臂之力。」

白玉仙眨動了一下大眼睛，低聲道：「不要對我這麼兇，我是好意。」

「我知道，但我是喜歡聽話的人……」

白玉仙低聲道：「不要輕作承諾，你已經有了兩個絕色的紅顏知己，難道還要拖我下去不成？」

蕭寒月心頭一懍，歎道：「快些退回廳中去吧！鐵甲人已到了十丈之內。」

白玉仙飛過來幽怨的一瞥，未再多言，迅快的退回廳中，一面對站在廳門口的閑雲大師





說道：「大師，隱起身子來，免得使蕭寒月分心。」

閑雲大師點點頭，閃身隱入廳外一側屋角後。

但聞蕭寒月高聲說道：「白姑娘，問問常前輩，我記得他還帶了幾把陰陽傘，可以用來對付白羽令門中人。」

白玉仙閃入廳中，道：「除了鐵甲人外，我們目下的實力足可以應付任何變故，蕭兄不用分心，我們請教常前輩陰陽傘的用法？」

她回答之話，充分的表露出了關切之情。

常九在受傷三人之中，傷勢最輕，也聽到了蕭寒月的聲音，睜開雙眼，道：「白姑娘，這陰陽傘就帶在區區的身上，過來，我告訴妳施用之法。」

白玉仙點頭一笑，却先行到朱姑娘的身側，道：「郡主，到廳門口去，找機會帮助妳蕭大哥，對付鐵甲人。」

朱盈盈道：「可是，蕭大哥讓我守在大廳中啊！」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有敵人進入廳中，我自然會招呼妳，鐵甲人是二先生手下最兇惡的武器，難道妳不關心蕭大哥的安危麼？」

朱盈盈道：「我當然關心他，妳知道的，蕭大哥如有什麼閃失，我也活不下去的。」

白玉仙說道：「所以，妳要去帮助他，妳手中的『銀月飛霜』，說不定就是鐵甲人的尅星。」

朱盈盈道：「多謝姐姐指點，不過，妳要小心照顧常前輩、唐明和陳抱山，別要他們受到傷害，蕭大哥把他們三個人的安危交給我負責好了。」

白玉仙道：「郡主放心，我來負責保護他們三人，如若受到傷害，郡主唯我是問。」

「不要叫我郡主，我離開王府的時候，已把這郡主的封贈、名位還給了父母，目下，我只是一個平常人家的小女子，追隨着蕭大哥浪跡江湖。」

「好！那我就叫妳一聲朱家妹子了。」

朱盈盈點點頭，道：「這稱呼聽來好親切，多謝妳了，白姐姐。」嫣然一笑，行向廳門口處。這時，第一個鐵甲人，已然行近蕭寒月五尺之處。

蕭寒月看得更清楚了。

鐵甲人的外形，漆上了暗灰顏色，這些人如是在晚上行動，和夜色合於一處，埋伏、突擊那就是更叫人防不勝防了。

嚴格說來，他們已經不能算人，經過了一番精心設計的鐵甲，已把他們改變成了一種怪物。

蕭寒月暗聚真氣，斜斜舉起了手中的厚背大砍刀。

這柄刀有三十二斤的重量，加上蕭寒月默運內力的放手一擊，力量的强大何只千斤，就算一根鐵條，恐怕也難承受這一刀之力。

刀勢揚擧不高，隨時保持了變招擊敵的變化。

鐵甲人兩道淩厲的目光，由護眼的鐵盔中直射出來，目光有如冷電。

除了眼睛之外，全身都是在鐵甲的保護之下。

蕭寒月一接觸鐵甲人的目光，心頭又是一震，只從那目光中分辨，這鐵甲人確有精湛的內功，高深的修爲，就算不穿鐵甲也應該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蕭寒月左腳微微踏出半步，使應變的轉動更快一些，道：「閣下大名？」

「鐵七，你懂嗎？」

他聲音清晰，表示出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而且，那頂鐵盔構造上，也留着傳話的孔口。

「噢！鐵七，鐵甲人七號。」

「很聰明，你叫蕭寒月是麼？」

「你也知道我？」

鐵七大笑道：「我們第一次出動，就是爲了對付你蕭寒月。」

「在下當眞是榮幸得很，竟然勞動到二先生手下的鐵甲人出動，鐵七，不是你的眞實姓名吧……」

鐵七突然冷冷的接道：「蕭寒月，你問的太多了。」右手一揚，直搗過來。

這鐵甲構造精妙，穿在人的身上，似乎完全不影响一個人的靈活轉動。

蕭寒月一個疾轉，斜擧的大砍刀也隨着轉動的身軀，變成了平掃，呼的一刀斬了過來。

鐵七擊向蕭寒月的右手一收，硬向刀上封去，身子也斜踏半步，似是便於把力量集中在右臂之上。

但聞一聲金鐵大震，鐵甲人被蕭寒月這一刀之力，震得身軀搖動，橫裏移動三步。

蕭寒月也覺得虎口一麻。

再看手中的大砍刀，竟然刀刃倒捲，形成了一個寸許左右的大缺口。

鐵七身上的鐵甲，却是全然無損。

大概鐵七吃了這一刀的苦頭，發出一聲冷哼，左手一抬，一柄飛刀激射而出。



這等近不過數呎的距離，飛刀來勢如電，實在不易閃避。

但這蕭寒月的武功，有一個奇異的特色，那就是隨時都保持着最高的應變技巧，手中大砍刀就在胸前等待，向上一揚，已然封住了鐵七射出的飛刀。

但蕭寒月却未料到竟然會有一條細小的鐵鍊連着，刀飛出一丈開外，鐵甲人突然挫臂一收，被蕭寒月磕飛的刀勢，竟然回轉過來，纏在了大砍刀上，右臂橫掃，擊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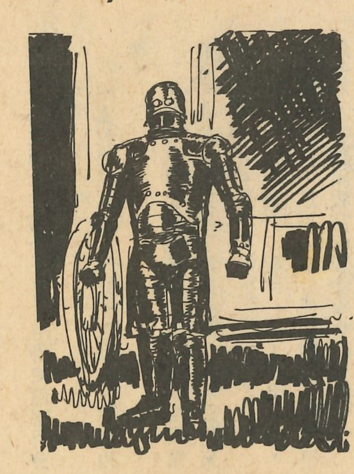
他距離蕭寒月，足有三尺以上，右臂橫掃，正常的情形之下，是無法擊中蕭寒月的，但却想不到，他右臂再發動之後，突然彈出一柄兩尺多長的利刃，在完全出人意外之下，閃電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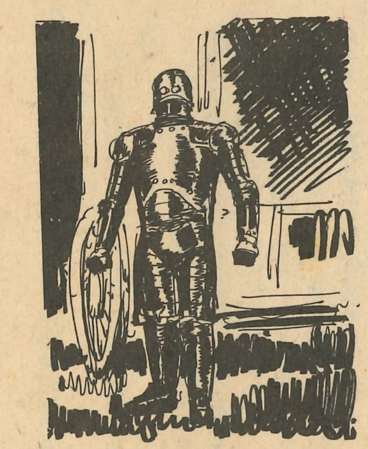
蕭寒月吃了一驚，急急吸氣疾退，利刃掠胸而過，竟然劃破了蕭寒月的衣衫，胸前也劃了一道傷口，長逾半尺，鮮血湧出。

若非蕭寒月，換上另一個人，早已被攔腰斬作兩斷。

出道以來，蕭寒月第一次直接傷害於對方的兵刃之下。

只聞鐵七歎口氣，道：「好身法！竟然避開了這一刀。」





蕭寒月兩手一揮，手中大砍刀向上揚起，希望掙斷纒在刀上的鐵鍊。

但鐵七左臂一抖，九寸長的飛刀，竟然打起轉來，寒刃如電，劃向蕭寒月的面頰。

這等借物操刀之術，實是一種絕技，非經苦練，實難運用自如。

蕭寒月被迫的狼狽不堪，只好鬆手丟了刀，疾忙退後五尺。

鐵七右臂一收，利刃又縮回了右臂鐵甲之中。

蕭寒月站定後右手疾快的拔出了背上長劍，凝神以待敵。

他明白了這些鐵甲人不只是憑仗着身上的鐵甲，可避刀劍，藉機猛攻，而且是，具有高度的應變機巧，和對敵手法，他們的技藝巳到了相當高明純熟的境界，除了本身的武功造詣之外，還運用着那些鐵甲內設計巧妙的機具變化。

這是勁敵。

除了人的因素之外，又加上了設計精巧的機具。

蕭寒月感覺傷口上有些疼痛，但他却强忍着沒有表示出來。

沒有運氣止血，使得鮮血大量的湧出，染紅了前胸處大片的衣服。

幸好，蕭寒月是背對着廳門，隱在廳門後的白玉仙和朱盈盈等，都無法看到他受傷的情形。

蕭寒月也盡量避免着，不讓他們看到。

鐵甲人的機巧變化，傷了蕭寒月，但却也激起了他强烈的爭勝之心。

蕭寒月不是一般的江湖草莽人物，他腹有詩書，胸藏韜略，在受到挫傷之後，能完全冷靜下來，一面運氣止疼，一面思索對敵之法。

鐵七冷笑一聲，道：「蕭寒月，棄劍吧！你沒有取勝的機會。」

蕭寒月道：「我還有再戰之能。」

鐵七道：「徒自取辱，也白白的賠上了一條命。」

左手一抬一抖。

但聞嗤嗤之聲，那射出的一把飛刀，竟然也收了回去。

蕭寒月道：「果然是構造精密的鐵甲，閣下對敵的威力，似乎也全在這鐵甲之上了。」

這句話，激怒了鐵七，冷笑一聲，道：「蕭寒月，如果你今天不死，有一天我會脫下鐵甲和你一決生死。」

蕭寒月道：「那你會全無機會，不是我十合之敵。」

鐵七道：「蕭寒月，你好狂啊！」

蕭寒月道：「如若二先生不把在下看成一個勁敵，也用不着出動到你們這些鐵甲人出手了。」

鐵七道：「現在，我要殺了你！」

蕭寒月道：「在下也正想領敎，不知你除了右手暗藏的利刃和左臂中的飛刀之外，還有什麼殺人的暗器？」

鐵七道：「你慢慢承受吧！」



突然向前衝來，雙手齊出，右手揮拳攻前胸，左手兩指，直取雙目。

竟然是有招有式，和一般高手攻敵一樣的手法。

只是，鐵拳、鐵指看上去更覺恐怖。

蕭寒月吃過一次苦頭，心中已有警惕，疾退兩步，閃開一擊，長劍探出，刺向鐵七的左眼。

好快的一劍，當眞是像閃電一般。

鐵七吃了一驚，急急一側臉，長劍刺在左眼一寸的地方，隆然一聲，冒出一串火星。

這地方的鐵甲，是全身裝甲上最薄的地方，蕭寒月雖然未刺穿，但却震的鐵七頭昏腦脹，左眼暫時失去了視覺，震駭之中，急急向後退去。

他心中明白，已然暫時失去了戰鬥的能力，心中畏懼，一退數十丈，直到了篷車前面。

「擊退了他們……」白玉仙飛躍而出，道：「好極了，你是不是擊傷了他們……」忽然發覺蕭寒月前胸處，鮮血染衣，不禁一呆。

蕭寒月橫劍而立，道：「他們有弱點，並非是完美無缺。」

白玉仙低聲道：「你受了傷，快回廳中去，待我替你包紮一下。」





提到了受傷的事，蕭寒月突然感覺到傷口在疼痛，點點頭，道：「希望他的刀上不要有毒，這點傷就不會妨害我的行動了。」

「血染半身，傷勢不會太輕……」

蕭寒月接道：「我還能行動自如，傷勢大概也不會太重了。」

口中說話，人却在白玉仙拖拉之下，進入廳中。

看到了蕭寒月血透衣衫，朱姑娘强忍着沒有尖叫，但兩行清淚，却像泉水一般湧了出來，急急行到了箇郎身側。

白玉仙已動手拭去了蕭寒月前胸的血跡，清楚的看到了一個大半尺的傷口。

奇怪的是蕭寒月雖然未經敷藥，但傷口似是已經凝結。

白玉仙略一沉吟，笑道：「朱家妹子不要哭，他這傷雖然不輕，但失血已經自止，包紮一下就好了。」

原本也十分担心的閑雲大師，突然哈哈一笑，說道：「劍帝有一個殺不死的外號，原因是，他習練的內功，有能自己止血的功能，看來，蕭施主果已盡得眞傳了，你好好坐息一下，老衲如若對付不了鐵甲人，還要煩你出手帮忙。」

大步行出廳外。

原來，這時，三十丈外正有一個鐵甲人，大步行了過來。

白玉仙抬頭看了向中天和聞百奇一眼，道：「兩位都是大師總角之交，最好能從旁照顧，咱們人手雖然多了一些，但還是禁不起傷亡，尤其是像閑雲大師這等德高望重的人。」

聞百奇、向中天點點頭，於是齊齊伸手在兵刃堆中檢了兩件重兵刃。

向中天是一根狼牙棒，聞百奇檢起的是兩把厚背的鬼頭刀。

對付鐵甲人這樣的怪物，誰也不敢托大。

這時，常九緩緩移到唐明身側，兩人低聲商量一陣，選擇了一個很好的角度，再輕緩移了過去，此處既可掩蔽身子，又可防守後門。

白玉仙瞭解他們的心意，沒有出言勸阻。

傾巢之下無完卵，這時，能有一分心力就多盡一分力量了。

常九取出了兩柄陰陽傘，低聲對唐明解說用法，這兵刃既然是防敵暗器，又能連續發出六枚强力彈簧射出的鐵箭，對一個傷勢未癒的人，應該是很好的兵刃。

蕭寒月望了朱盈盈一眼，低聲道：「盈盈，站在廳門後，替閑雲大師掠陣，找機會發出『銀月飛霜』試試，看看能不能斬傷他們身上的鐵甲。」

朱盈盈答非所問的，道：「你的傷勢，疼麼？」

蕭寒月道：「玉仙姑娘身懷靈丹，醫術又好，我已不覺得疼痛了。」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白姐姐，麻煩妳了。」

站起身子，行向廳門。

白玉仙沒有說話，似是在很用心的替蕭寒月包紮傷口，直到包紮好才低聲說道：「勿怪千金之軀的小郡主，被你迷的甘棄郡主身份，陪你流浪江湖，連我這歷盡滄桑的小女子也快被你迷住了。」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是不是我說錯了什麼話？」

白玉仙搖搖頭。

蕭寒月道：「那是我擧止太輕浮了？」

白玉仙又搖搖頭。

蕭寒月正容說道：「白姑娘，如我眞有這個毛病，還望妳多多指點，在下不能再沾惹情孽了。」

白玉仙雙目盯注在蕭寒月的臉上，道：「我是例外吧？」

蕭寒月看她雙目中滿是情焰，不禁心頭一震，低下頭，道：「白姑娘說笑了。」

白玉仙和朱盈盈、趙幽蘭雖都是一般的絕色美人，但趙、朱兩人都還是少女身份，白玉仙却比她們多了一份成熟，誘人的風韻，眉挑目語，風情無限，蕭寒月竟然不敢和她目光相觸。只聽白玉仙輕輕歎息一聲，道：「一個人具有特別才藝，可以使之美化動人，而你，蕭兄却又多了一份書生氣質，一種江湖人物缺少的氣質，人家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大概就是如此吧……」

（未完·四十七）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被神秘人擄走，說是帶去找姓穆的小妮子，岳小玉無法掙脫，任由他擺佈，見他施展輕功，經過無數村莊田野，其快如飛，來到一座幽谷裏，把戴着的一副面具除下，是一個七十歲灰白鬍子的老人，岳小玉不認識，懷疑他是「仙上仙」歐如神，他却不承認，自稱李大玉，說話突梯滑稽，談笑不倫不類，弄得岳小玉啼笑皆非，強逼岳小玉做他的徒弟，岳小玉只好胡說八道的和他週旋，二人談談笑笑，胡扯一通，最後神秘人一本正經似的問岳小玉是不是和郭冷魂很有交情，而對公孫咳無法醫治郭冷魂的傷毒，不禁唏吁長嘆……

## 收徒先訓話　差遣找仇家

岳小玉沒有插口，只是靜靜地聆聽下去。

神秘人接着說道：「當年，為師在巫山邂逅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那時候，我才二十八歲，而她比我細小五歲，樣子甜甜的，說話的聲音，就像是深谷裏的黃鶯。」

岳小玉心想道：「穆姊姊不是也一樣嗎？」

只聽見神秘人接道：「我還記得那一天，巫山正在下着雨，雨並不大，只是一絲絲一縷縷的，但半山的雲和雨，却使這巫山看來更迷人了。」

岳小玉點了點頭，心想：「巫山雨景再好看，也萬萬比不上意中人的一顰一笑呢。」

神秘人微笑着，看他的眼神，似乎正緬懷着數十年前的旖旎風光。

他停頓了片刻，才慢慢地接着說：「那時候，我比現在斯文得多，也乾淨得多，最少，我十根指頭都修剔得很整齊，絕對沒有半點塵垢藏在指甲裏，而且，我既年輕又俊俏，就連我在鏡子裏看見自己，也覺得眞不愧是個美男子。」

岳小玉道：「師父現在也不難看。」

神秘人道：「人老了，就算不難看也絕不會好看到甚麼地方去。」

岳小玉可惜道：「若跟當年相比，自然是大有距離了，可惜徒兒出世晚了幾十年，無緣可以一睹師父當日年輕英俊的神采。」

神秘人道：「但縱使為師當年如此英挺不凡，但跟她站在一起，為師仍然有自形慚穢的感覺。」

岳小玉吐出口氣，眨眼道：「如此說來，那位前輩佳人，眞是美得可以讓人跳樓了。」

神秘人「嘿」了一聲道：「跳樓有甚麼了不起？就算是為她一天死八百次，次次死得頭爛腸穿吐血，為師也是心甘情願的。」

岳小玉嘆道：「想不到師父如此多情，徒兒眞是自愧不如。」

神秘人望了他一眼，道：「你年紀還細小，只要再大幾歲，你就會知道這種相思是甚麼滋味了。」

岳小玉道：「倘若相思變傷心，那就是相思上加傷，的確是傷極了。」

他這種似是而非的說話，別人聽見了不是為之失笑，就是嗤之以鼻，但神秘人却聽的不住點頭，就像是聽見了世間上最深奧的哲理一般。

過了好一會，神秘人才緩緩地接道：「自從在巫山遇上了她之後，我就連飯都不想吃了。」

岳小玉道：「是茶飯不思嗎？」

神秘人道：「不是茶飯不思，而是樂不思蜀，天天都陪着她左逛右逛，有時候興之所至，連窰子也去逛上一逛。」

岳小玉吃了一驚：「你帶着那個前輩佳人逛窰子？」

神秘人道：「不是我帶她，而是她帶我跑進窰子裏去。」

岳小玉更是莫名其妙：「她為甚麼要帶師父去逛窰子？」他心裏還有另一句話，但却不敢直說出來：「難道她是個婊子嗎？」

只聽見神秘人又接着說道：「當時，為師也是說不出的驚詫，老實說，那種地方，連你師父也是從來未曾到過的。」

岳小玉心道：「這門道兒，我這個徒弟比你早見識得多，去年老子還跟那潑辣的鴇婆狠狠的打了一塲架，眞乃快哉。」

岳小玉的確經常逛窰子，但他是名符其實的逛窰子，通常只是跑進後院去跟窰子裏的雜工伙子賭錢，跟嫖妓這種事是完



全扯不上半點關係。

神秘人續道：「那一天晚上，她帶着我潛進一間妓院，讓我看見了一件令人髮指的事。」

岳小玉說道：「是不是鴇母迫良為娼了？」

神秘人一拍大腿，道：「正是！你怎麼會猜中的？」

岳小玉笑了笑，道：「這種事，徒兒見得多了，又何足為異？」

神秘人道：「但那時候，我看見了十分生氣，便決定出手對付那個鴇母。」

岳小玉道：「我若打得過那些鴇母的爪牙，早已打了幾百次架。」

神秘人道：「但為師懂武功，那鴇母就算有一百個爪牙在身邊，也是護不住她的，結果，為師把那個可惡的鴇母打得鼻腫臉青，然後才把那個女人帶走。」

岳小玉道：「師父有此俠義心腸，眞是令人萬分佩服。」

神秘人道：「這算得上甚麼，簡直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完全不堪一提。」

岳小玉道：「在師父看來，這也許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你救了那個女人，對她來說却是莫大的恩德。」

神秘人嘿嘿一笑，道：「但十年後，為師又再遇見了這個女人，她站在一條陰冷的巷子裏，頭上戴着一朵黃色的小花，手裏揮動着一條鮮紅色的手絹。」

岳小玉一呆：「那是甚麼意思？」

神秘人道：「若不是她不斷揮手叫我，我是絕對認不出她了，她簡直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岳小玉道：「徒兒還是不怎麼懂。」

神秘人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她最後還是做了婊子，而且還是最低賤的那一種。」

岳小玉怔住，半晌才苦笑道：「這眞是沒話說了。」

神秘人道：「不要再提那些鴇母和婊子。」

岳小玉道：「對！提起這種人和這種事，簡直是煮鶴焚琴，臭屁滿天飛。」

神秘人道：「還是再說為師和她的故事好了。自從為師認識了她之後，終日為之神魂顛倒，連武功也懶得去練了，結果就釀出禍事來。」

岳小玉道：「不練功跟禍事又有甚麼關係？」

神秘人道：「唉，你且聽為師道來：那時候，江湖上有一個很著名的劍客，他要向我挑戰，由於我早已答應了，所以到了決戰之日，還是不得不如期赴約。」

岳小玉道：「既然有約在先，自然是不見不散。」

神秘人道：「本來，以為師的武功，最少該有八分勝算，誰料到兩三個月懶於練功，整個人的氣勢就隨之弱了下來。」

岳小玉道：「師父這一戰敗了？」

神秘人道：「也不算是完全敗了，因為對方也和我一樣，倒臥在血泊上。」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是兩敗俱傷了？」

神秘人點點頭，道：「你說對了，是兩敗俱傷，而且還傷得十分嚴重。」

岳小玉道：「那位前輩佳人呢？」

神秘人說道：「在一間和尚寺門外等我。」

岳小玉奇道：「她爲甚麼會在和尚寺門外等你？」

神秘人道：「這間和尚寺的主持，是爲師的一個老朋友，所以爲師約她在寺外等候喝茶。」

前面這幾句話，岳小玉是聽得很明白的，但「等候喝茶」這四個字，却又不禁使他覺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那神秘人接着解釋：「那寺院主持，對烹茶之道極有研究，而她也是很喜歡這一套的，所以爲師就約她到寺裏喝茶。」

岳小玉這才恍然道：「原來如此。」

神秘人繼續道：「可是，這頓茶喝不成了。」

岳小玉道：「爲甚麼？」

神秘人道：「因爲我爽約。」

岳小玉道：「師父爽約，是不是因爲傷得很厲害，無法趕往和尚寺？」

神秘人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道：「師父決鬥，那位前輩佳人怎麼不去瞧瞧？」

神秘人道：「我又沒告訴她這件事，她又往那裏去瞧呢？」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這豈不是叫前輩佳人白等嗎？」

神秘人道：「當然是白等了，她等了很久很久不見我來，終於走了。」

岳小玉說道：「師父呢？你後來又怎樣？」

神秘人道：「流血過多，險些完蛋大吉。」

岳小玉道：「師父福星高照，運澤綿長，當然不會就此死掉的。」最後這句話包管沒錯，否則如今也不會拜了這個神秘人做師父。

神秘人嘆了口氣，道：「我暈迷了，不省人事，等到醒過來的時候，臉上就有一種濕濡濡的感覺。」

岳小玉奇道：「你的臉爲甚麼會濕濡濡？」

神秘人道：「因爲有人用嘴唇印在我的臉上。」

岳小玉聽得爲之眉飛色舞，道：「是不是那位前輩佳人？」

神秘人苦笑了一下，道：「若眞的是她，就算吻完之後立刻嚥氣，那也不枉此生了。」

岳小玉怔了一怔，道：「既不是那位前輩佳人，却又是甚麼人？」

神秘人又苦笑了，而且這一下看來笑得更苦，道：「那個人，還得要加上一個猿字。」

岳小玉道：「那人姓袁？」

神秘人搖搖頭，道：「不是那人姓袁，而是一隻人猿用嘴唇印在我的臉上！」

岳小玉不禁睜大了眼睛：「你給人猿俘擄了？」

神秘人搖搖頭，道：「那人猿還沒有這麼大的本領，但我能夠活下去，却是牠的功勞。」

岳小玉奇道：「莫不是那人猿懂得治病療傷？」

神秘人搖頭道：「那倒不是，但若不是牠把主人帶來，爲師和那個劍客都已死了。」

岳小玉道：「牠的主人是誰？」

神秘人道：「一個怪人。」

岳小玉道：「怪到怎樣的地步？」

神秘人道：「與人猿爲伍，吃水果爲生，除非不開口，一開口就要罵人。」

岳小玉道：「他罵過你？」

神秘人道：「天天都罵，而且罵個狗血淋頭。」

岳小玉道：「他罵甚麼？」

神秘人道：「他罵我不該半死不活，連累他費了三晝一夜的時間，才能把我救活過來。」

岳小玉道：「他可以見死不救呀。」

神秘人道：「但他說：『老子若不救你，西施就會咬我的屁股！』」

岳小玉訝然道：「怎麼又弄出一個西施來？」

神秘人搔搔頭皮，又哼了一聲才說：「西施就是那隻人猿！」

岳小玉「哦」的一聲，道：「這名字倒也不錯。」

神秘人道：「但話得倒回來說，那怪人雖然古怪荒唐，但醫術却是十分了得，否則，爲師早已傷重斃命，再也活不到今天啦。」

岳小玉道：「跟師父決鬥的劍客，也給怪人救活了嗎？」

神秘人道：「都一併救活了。」

岳小玉道：「這倒值得慶幸。」

「慶幸個屁！」神秘人哼了一聲，說道：「我才能恢復行動，立刻就嚷着要走了。」

岳小玉道：「怎麼不肯？他早就巴不得我快點上路，省得礙手礙脚。」

岳小玉道：「師父急急要走，自然是爲了那位前輩佳人。」

神秘人道：「這還用說嗎？誰知道這一次分手，我就再也找不着她了。」

岳小玉道：「怎會找不着？」

神秘人道：「她從來沒有告訴我，她的家在甚麼地方。」

岳小玉道：「但她可以找師父嘛。」

神秘人道：「唉，爲師當年有如浪子，正是居無定所，她又怎能找得着？而且，江湖盛傳爲師已在決戰中身亡，她……她……」說到這裏，聲音顯得甚是難過，再也接續不下去。

岳小玉嘆道：「往事不堪提，師父不要再難過了。」

神秘人咬牙，說道：「誰在難過了？哼！」

岳小玉見他死撐不認，心中暗暗好笑，但面上却不動聲色，只是淡然道：「師父是看得通看得透的老江湖，這點波折的確毋須放在心上。」

神秘人道：「爲師的確不放在心上，所以過了八九年，終於成親去也。」他頭一句話，肯定是違心之言。

岳小玉沒有再點破他，只是道：「跟誰成親？」

神秘人道：「那是一個名門淑女，她人漂亮，品性純良，雖然不懂武功，但却精於棋琴詩畫，當年拜倒在她裙下的公子哥兒，眞是不計其數。」

岳小玉道：「連師父也拜倒在她石榴



裙下了？」

神秘人道：「嘿嘿，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爲師畢生唯一所鍾愛者，就只有在巫山相遇之那個天仙化人而已。」

岳小玉道：「無奈伊人芳踪杳然，那又有甚麼辦法子可想？」

神秘人嘆道：「正是如此，所以……唉！」

岳小玉道：「以是師父只好聽從父母之命，另娶他人了？」

神秘人盯着他，良久才又嘆道：「都給你這個小鬼頭說對了。」

岳小玉道：「姻緣之事，往往由天註定，師父也不必長嗟短嘆。」

神秘人道：「然而蒼天作弄，當爲師成親後，却又再重遇伊人於大雁塔下！」

岳小玉「啊呀」一聲叫了起來：「這便如何是好？」

神秘人道：「爲師不甘被蒼天擺佈，決定重新再來。」

岳小玉問道：「那位前輩佳人反應如何？」

神秘人失望道：「冷若冰霜，避我而去。」

岳小玉皺眉道：「這可怪哉，莫非前輩佳人已作他人婦？」

神秘人大叫一聲，道：「小鬼頭，又給你說中了。」

「這可慘極！」岳小玉聳肩苦笑，「本是一對金童玉女，但在久別重逢後，金童已有婦，玉女也已嫁夫，自然是甚麼瞄頭也沒有啦。」

神秘人道：「可不是嗎？意中人嫁給了一個王八，自己却娶了一個人家爭得焦頭爛額的淑女回來，唉，淑女！淑女嫁給我，馬上就變了賢妻，不消多時賢妻肚皮爭氣，生下了一個老是向老子瞪眼的寶貝兒子，於是，賢妻又再兼任良母了，哈哈，你說師父是不是世間上最幸福的人？」

岳小玉苦笑一下，道：「這下子眞是見仁見智了。」

「見他媽的大頭春夢！」神秘人氣呼呼的說：「這簡直是開玩笑，自己開自己一生的玩笑！」

岳小玉道：「何以見得？」

神秘人道：「想當初，我若不去跟那個活見鬼的傢伙決鬥，就甚麼事情也沒有了，就算非打不可，也該帶着自己最心愛的女人一塊兒去！但我沒有這樣做，滿以爲三五七招就可以把那個劍客砍開四六八截，但結果却是長衫套在板櫈上，弄出一個要命的鼈十來！」

「鼈十統賠，莊家上吊。」岳小玉是個小賭精，一提起牌九就精神百倍。

神秘人道：「但我沒有上吊，就算輸死了也決不會上吊。」

岳小玉道：「這個很對，身體髮膚，授諸父母，不敢毀傷也。」

神秘人苦着臉，道：「但不管上吊不上吊，還是爲師錯了，而且錯得九瘟十三癲，無可挽回。」

岳小玉忽然壓低了嗓子，道：「這樁事，師母知道不知道？」

神秘人道：「她是個呆芋，除了相夫教子之外，其餘事情一概不聞不問。」

岳小玉吐一口氣，道：「那還好一點，如今在甚麼地方？」

神秘人道：「你師母早已壽終正寢，她走的時候甚是安詳。」

岳小玉道：「那也是一種福氣。」

「當然是福氣，」神秘人居然笑了笑，道：「她本來就是個福氣的女人，無論出生、兒時、婷婷玉立後，嫁夫、生子，事事都是那麼順利，那麼如意，就連死也死得乾淨俐落，幾乎沒有甚麼痛苦。」

岳小玉道：「我師哥呢？」

神秘人哼的一聲，道：「他是個飯桶！他媽的大飯桶！」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不會是這樣罷？」

神秘人道：「知子莫若父，難道做父親的還會故意說兒子的壞話？」

岳小玉道：「這個自然不會。」但心中却想：「別人一定不會，但我這個師父嘛倒是難說的很。」

神秘人嘆了口氣，又道：「前塵舊事，還是不要再提了，總之，如今我是鰥夫，她也早已變作寡婦，但往昔恩情，却已化作南柯一夢！」

岳小玉道：「師父感慨良多，那也是人之常情。」

神秘人道：「少廢話，快脫衣服。」

岳小玉一怔：「甚麼？」

神秘人道：「你聾了？我叫你把衣服脫下來，聽見了沒有？」

岳小玉吸了一口氣，道：「聽是聽見了，但……」

「但甚麼？」神秘人突然聲色轉厲，喝道：「你是不是要違抗師父的命令？」

岳小玉初次見他擺起了師父的架子，不禁有點害怕，連忙道：「徒兒當然不敢違抗師父之命，徒兒剛才只是想問師父要不要脫褲子？」

神秘人「呸」的一聲，罵道：「小鬼頭你又來了，師父當然不要脫褲子。」

岳小玉道：「師父不脫，徒兒呢？」

神秘人說道：「爲師幾時要你脫褲子了？」

岳小玉鬆一口氣，心想：「若只脫上身衣服，那還不怎麼打緊。」當下也不敢再耍甚麼花樣，匆匆把身上的衣服統統脫掉。

神秘人「唔」的一聲，道：「果然根骨不錯，是個可造之材。」

岳小玉打了一個寒顫，道：「師父，這裏風大，徒兒有點冷。」

神秘人沒有開口，只是從懷中取出一件物事來。

岳小玉道：「那是甚麼東西？」

神秘人這才說道：「穿上它。」說着，把那物事輕輕抖開，原來是一件銀光閃閃的軟甲。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現在就穿上它？」

神秘人道：「當然是現在就穿上，快點！」

岳小玉連忙把軟甲穿在身上，道：「好像有點刺肉。」

「刺你媽個屁！」神秘人怒道：「你可知道這是甚麼東西？」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知道。」

神秘人道：「這是用北天山銀蠶絲織成的銀蠶絲軟甲，穿着它，對你有百利而無一害！」

岳小玉道：「怎麼師父自己不穿？」

神秘人冷冷一笑，道：「武功練到爲師這個境界，又何必穿着它？」

岳小玉說道：「顯然師父這麼說，徒兒就不客氣了。」但心中却實在不情願，暗忖道：「暫且穿它三幾天，免得師父生氣。」

神秘人見岳小玉穿上了軟甲，這才展顏一笑，道：「咱們已是師徒，當然不必客氣。」說着，又把衣衫遞給岳小玉。

但他才把衣衫拿起，一件物事忽然從衣衫裏跌了下來。

神秘人把那物事拿起，原來是一本色澤暗黃的小書。

神秘人在書面上望了一眼，接着就呆住了。

岳小玉也望着這個師父，心中好生奇怪，忍不住說：「這本破書，徒兒已收藏了好幾天。」

神秘人長長的吸了口氣，道：「這是可勝則勝譜。」

岳小玉已點點頭，道：「是可勝則勝譜又怎樣？」

神秘人神情凝重，道：「這本武學奇書，你是怎樣得回來的？」

岳小玉道：「是郭大哥給我的。」

神秘人默然半晌，才道：「他還有甚麼話對你說過？」

岳小玉想了一想，答道：「郭大哥曾經說過：『這本破書子，是我身上唯一最值錢的家產了，你若不想學破書上的本領，可以把它賣給太乙眞人或者是金銀二老，但要記着，價錢便宜切莫賣，最少也要賣個三萬兩！』」他記性甚好，把郭冷魂的說話一字不漏地照樣搬了出來，連說話的神態和語氣也學得有八九分相似。

「三萬兩！三萬兩！哼！」神秘人忽然冷笑不迭。

岳小玉道：「徒兒也認三萬兩這個數目，實在是太離譜了……」

「當然是離譜之又離譜！」神秘人道：「你若把它拿去給太乙眞人，就算要那老牛鼻子三十萬兩也不過份！」

「三十萬兩？」岳小玉聽得連眼都直了，他以爲師父說三萬兩太多，誰知道却是恰恰相反！

神秘人道：「在武林高手的眼中，錢並不重要，甚至性命也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武功！武功！武功，至高無上的絕頂武功！小岳子，你明白不明白？」

岳小玉連連點頭，但心裏却大不以爲然：「若丟了性命，甚麼武功也會隨之烟消雲散了。」

神秘人咳嗽兩聲，又對岳小玉道：「你可知道這本可勝則勝譜的來歷？」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知道，但徒兒曾經想過，郭大哥是百勝堡主，而這本書又叫可勝則勝譜，顧名思義，多半是郭大哥自己編寫出來的，倒不知道這種想法對不對？」

神秘人道：「你很聰明。」

岳小玉一怔，道：「這次徒兒又說對了？」

神秘人道：「爲師只是說你聽明，可沒有說你說對了。這本可勝則勝譜，在郭冷魂還未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着了。」

岳小玉「噢」一聲，道：「這麼說來，可勝則勝譜跟郭大哥之間，是沒有甚麼關連的了？」

神秘人道：「若說全然沒有半點關連，那也是說不通的，最少，他曾經擁有了這本武學奇書，但這本武學奇書怎會落在他的手裏，爲師却不清楚了。」

岳小玉道：「這個容易，他日徒兒遇見了郭大哥，再行問個清楚便是。」

神秘人嘆道：「郭冷魂受傷不輕，只怕你沒有這個機會了。」

岳小玉道：「是誰傷了郭大哥？」

神秘人道：「是一個本來傷不了他的人。」

岳小玉大奇：「既然本來傷不了他，爲甚麼郭大哥又會受了傷？」

神秘人道：「江湖中人，江湖中事，本來就是夾纏不清，令人莫名其妙之極的，唉，你腦袋細小，心性未定，這種事還是少管爲妙。」

岳小玉道：「但郭大哥對我恩重如山，徒兒又怎能對傷他之人不聞不問？」

神秘人道：「正因爲郭堡主對你恩義情重，這樁事你更不能管。」

岳小玉仍然不服氣，臉上一副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樣子：「徒兒知道，目下徒兒不懂武功，就算要管也管不來，但將來練成了武功——」

「還是管不得！也管不了！」神秘人忽然有點生氣的樣子：「就算將來你成爲了天下第一高手，郭堡主的事，你還是插不了手的！」

岳小玉雖然聰明絕頂，但神秘人這些說話，他實在是無法可以明瞭。

他本人還想再問，但神秘人已喝道：「不要再提郭堡主的事了，這本可勝則勝譜，現在交還給你，你要好好收藏着。」

岳小玉只好點點頭，道：「徒兒知道了。」

神秘人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這本書有多危險？」

岳小玉一怔，道：「它又不是一把刀，有甚麼危險？」

神秘人沉聲道：「誰說它不是一把刀？它甚至比一把利刀還更危險！」

岳小玉道：「徒兒不懂。」

神秘人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身上有一本這樣的武學奇書，自然難免引起別人覬覦之心，嘿嘿，別的不說，倘若你今天遇上的不是爲師，而是另一個人，只怕這本可勝則勝譜已給你釀成了殺身之禍！」

岳小玉舌頭一伸，驚道：「這便如何是好？」

神秘人道：「倒也不必怕得有如大禍將至，只要放一把火，把這本可勝則勝譜燒掉便是。」

「不！」岳小玉斷然地說：「這是郭大哥給我的東西，就算砍掉我的腦袋，也絕不能燒掉它！」

神秘人哈哈一笑：「果然够義氣，老實說，爲師也絕不是眞的要你把書燒掉，但以後你却一定要很小心保管着它，而且



切莫輕易對別人說出這件事。」

岳小玉點頭道：「徒兒明白了。」

神秘人道：「唉，爲師要走了。」

岳小玉道：「你若走了，我怎辦？」

神秘人道：「去見一個人。」

岳小玉道：「見誰？」

神秘人道：「這人叫許不醉，是爲師的死對頭。」

岳小玉吃了一驚：「既是師父的死對頭，徒兒去見他，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神秘人道：「就算他眞的是一條老虎，你也不必害怕，因爲他是沒有牙的。」

岳小玉道：「老虎怎會沒有牙？」

神秘人道：「人若醉了，就算有牙也沒有牙力，你又何必怕他？」

岳小玉道：「這位前輩既然以不醉爲名，又怎會喝醉？」

神秘人嘿嘿一笑，道：「叫包大富的人說不定是個窮光蛋，江湖上有個叫高一丈的傢伙却只是個侏儒，這姓許的雖以不醉爲名，但却天天都醉得七葷八素，往往連手指脚趾也分不出來。」

岳小玉「唔」的一聲，道：「師父說得有理，就以諸葛大叔來說，他叫諸葛酒尊，又是酒王之子，但說到喝酒，他却並不怎麼在行。」

神秘人道：「但話可得說回來，這個姓許的老兄雖然算不上酒量天下第一，但能够比得上他的人，却也寥寥無幾。」

岳小玉道：「這也可算是大有來頭的了。」

神秘人道：「此乃遺傳所致也。」

岳小玉道：「許不醉的祖上也很能喝酒？」

神秘人道：「諸葛酒尊是酒王之子，而這位許老兄，却是酒霸之孫。」

「酒霸之孫？」岳小玉猛然省起：「對了，諸葛大叔曾對我說過，他父親本來是武林中的酒王，但有一次跟武林酒霸拚酒，結果栽了一個觔斗！」

「對了，令到酒王晚年悶悶不樂的，正是許不醉的祖父許一笑。」

「難怪許不醉也是個無酒不歡的酒徒了。」

「唉，說句眞話，男人若不喝酒，就像是猴子不吃蕉。」神秘人道：「換句話說，不吃蕉的不像是猴子，不喝酒的也就不怎麼像個男人了。」

岳小玉吃吃一笑：「這句話，最合徒兒心意。」

神秘人道：「但你酒量不行。」

岳小玉道：「徒兒年紀細小，將來可能連許不醉也會敗在我的手下。」

神秘人搖搖頭，道：「你這副相格，可以練就一身上乘的武功，但說到喝酒，你無論如何不會有太大的成就。」

岳小玉面露失望之色，神秘人立時兩眼一瞪，道：「喝得不喝得，又有甚麼重要了？大不了老許喝五十斤，你喝四十九斤半就算。」

岳小玉一楞，道：「這麼說，徒兒將來也不會比許前輩差得太遠了？」

神秘人道：「人家喝五十斤，你只能喝四十九斤半，相差足足半斤之多，又怎能說相差不遠？」

岳小玉笑道：「師父說得是，高手過招，本來就是一分一毫也差錯不得的。」

神秘人微微一笑，道：「你能够這樣想，總算比牛聰明一點點！」

岳小玉「嗄」的一聲，道：「只比牛聰明一點點？」

神秘人又是一笑，道：「不必聰明得太多，只是一點點就已很足够了。」

岳小玉苦笑道：「就只怕比牛還笨一點點，那就萬事皆休啦。」

神秘人道：「你不要再胡思亂想，總之，明天一早就去找許不醉那就行了。」

岳小玉搔了搔頭皮，道：「但徒兒從來也沒見過許前輩，而且他也不認識我這個小岳子……」

神秘人笑了笑，道：「這一點大可不必担心，只要你帶着這一包東西去見老許就行了。」

岳小玉道：「這是甚麼東西？」

神秘人道：「一塊銅牌，一叠銀票，還有一部武功秘笈。」

岳小玉道：「那是甚麼意思？」

神秘人說道：「許不醉一看自然會明白。」

岳小玉道：「但徒兒却是一點也不明白。」

神秘人道：「你將來總會明白的，現在只要做個聽話的乖徒兒就是了。」

岳小玉道：「許前輩現在住在甚麼地方？」

神秘人道：「公主軒。」

岳小玉一呆，道：「那地方怎麼會叫公主軒？倒像是我的名字一樣，充滿了女人的氣味。」

神秘人微微一笑，道：「因爲這地方原來的主人，本來就是個女人。」

「許前輩怎會住在女人的地方？」岳小玉更感奇怪，「那個女人是不是一個很漂亮的公主。」

「那個女人的確很漂亮，而且江湖中人，都稱呼她爲『武林公主』，」神秘人說：「因爲她父親的外號，就叫『武林皇帝』。」

岳小玉道：「許前輩是不是很喜歡那位武林公主？」

神秘人說道：「初時，許不醉是一點也不喜歡武林公主的，倒是武林公主對他很好，經常暗中派人送最好的酒給許不醉喝。」

岳小玉道：「美人送來的醇酒，一定更香更醇，不必喝也已醉了七分。」

神秘人道：「但那許不醉却是個糊塗蟲，一直都不知道這些酒是武林公主特意送給他的。」

岳小玉道：「一醉解千愁，許前輩在醉鄉之中自然是甚麼事情都弄不清楚。」

神秘人道：「他不清楚，但爲師却再也清楚不過。」

岳小玉道：「師父把眞相向許前輩說了？」

神秘人道：「當然，我不能讓武林公主一直這樣等下去。」

岳小玉道：「許前輩知道了之後，他怎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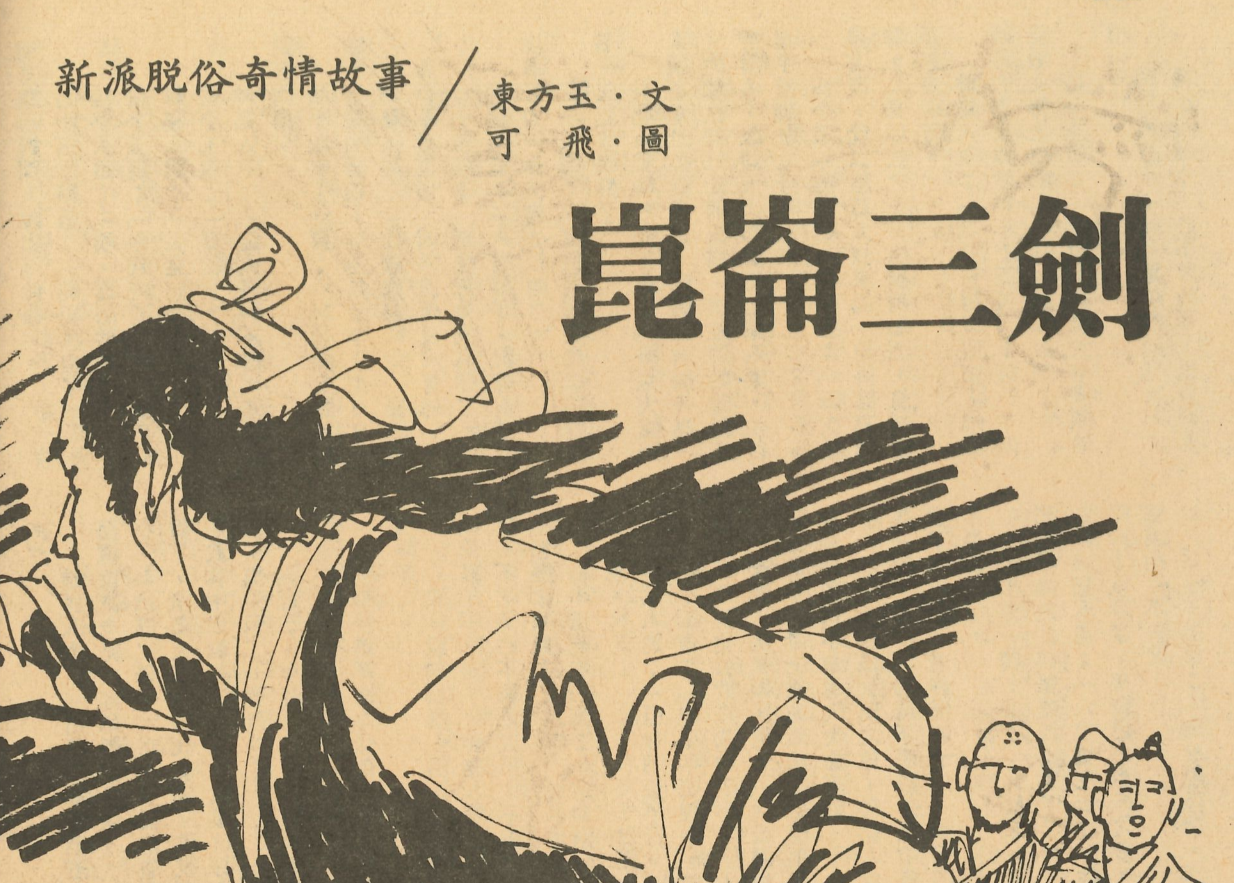
神秘人道：「他甚麼都沒有跟我說，只是抱着一罈酒，一搖三幌地來到了公主軒。」

（未完．十）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仲飛瓊、岳少俊雖然打走崆峒派駐在雪山的人，爲了救爺爺又同岳少俊趕去找祝靈仙取解藥。臘八，清晨，黃山擲鉢禪院已是到會之期，八大門派和羣豪由前盟主宋鎭山帶領應邀赴會，由總迎賓司事的斬半丁迎接，衆人魚貫入場，在貴賓席坐下，只見崆峒派佈下的會場，橫額寫上「天地大會」，他們也由自稱敎主姬靈運和副敎主祝靈仙率領出場，由祝天俊主持宣佈成立天地敎，由發起人宋鎭山和各門派聯名公擧成立的……宋鎭山和各門派並未參與此事，提出反對，祝靈仙想用武功解決，向羣豪挑戰，祝天俊戰勝宋文俊，大肆叫囂……

## 羣雄遭圍困

祝天俊本來從容瀟洒，一片毫不在乎的神色，此時也忽然變得凝重莊敬，他也感到自己要以摺扇和他闊劍交手，未免太以輕敵！

但他還是絲毫不懼，摺扇當胸，凝立不動！

在場觀戰的，都是劍術名家，自然看得出祝天俊摺扇當胸，凝立的姿勢，當眞無懈可擊，從任何角度發劍，都極難攻得進去，只不知他如何抵禦竺三山這一招「天龍尋穴」？

竺三山垂直劈下的劍光，下落的速度，何等快速？就在他由五丈高空，瀉落到三丈光景，大家都沒看到祝天俊點足、長身，他一個人忽然原式不變，嗖的拔空而起！

一個劍光如虹，垂直下落，一個原式拔起，凌空而上。兩個人正好在凌空二丈處相遇。

祝天俊避開對方劍勢正面，等到兩人相交之際，摺扇如匹練橫飛，豁然有聲，

## 禪院變戰場

橫掃出去，攻向劍光的側面。

這一招劍、扇交擊，半空中響起一聲裂帛似的大響！

兩道人影各自被震得向左右直盪開去，也就在這一瞬間，大家只見竺三山那道壯的劍光之中，突然如火花一般，連續激射出數點寒光。

大家先前還以爲劍、扇交擊，飛濺出來的火花，但再看去，那幾點寒芒，竟是五支五寸長的小劍，去勢如電，朝祝天俊身上射去！

這下，大家立時明白過來，這自然是竺三山說的劍中有劍了！

兩個人同時在空中受到巨震，而被直盪開去之際，也可以說是防衛力量最弱的時候，在此時發射五支小劍，正是攻敵最好的機會！

祝天俊飛盪出去的人，瞥見五點寒星朝左側激射而來，他一柄摺扇，本是專破暗器之物。

但此刻人在空中，不比陸地，要待扭



轉身子，以扇接劍，已嫌不及，只好左手衣袖一揚，朝五支小劍拂去。

這原是電光火石之事，竺三山左手堪堪發出五支小劍，突覺一陣頭暈。

眞氣驟洩，一個人就像倒葱一般，頭下脚上，從二丈高處，傾跌下來，砰然一聲，跌倒在地上。

祝天俊也在此時，飄落地面，低頭看去，左手衣袖，已被對方小劍穿破了五個小孔，俊臉神色一變！

右手摺扇正待發招，瞥見竺三山忽然踏地不起，心中覺得奇怪，摺扇一停，冷笑問道：「你怎麼了？」

這時八大門派之人，也看得見竺三山跌落的情形，有些不對，金甲神霍萬清和禿頂神鵰孟達仁兩人，相距較近，急忙飛閃而出，把竺三山扶起。

這才發現他左手衣袖中有五根極細的金綫，繫着五支小劍，若非他在半空中發現眞氣驟然一洩，這五支小劍，必然另有可發可收的攻敵妙着。

霍萬清急忙問道：「竺大俠，你傷在何處？」

竺三山經兩人扶起，略爲活動了一下，發覺身上竟然絲毫無損，心中暗暗覺得奇怪，說道：「奇怪，兄弟身上竟然並未受傷。」

孟達仁道：「竺兄方才如何會跌落下來的呢？」

竺三山道：「兄弟方才發出五支飛劍之際，突然覺得一陣頭暈，一口氣無法控制，就跌了下來，這種情形，兄弟從未有過。」

孟達仁心頭暗暗生疑，衡山派練的就是騰空飛起，身在空中，全仗一口眞氣，控制行動，這對竺三山來說，練了數十年之久，臨陣不該有此失誤。心念一動，立即低聲說道：「竺兄快運氣試試，是否有何異處？」

竺三山也是老江湖了，想起自己練劍數十年，騰躍高空，俯衝而下，何止萬次？從未有過這等現象？聞言不覺心頭一懍，依言緩緩閉上雙目，運氣檢查全身，這一運氣，果然覺得運行的眞氣，似有若無，倒感有些渙然之象，但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孟達仁等他睜開眼來，低聲問道：「竺兄覺得如何？」

竺三山皺皺眉道：「大是奇怪，兄弟體內眞氣，在似有若無之間，感到有些渙散之象，這是兄弟數十年來，從未有過之事！」

「唔！」

孟達仁心頭暗暗一沉，低聲道：「諸位道兄快運氣試試，是否有眞氣不適之象？但不可露出形迹來。」

衆人聽他說得嚴重，紛紛暗自運氣檢查，但却均無不適之處。

竺三山輕喟一聲道：「看來兄弟是老邁了。」

孟達仁道：「這大概是竺兄馭劍飛刺，眞氣運得太猛所致亦未可知。」

只聽宋文俊道：「爹，孩兒運氣之時，也發覺眞氣似有輕輕渙散之徵。」

霍萬清瞿然道：「會有這等事？」

孟達仁心中暗道：「竺兄和宋少兄二

人，都和祝天俊動過手，都有輕微的眞氣渙散之感，莫非其中有什麼古怪不成？」

祝天俊眼看對方衆人竊竊私語，無人出來應戰，他摺扇當胸，連搖幾搖，等得大是不耐，朗聲道：「諸位商量好了沒有，究竟那一位出來賜教？」

八卦門掌門人邵玄風一手摘下長劍，緩步走出，稽首道：「貧道不才，向總護法領教了。」

祝天俊因對方是掌門人身份，不便再以摺扇迎戰，當下收起摺扇，往帶中一插，拱手道：「邵道長莅場賜教，在下自當奉陪。」

「鏘」的一聲，抽出青萍劍來，抱劍道：「道長請。」

他口中說得客氣，神情之間，依然十分冷傲，舉止却瀟洒已極。

邵玄風看得黯然感歎，忖道：「此人年事極輕，一身所學，却有這等造詣，算來應是武林一朵奇葩，可惜他不入正道，投到崆峒門下，不但成爲今日各大門派的勁敵，而且更是以後武林中一大禍害，看來只有俟機把他除去才好。」

他年巳七旬，鬚髮俱白，此時抱劍靜立，正因他心頭起了爲武林除害之心，炯炯雙目，登時精芒如電，射出兩道森森寒光，投注在祝天俊身上，稜威逼人！

祝天俊看他只是望着自己，並未發劍，但他雙目之中忽然充滿了殺機，心頭暗暗一懍，暗自忖道：「這道長好濃重的殺氣！」

一面催道：「道長可以賜招了！」

邵玄風長劍當胸，單掌打了個稽首道：「善哉，善哉，貧道那就佔先了。」

左脚邁上半步，右手長劍向空一揮，但聽到劍風嘶然，劃起三道劍光，朝前推出。

「乾三連」，他這出手之間，用的正是「八卦劍法」的起手式，便可看出老道人劍上造詣，威勢非凡。

這推出的劍光，不但中藏八八六十四劍的變化，就是隨劍而生的嘶嘶劍風，數尺以外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寒氣砭肌骨。

祝天俊斜抱青萍劍，同樣左足向外斜跨半步，身形隨着斜轉，姿態優美，輕易的避開邵玄風三道橫瀾般的劍光，目向右視，左手隨同向外揮出。

這一揮，有如行舟揮棹，去勢悠然，正好攻到邵玄風的身前。

本來這一劍揮腕向右揮出，到了邵玄風身前之際，應該力道巳盡，招式巳老。

那知他隨着劍勢，身子又突然轉了起來，手腕朝上翻起，登時飛洒起一片扇面般的寒光，橫胸飛擊過去。

邵玄風方才看他和宋文俊、竺三山兩人動過手，知道他不會僅僅揮出一劍，就算是招勢。

因此早有所備，長劍擺動，連劃帶點，使了一招「離中虛」兩道橫劃的劍光，正好截住了對方扇形劍勢。

另外兩點寒芒，疾若飛星，却向祝天俊全處要穴點去。

祝天俊沒想到邵玄風能在攔截自己劍勢之餘，還能分劍襲向自己，口中冷笑一聲，身形一側，青萍劍抖出。

劍光突然飛散，化作一片流動的寒星，宛如火樹銀花，纓落繽紛，漫天飛洒，怕不有百十點之多。

× × ×

邵玄風也沒有去理會他，只是手仗長劍，足踏踽步，劍光指東劃西，一個人也隨着不住的走動，不知道的人，還當這個老道人在作法呢！

原來這是他精練數十年的「八卦劍法」，足踏八門，劍劃八卦。

方才兩人還在發劍互擊，這回他只是自顧自的遊走劃劍，但奇也奇在這裏，他明明繞着這一丈方圓走動。

祝天俊發出來的一蓬劍雨，好像找不到主兒，失去了攻擊的對象一般，一陣飄洒之後，就雨過天晴，突然消失。

須知祝天俊發出來的百十點劍雨，當然全是幻景，眞正的劍尖，只有一點，這一點劍尖，夾雜在許多幻景之中，可實可虛，你爲他幻景所迷，不知所措，他即可乘虛而入，攻你不備，一劍尅敵。

祝天俊在邵玄風施展「八卦劍法」之時，當然巳經攻出了一劍，只是這一劍刺了空而巳！

外人只看到劍雨繽紛，沒有看到他發劍，故而也只能看到飄洒的劍雨，忽然消失。

邵玄風並不理會漫天劍雨，也沒有去理會劍雨的消散，他仍然脚踏八門，一路的劈劍，一道接一道的劍光，越劈越快，一個人也越轉越快。

他只有一柄長劍，當然不可能把一丈方圓，交織成一面劍網，但因爲他脚踏的是八卦方位，劍光也忽而在東，忽而在西，有如閃電一般，時隱時現！

祝天俊站在中間，似乎有些迷惘，邵玄風明明從他身前走過，他却視若無覩，只是注意着時隱時現的劍光，遲遲沒有出手，這樣過了半晌，才口中大喝一聲，揮劍朝邵玄風的劍光劈去。

他一劍落空，豈肯甘休，右腕連揮，接連又劈出了七八劍之多。

但這七八劍，記記都是劈向劍光亮處，等到劍勢劈到，邵玄風的劍光，早巳隱去，自然也全落空。

原來這就是八卦劍法的奇妙之處，因爲「八卦劍法」的劍理，完全依據先天八卦，分爲休、生、傷、杜、死、景、驚、開八門，顚倒使用。

你只要落入他八卦劍陣之中，就像陸遜進入了諸葛亮的八陣圖，不辨東西南北，不分日月星晨。

外人雖然看得清清楚楚，但祝天俊却當局者迷被劍光所惑，根本看不見邵玄風，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時隱時現的劍光而巳。

崆峒派近三十年來，用盡心機，搜羅各派劍法，加以精研破解，八大門派的劍法，幾乎全有了破解之法。

只是邵玄風劍術精湛，從他手中使出來的「八卦劍法」，和八卦門原來的「八卦劍法」，路數雖同，精華所在，自然大大的不同，故然祝天俊雖深諳「八卦劍法」的破法，還是被顚倒八門所困。

但祝天俊畢竟是姬山主嫡傳的門人，此時連劈八劍，心頭登時警覺！

他先前說過，只要有人在他劍下，走出十一招，就算他落敗，他方才發過兩劍，再加上的八劍時，豈非巳經十招了？



這下可把祝天俊激怒了，只見他仰首發出一聲龍吟般清越長嘯，青萍劍向空一點，一道青影，突然間矯若天龍，騰空而起，一下就脫出了八卦劍陣的困境，往上飛起三丈多高。

往上飛起，正是破解「八卦劍法」最有效的方法，祝天俊升到三丈高處，嘯聲一歇，青萍劍凌空一抖。

刹那間，青光暴漲，一下就爆出九道劍光，每一道劍光都粗逾碗口，青氣濛濛，像匹練般下垂，朝邵玄風當頭射下。

宋鎭山看得臉色微變，低低的道：「分光劍法！」

這一招劍法，除了宋老爺子，還能叫得出「分光劍法」，其他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叫得出名堂來。

沒錯，祝天俊使出來的這招劍法，正是「分光劍法」中的一招「九龍取水」，是姬山主和崆峒四皓，精研出來，專門破解「八卦劍法」的一招精奇劍法。

一招之間，九劍同發，其中八道劍光，專破解八卦門戶，另外的一劍，却是九劍中的主力，專門對付使「八卦劍法」的人。

試想「八卦劍法」一舉破去之際，這多出來的一劍，豈不正好致人於死地麼？

邵玄風發現祝天俊衝天飛起，突出「八卦劍法」的圍困，心頭也暗暗驚懍！

「此人果然不可輕估！」

此時瞥見祝天俊一招之間，發出九道劍光，垂直射下，心頭更是驚懍，他練劍數十年，自然看得出祝天俊這九道劍光，正好破解本門劍法。

而且其中一道劍光，是專對自己而發，但此刻他巳無暇多作索解，口中大喝一聲，長劍一揮，朝上迎起。

以一道劍光，和九道劍光硬拚，無論你如何算法，絕不會佔到勝算的。這道理，邵玄風當然懂。

但他希冀的，是對方九劍之中，只有一劍是實劍，其餘八劍是幻景，對方雖以壓倒之勢，由上而下，但自己在修爲上或可勝過對方。

但他這下却估計錯誤了，祝天俊這九道劍光，看去雖無先後，那是劍發得快，「分光劍法」，不同於其他劍法者，就是沒有一劍虛招！

華山掌門商景雲和武當玉玄子，看出情形不對，同時飄身掠出。

八卦門甘玄通眼看掌門師兄劃出一道劍光，去抵禦對方九劍，絕難取勝，他本來還有些猶豫，自己該不該上去？

但看到商景雲，玉玄子雙雙搶出，也立即跟了上去。

這原是眨眼功夫的事，但聽「嗆嗆」兩聲劍鳴，大家只覺奇亮耀目，幾乎睜不開眼睛！

緊接着但聽一連響起九聲「噹」「噹」金鐵交擊之聲，急驟得如同金鼓齊鳴，風雲不變，使人心弦跟着狂震！

那先後兩聲「嗆嗆」劍鳴，是華山掌門商景雲和武當玉玄子兩人同時掣出長劍的聲音。

商景雲太白劍一揮，劃起尋丈一道銀白的匹練，迎空捲去。他這道銀白劍光，映日生輝，奇亮無比。

武當玉玄子的青鋼劍，也同時出手，他揮起的是一圈青色弧形劍光，但却去勢突然，柔順如水，深得「太極劍法」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的要旨，顯得爐火純靑！

這兩位武林中有着崇高身份的人，居然不顧身份，揮劍而起，可見情勢是如何嚴重了！

九聲金鐵狂鳴，當眞有石破天驚之勢，漫天劍光，突然盡歛，大家耳中還在嗡嗡不絕，但是全場却巳靜得聽不到一絲聲音！

大家舉目看去，祝天俊巳經落到地上，他那張玉面朱唇的俊臉，此時變得鐵青，星目之中，流動着濃重的殺氣，劍眉還在輕微的剔動，他想竭力表示他行若無事，但是却掩不住心浮氣喘，胸口在起伏不停。

邵玄風一柄長劍巳然寸寸折斷，一個人也同樣氣喘不停，神情顯得有點狼狽！敢情他一口氣接下了祝天俊七劍。

其餘兩劍，則由商景雲、玉玄子替他分担了去，是以兩人就站在他邊上。

甘玄通跟踪掠去，巳經稍遲了一步，並未湊上數去，此刻急得搶到掌門師兄身邊，低聲問道：「掌門人，你沒事？」

邵玄風望了他一眼，然後張口說道：「沒……」

他不張口倒也沒事，這一張口，只說了一個「沒」字，就一個踉蹌，幾乎傾跌下去。

甘玄通大吃一驚，急忙一把把他扶住，問道：「掌門人怎麼了？」

邵玄風略爲歇了歇，虛弱的道：「奇怪愚兄突然感到眞氣有些不繼……」

甘玄通說道：「掌門人快些坐下來歇息。」

他扶着邵玄風坐下，心中巳經有數，自己一行人，極可能都着了敵人的道。

只要和敵人動過手，運動過眞氣的人，都會眞氣不繼，眞氣渙散，這一情形，分明是中了慢性散功之毒。

這是甚麼時候被他們做的手脚呢？

不錯，自己一行人步入會場之際，都曾由對方兩名黃衣少女替大家在衣襟上別上「貴賓」綢條的，準是那時候下的毒！

天地教處心積慮，顯然是要把自己一行人坑在這裏，以遂他們稱霸武林的陰謀，因爲自己一行人，可以說是八大門派的精英所在，也是他們想稱霸武林的唯一阻力！

甘玄通一念及此，那還忍耐得住，虎得直起身來，雙目軒動，怒形於色，厲聲喝道：「祝天俊，你們好卑鄙的手段，好毒辣的心腸，居然利用機會，在咱們身上暗下散功奇毒，無怪你口出狂言，沒有人接得下你十招，你們難道不怕武林公憤，羣起討賊麼？」

祝天俊聽了一怔，說道：「甘玄通，你說甚麼？」

甘玄通冷笑道：「我說甚麼，你們自己心裏有數。」

「胡說！」

祝天俊臉一沉，喝道：「諸位都是武林頂尖高手，祝某以武功獲勝，自問何曾

有絲毫取巧之處？你要是不服，就不妨在祝某劍下，走三招試試！」

端坐在階上的火靈聖母忽然站了起來，冷冷的道：「天俊，不用和他們多說，八大門派既然不顧江湖過節，倚多為勝。（指商景雲、玉玄子搶出和邵玄風聯手）。咱們自然把可以不顧江湖過節行事，你們（天地教一千護法）一起上好了，今日反正有敵無我，有我無敵，八大門派的人，一個也不能夠讓他們漏網！」

她雖然是對祝天俊說話，但也無異下了總攻擊令！

狼山一狽索毅夫身為副總護法，立時率領噴霧豹滕仰高，九指羅漢祝祥符，湘西雙屍閔慶雷、閔慶雨、百步神拳袁廣傑、五叉眞人聞天風等人，一齊亮出兵刃，朝八大門派羣雄逼近過來。

只有站在階上左邊的天地教一千女將，並未隨着走出。

其中侍立賣花婆竺三姑身後的竺秋蘭，更是雙目緊鎖，目光不住的朝山門外盼望，好似憂心如焚！

武林大老宋鎮山看出形勢不對，眼看雙方一場混戰，已不可避免，急忙朝衡山竺三山和邵玄風二人問道：「邵道兄，竺道兄還能應戰麼？」

竺三山道：「兄弟只是眞氣微有渙散之徵，似無大碍。」

宋鎮山目光一動，回頭朝少林無住大師，武當玉玄子道：「目前情勢緊急，大師速命門下弟子十八人，列開陣勢，留作咱們的退路，武當八名弟子，隨時準備劍陣，以流動陣勢，搶救戰鬥毒發不支的人，咱們必須保有陣地，方可和對方放手一搏。」

無住大師和玉玄子連連點頭，各自向隨行弟子吩咐下去。

十八名少林弟子立即在天井左首，佈成「羅漢陣」。

武當派的八名藍袍弟子也各自長劍出鞘，像羽翅般侍立陣前，隨時準備機動救人。

宋鎮山眼看少林、武當弟子行動迅捷，不過指顧之間，就已部署就緒，心中不禁暗暗點頭。

一面回頭朝商景雲暗暗叮囑幾句，伸手從宋文俊手中，接過長劍，緩步越衆而出。

對方本已逼近過來的人，眼看宋老爺子持劍走出，畢竟武林大老在三十年前，就有武林第一劍的雅號。

所謂林的影子，人的名兒。威望所在，使大家齊齊望之退步。

只有祝天俊依然凝定不動，別人紛紛長劍出鞘，他卻劍已入鞘，迎着宋鎮山拱手一禮道：「宋老爺子可是想親自下場賜教麼？」

宋鎮山雙目精芒電射，沉笑道：「年輕人，你要和老夫動手，還不配，去叫祝靈仙下來。」

祝天俊聽他老氣橫秋的口吻，不覺雙目一揚，俊臉上微現怒容，朗聲一聲道：「你……」

宋鎮山也在此時，臉上突然流露出駭異之色，激動的道：「你……」

兩人這兩個「你」字，幾乎是同時出口的。

祝天俊看到宋鎮山神色有異，底下的話；還沒出口，不覺停住，問道：「在下怎麼呢？」

宋鎮山兩道目光，只是逼注在祝天俊的臉上，急忙問道：「祝總護法乳名是叫龍官麼？」

原來他看到祝天俊揚眉之際，突然發現他左眉梢間，赫然有一粒硃紅小痣！

讀者總還記得，岳少俊找上天華山莊，是為了要替師父（無名老人）了却兩件心願：

一件是請求宋老爺子點個頭。（究竟為了甚麼，岳少俊並不清楚。）

一件是要替師父找尋十二歲時失踪的兒子，唯一的記號，就是左眉有一顆紅痣，和乳名叫做龍官，這孩子走失已有十六年之久，如今該有二十八歲了。（以上是岳少俊告訴宋老爺子的）

後來，宋老爺子終於答應了岳少俊，交給他一方玉珮，要他持玉珮去找惲夫人。（事詳前文）

當時，宋老爺子雖然沒有向岳少俊說明，但他心裏早已明白，岳少俊的師父（無名老人）就是他的二妹夫陳啓天，大妹夫是惲欽堯。

他們夫婦失和已二十多年了，要他點個頭者，就是從中調節之意，他把玉珮交給岳少俊，去找惲夫人，即是希望大妹子去勸勸二妹子也。

那失踪二十六年的龍官，自然就是他的外甥了。

閒言表過，卻說祝天俊聽宋鎮山問他乳名可叫龍官？一時之間，竟答不上話去，他只覺得這「龍官」二字，對他似乎十分熟悉；但卻又想不起來，微微搖頭，道：「在下不叫龍官，宋老爺子大概認錯人了。」

宋鎮山依然不肯放鬆，問道：「你今年是不是二十八歲？」

祝天俊聽了又是一怔，還未答話。

火靈聖母突然站了起來，從身後侍女手中接過長劍，尖笑一聲道：「宋鎮山，你向本副教主叫陣，本副教主那就只有成全你了。」

一手提劍，跨下石階，朝宋鎮山迎面走來，她此舉自然是有意阻撓宋鎮山向祝天俊的問話了。

宋鎮山刷的一聲長劍出匣，凜然道：「也好，等老夫和妳分了勝負，再問他不遲。」

火靈聖母火靈劍一舉，凝重的道：「咱們不是分出勝負，是要分出生死才罷！」突然右手往前送出，直取宋鎮山左肩。

宋鎮山大笑道：「好，好，老夫倒是不信妳能要得了宋某的命。」

手中長劍，及時推出。

這兩大高手出手發劍，看去並無新奇之處，也不見任何特異，他們唯一和一般比劍不同之處，就是兩支長劍都不帶一點風聲。

但每支劍發出來的勁氣，數尺之內，已可感到森寒砭骨，縱然劍沒有到，但憑劍氣已足以置對方於死地了。

兩人這一動手，狼山一狽索毅夫等人，也立即喰喝一聲，朝八大門派的人撲攻



過來。

八大門派中，方才宋鎮山越衆走出之時，已經交代了華山掌門商景雲，要他和六合門禿頂神鵰孟達仁共商對付之策。

在宋鎮山和祝天俊說話之時，商景雲和孟達仁已就敵我雙方人手，作了簡扼的分析，隨即暗中分配好了對手。

這時眼看雙方撲攻過去，也就立即各找對手，迎了上去。

無住大師把禪杖往地上一拄，「鏘」的一聲，抽出一柄古色鈍劍，把劍鞘往禪杖上一掛，舉步而上，朝祝天俊合掌道：「老朽向祝施主領教了。」

少林寺僧，很少使用長劍，因此江湖上只當少林寺不擅劍術，其實少林寺七十二藝中，以「達摩劍」佔第一位，只是不到長老地位，不能練習，故而很少有人知道。

無住大師忽然捨了禪杖，使用長劍，可見他精擅「達摩劍」了。

祝天俊知道少林「達摩劍法」古奧生僻，別具威力，自然不敢輕敵，也就從腰間抽出長劍，含笑道：「大師賜教，正是在下之榮，請吧！」

無住大師道：「祝施主請。」

祝天俊傲然道：「在下和人動手，從不佔先，還是大師請吧！」

「那老朽就不客氣了。」

無住大師鈍劍一揮，無聲無息劃出一劍，他並未攻向祝天俊，只是朝虛空處揮出。

祝天俊看得出，老和尚這一揮劍，雖無凜冽劍風，但他運劍有如運臂一樣自然，好像手中之劍，已和他手臂融為一體，揮劍就像伸展手臂，幾乎已經練到隨心所欲，以意使劍的境界。

祝天俊目光寒芒閃動，人已側身斜進，一劍點了出去。

這時雙方的人，已經全接觸上了，刹那之間，兵刃交擊和鳴喝之聲，響成了一片！

華山掌門商景雲手仗長劍，緩步迎向狼山一狽索毅夫。

索毅夫擅長掌上功夫，此時他看到朝自己過來的竟是華山掌門商景雲，不由暗暗皺了一下眉！

要知八大門派這一行人中，如論劍法，除了宋老爺子，就得數商景雲最强了。

「華山劍法」在武林中素負盛譽，何況商景雲算來還是宋老爺子的師弟，自然不可以等閒視之了。

狼山一狽本來空着雙手，此刻抱了抱拳，笑道：「商掌門人仗劍過來，那是要與兄弟動手了？」

商景雲冷然道：「不錯，今日之事，勢難善了，副總護法速亮兵刃吧！」

狼山一狽笑了笑道：「兄弟一向很少跟人動手，但今日形勢不同，兄弟只好奉陪的了。」

他緩吞吞從身邊摸出一支尺許長的鐵筆，在手上一掂，抬頭笑道：「商掌門人請吧！」

商景雲看他兵刃，只是一支鐵筆，心知對方一定精於打穴，而且江湖上又有一寸短，一寸狠之言，暗想：「孟達仁曾說此人十分狡猾，看來果非易與。」

口中沉哼一聲道：「請。」

太白劍一圈，漾起一道銀虹，朝前推去。

他身為華山派掌門人，自然不肯佔人便宜，推出劍勢，十分緩慢，華山劍法，素以輕靈著稱，發劍緩慢，正是他自持身份之處。

狼山一狽陰笑一聲道：「商掌門人太客氣了。」

一個盤龍繞步，搶到側首，右手一揮，一點烏光，迅若飛星，襲向商景雲右肘上。

那知他魁星筆堪堪點出，商景雲劍勢忽然迴捲，銀虹一亮，已然削到他執筆右腕。

狼山一狽心中暗道：「華山劍法果然快得很！」

手腕一縮，「噹」的一聲，鐵筆搭上了太白劍的劍身。

商景雲劍如流雲，豈會被你壓住，但已發覺對方筆勢沉重，竟是內外兼修的勁敵。

當下劍勢順勢一沉，點向對方腰際「章門」，逼得狼山一狽趕緊往斜躍開。

兩人第二招上，就以快制快，各自露了一手，商景雲佔了劍法輕靈的便宜，狼山一狽似乎是略處下風。

但狼山一狽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口中又是一聲陰笑。魁星筆一掄，又突然欺身襲來，雙方一劍一筆，立即展開了一場近搏。

金甲神霍萬清迎戰的是噴霧豹滕仰高，他閃身搶出之時，早已雙掌提胸，根本沒和對方打話，口中大喝一聲，掄掌便劈，一道强猛掌風迎面捲去。

滕仰高也是空着雙手逼近過來，一見金甲神揮掌劈來，口中沉笑一聲，道：「來得好。」

喝聲出口，人已斜躍五尺，右掌一記「橫掃落葉」，朝金甲神腰際橫劈過來，身隨掌轉，左手直豎如刀，悄無聲息印到他背後。

金甲神霍萬清身材高大，噴霧豹滕仰高卻是個矮小老頭，和金甲神一比，還不到他肩頭。

矮小的人，一定身上靈活，他這一轉，就到了金甲神背後。但金甲神豈是易與之輩，同樣一個急旋，口中大喝一聲，鬚髮俱張，雙掌齊舉，突然一舉下擊。

滕仰高冷笑道：「霍萬清，你當滕某怕了你麼？」

雙臂揮動，呼呼兩掌，劈向霍萬清腰際，人又一下躍到了側面，一個轉身，閃到了身後。

霍萬清急忙隨着轉身，大怒道：「你怕霍大爺，怎麼不敢和我對掌？」

「誰說不敢？」

滕仰高在他轉身之際，一下踴身躍起，雙掌如刀，當面劈到，這兩掌居然劃空生嘯，勢道極猛。

金甲神看了大喜，同樣雙掌迎空劈擊，但聽「蓬」「蓬」兩聲，四掌接實，金甲神凝立不動，滕仰高懸空倒轉一個觔斗，身子一沉，雙脚緊跟着連環踢出。

金甲神雙手疾拖對方雙足「血膝」穴，掌勢未到，掌風如斧。

這兩人一個以掌力強猛見勝，一個精擅跳躍，但掌上功夫，也並不稍遜，兩人立即交上手。

掌風呼嘯之中，還不住的聽到金甲神的洪聲大喝，有時還發出一兩聲雙掌交擊的蓬然大震。

徒手交戰，和他們這對打得同樣激烈的是乾坤手佟世昌和百步神拳袁廣傑那一對了。

他們一個練的是少林「乾坤手」，「乾坤手」在少林七十二藝中，列爲第十七種功夫，還在「羅漢拳」之上乃是純走剛勁的手法。

一個外號「百步神拳」，顧名思義，自然也是極霸道的外門功夫，巧的是兩人都是以所練的功夫爲外號，可見他們對所練的這門功夫必然都有獨到的造詣。

兩人這一交手，一個雙拳突發，記記如鐵鎚撞岩，一個雙掌開闔，指指似巨斧開山。

當眞棋逢對手，全力攻拒，數合之後，從兩人拳掌上發出來的激盪潛力，遠達一丈之外。

擲鉢禪院的大天井上，舖的是方形石板，雖無飛沙走石，但一記記的勁風，帶起盈耳嘯風，也確有石破天驚之勢。

其餘，飛虹羽士陸飛鴻接戰五叉眞人聞天風，一個劍光起落，有如長虹經天，一個叉聲響起，聲勢震懾人心。

禿頂神鵰孟達仁接戰左護法禿尾龍段伯陽，甘玄通接戰右護法靳半丁，也都是功力悉敵，難分軒輊。

淮南子胥哲夫，和老二易清瀾聯手對付湘西雙屍閔慶雷，閔慶雨，四人打在一起，但見四條人影，倏分突合，使人眼花繚亂，難分敵我。

武當玉玄子和淮陽派掌門人淮陽大俠惲欽堯各自手挾長劍，站在少林十八弟子所佈的「羅漢陣」前面。

他們兩人是替大家押陣的，故而並未上場，但他們的責任，可也不輕。

因爲八大門派的人，極可能全巳中了對方的暗計，利在速戰速決，如果眞氣耗損太多，就會引起慢性中毒。

「羅漢陣」佔據了大天井左首一角，陣勢是固定的，玉玄子和惲欽堯，率領八名武當弟子，準備機動接應全局。

另外還有宋文俊、竺三山、邵玄風三人，方才和祝天俊動手之際，業巳發現眞氣渙散，經過這一陣運功調息之後，雖巳稍稍恢復體力，但渙散的氣機，似乎依然存在，能否再奮起作戰，還是大有問題。

因此他們三人，被列爲後備人員，也站在「羅漢陣」的外側，以防對方仗着人多，衝殺過來。

這一番調度，可說是全出自禿頂神鵰孟達仁的擘劃，也確實面面俱到，十分週詳。

這一場激戰，在佛門清淨的擲鉢禪院大天井中展開，金刄擊蕩，殺氣瀰漫，我佛如來眞有慘不忍睹之感。

激戰中金甲神霍萬清和噴霧豹滕仰高雙掌交擊，連拚了十餘掌之後，突覺眞氣漸漸不繼，心頭不覺大驚！

就在他掌勢稍微一緩，滕仰高突然緊欺而上，一掌當胸按來！

金甲神急忙舉掌揮格，但因眞氣消耗過鉅，巳是力不從心，雙掌甫接，不由全身一震，胸前如中巨斧，血氣翻騰，雙足再也站立不穩，登登的連退四五步之多。

噴霧豹滕仰高一擊成功，忍不住仰天大笑道：「名震天下的金甲神，原來也不過是……」

他如此二字尙未出口，金甲神霍萬清奮起全身功力，鬚髮根根直豎，突然大喝一聲，疾衝過去，一掌迎面劈去。

他這一掌突然發難，大出滕仰高意外，一個中了慢性散功毒的人，毒性一旦發作，絕無搶功之力。

而且金甲神全力衝來，勢道奇快絕倫，等到噴霧豹警覺不對，霍萬清巨靈般的手掌，巳經逼到前胸。

但聽「砰然」一聲，噴霧豹一個矮小的身子，一掌發起，仰跌出去。

霍萬清這一掌只是仗着多年苦練，發覺眞氣在逐漸渙散，凝聚畢生功力，孤注一擲。

此時一掌擊出之後，脚下同樣一個踉蹌，身子突然往地上撲倒下去。

玉玄子急忙玉拂一揮，兩名武當弟子一擁而前，架起霍萬清，救回陣中。

惲欽堯立即拏出無住大師交給他的一盒少林療傷聖藥「大罈丸」，取了一粒，捏開霍萬清牙關，塞入口中。

這時和百步神拳袁廣傑父子的乾坤手佟世昌，也在硬拚了三十招左右，突覺內力不濟，被袁廣傑一拳擊中左肩，一個人搖搖幌幌的連退了四五步，脚下一絆，跌坐下去。

袁廣傑發出一聲得意的長笑，振臂一記「百步神拳」，朝跌坐在地的佟世昌奮力擊去。

就在此時，但見藍影一閃，兩名武當藍袍弟子一左一右飛掠而出，擋在佟世昌身前，兩支長劍，劃起兩圈劍光。

一記拳風撞在兩支交叉的劍身上，發出嗆然劍鳴，幾乎把兩個武當弟子震得站不住脚，但他們還是把一記「百步神拳」接了下來。

另外兩個藍袍弟子扶起佟世昌退了下去，擋在前面的兩人眼看佟世昌巳被救回，也立即長劍一收，相偕退下。

這時商量雲和狼山一狽索毅夫，也差不多戰到了三十多招。

索毅夫魁星筆一粘，「噹」的一聲，壓住了商景雲的劍脊，右手乘機迅疾無儔，拍出一掌，迎面直劈過來。

他這一掌不見逼人勁風，但自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氣壓，無聲無息的朝人湧至！

商景雲冷笑一聲，同樣左手一伸，朝前推去。

雙掌一來一往，自然很快的接觸上了，但聽「拍」的一聲，索毅夫和商景雲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商景雲平日自視甚高，此時和對方一掌交擊下來，像狼山一狽這樣一個旁門左道中人，居然和他平分秋色，不分勝負，心頭不由暗暗一懍，叫了聲：「大力金剛掌！」

原來大力金剛掌發掌無聲，更沒有逼人的勁氣，內勁完全蘊蓄掌心，要等手掌擊中人身，掌力才吐湧而出。



狼山一狽索毅夫左掌和商景雲硬拚了一掌，突然把魁星筆交到左手，陰森一笑道：「商掌門人再接索某一掌！」

右手抬處，又是一掌，遙擊過來。

這是一記「劈空掌」但却和一般「劈空掌」有異。

「劈空掌」武林中人，只要功力精深，會的人很多，劈空擊出，掌風凝聚，勢道勁直。

但索毅夫這凌空虛劈的一掌，依然不帶絲毫凌厲勁風，宛如一片和風，輕拂而來！

商景雲身爲華山派掌門人，豈有退讓，一見對方凌空劈來，左手抬處，揚手劈擊出去。

兩人掌力乍然一接，商景雲忽然感到對方湧來的一片掌力之中，另有一股陰柔勁氣，含有極强的震波，心頭暗自一驚，忖道：「會是『摧心掌』？」

他練劍數十年，劍與心通，心中一懍，右手長劍，巳經化退作一道匹練，凝力劈擊出去。

這一劍，他是在驚懍之際，奮力擊出，劍勢出手，豁然有聲，寒光暴漲，幾乎有一、二丈長！

狼山一狽索毅夫擊出一記「摧心掌」還在洋洋得意，他做夢也沒料到商景雲會在此時發劍！

更沒想到這一劍會是商景雲畢生練劍的功力所聚，劍芒會有如此之長！

等到他發覺不對，要待舉筆封架，但魁星筆還拿在左手，此時再待交回右手，巳是不及，匆忙之際，只好左手揮筆朝前封去。

但商景雲這一劍劈出來的劍芒，不是眞的長劍，長劍可以封架得住，劍芒只是從劍上發出來的光，光是無形之物，自然是擋不住的。

索毅夫這會當眞驚駭無比，左手揮出魁星筆，右手又是一記劈空掌，迎着劍光劈去，希望能擋上一擋。

你總可以想得到小時候，站在太陽底下，拿鏡子去照人吧，光是何等迅速的東西？

索毅夫右手劈空掌還未擊出，商景雲劈出的劍光，巳如閃電一般，射到他身上，索毅夫但覺一股涼氣，從身上透過，他駭得大叫一聲，往後仰跌下去。

他是被商景雲劍氣殺死的，但商景雲也在此時突然發覺自己內力，似乎巳隨着這一劍完全耗竭。

內力不繼，兩眼一黑，幾乎暈倒，他究是一派掌門，平日修爲極爲深厚，此時發覺不對，立即以劍拄地，凝立不動，支持着不讓自己摔倒。

在商景雲和索毅夫拚搏之間，又有和九指羅漢祝祥符交手的遊龍劍史傳鼎，和湘西雙屍交手的淮南子胥哲夫，易清瀾，和五叉眞人聞天風交手的飛虹羽士陸飛鴻等四人，先後因眞氣渙散，無力再戰，敗退下來。

敵我消長，巳使八大門派這一邊漸漸感到壓力愈來愈重！」

玉玄子正在全神注視着敵我形勢，自然看到了商景雲體力不足，一個人搖幌欲倒，急忙示意兩個門人，趕快搶出把商景雲扶着過來。

中了慢性「散功毒」的人，神智並不昏迷，商景雲經兩個武當門人扶着退下，口中喘息着有氣無力的道：「玉玄道兄，快叫所有迎戰的人退下來，這是對方的狡計，要咱們在動手中引發毒性，此時退下來，還可保全實力，設法突圍。」

玉玄子道：「道兄快請先坐息下來，目前巳是欲罷不能，無法再停止了。」

商景雲嘆息一聲道：「這大概是刦數吧！」

眼看這些人，如果不是被對方在身上做了手脚，絕不致敗得如此快法。

如今還在和對方硬拚的，巳經只有四個人了，那是宋鎭山對火靈聖母，無住大師對祝天俊，孟達仁對段伯陽，甘玄通對靳半丁。

武林大老宋鎭山一劍在手，本來可發揮他無人可擋的劍勢，但目前他却有兩個顧忌。

一是方才眼看祝天俊與宋文俊交手之時，「宋家百劍」被對方破解無遺。

一是自己等人身中對方暗算，據自己觀察，所有的人全力施爲，大概在三十招左右，就會因使用眞氣，引發劇毒，自己縱然功力較大家稍深，估量最多也不過六七十招，就無法再支撑得住。

於是，他心中就有了兩個打算：

一是和對方一動上手，就使展殺招，必須在一、二十招內，把火靈聖母除去。

但這一想法，在他和火靈聖母交手幾招後，就知道行不通了。」

因爲他發現火靈聖母功力之高，劍上造詣之深，幾乎不在自己之下，即使全力施爲，沒有四五百招，絕難分出勝負來。

二是儘量拖長時間，不動眞氣，不和對方拚搏，以保持實力，或在緊要關頭，支援我方的人，俾可減少傷亡。

他現在就是依照第二條路進行，手中長劍不徐不疾，和火靈聖母纏鬥。

無住大師和宋老爺子抱着同樣心理，他施展的是少林鎭山絕學「達摩劍法」，劍勢悠然，絲毫不着人間烟火。

崆峒派收買各大門派不肖弟子，或者早在十年前就暗中進行臥底，藉以乘機竊取對方武功秘笈。

但少林寺收藏七十二藝的藏經閣，不但守衞森嚴，就是入室弟子，未奉諭令，也難跨入一步，崆峒縱然覬覦巳久，始終無法竊取到手。

故而祝天俊眼看無住大師捨杖使劍，明知他使的必然是「達摩劍法」，也難以破解，只好見招拆招，小心對付，也成了纏鬥之局。

孟達仁和甘玄通兩人分別迎戰左護法段伯陽，右護法靳半丁，雙方本是功力悉敵之勢。

但禿頂神鵰孟達仁足智多謀，眼看敵衆我寡，所有的人，都巳身中慢性散功奇毒，勢難久持。在上場之初，早就暗中知會甘玄通，動手之際，如非萬不得巳，最好少動眞氣，少和對方硬拚。

甘玄通一身功力，雖比大師兄邵玄風稍遜，一手「八卦劍法」施展開來，却也劍光迷離，顚倒八門，但他只是不使眞力，只和靳半丁遊鬥。

（未完・卅一）

# 毒神仙（四）

齊雲飛傳奇故事之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齊雲飛和柳擷紅陪同舒燕北去找毒神仙求解藥，在路上被丐帮弟子和長老梁剛發生衝突，大打出手，梁剛見不能取勝，便由他們三人離去，原來他們和丐帮不約而同來到五老峯下，齊雲飛覺得奇怪，爲什麼丐帮會在此集會？原來丐帮因帮主雷鈞死了，在山頭上集會，另選新帮主，又見另外一個丐帮長老歐陽鴻拉攏一些弟子反對梁剛，齊雲飛放在心上，暫不追究，先陪舒燕北到山上，點燃起馬糞，等候毒神仙來臨，自己趕下山去買點乾糧，回來見舒燕北中毒，想扶他下山，不幸自己也中了毒，自份必死，吩咐身後事，却急壞了柳擷紅……

## 封財求解藥　拜訪趙家莊

舒燕北道：「希望閣下大發慈悲，下次咱們再送錢來！」

毒神仙冷冷地一笑：「你大概是不見黃河心不死，就懲戒你一下！」

說着，只見他黑袍一揚，已自舒燕北身邊竄出，接着只聽他道：「你已中毒，最好坐下來休息！」言畢已在四丈之外！

舒燕北呆了一呆，道：「咱們快追，」兩人跟在毒神仙後面，那人幾個起落已竄進一座樹林，兩人進林却找他不着，就在此刻，柳擷紅發現舒燕北已滿面泛黑，忙叫他停下來。

舒燕北道：「快上去，否則齊少俠找不到咱們！」但他只走了幾丈，便死在大石旁……

×　　×　　×

柳擷紅的話音已被晚風吹散，但齊雲飛却無反應。「雲飛，你覺得怎樣？她見齊雲飛面向另一邊，便走了過去。

火光掩映下，只見齊雲飛一張臉上佈滿了黑氣，山風吹來，火燄跳動，映得他一張臉光暗不定，說不出的恐怖！

柳擷紅這刹那，如同陷於冰窖，只覺手足一陣冰冷，良久才大叫一聲：「雲飛，雲飛，你莫睡覺！」

可是齊雲飛還那裏醒得來，再一陣山風吹來，齊雲飛再也沒法在石上坐穩，「砰」的一聲，跌倒地上，直挺挺的，沒一絲兒反應！

柳擷紅哭道：「齊郎齊郎，你爲何這般短命？」她珠淚如山泉一般，汩汩而下，不能遏止！

夜風吹得她衣裾獵獵作响，却吹不乾她臉上的淚珠！

往事如圖畫般，在她腦海中，迅速地翻過，回想結伴同遊洛陽的情景，就似是一塲春夢，何等的短暫！

篝火逐漸黯淡，萬籟無聲，只有枯枝着火發出「必啪」一聲，柳擷紅心頭一動，她實在不能相信，齊雲飛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死去，是以忍不住走前去探他的鼻息！

由於毒神仙的毒藥十分厲害，柳擷紅小心翼翼，不敢讓手指觸及齊雲飛的鼻端，齊雲飛雙眼圓睜，眸中一動也不動，那裏尚有呼吸。

柳擷紅悲從心來，再次垂淚，篝火因爲枯枝燒盡而熄滅，四周一片漆黑，她心中喃喃地道：「齊郎齊郎，我一定完成你的心願，將你的骨灰帶到怨天島！」

一想至此，她嬌軀便忍不住一陣顫動，雖說齊雲飛臨死之前叫她將他屍骸火化，但她總覺得有點不忍，心中暗暗告訴自己：「等天亮之後，再將他與舒二俠一齊火化吧！」

至此她又恨起毒神仙：「你心腸何其毒，不肯說也就罷了，何必下此毒手，連累了我的齊郎！」

與此同時，一個念頭浮上她的心間，齊雲飛死後，她才發覺自己已深深地愛上他，只可惜有緣無份，更恨這感受來得太遲。

夜深，山上風急，吹動野草樹葉，發出一陣陣沙沙的聲音，此情此景，面對兩具屍體，當柳擷紅心情比較平復之後，不由有點恐怖的感覺。

忽然，寂靜的山林中有個沙啞的聲音，那聲音似在打呵欠，柳擷紅一驚非同小可，連忙竄起，匿在一塊大石後面。

緊接着她便聽到一個衣衫的悉悉聲，有人喃喃地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會在此？」

那聲音有點模糊不清，好像剛睡醒，喉頭尚有一口濃痰似的，聽來十分怪異。

那人又打了個呵欠，接着又傳來一個緩慢的脚步聲，但脚步聲，响了兩次，又傳來「砰」的一聲响，似有人跌倒般。





柳擷紅秀眉緊鎖，心中詫疑不定，忖道：「莫非他被舒二俠的屍體絆倒？」

心念未了，只聽那人又在咕嘀，這次由於他聲音小，柳擷紅聽不到他說些什麼？此後，再無聲音，柳擷紅忍不住探頭出去，可是天上的雲朶，將星月遮住，七尺外的景物已看不清楚！

柳擷紅不敢妄動，仍匿在石後，也不知過了多久，天上的烏雲已吹散，銀盤似的月光，洒得大地一片光輝。

就在此刻，柳擷紅隱隱見到遠處地上坐着一個人，但却一動也不動！

柳擷紅等了一陣，見他仍無動靜，便大着胆子，悄悄走了過去。

那人一襲灰衣，由於面背着，看不到面龐，是以柳擷紅繞了過去，目光自樹隙中瀉下，照在那人的臉上，柳擷紅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

原來那人赫然是舒燕北，柳擷紅心頭怦怦亂跳，她難以置信，死後的人尚能復活，她呆了一呆之後，不期然地退後了幾步。

再細看一下，才發覺舒燕北臉上的黑氣已不見，胸膛緩緩起伏着，盤膝跌坐地上，似在運功調息，看來完全不像是傳說中的殭屍，饒得如此，一陣山風吹來，草木搖幌，她仍忍不住機伶伶地連打幾個冷顫！

過了兩盞茶工夫，舒燕北忽然緩緩睁開雙眼，目光一及，不由一愕，問道：「柳姑娘，你還未走呀！」

柳擷紅也是一呆，囁嚅地問道：「舒二俠，你……你覺得如何。」

「舒某好像睡了很久，醒來時，手足血液不通，剛走了兩步，竟然跌倒了！」

柳擷紅仍不全信。「你眞的無事？」

「那老毒物好生厲害，眞可在不知不覺中殺人！」

「你不知道，你日間倒在地上，連呼吸也沒有，我還以爲你……已遭了他的毒手呢！」

舒燕北嘆息道：「生與死有何分別？活着也只不過多了一口氣而已！」

柳擷紅見他說話頗爲正常，才放下心來，安慰他道：「舒二俠豈能這樣想，你還要爲自己和嫂嫂洗刷污名呢？」

舒燕北苦笑一聲：「若非如此，舒某早已自盡了，嗯，齊少俠呢？他回來了沒有。」

柳擷紅見他問及齊雲飛，心頭一酸不由又流下淚來。舒燕北吃了一驚，連忙站了起來，道：「姑娘，你什麼事傷心。」

柳擷紅悲不能抑，索性放聲哭了起來，舒燕北吃驚地道：「到底什麼事，你可得先說一說。」

「他……他死了。」

「什麼？」舒燕北臉上變了顏色，忙問：「是誰殺死他的。」

「他，他也中了毒……」

「誰的毒？」

「毒神仙……他是從你身上沾到的……」柳擷紅說至此，忽然跳了起來，「你既然不死，他自然也會醒來！」話音未落，她已一陣風般的衝了出去。

舒燕北有點摸不着頭腦，但他只呆了一呆，便也跟着出去，目光下只見齊雲飛

滿臉黑氣，直挺挺地躺着，雖說他自己沒事，按理齊雲飛自然亦無性命之憂，但他仍忍不住伸手去探鼻息，澀聲道：「沒有呼吸！」

柳擷紅說道：「你剛才也是沒有呼吸的！」

「眞是如此。」

柳擷紅道：「眞的，否則我與齊大哥也不會都認定你已死了！」

舒燕北這才放下心來，噓了一口氣，道：「齊少俠若有什麼不測，舒某可要抱憾終生了。」

柳擷紅也有點担憂，却安慰他：「不會的，齊大哥一定會醒來的！」

舒燕北嘆息道：「舒某走南闖北，去過不少地方，見識不能謂不廣，但至今日方知有此等奇妙的藥！」

柳擷紅也有感而發：「是的，想起毒神仙，便令人毛骨聳然，任何人都不可與其爲敵。」

舒燕北吸了一口氣，道：「舒某亦頗有同感！」

兩人說了一陣，天已漸漸亮了，齊雲飛仍未醒來，柳擷紅道：「爲何他還不醒來。」

舒燕北道：「舒某暈死了七八個時辰，他那有這般快醒來的。」

柳擷紅記起齊雲飛買了乾糧食物上來，於是將包袱撿來，與舒燕北吃了乾糧，靜待齊雲飛醒來。

到了巳時，舒燕北忽道：「柳姑娘你看，他臉上的黑氣已淡了許多。」

柳擷紅轉頭望去，果然如此，她伸手到他鼻前一探，有兩股似有若無的熱氣，心頭之喜，實在筆墨難以形喻，忍不住叫道：「他有呼吸啦！」

舒燕北喜道：「如此舒某便安心！」

又過了一陣，齊雲飛忽然悠悠醒來，柳擷紅叫道：「雲飛雲飛，你醒來啦！」

齊雲飛惘然地問道：「我，我還未死麼？」

柳擷紅喜形于色地道：「雲飛，不但你還未死，連舒二俠也無事，你看，他不是站在這裏？」

齊雲飛訝然道：「毒神仙爲何又來救活咱們？」

「他沒來救活咱們，」舒燕北道：「舒某現在才記起，昨日他只說要懲戒我而已，猜想他下的毒藥不能致死，只能讓人『假死』！」

柳擷紅道：「是的，毒死了咱們，他豈非自斷一條財路？」

「齊少俠，你暈死已久，血液不暢，還是先盤膝運功，等下咱們再商量。」

齊雲飛依言盤膝運功，他去年在少林寺，受少林寺掌門方丈之惠，替他打通任督兩脈，一經運功，眞氣源源不絕，散向四肢百骸，生生不息，只運行了三個周天，臉上便已現出湛湛然之寶光。

舒燕北看得一怔，忖道：「想不到他的年紀輕輕，便有此等功力，只需再經鍛煉，恐怕我也不如他了。」假如他知道齊雲飛的任督兩脈已經打通，便曉得齊雲飛的內力已在己之上。

舒燕北爲何有此感覺？那是因爲齊雲飛還不知道自己的份量，每次都不敢傾力施爲，是故潛力不曾得到發揮，若他師父在旁，以其武學上的造詣及學識，只需在旁指點一下，齊雲飛早已更上一層樓！

齊雲飛又運行了兩個周天，然後散功躍起，疲乏盡消，柳擷紅將乾糧遞了過去，齊雲飛正感腹飢，也不客氣，謝了一聲，便吃將起來。

舒燕北道：「毒神仙既然不肯說出眞相，依舒某之見，還是下山去吧！」

柳擷紅道：「舒二俠要去取銀子？」

舒燕北苦笑一聲：「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辦法。」

齊雲飛想起自己中毒的情況，心頭駭然，道：「在下贊成，那老毒物實在不宜與他爲敵。」

舒燕北道：「兩位有何去處。」

齊雲飛道：「咱們兩個決心協助你調查眞相，一切聽憑舒二俠的吩咐。」

「那麼咱們邊說邊走吧！」

三人聯袂下山，齊雲飛忽然有所感觸：「這老毒物十分可怕，任由如此下去，對武林始終是個威脅。」

「他說他沒有野心，只想當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柳擷紅道：「也幸好如此，否則武林早生風波。」

齊雲飛道：「他的話不大可信！就算他眞的沒有野心，但他將施毒技法『賣』與別人，久而久之，武林中便多了一批擅使毒技的人，假如這種技法落在正道人手上，那還不錯，但喜歡學習這種旁門左道的，一般都不是好東西！」

舒燕北問道：「齊少俠有良策制服他麼？」

齊雲飛苦笑道：「假如在下有辦法的，奚事下山去找銀子？」

柳擷紅道：「咱們找誰下手。」

舒燕北道：「一錯不能再錯，要找個奸商劣紳之類的人下手。」

齊雲飛道：「在下知道新鄉鎭有個活剝皮，仗着家裏有錢有勢，經常姦淫良家婦女，欺壓善良，上次經過本想出手教訓他，可惜因有事在身，才讓他活至現在，不過離此稍遠一點！」

舒燕北問道：「他家產多寡？」

「良田千頃，還兼營糧食油米的，房舍櫛次鱗比，取他三千両，絕不爲多。」

舒燕北道：「如此再遠一點也要去找他！」

三人下了山後，到寄放馬匹的農夫家取回坐騎，便一路東進，由於舒燕北心急找尋眞相，是以不停催行，曉行夜宿，只四天，便到了武陟，此處離新鄉鎭已不足一日行程，而且天色已將晚，柳擷紅連趕四天路，不曾好好休息，勞累不堪，便道：「舒二俠，咱們進鎭歇一宵，明早再走吧！」

舒燕北雖然恨不得脇生雙翅，立即飛到新鄉鎭，但見柳擷紅的確疲乏，便道：「舒某也有意到鎭上歇一宵。」說着，首先撥馬向鎭上的方向馳去。

不料剛到鎭口，裏面一人一騎，如一陣風般飛來，舒燕北急忙把馬拉在一旁，才免與對方相撞。

齊雲飛在最後面，看到來者一身道袍，低頭俯身，不斷揮鞭，不由道：「這道士怎地如此魯莽，也不怕撞着路人，失了



出家人的身份。」

一句話說畢，那匹馬也自他身旁掠過，可是只馳了幾丈，便傳來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那嘶聲既响且急，齊雲飛一聽便知道必是騎客用力拉韁的效果，只道他撞着了路人，不由轉頭望去。

只見那一人一騎已轉了過來，更向鎭上的方向馳來，這次那道士直起腰來，一張清癯的臉龐便暴露無遺，赫然是武當黃松。」

黃松來到便道：「幸好貧道認得施主的聲音。」

齊雲飛道：「道長奚事來去匆匆？」

黃松壓低聲音道：「施主，請到那一邊說幾句話如何？」

齊雲飛看了柳擷紅一眼，鬆韁讓馬兒慢慢踱前，黃松在兩丈外將馬勒住。「施主與舒施主欲去何處？」

「在下與柳姑娘過了黃河，剛好遇到舒二俠，乃同道北上。」

黃松道：「貧道突然接到本派的急書，須星夜趕回武當，再次懇求少俠替本派調查那柄七星劍的下落，此劍不歸回，只怕本派勢危矣。」

齊雲飛吃了一驚，問道：「貴派發生了大事。」

「是的，」貧道一來不詳知，二來也無暇跟施主細說，貧道只知敝派分裂在即，敝師兄令貧道立即上山！」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在下便抽暇替貴派調查一下……不過，現在貴派有事，在下不便上山，而且如今在下亦無暇。」

黃松想了一下，道：「你有事請到敝派山下的太清齋堂，找一位觀眞道長，他便會上山找貧道，屆時，貧道無論如何會下山見施主！」

「在下記住了。」

黃松自懷中揣出一叠紙來，道：「這是一份名單，記錄了去年至今春三月到敝派造訪的武林高手，有關其來歷、地址、上山日期等等都在上面，請少俠留心，少俠隆情高義，敝派上下無不感激？」

「道長客氣！在下本就好奇心重，也想知道眞相！」

「大恩不言謝，他日敝派必有以回報！」黃松在馬上抱拳，道聲後會有期，便匆匆撥馬急馳而去，眨眼間只剩下一個黑影。

齊雲飛定一定神，將名單塞進懷內，然後撥馬追上舒燕北與柳擷紅，舒燕北道：「這老道如何行色如此匆忙？」

齊雲飛道：「他收到武當掌門的急信，所以趕着回去。」

舒燕北見他不願多說，也不再問，三人進鎭找了一家乾凈的客棧，開了三間毗隣的房，梳洗一番才去吃飯。

由於連日趕路，身心疲勞，三人一早便進房歇息，不過齊雲飛却拿出黃松給他的那份名單，在燈下細看，那份名單資料十分齊整，不但將造訪者的姓名，來歷，住址，年齡，武功特長，列得詳詳細細，尚有上山的日期，是獨行的，還是結伴上山的，甚至還列出他們上山的目的。

這份名單顯然花了武當派的不少心血，也幾乎可以說是一份珍貴的紀錄，對任何武林中人都甚爲有益，因此齊雲飛一口氣將其看畢，掩卷之後，心頭沉甸甸的，深覺自己對武當派有一份責任。

齊雲飛想了一陣，再將那份名單仔細看了一次，記住上面大部份的資料，然後上床。

次日一早，三人又再上道，至下午便到新鄉鎭，三人依然先投了店，換過衣服，齊雲飛才帶舒燕北與柳擷紅去踹蹚。

他們要下手的對象叫魯有財，年紀還不上三十，父親已死了好幾年，魯有財仗着家財和勢力，無惡不作，鎭上的人都視之爲土霸王。

魯家的院子十分巨大，大門氣象萬千，單只門口那對石獅子已有人高，外面站着四個凶神惡煞的家丁，齊雲飛三人裝作漫不經心地的樣子，在周圍走了一匝，然後回店吃飯。

飯後三人到齊雲飛房中商量，柳擷紅首先道：「看情形魯家的人可不少，事情不會太容易。」

齊雲飛頷首道：「不錯，今夜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分開。」

舒燕北道：「那院子這般大，不分開找尋那土霸王，只怕明晚還得再去，不如咱們分開進行，舒某一路，你們兩個一路，咱們由兩房進去，到宅中心集合，假如找不到人，再決定行止！」

齊雲飛道：「如此甚好，咱們三更出發吧！」

柳擷紅與舒燕北回房休息，齊雲飛自從打通任督兩脈之後，幾天不眠也不覺勞累，因此又取出黃松與他的那份名單來，先看了一遍，再盤膝於床練內功。

三更的梆子聲自窗戶進來，齊雲飛忙跳下床，換了一套黑色的緊身夜行衣，房門已被敲响，齊雲飛開門見柳擷紅與舒燕北已準備妥當，三人便悄悄出了客棧，奔向魯家。

魯家大院外面竟然有人巡邏，舒燕北向齊雲飛打了一個手勢，三人立即分開爲兩組，一組向左，一組向右。齊雲飛見巡邏隊伍經過，便先自牆角竄出，躍上圍牆，向裏面望去，但見周圍一片寧靜，只有遠處傳來的更鼓聲，房舍的簷角都吊着氣死風燈，院子裏頗爲光亮，却不見有人。

齊雲飛向柳擷紅打了個手勢運首先跳了下去，柳擷紅不見裏面有動靜，也飛身進內，剛落地，便見到齊雲飛在一棵花樹下向她招手，兩人會合之後，便向裏面挺進。

剛走到一棟長屋附近，便傳來一陣腳步聲，兩人忙匿在一座假山後面，俄頃一隊八人的巡邏隊，提燈荷刄迤邐而來。

齊雲飛心中忖道：「這魯有財大概自知幹下不少壞事，生怕有人來報復，所以防守才這般嚴密。」

一回，那隊巡邏隊伍已離開，齊雲飛與柳擷紅悄悄到長屋外探望，此屋住的，原來是丫環女僕們。於是立即向中間挺進，沿途所見的房舍，都不是主人家的居所，因此很快便到屋中心地帶。

過了一陣，舒燕北也來了，輕聲問道：「你們找到沒有？」

齊雲飛搖搖頭，舒燕北又道：「你們兩位向前面找尋，舒某去後頭找。」

齊雲飛估計後面的機會比較大，防備也必較嚴，不想讓他孤身犯險，是以忙道：「舒二俠走前面吧，讓在下與擷紅到後面去！」

舒燕北道：「舒某主意已定，就這樣吧！」說畢已向後面竄去，原來他也估計魯有財的居所在後面的機會較大，不想受人恩惠太多，決意獨自找魯有財，脅迫他交出三千兩銀子。」

柳擷紅心思比較細，知其心意，便道：「雲飛，咱們到前面找去吧！」

舒燕北沒奈，只得與柳擷紅向前面搜去，前面的房舍，有許多是客房，廳堂，還有兩排廂房，住的是魯家的打手、壯丁，兩人匆匆看了一下，便轉向後面去。

魯家雖有壯丁當值巡邏，但隊伍不多，地方又大，因此空隙之處甚多，兩人蛇行鼠伏，都沒讓人發現？

當他們走到與舒燕北分手的地方，便聽見裏面傳來一道驚叫聲，接着便又是一陣喝問聲和腳步聲，齊雲飛說道：「舒二俠的行藏，必是已被人發現，咱們快去接應。」

柳擷紅自然不反對，兩人不再掩藏行狀，火速望發聲之處飛去。

與此同時，院子裏傳來一陣陣銅鑼聲，呼問之聲不絕于耳，只聽有人道：「老爺讓人抓住了！」

齊雲飛與柳擷紅聽見這話，都放下心來，因爲舒燕北有人質在手，自然沒有危險！

心念未了，背後有人叫道：「這裏還有二個陌生人！喂，你倆給咱站住！」

柳擷紅與齊雲飛充耳不聞，幾個起落，已來至一座小院，只見那裏火光耀眼，十六個壯丁將舒燕北圍住，而舒燕北背靠一棵大樹，一手勾住一個錦衣胖漢的脖子，一手提劍，將劍刄架在胖漢的後頸上。

齊雲飛向柳擷紅打了個眼色，兩人躍起越過人牆，落在舒燕北的身前，那些人喝道：「原來他們還有同黨，快些叫舅爺來。」

齊雲飛輕聲問道：「你沒事吧。」

舒燕北道：「沒事，咱們現在就索取贖金，還是先將他弄出去！」

齊雲飛剛沉思了一下，只見壯丁們又來了數十位之多，而且看情況還有很多人趕着過來，只聽有人叫道：「快放下咱們老爺，饒你們不死。」

柳擷紅道：「拿三千兩銀票，來贖你們老爺。」

一個精神抖擻老者排衆而出：「咱們已在四周圍安排弓箭手，再也走不了。」

舒燕北冷笑一聲：「有魯有財作咱們的擋箭牌，某家才不相信你們敢放箭。」

魯有財忙道：「有事慢慢商量，千萬不要魯莽。」

齊雲飛道：「很簡單，三千兩銀子換回你一條性命，實在便宜了你。」

魯有財道：「一時之間，去那裏籌集這許多銀子！」

舒燕北怒哼了一聲，手臂一緊，魯有財呼吸立即急促起來，道：「大王……有事慢說，請……饒命。」

舒燕北道：「現在只有兩條路，第一條是你不要命，第二條是你不要錢，你選那一條路。」

「我，我選第二條路！」魯有財喘着氣道：「不過，現在咱們實在沒有三千兩這麼多，你改天再來取好不好？」

齊雲飛冷冷地道：「魯剝皮，休說三千兩銀子，再多你也拿得出來，你還不叫人去取錢？少爺便先教訓教訓你！」說着便在魯有財肚子上打了一拳！

魯有財痛呼起來，道：「俺只求你們寬限一天……哎唷……」原來齊雲飛又再打了他一拳。

「現在咱們不是要三千兩銀子，因爲他浪費了咱們許多時間，再加二兩，足你再拖延，咱們便將數目一直加上去！」

那老者喝道：「你們這樣還有沒有王法？」

齊雲飛怒喝道：「難道他强姦良家婦女，心目中便有王法？」他知道不使些霹靂手段，沒法懾衆，於是突然半轉身子，倏地標出，一個起落，便來至一個壯丁身前。

那壯丁大吃一驚，連忙抬刀而起，不料那刀子只提了一半，手腕一痲，鋼刀已經易手，緊接着小腹一痛，身子如皮球般向後倒飛，跌倒地上，他尙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齊雲飛已飛回原地。

齊雲飛這一手使得衆家丁嘩然，只見他將刀子平擧，左手食指及拇指扣着刀尖，運起內家眞氣一拗，但聞「啪」的一响，那柄鋼刀已斷了一截，他如法泡製，再扳下一截，然後將斷刀抛在地上。

「少爺要殺你們比拗刀還不費勁。」

這一手懾住全場，刹那間，百餘個人的院子，靜得落針可聞！

半晌，那個老者才道：「這有什麼了不起，死功夫罷了。」

柳擷紅道：「閣下口氣這般大，不如出來，等姑娘掂掂你的份量。」

那老者正感不知如何，忽然後面有人叫道：「好啦，舅爺來了！」

老者連忙閃開，只見後面來到一個中年漢子，神情威嚴，龍形虎步，一望便知是位高手。

齊雲飛心頭暗自一懍，忖道：「想不到這種地方？還有這等高手！」

那中年漢子雙眼如電，在齊雲飛三人臉上掃過，冷峻地道：「報上名來？」

齊雲飛不答反問：「閣下是誰？」

中年漢子冷哼一聲：「好小子，竟敢如此無禮？你以爲學了幾手三腳貓的功夫便可以闖出去麼？」

齊雲飛哈哈笑道：「魯有財在咱們手上，就算不學功夫，少爺也有把握安安穩穩地走出這座大院！」

中年漢子臉色一變，語氣稍緩：「你們有什麼條件？」

「拿出三千二百兩銀子換這剝皮一條命！」

「是缺少盤川麼？魯福，去向老夫人取兩百兩銀票來！」

齊雲飛笑道：「閣下聽錯了，是三千二百兩！少一吊錢，咱們也不會放人！」

「就算你們打死了舍外甥，今夜也休想離開此院半步！」

舒燕北道：「那麼咱們便試一試！」他用力一推，魯有財便跟着他蹬前幾步！



那中年漢子處事十分沉着，忙道：「收緊圈子，任何人都不得後退，否則殺無赦！」

舒燕北見他如此沉穩辛辣，頗出意料。當下冷笑一聲：「某家就算殺死這畜生，也自信可以闖出去，閣下若不相信的，某家可以試給你看！」

魯有財殺豬似的叫了起來：「舅舅，千萬不可亂來，顧着甥兒這條小命！」

齊雲飛道：「你屢次强姦良家婦女，又欺壓善良，巧取豪奪，取你三千二百兩銀子，已是太少，再講價，咱們便再往上加！」

魯有財叫道：「舅舅，你不要聽他們亂說……他們是强盜，自然……」

一言未畢，舒燕北手臂又一緊，他登時說不出話來。舒燕北道：「你罵咱們是强盜，現在咱們要三千伍百兩了！」

那中年漢子臉色微微一變，道：「三位可否將數目減少一點？」

齊雲飛道：「少一吊錢也不行？」

中年漢子道：「假如是二千兩銀子的，某家便可以替他作主，答應你們？」

齊雲飛冷冷地道：「現在要四千兩了！這些錢，不單只咱們要，還要替他賠償苦主的損失！」

中年漢子冷哼一聲。「閣下年紀輕輕，却無個滿足處，專會得寸進尺，難道眞以爲咱們捉不了你？」

「何必叫他們送死？」

中年漢子一怔，道：「閣下的意思是要跟某家單獨一戰！」

「在下並無此意，不過閣下既然有此意思，在下便捨命陪君子玩玩！」

中年漢子目光暴射，道：「此話當眞？假如你敗了，是不是就放人？」

齊雲飛道：「絕無問題，不過，如果落敗的是閣下呢？」

中年漢子吸了一口氣，道：「便送四千兩銀子與你們？」

「不，在下陪你玩耍，可以得收點費用！你若敗了，咱們要收四千伍百兩，然後放人！」

中年漢子怒火中燒，大怒叱道：「眞是不知天高地厚，某家再說一次，死傷不計！」

「好，一言爲定！」齊雲飛對衆人道：「你們都聽見了，假如他輸，又不肯付錢的，咱們便先割下魯有財的一隻胳臂，然後再走着瞧！」

中年漢子喝道：「取我的刀來！」一個壯丁應聲而去，他又冷笑一聲：「某家會過不少人，還未見過像你們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賊！」

由於齊雲飛與柳擷紅都甚年輕，而舒燕北又故意弄成一副潦倒相，是故中年漢子只知道他們是些小人物而已，舒燕北三人自然也不說破。柳擷紅道：「閣下既是這惡賊的長輩，平日理該多管敎管敎這廝才是！」

中年漢子道：「某家的事，用不着你管！你們最好先報上名來，免得做了糊塗鬼！」

齊雲飛生怕報上名之後，對方會返悔，因此笑道：「在下三人的確是無名小卒，不敢報名，免汚閣下雙耳！」

中年漢子怒目而視，心中殺機充盈，立志將其殺斃！

不一會兒，那壯丁已取來一柄寬厚的刀來，刀鞘金光閃閃，還嵌了不少寶石，看來十分豪華。中年漢子接過刀來，「刷」的一聲，將刀抽了出來，迎風一展，「叮噹」的一陣亂响！

齊雲飛與舒燕北見那柄刀金光燦然，刀脊上還有幾隻小小玉環扣，揮動時發出鳴聲，擾敵心神，心中都想起一個人來，乃互相望了一眼，亦領會對方的意思，不點破其身份？

中年漢子將刀鞘交與下人，踏前幾步，道：「閣下準備好了沒有？」

齊雲飛抽劍而出，走前抱拳道：「請賜敎！」

中年漢子存心殺他，也不打話，金刀一振，一陣「叮噹」聲响中，刀刄已劈向齊雲飛的肩膊！

齊雲飛長劍一翻，立將金刀挑開，那中年漢子變招也快，手臂一掄，金刀在半空劃了一道弧圈，改劈齊雲飛的腰際！

齊雲飛手腕一沉，劍鍔在刀刄上一撞，踏前一步，左手五指如爪，反抓對方胸膛，這一着有攻有守，中年漢子心頭微微一懍，忖道：「原來這小子還有兩下子，難怪口氣如此大！」

當下斜閃幾刄，金刀揮舞，帶着一片叮噹之聲，洒下一片金光，齊雲飛見招破招，眨眼間已互易了二十多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莫說那些圍觀的壯丁，就連中年漢子心中也詫異不已：「這小子到底從那裏冒出來的？怎地從未見過這種劍法？」

齊雲飛則忖道：「看此人的刀法，必是『金刀錦衣』曹敬賢無疑了，果然名不虛傳！」但他心中並無所畏懼，因爲自己知己知彼，當下劍法一變，去勢突然加快，只見白光，不見人影！

曹敬賢越鬥越是心驚，但念着多年的英名，所以也抖擻精神應戰。魯有財本來希望舅舅得勝，可以救回自己，又可省回一筆銀子，因此比任何人都緊張，奈何現在看情況希望並不濃，是故有點氣沮！

齊雲飛不想逗留太久，有心速戰速決，但又怕出手太重，損了對方的顏面，使其下不了台，因此也十分躊躇。

激戰中，看出對方求勝心切，故意露出一個破綻，讓曹敬賢的金刀搶了進來，他在這刹那間，突然半轉身子，反手削出一劍！

曹敬賢一刀使空，知道不妙，連忙後退，但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飛劍刄過處，已在其衣袖上挑了一個小洞！

齊雲飛立即回身抱劍道：「承讓！」

曹敬賢道：「勝負未分，誰讓你！」挽刀又再狂攻！

齊雲飛心中不由惱道：「這人不知好歹，當眞要吃點苦頭才肯住手不戰？」

心念至此，他劍法也是一緊，只聞「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白光與金光交纏進退，好看煞人，魯有財忽然福至心靈，想道：「看來舅舅未必勝得了這小子，我何不喝住了他，保住他顏面，等下也可少吃他幾句臭罵！」

當下便叫道：「舅舅，住手住手，甥

兒寧願送四千五百兩銀子與他們！」

曹敬賢抽身而退，大聲道：「你自要付錢與他們，與我可無關！」

魯有財道：「是的，甥兒自願送四千五百兩銀子與他們！」

曹敬賢道：「只須付四千兩銀子！他們勝不了舅舅，這五百兩不必付！」

魯有財與齊雲飛等人心中都暗暗好笑，當下道：「在下果然勝不了閣下，情願只收四千兩銀子！」

曹敬賢冷冷地道：「哼，諒你也不敢多收！」

魯有財道：「丁健，去找老夫人，取四千兩的銀票！」那老者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齊雲飛有心讓曹敬賢好下台，抱拳說道：「在下齊雲飛，尙未請敎這位英雄大名！」

曹敬賢微微一怔，澀聲道：「你便是有『銀劍白龍』之稱的齊雲飛？」

「正是在下！」齊雲飛道：「英雄刀法嫻熟，武功高强，爲在下平生僅見，剛才若非你相讓，在下早已落敗了！」

曹敬賢臉上發熱，訕訕地道：「我只道你是小賊，料不到竟是名滿江湖的齊少俠，失敬之至！」

「不敢！請英雄將姓名見告！」

魯有財道：「我舅舅也是大大有名的人，他有個外號喚作『金刀錦衣』的！」

齊雲飛裝出恍然大悟的樣子，道：「難怪他武功這般了得，原來是曹大俠！」

與此同時，曹敬賢却罵起魯有財，道：「你給我閉嘴，愚舅的聲名，都讓你汚了！」

魯有財不敢作聲，曹敬賢向齊雲飛抱一抱拳，道：「不敢！齊少俠年少藝高，實乃武林之福！剛才曹某無知，錯認小賊，祈請原諒！這樣說來，齊少俠所說必是眞的了，請將苦主名單列出來，曹某必携舍甥，親往道歉，並賠錢求恕！」

齊雲飛正容道：「令甥所作所爲，實在令人髮指，本來咱們取了錢之後，尙想敎訓他一頓，如今既然知道他是大俠的外甥，便可免了！」

舒燕北鬆了手，道：「聽見沒有？算你走運！」說着將魯有財推開！

魯有財抱頭鼠竄，不敢停留，却讓其舅喝住：「小畜生，你給我站住，等贖金取來之後才走！」

魯有財垂頭喪氣地站在他旁邊，曹敬賢又將壯丁們趕散，道：「沒事了，都回去吧！」

壯丁們走後，那位丁健的護院才匆匆趕來，將一叠銀票交給曹敬賢，曹敬賢看也不看一眼，便將銀票交給齊雲飛。「請少俠數一數！」

齊雲飛將銀票交與舒燕北，抱拳道：「曹大俠是非分清，又疏財仗義，在下等感激不盡！」

曹敬賢想道：「這人年紀輕輕，說話却甚爲得體，我今日栽在他手中，也不算寃！」心中有了結納之心，便道：「舍甥之事，曹某十分慚愧，只因我自己事務繁忙，敝姐夫又去世得早，失於管敎，致令鄉民受苦，日後自會嚴加管敎！」

舒燕北也讚道：「曹兄胸襟，令人欽佩！」

曹敬賢道：「所謂不打不相識，三位既然光臨，何不稍留，待曹某稍盡半個主人之誼？畜生，還不快去吩咐厨子，弄一席酒菜來！」

魯有財巴不得離開，連忙轉身而去，曹敬賢又叫道：「等下要來賠禮！」

舒燕北向齊雲飛連打眼色，齊雲飛知他不想久留，但他只當作看不到，舒燕北又見魯有財已去，只好打消離開的念頭。曹敬賢說道：「三位且跟曹某到小廳去待茶！」

三人跟着曹敬賢到一座小廳坐下，丫環送上一壺茶，曹敬賢揮手，令其退下，才問道：「尙未請敎大俠及女俠的高姓大名！」

柳擷紅道：「小妹蘇州柳擷紅！」

曹敬賢想了一下，道：「令尊莫非是柳園主？」

「正是。」

「難怪姑娘國色天香！」

舒燕北十分尷尬，想了一下，只得老實地道：「在下舒燕北！」

「原來是崆峒舒二俠，雖未謀面，却是久聞大名，今夜認識三位，眞是快慰平生！」

四人寒暄了一陣，曹敬賢問道：「三位爲何走在一起？是過路的，還是專誠而來的？」

齊雲飛說道：「咱們要去邯鄲路過貴境！」

「去邯鄲，莫非是要去趙家莊？」

齊雲飛只得含糊以應，曹敬賢道：「如此甚巧，曹某也正要去趙家莊，咱們明早結伴同行吧！」

齊雲飛看了舒燕北一眼，舒燕北道：「舒某離師父已久，想返回師門，齊兄弟你見到趙莊主，請順便代舒某向他問候一聲！」

曹敬賢說道：「此去邯鄲並不太遠，一來一往也花不了多少時間，舒兄何不同行？曹某久仰大名，正想跟你相聚多幾天呢！」

「不是在下不喜與曹兄相聚，實是因爲離山日久，心頭放不下……咳咳，正好求諸下次吧！」

曹敬賢惋惜地道：「如此曹某也不敢勉强！」

說着，有人已將酒席擺上來，魯有財看來十分敬畏他舅父，果然乖乖走了進來，入席之後，曹敬賢叫他逐一向舒燕北等人敬酒，然後又道：「滾開，看到你，我便生氣，你到書房去，等下愚舅有話跟你說！」

魯有財灰溜溜地離開，四人吃喝了一陣，天色已亮，曹敬賢道：「三位先到客房休息一陣，待會曹某再來相陪！」他又吩咐丫環帶他們到客房裏去。

舒燕北回客房之後，清點一下銀票，見果然是四千兩銀子，便數了三千兩收了起來，然後到齊雲飛房外敲門。

門打開，原來柳擷紅也在房內。舒燕北將銀票遞上給齊雲飛道：「齊兄弟，這一千兩銀票，你們收下吧！」

齊雲飛道：「不，你替咱們散給附近的貧苦之士吧！」






舒燕北道：「某舒趕着去五老峯，你們帶上路跟曹敬賢去邯鄲，回來時再派發吧！」

齊雲飛道：「何不等咱們然後一起去找毒神仙？」

舒燕北苦笑一聲，道：「舒某恨不得此刻便直赴五老峯，那還遲延得了？」

柳擷紅道：「你見到了『毒神仙』之後，欲去何方？」

「現在還不知道，等見着了毒神仙之後再定行止！」

齊雲飛道：「如此咱們不如約定個日期地點，咱們去了趙家莊，然後折回去與你會合，你意下如何？」

舒燕北道：「兩位如此熱心，舒某五內俱感，此乃求之不得的事！」

「好，那麼九月初七，咱們在濟源最大的酒樓見面！」

「舒某記得！」舒燕北將銀票交給齊雲飛之後，便回房休息了。

柳擷紅待他去後方問：「雲飛，你爲何要跟曹敬賢去趙家莊？」

齊雲飛輕聲道：「你還記得麼？前日黃昏，咱們不是碰到黃松道長麼？他交了一份名單與我，要我替他們武當派查一件事，而名單上赫然有曹敬賢及趙一龍，因此我也想藉此機會跟他們接近！」

柳擷紅又問道：「黃松托你查什麼事情？」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便將武當失劍的事，扼要地說了一遍，柳擷紅道：「武當是武林的泰山北斗之一，此事牽涉甚大，咱們理該盡一份棉力！」

齊雲飛道：「時候不早，你去休息一下吧！」

柳擷紅離開之後，齊雲飛立即盤膝練功，只覺內息不絕，生機充沛，又有了進步，心中竊喜不已。

吃午飯時，齊雲飛將一千銀票遞給曹敬賢，道：「曹大俠，這一千兩銀子，請你派人散發給附近貧苦之士吧！」

曹敬賢看了他一眼，道：「齊少俠信得過曹某？」

「豈有不信之理！」

「好，曹某便代你處理！」曹敬賢對魯有財道：「畜生，孽是你造的，便由你親自散發，最好開個善堂，接濟貧苦無靠之士！」

魯有財唯唯受敎，曹敬賢又道：「我經過時，若打聽到你尅扣不發，或再胡作非爲，便要了你的狗命，反正魯家已有人承繼香燈了，殺了你，日後到九泉之下，也不怕無法向你爹交代！」

齊雲飛見魯有財連聲應是，心中暗道：「這小子若能從此從善，此事對他來說，反是好事！」

魯有財道：「甥兒下次不敢了。」

「家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家即使由現在起不務生產，數代人也不愁吃喝，今後對長工佃戶，可要好一點，多積一點福！若再仗勢行兇，今日幸好有我在此，難保日後無高人上門，到時我可救不了你！」

「是是……」魯有財悚然而驚。

飯後，舒燕北首先告辭，曹敬賢到內宅一下，便與齊雲飛，柳擷紅離開魯家，他陪他倆回客棧取回馬匹包袱，然後一道北上。

途中，三人閒談，齊雲飛問道：「大俠與武當派交情頗厚？」

「有一位遠親是武當派的記名弟子，算是有點關係，交情倒談不上，曹某向在黃河一帶走動，甚少南下，而且曹家充滿銅臭，也不敢跟出家人來往！」

齊雲飛道：「這樣說來，曹大俠不曾去過武當？」

「這倒去過兩次，去年也去過哩，那是陪『雲夢樵子』許老爺子去的！」曹敬賢有點奇怪，問道：「少俠因何問起這個來？」

齊雲飛忙道：「在下因爲想去武當遊覽一番，却因未曾去過，所以才問一問大俠！」

「這完全不成問題，武當派禁地雖多，但只要你依他們派規逛山，自有道士帶你們到各處名勝遊覽！」

齊雲飛道：「原來如此，多謝指點，嗯，『雲夢樵子』許老爺子去武當是因何事？」

曹敬賢道：「他要荐一位故人之子到武當學藝，剛巧來找曹某，曹某因那位遠親也在武當門下，於是自告奮勇，引他上去！」

齊雲飛已將那張名單看清楚，依稀記得上面記載正是如此，當下忙將話題扯開。「曹大俠，你見識廣，自該見過武當的

太極劍及七星掌，不知你認爲如何？」

曹敬賢嘆了一口氣，道：「少林武當的武藝，易學難精，要想登堂入室，非痛下一番苦功不可，時下一般青年以到少林武當學藝爲榮，但肯苦練的甚稀，是故此兩派近年已不如以前，據說太極劍及七星劍都是武林絕學，但我看舍親使來，亦無特別之處，也許他還學未到家，目下放眼武林之年青一輩的，能有少俠這等造詣的，只是鳳毛麟角！」

齊雲飛連忙道：「在下不敢當大俠盛讚！」

曹敬賢正容說道：「此乃肺腑之言，只要少俠繼續努力，將來不難成爲武林第一人！」

「在下不敢奢望！」

三人在路上談談說說，倒也不寂寞，三百餘里路程，四天後便來到了邯鄲古城，曹敬賢道：「咱們去買一份見面禮！」

齊雲飛道：「應該如此！」

三人選了禮物，便直向趙家莊，趙家莊莊主趙一龍，二弟趙一虎，兩人以一套「兩儀刀法」成名武林，當日曾經雙刀合戰「嶗山七妖」，一舉而盡殲七妖，聲名大噪，加上家大業大，又時作善舉，因此聲譽極佳，由於兩兄弟均好客，因此路過的同道，每至莊上作客！

曹敬賢與他們身份相同，大都在大河兩岸活動，因此交情不淺，也常作趙家賓客！

當下門人認出曹敬賢，也不用通報，便帶他們到一座小廳吃茶，道：「二位且坐一陣，待小的去通知兩位老爺！」

曹敬賢道：「有勞！」

老蒼頭去了一會，便聽見一陣爽朗笑聲傳來：「是什麼風將曹兄吹來！」話音未落，兩個體健而威的中年漢子已自屏風後行出來，曹敬賢、齊雲飛和柳擷紅，連忙起身，那邊一個年紀看來比曹敬賢略大，約有四十三四，趙一虎約在三十七八。

當下趙一虎微微一怔，道：「原來曹兄還爲小弟帶來兩位少年俊彥！」

曹敬賢忙道：「待小弟和你們介紹，你們雖未見過面，但必已互相聞名已久！此位乃新近名聞武林的『銀劍白龍』齊雲飛齊少俠，這位姑娘便是江南四大美人之一的柳擷紅柳三小姐！」

趙一虎忙道：「果然是聞名已久，料不到齊少俠眞的如此年輕，趙某尚以爲傳聞有訛哩！柳三小姐更是勝于傳聞！」

齊雲飛與柳擷紅連忙謙虛一番，回敬道：「咱們也久聞兩位莊主英名，如今得暇，特意前來拜訪，得曹大俠引見，更是遂意！今日一見兩位莊主英偉過人，豪爽熱情，在下等深感榮幸！」

趙一龍哈哈大笑：「原來少俠不但劍法厲害，連客套話也厲害得很！」他雖是初次與人認識，但言談舉止，却是老朋友，使做賓客的，賓至如歸，也齊聲笑了起來。兩方分頭坐下，趙一龍問道：「賢弟光臨，只是來看你的兄弟，還是另有其他要事？」

「數月不見，本就有意來相聚幾天，路上巧遇齊少俠與柳姑娘，謂要認識兩兄，小弟更是非來不可！」

趙一虎道：「咱們的確有數月不曾相聚，今晚非喝個痛快不可，稍候一下，酒筵便弄好，不如由小弟先帶你們到客廳處安頓一下如何？」

曹敬賢與他們稔熟，也不客氣，道：「愚兄正想相求，不意讓你先說了！」

趙一虎笑道：「如此請來！」他先帶齊雲飛與柳擷紅到中院的客房，再帶曹敬賢到內室：「今夜賤兄弟非與曹兄秉燭夜談不可！」

齊雲飛進房之後，不容吩咐，立有下人送上乾淨的毛巾，和一隻大澡盆，接着又有人將熱水送了進來。「少俠若有吩咐，請叫一聲，小的便在外面！」

「不用客氣！」齊雲飛心裏暗想道：「趙家莊款客之道，眞是聞名武林，果然不虛！」

那下人出房，順手便將房門關上，齊雲飛脫下衣裳，把一身沙塵洗得乾乾淨淨，柳擷紅自然也另外有趙家的丫環服伺。

× × ×

天剛微黑，趙一虎便親自來請，齊雲飛與柳擷紅早已換了乾淨的衣服，跟他到內廳，只見那裏已換上一張圓桌，丫環立在旁邊侍候，趙一龍與曹敬賢已在廳上談天。

五人寒暄了一陣，便依次坐下，趙一虎道：「兩位一個如玉樹臨風，一個似天仙美人，當眞是天造地設，佳偶天成！來，待趙某先敬你們一杯，他日可別忘記請咱喝……酒！」

齊雲飛與柳擷紅都是臉兒發熱，兩人互看了一眼，心中又泛起甜蜜，齊雲飛定一定神才道：「大莊主取笑了，柳姑娘國色天香，聰慧過人，文武雙全，在下那裏高攀得上！」

冷不防柳擷紅在桌下踩了他一腳，齊雲飛杯中酒幾乎濺了出來，衆人又一陣大笑，看得柳擷紅抬不起頭來。

趙一虎道：「來，來！大家同爲武林一脈，不分彼此，無須客氣，都來喝一杯吧！」

五人一齊喝了一杯，便開始舉箸吃菜，閑談了一陣，趙一虎便道：「江湖上都說少俠身份十分神秘，但如今看來你並非那種人！」

齊雲飛笑道：「江湖上以訛傳訛之事本就多，也不奇怪！」

趙一虎嗯了一聲，問道：「不知少俠藝出何門？」

「家師居于海外，他不想讓人知道，是以請兩位莊主原諒！」

趙一虎笑道：「所謂一家不知一家事，也許令師另有原因，少俠不須掛懷！嗯，不知兩位下個目的地是何處？」

齊雲飛尚未作答，曹敬賢巳代答道：「他們要去武當遊覽！」

趙一虎道：「可惜這個月咱們有事不能離開，否則與少俠同道到武當一遊，也是快事！」

趙一龍道：「不錯，賤兄弟久有遊武當之願，可惜不能成行！」（未完・四）

「忠實的丞相」答案：原來牢門的鎖根本沒有撥上暗碼，只是安着裝裝樣子，丞相如果不是忠實按國王的指示去做，只要試着用力推推牢門，早就可以出去了。



奇俠司馬洛故事

#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 盜走屍體　遭遇挫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與李敏、珍美用無綫電通話機通過話之後，李敏便到靈屍塔下，等候司馬洛將江思靜父親的屍體吊下來，此時正是天昏地黑，橫風橫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雨之夜，司馬洛將屍體吊下，自己也懸着繩子一齊吊下來，忽然聽到戈拔和李敏的談話，知道不妙，連忙縮回塔內把屍體也吊回去，幸戈拔未發覺，只是勸李敏回去……這邊施米夫知道油田工人對他不利，便叫鬼眼另找一批打手替換油田工人，將他們遷移別處，叫鬼眼將總工程師賓納殺掉，却被管事白朗知道，他再通知廚師希閣相偕逃走，却被鬼眼發現……

一連兩響槍聲，證實了果然是追白朗和希閣的。

「快點！快點！」希閣叫道：「快一點！」

白朗盡可能控制着車子，而同時開盡速度。槍聲又響，車頭的擋風玻璃給從後面來的槍彈射破了一個洞。

「好險！」白朗說，他在想，射歪一點，他們就中槍了。

但是並不是好險，希閣忽然向前一伏，就不動了。原來來的槍彈不止一顆，其中一顆射破了車子的擋風玻璃，而另外的則射進了希閣的背部。

「希閣！希閣！」白朗大聲叫起來。

但希閣已不會應他，跟着，車子就停了下來，馬達還在開着，車輪也是在轉動，車子却沒有前進，那是因爲其中一隻車輪已陷入了泥濘之中，推不動車子。

白朗再摸摸希閣，希閣完全不動。

白朗拍拍希閣的肩，說：「對不起，老友，我不能再顧你了！」

白朗跳了下車，槍聲又響，槍彈在白朗的身邊經過，白朗奔進了林中。

追來的人就是鬼眼，鬼眼的車子亦是遭到了相同的命運，也是車輪陷入泥濘中，無法前進。鬼眼跳下車步行，摸索到了白朗的車子那裏時，只看見希閣的屍體，而白朗則不知所蹤。

「媽的！」鬼眼咬牙切齒道：「你這個狗管家，你是逃不到什麼地方去的。」

他也步行着追趕，沒有車子，在黑暗的森林中，大雨之中追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情，連脚步聲也給雨聲掩蓋了。

但是鬼眼帶着一隻電筒，而且間中亦有電光一閃，可以讓他看清楚前路，他是大致向村子的方向追去，白朗應該亦是向那個方向逃走的，除非白朗是迷了路。

白朗並沒有迷路，鬼眼漸漸追近了，電光一閃，他看見白朗就在前頭，鬼眼馬上舉槍就射，槍却不响。

子彈用完了，鬼眼咒罵一聲，另一隻手馬上就迅速從身上摸出刀子一擲過去。

這刀子也是差了一點，在白朗的身邊掠過，刺中了一棵樹，刺在樹幹上，鬼眼馬上從身上取出新的子彈，納入槍中。

電光又閃，鬼眼又看見了白朗，他舉槍叫道：「白朗，不要走！」這一次電光得很長，看來白朗是很難逃了。

但是這時李敏却出現了，把白朗一扯，就扯進了一棵大樹的後面，鬼眼放了三槍，槍彈都給樹幹擋去了。

李敏叫道：「你別亂來！」

她把刺在樹幹上的刀子一手拔了下來，一擲出去。這時電光閃完了，在黑暗之中，鬼眼發出一聲尖長的吵叫。

白朗在李敏的身邊小心地等着。

電光再閃，他們看見鬼眼巳倒在地上，胸前就插了自己那把刀子，他們也用不着過去看，就知道鬼眼是活不成了，因爲鬼眼是躺在一窪雨水中，頭部也給水浸沒了，即使那把刀子沒刺死他，那水亦是必然會把他淹死的。

白朗喘着氣說：「李小姐，謝謝妳救了我！但是，他殺死了希閣！」

「白朗，」李敏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他要殺死我！」白朗說：「施米夫叫他來殺死我！」現在，他也不再尊稱施米夫爲「先生」了。

「但是爲什麼呢？」李敏問。

「因爲我知道得太多了，」白朗說道：「我是來告密的，而施米夫要殺死我滅口！」

「你知道了什麼秘密？」李敏問道。

「施米夫打算把這村子全部毀掉！」白朗說：「一下子，人和屋子，全部都毀掉，這樣他就可以侵佔了這塊地皮了！」

「但他怎能這樣做呢？」李敏問。

「是總工程師賓納先生說出來的，」白朗說：「他爲施米夫設計了這件工程，內疚於心，所以常常喝酒，現在，賓納先生亦給他們謀殺了！」

「但是施米夫怎能做到這件事情呢？」李敏問。

「我不能就這樣看着這許多人死去而不管的，」白朗說：「我得向酋長提出警告！」

「但是他用什麼辦法可以製造毀滅呢？」李敏問：「什麼辦法可以一下子把全村毀滅？」

「賓納先生沒有講清楚，」白朗說：「但是我知道施米夫早就已經運來了大批炸藥，他的探油工作是不需要那許多炸藥的，我相信他就是要用炸藥把全村都炸掉！我必須通知酋長小心防範，必要時大家都撤退！」

李敏沉默下來，看着他。

「怎麼了，李小姐？」白朗說：「難道我是說謊的嗎？」

「我不是認爲你說謊，」李敏說道：「不過，你這個時間來，却是來得眞是尷尬。」

原來李敏在這裏救了白朗，也不算是太巧合，李敏是正在準備接應司馬洛，把屍體從靈屍塔上運下來，風雨一來，她與司馬洛就得馬上行動，因此她才會在這裏碰到白朗，鬼眼的槍聲引起她的注意，她才來救了白朗。

假如不是有風雨來臨的話，李敏是救不到白朗的。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假如不是有風雨來臨的話，鬼眼又未必能夠追得上白朗。

這場風雨的來臨，使情形變化得很厲害。

李敏說：「你認爲現在應該如何呢？司馬洛？」

「誰？」白朗四面望望：「妳在跟誰講話？」

「你別管！」李敏說。

她乃是通過她手上的小型無綫電與司馬洛通話的，司馬洛可以聽到，而司馬洛的話，亦可以透過她的耳塞傳來，她可以聽到，而白朗則是聽不到。

司馬洛的聲音從她的耳塞中傳出來說：「不要緊，妳救了他的命，他是妳的人，而他是一個講道理的人，妳就叫他帮手，做好我們這件工作好了，時間已經無多，工作做好了之後再詳細商量吧？」

「很好！」李敏說。於是她轉向白朗，說：「來吧，跟我來，我們要把一具屍體從靈屍塔裏偷出來！」

「什麼？」白朗驚訝地說。

「而且要你帮忙！」李敏說。

「我——我不能夠——」白朗大爲驚駭。

「你放心好了，」李敏說：「並不是叫你潛進去，只是帮帮手接一接！」

她拉着白朗，在風雨之中向塔底走去，一面對白朗簡短地解釋他們爲什麼做這件事情，以及這件事情的重要性，白朗果然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並不反對這件事。

他們在靈屍塔下等着。

李敏說：「我們這件事情，與你向酋長告密的事情並沒有什麼衝突，當我們做好了之後，我就可以帶你去見酋長，你可以把一切都說出來，只要不提我們偷屍體這件事情就行了，你辦得到嗎？」

「沒有問題，」白朗說：「我是會守秘密的。」

李敏他們也是的確不能再浪費時間的，因爲當她一出動的時候，珍美亦出動而到另一部份的樹林中去散步，這是爲要把酋長的次子戈拔引開，因爲戈拔老是在監視他們，李敏已經把戈拔的監視對象移到了珍美的身上去了，珍美出外散步，戈拔自然就會亦步亦趨地跟着她，因此就不會知道李敏在這邊幹什麼，然而這個辦法是不能夠用得太多的，因爲戈拔終於會奇怪，爲什麼珍美是在風雨之夜就出去散步。

這一次，他們是非要把這件事情做好不可了。

在另一邊，珍美果然是正在冒雨在林中走着，而戈拔則担心地跟着她。珍美是先出去了之後李敏才出去的，因此戈拔並不知道，還以爲李敏是正在家中。

白朗與李敏就站在塔底下等着。

司馬洛又像上一次那樣，用繩子把江老先生那具屍體吊下來，這一次，他們是順利了。

屍體放到了塔底，李敏就馬上把繩子解開了，對白朗說：「來吧，帮帮手把它抬走！」

要把一具屍體抬走，這件事情實在使白朗感到心裏發毛，但是他還是鼓起勇氣帮忙着，兩個人合力，把屍體抬進了樹林中。

這樣，塔下就少了他們這兩個可疑的人物在着了，即使有人來巡而不易發覺，司馬洛則是會自己扳着繩子下來的，而司馬洛的扳繩子下來，則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到，用不着他們接應。

司馬洛就是冒着風雨，扳着繩子，沿着那斜斜的塔頂爬下來，這果然比較爬上去容易得多了。

司馬洛的脚雖然不是在那塔外的表面上踏穩，由於本來就已經是很滑的表面，在濕了水之後是更加滑了，然而他有繩子支持着，所以就是滑亦不要緊，滑就滑下來好了。

司馬洛也很快而且很輕易地到達了塔底。

他那根繩子是打雙套在塔頂之內的一塊大石上的，現在到了塔底之後，他就把繩子的一頭拉動，另一頭便升上去，這樣



，他就可以把繩子亦收回，不留下一根繩子吊在塔外，這樣，在風雨過去了之後，就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來，亦不會有人知道，這裏會發生這樣一件離奇古怪的事情了。

但是，今天晚上是麻煩重重的晚上，一切都不是那麼順利的，事情總是節外生枝，在樹林之中，李敏與白朗又遭到了另一重阻滯。

此時，她與白朗把屍體在林中先放好了，準備離開，讓司馬洛自己來把屍體拿走。

在他們能夠離開之前，酋長的大兒子拉沙却出現了。

拉沙的手中拿着一把長槍，喝道：「好了，你們！不要動！」

李敏與白朗都呆在那裏。

「好呀，」拉沙冷笑着：「原來你也是跟施米夫蛇鼠一窩的！你的嘴巴勸我不要聽施米夫指揮，原來妳却實在是替施米夫工作的！」

他顯然是因爲看到白朗乃是施米夫的管家，所以會這樣想。

這也眞是一種大諷刺，李敏說服了他，使他明白了施米夫乃是一個野心陰謀的人，現在拉沙不再傾向施米夫了，却又把李敏當成是施米夫的人了。

李敏吶吶着說：「拉沙，你等一等，不要那麼衝動！

「你從我們的塔裏偷出來了一具屍體，」拉沙說：「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妳知道這是死罪嗎？」

「拉沙，」白朗也說：「這件事情並不是如你所想像的那樣，你聽我講——」

「你閉上嘴巴！」拉沙喝道。

因爲白朗乃是施米夫的管家，表面上看來乃是與施米夫最接近的人，他對施米夫的印像已經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當然就不會要聽白朗講的話了。

「你聽我講好不好？」李敏說：「你先明白了這件事情的眞相，然後再行定奪吧！」

「我不要聽你講！」拉沙說：「我現在明白了，你也不過是在施用美人計！」

「什麼，你——」李敏一時也不禁大爲光火，說她施行美人計，這是一種她難以接受的侮辱。

不過，她雖然脾氣不好，也是懂得以大局爲重的，因此她只好又强忍着胸中的那口氣，說：「拉沙，請你先聽我解釋好嗎？」

「妳要解釋，」拉沙說：「你跟我回去，向我的父親解釋好了，這種情形，只有他能夠决定！」

李敏知道這件事情是不能夠傳到酋長的耳朶那裏的，她忙說：「拉沙，請相信我一次！」

「我不要聽！」拉沙喝道：「你也不要再講了！走吧，不然就別怪我不客氣，我只好給你們每人一槍，把你們拖回去算了！」

李敏大感爲難。

現在，她是很難設法把拉沙的槍奪過來的，而且，這一次亦不同上一次，上一次是拉沙沒有道理，企圖侮辱她，給她制服了之後，拉沙也不敢聲張，而這一次，則是拉沙理直氣壯，就是把拉沙制服了又如何呢？她也總不能把拉沙殺掉滅口的。

不過，拉沙也到底不是一個能幹的人，他並沒有想到，李敏並不是單止與白朗合作這件事情的，他並不知道還有一個司馬洛，而當然，他亦是比較難料到原來司馬洛是並沒有死去的。

因此，他完全沒有提防，司馬洛悄悄地從他的背後來了。

司馬洛一撲上前，一手把拉沙的槍一托，槍響了，槍彈却是射了空中，而跟着司馬洛的手臂攬住了拉沙的頸子，把拉沙一勒。

拉沙眼前一黑，幾乎暈了過去，到他的神智恢復時，他發覺他的槍已經在司馬洛的手中，而槍嘴抵着他的下頷。

拉沙一時爲之魂飛魄散，因爲他到底不是一個那麼有男人氣概的男子漢，他是相當怕死的。

他深吸一口氣，吶吶着說：「假如你殺死了我，那你們都不得了，我是酋長的兒子。」

「我不是要殺死你，」司馬洛說：「我只是要跟你講清楚，你必須聽我講，你肯聽嗎？」

「你——你講好了！」拉沙吶吶着說道。

於是司馬洛就匆匆地把這件事情的經過講出來，而白朗則是亦把他的遭遇講出來，並且還把拉沙帶去看鬼眼的屍體。

拉沙是在文明世界讀書的，對於文明世界的事情很明白，所以他對司馬洛偷屍體的動機也是同情而明白了。

司馬洛說道：「屍體留在你們的靈屍塔裏並沒有用處，但是對我們則是很有用的！」

「但是你——侮辱了我們的神靈，」拉沙說：「這却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這件事情我也是感到很抱歉的，」司馬洛說：「不過，假如沒有人知道，那就沒有所謂了，假如這件事情張揚出去，不是更加鬧得人心惶惶，情況就更糟糕了嗎？」

「這——這個是要由我的父親决定的。」拉沙吶吶着說。

「老天！」李敏不耐煩地說：「你是男人大丈夫，難道一點决定的能力都沒有嗎？」

「這——這件事情太大了，」拉沙說：「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你聽我講吧，拉沙！」司馬洛說：「現在最大的一件大事並不是我偷屍體的事情，而是施米夫企圖毀滅你們全部財產性命那件事情。我這件事情，其實並沒有對什麼人有損害，假如沒有人知道的話，害處就更加是不大了，你得快點通知你的父親關於施米夫那件事情，急謀對策！」

「但是，」拉沙說：「我怎麼可以通知我父親施米夫那件事情，而不提你這件事情呢？」

「這是很簡單的，」司馬洛說：「只要不提就行了，因爲兩件事情可以分開來的。」

「我就不相信你這一輩子沒有說過謊！」李敏更加表示不耐煩地說道。

「不錯，」司馬洛說：「假如你連善

意的說謊都不會，你這個人就更加難成大器了。」

「這個……」拉沙顯得難爲情而又六神無主。

「好了，」司馬洛說：「讓我教你怎樣說謊好了，很簡單的，你只要對你的父親講一個簡單的故事，那就是，是在和李敏一起救了白朗先生的，我不在場，亦沒有出現過，我這件事情完全不提，白朗是來告密的，你與李敏及時把他救了，你就把他帶回去見你的父親，讓你的父親聽他講施米夫的陰謀，就是這樣簡單而已。」

拉沙懷疑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也明白他的意思，便又再補充道：「白朗先生當然也是不會亂講話的，因爲白朗先生也明白這件事情，而他是一番好意，他只是以大局爲重罷了！」

「好——好吧！」拉沙只好答應。

事實上，在槍嘴的威脅之下，他亦是不能不答應的。

「隨便你自己選擇好了，」司馬洛說：「我也不一定是强逼你這樣做的，假如你不答應，我也不會殺你，我只是和李敏帶了屍體逃走，你可以帶人來追我們，不過假如是如此的話，就是把時間浪費在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而忽略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了！」

「我——我猜，還是你講得對。」

拉沙說道：「我決定依你們所講的去做。」

「那很好，」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不能夠再拖下去，我們都已經沒有很多時間了，你們回去，我帶着屍體走！」

「你帶着屍體，能夠走到哪裏去呢？」拉沙問。

「難道你也想帮我嗎？」司馬洛問。

「呃——！這個最好不要牽連我！」拉沙說。

「既然如此，」司馬洛微笑着：「那你就還是不要問好些了。」

既然已經說服了拉沙，他們便分手，司馬洛帶了屍體向另一頭走，而拉沙則與李敏及白朗向村子那邊走回去。

拉沙也不是問得沒有理由的。司馬洛帶着屍體，能夠走得多遠呢？

不過司馬洛却也是胸有成竹的，他的計劃就是把屍體帶到江思靜租下來的那座別墅，那裏有直升飛機，直升飛機就可以把他帶回文明的地方去，而且，司馬洛亦可以在那座別墅裏暫時容身，等待風雨過去。

一面走着，拉沙說：「我看，司馬洛是講得有道理的，的確是這個做法好一些，既然施米夫有這樣的陰謀，那我需要李小姐妳留下來帮助我們了，我恐怕單單我們未必會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施米夫。」

「希望你現在並不是仍然帮助施米夫的。」李敏說。

「當然不是，」拉沙說：「我現在已經明白他是利用我的了，我還會帮他？他要毀滅我們呢！」

「你明白就好了！」李敏說。

「施米夫這個人是絕對不可靠的，」白朗說：「你爲他做事，就只是給他盡量利用而已，利用完了之後，他是完全不念舊情的，我在他的身邊工作那麼久了，我對他的作風是最清楚了。」

他們向村子裏進發，却不知道另外一個危機已經逼近眉睫，那就是，施米夫現在已率領他那大帮打手來了，他之所以找來那許多打手，就是作這個用途的，因爲他知道拉沙已經不受控制，不放心利用他了。

他之所以要來，乃是因爲他知道司馬洛要偷屍體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司馬洛要把屍體放下來的話，一定要到靈屍塔。

「我是酋長的兒子，」拉沙憤怒地叫道：「你們最好小心點！」

「我是會小心的，」施米夫冷笑：「所以我不殺你，假如我把你殺掉了，那就不得了，但是讓你活着就不同了，你是我手上的一張皇牌！」

「你——你——」拉沙深呼着叫道：「你——不能這樣——！」

「司馬洛在什麼地方？」施米夫問。

「我不會講的！」拉沙固執地說。

李敏不由得在心裏咒罵起來了，因爲拉沙的嘴巴實在笨，他不說也等於說了，他這樣說，就是表示司馬洛已經帶了屍體出來了。

假如施米夫問她，她會說司馬洛是仍然在塔內，不過，沙拉這個人，亦是很難預期他能夠說謊說得怎樣好的了，而施米夫果然一聽拉沙這樣講便猜出眞相來了。

施米夫馬上吩咐：「找！找他們！」

那些打手們馬上就分出一部份去找。

他們這些乃是特別挑選的打手，懂得如何在森林中行動的。假如只是隨便找一些習慣了在城市生活的人，到了森林之中，會手足無措，什麼都幹不來。

他們很快給餘下的打手縛起來了。

「帶他們回去！」施米夫說。

「你聽着，」拉沙叫道：「你捉了我，我的父親是決不會就此罷休的。」

「這個自然了，」施米夫冷笑着說：「我相信他會跟我講條件的，假如他出得起價錢，也許我會把你還給他！」

那些打手們馬上就分出一部份去找，他們這些乃是特別挑選的打手，懂得如何在森林中行動的，假如只是隨便找一些只習慣了在城市中行動的打手，那是做不到這件工作的，因爲習慣了城市生活的人，到了森林之中，會手足無措，什麼都幹不來。

他們很快就給餘下的打手們細縛起來了。

「帶他們回去！」施米夫說。

「你聽着，」拉沙叫道：「你捉了我，我的父親是決不會就此罷休的。」

「這個自然了，」施米夫冷笑着說：「我相信他會跟我講條件的，假如他出得起價錢，也許我會把你還給他！」

「你——你這——！」拉沙氣憤塡膺地叫着，但是他已經給縛起來了，他是無可奈何的，而且即使他不是給縛了起來，他亦不會有機會碰施米夫的。

「施米夫！」白朗叫道：「傷天害理的事情你已經做得太多——！」

他這話還沒有講完，就已講不下去了，因爲施米夫反手把手中的槍一揮，擊在白朗的臉頰上。白朗一臉是血，倒了下來，痛苦地呻吟着。



「不要打他！」李敏叫道。

「這是我與他之間的事情，」施米夫說：「也許你認爲他是一個好人，但是我却不認爲是這樣，這是觀點與角度的不同，明白嗎，小姐？一個出賣我的人，難道我還會愛上他嗎？」他又在白朗的身上踢了一脚。

李敏咬着牙不做聲，她也是對這件事情無能爲力的。

「把我殺掉好了，」白朗呻吟着說：「我不怕死！」

施米夫哈哈笑起來：「你以爲我不能嗎？你剛好正是我可以殺死的人，因爲你對我已經沒有用處了，不過，我却不打算那麼快就殺死你，因爲這樣對你太便宜。你這個狡猾的傢伙，居然連鬼眼也給你弄死了！」

「鬼眼是我殺的！」李敏說。

「是嗎？」施米夫微笑看着她。「這却是很公平的，優勝劣敗！而且，我也捨不得殺死你，因爲你對我可能還有一點用處！」

「施米夫！」白朗說：「天是有眼睛的！你這樣一個人，你終於會給天火燒死，或者給洪水淹死！」

「是嗎？」施米夫說道：「這種事情，我却是沒有見過了，只是在小說故事中聽過，我告訴你，報應的事情，只是在小說故事中才有的罷了，這個時代是沒有的，你們老是講仁義道德，只有自己吃虧罷了！」

「你不要殺死白朗，」李敏說：「假如你想爲自己留一條後路，那你最好就是不要殺人！」

施米夫看着白朗，又格格地笑起來：「呀！你眞有艷福，有一位漂亮的小姐看中了你呢？」

「施米夫，」李敏又說道：「你既然是老奸巨猾，你大概也明白，假如白朗死了，就會有我證明是你殺的，你大概也不會那麼笨，留下一個可以給我抓得住的把柄吧？」

「唔，」施米夫說：「很好，我不笨，而妳也是聰明的，看來，我也只好暫時接受你的意見了。好！把他們都帶走！」

施米夫那些手下押着李敏等人，回到他們開來的車子上，施米夫領導着，向他的鑽油地盤駛回去。

拉沙還是不服氣，威脅地說：「施米夫，你捉了我是一個大錯誤，我爸爸會帶人來把你殺掉的！」

「你是一個笨人，」施米夫說：「你以爲整個世界都是屬於你們的嗎？我那裏是我的地方，不屬於你們的勢力範圍，假如你的父親派人來攻打我，那我就有權殺他們了，因爲是他們來侵犯我的地盤，以我的武器的精良，你以爲誰會打贏呢？而且萬一我打輸了的話，有你在我的手中，我會與你同歸於盡！除非你爸爸是像你那麼笨，否則他就不敢亂來！」

「拉沙！」李敏說：「你用不着跟他講那許多廢話！他不敢殺我們的！而且他是一定失敗的，你等着瞧好了！」

施米夫格格地笑着，不再做聲。

他現在這樣做也是聰明的，他已經吩咐了他那些去追司馬洛的手下們，在找到司馬洛的時候盡可能活捉，否則就格殺勿論。

司馬洛活着對他的威脅性是相當大，而他不認爲這件事情是不必他親自領導去進行的，因爲他現在是侵入了酋長的勢力範圍之內，他既然捉到了兩個活着的人質，那就是退回自己的勢力範圍去安全一點他了。

於是，施米夫回去，而他所聘用的那另一批殺手則是在林中追尋司馬洛。

司馬洛的處境，則是相當困難了，因爲他是帶着屍體的，他並不是要回到林子裏去，而他亦因爲自己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是不能向村中的人求救的。

當他發現有人在追他的時候，他就知道情形是不很妙了，李敏他們的遭遇，他是還不知道的，因爲他們是已經分了手，向不同的方向進行，而他目前也是只能先顧自己，而顧不了李敏那邊了，而他吃虧之處就是只有一把手槍。

第一個槍手忽然出現，攔在司馬洛的面前。

這個人雖然亦是有在森林中活動的本領，但是他這本領却是比不上司馬洛的。司馬洛可以說是一個全材。

這個人剛剛看見司馬洛；司馬洛就已經放槍了。

這個人中了槍，仆倒在泥濘中，手中的槍亦丟掉了。

司馬洛馬上跑上前去，拾了他的槍，而且把這人身上的子彈亦取了下來，放在自己的身上，這樣，他可以用的武器就多了，而他也較爲放心了。

槍聲響過了之後，司馬洛就聽見有人在周圍的地方呼叫着。有人叫道：「有槍聲——！」

另一個叫道：「他一定是就在這裏附近！」

司馬洛仍不慌不忙，他現在雖然是處於衆寡懸殊的劣勢，他却也有一個佔優的地方，就是只有一個人，在黑暗和大雨的掩護之下，任何人接近他，他就可以開槍，不必怕誤傷自己的同伴，因爲他並沒有同伴，但是對方的人則是同伴太多，就有這個煩惱。

司馬洛不慌不忙，把一條繩子拋到一根橫在頭上的樹枝上，把屍體扯了上去吊好，因爲帶着屍體，行動是很不方便的，他要先把屍體寄放在這裏，等解決了這件事情之後再回來拿。

屍體就這樣吊在那裏，司馬洛則在黑暗中移動着。

那些人開亮了電筒，到處照射。這對他們亦是有利亦有害的。

他們開亮了電筒，可能照到司馬洛，但更可能的就是未照到司馬洛之前就給司馬洛看到他們的所在了，因爲有電筒發出的地方，也就是有人在着的地方，不過他們不照的話，就更難找到司馬洛了。

司馬洛小心地在林中蛇行鼠伏着，他沒有電筒，只要他不給電筒照到，他就不會被發現，而他亦決定非必要時不放槍，因爲槍聲也是會暴露他的所在的。

那些人在搜索着，其中一人的電筒見了第一個被司馬洛殺掉了的同伴，他低下頭來看看，叫道：「他殺了我們一個！是

阿——」

這個人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司馬洛就已經在他的身後出現，手掌向他的頸背上一劈下去。

司馬洛是勤練過空手道的手掌，而且他亦懂得應該劈在什麼部位上，所以這隻手掌一劈下去，這個人便頸骨折斷而死去了，也沒有聲音，這是比槍更好的武器，開槍還會有槍聲把敵人引來。

司馬洛是不喜歡殺人的，但現在則是實在逼於無事，假如他不殺人，他就會爲人所殺了。

「唏，」其中一人可在遠處叫道：「你在那裏？」

司馬洛當然沒有做聲，而那些人也忙亂起來了，在那裏黑暗和大雨之中叫喊着，互相呼應。

司馬洛聽着，心裏就暗叫不妙，因爲他聽出有許多人在叫喊，就知道他的對手的人數是不少的，拿着槍來追捕他的人，人數多，他就很吃虧。

多一個人，力量就是强大一倍，這很不容易應付，那黑暗的掩護又不是絕對可靠的，因爲間中會有電光一閃，把林中照得很亮，在電閃的時候，他們的視綫在一煞那之間就會很清楚，那個時候，誰的槍快一些，就是誰佔便宜了。

司馬洛只好盡他之所能，小心地在樹林中潛行着，希望有機會，把他們逐個消滅，雖然他也明知道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忽然之間，毫無預兆地，電光一閃，又亮起來了，司馬洛剛剛好與其中一個殺手面對面！

司馬洛的反應是份外快，同時也是特別機警的，他在一亮的時候，第一個動作並不是提槍射擊，而是馬上向地上一滾，對方那個槍手就是馬上提槍射擊。

對方的動作雖然相當快，却是快不得其所，司馬洛滾到了地上，他的射擊便也落空了。司馬洛這樣便有較多的時間還擊，就在地上放了兩槍，那人把槍丟掉，大叫一聲，身子仰跌向後，倒下來，就死去了。

這一次，司馬洛是沒有辦法避免發出聲音來了，槍聲響過了之後就是雷聲。其他的人，也是慣於用槍的人，他們都是不會把槍聲誤爲雷聲的，在雷聲過了之後，司馬洛聽見他們在周圍呼叫着。

其中一人說：「槍聲響的地方，也就是他所在的地方了！我們去殺掉他！」

「媽的！別讓他逃掉！」另外有人在其他的方向說。

司馬洛發覺他要逃走的確不容易，他是陷身於一個包圍圈之中，假如他能領頭而逃，把守着個險要的地方，那就便宜得多，可以把追來的人逐個消滅，但是陷於包圍圈之中，就沒有那麼便宜了。

而且，他雖然可以數到他是已經把他們消滅了三個，但是聽叫聲，却是還有許多個的。那麼多人，實在不好玩，假如下一次電光閃的時候剛好是其中有一個在他的背後，那他的運氣就是用完了。

司馬洛不敢再逗留在原處，因爲那裏是槍聲來源的地方，也是他們會找來的地方，於是他急急地向另一個地方移走。

他忽然又看見前頭的樹林縫隙之中有電筒的光在移動。

這也是對方一個大吃虧的地方，他們要找人，是不能不用電筒照射的。

司馬洛瞄準，放了一槍。

那人大叫一聲，倒下去了，又少了一個。

周圍又響起了咒罵的叫聲，跟着，司馬洛聽見他們正在互相呼喊名字，有應的，有不應的。他們顯然是正在點算人數，應的就是活着的，不應的就是已經失手了的。

司馬洛也趁機會聽着，數着。他數出對方似乎是還有五個。五個，這仍然是很多的，至今爲止，他的運氣仍然是很好，不過好運氣是不會繼續下去的，越碰得多，機會就越會傾向對方。

跟着，司馬洛忽然聽見遠處傳來「砰砰」兩聲槍響，有一個人慘叫起來。

另一邊有人叫道：「阿光，你怎麼了？」沒有人應。

另有一個咒罵道：「媽的！他們有兩個人？」

不錯，司馬洛最明白了，這兩槍不是他放的，那當然是另一個人放的了，但是，是誰放的呢？他只知道有他自己一個人，並不知道有兩個人。

目前，他也無暇去研究了，有人帮助他消滅對手，那更是一件好事。於是司馬洛又繼續潛行，移向另一個地方。

他又看見前頭有電筒的亮光。

司馬洛小心地提起槍來，但又並沒有即時放槍，那是因爲樹林是個相當密的，剛好有些樹身擋着，假如司馬洛放槍，槍彈可能給樹身擋去了，就射不中那人了。

司馬洛因此就需要等一等，先等這個人走到沒有什麼阻擋的空處。

但是，在司馬洛還沒有等到這個機會之前，他就聽見「砰砰」兩聲槍響，跟着就看見這電筒的光飛了起來，打了兩個轉，再跌在地上。

這個拿電筒的人雖然並沒有叫喊，但是可以看得出，這個人是中了槍，因此就把電筒也丟掉了。司馬洛心中有更强的不妙之感。

不過，在目前的處境之中，他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起碼，這個神秘的槍手乃是來帮他，而不是來殺他的，而其他的那些人，則肯定乃是來取他的性命的。

司馬洛只好繼續他的行動，小心地在林中移動着。

既然多了一個人，對方那些殺手們就更加處於不利的境地了。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他們剩下來的也全部給消滅了。

司馬洛聽過他們在叫喊呼應，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因此現在亦可以數出他們是都已經被消滅了。

於是，司馬洛就悄悄地向他收藏江老先生的屍體的地方走回去，雖然他知道他是盡快離開這裏爲妙，不過他却是不能夠就這樣把屍體丟下而走掉的。這屍體乃是他到這裏來的目的，亦是對他最重要的東西，他走，也是必須把這屍體帶走。

他回到那棵樹下，這時，雨已經停止



了。他抬頭望望，却發覺屍體已經不在那裏了。

他不由得愕住了，爲什麼呢？他知道他並沒有找錯地方，他辨認地點的本領是很高强的，屍體的確是吊在這棵樹上的呀！

跟着有人說：「是我拿了！」

司馬洛慢慢地轉過身來，他聽見那就是酋長的小兒子戈拔的聲音，他却看不到戈拔在何處。

「放下你的槍，」戈拔說：「不要亂來！」

司馬洛把槍丟下來，他不打算殺死戈拔，而且，他實在也不能殺死酋長的兒子。同時，戈拔又是一個神槍手，又是在這森林中長大的，在目前的環境之下，即使以司馬洛的本領之高强，相信亦是鬥不過戈拔的。

「舉起兩手！」戈拔又命令。

「我也有幾分猜到是你的了，」司馬洛說：「只有你才這樣有高强的本領，也許我應該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用不着多謝我，」戈拔說：「也許我還是要殺你的，你裝死潛入我們的塔裏，把屍體偷出來，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沒有人能夠這樣做而活下去的。」

「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司馬洛說：「請你先聽我解釋清楚！」

「別跟我講，」戈拔冷冷地說道：「這種事情，只有我的父親能夠決定，你跟我講什麼都是沒有用的，而且你們的詭計也實在太多了，利用珍美，要我留心着她出去散步的時候，我也眞的上當了，後來我一想，又覺得不對，爲什麼會在這樣大雨的時候出去散步？我回頭來看看，果然見李小姐不見了！」

「你有沒有找到李敏？」司馬洛問。

「沒有，」戈拔說：「我找到你就行了！」

「這情形不大妙，」司馬洛說：「假如施米夫能派這許多人來追殺我，他也是能夠派許多人去對付李敏的！」

「那是她應該有此報了！」戈拔又冷冷地說。

「你不明白，」司馬洛說：「你的哥哥也跟她在一起！你的哥哥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施米夫的管家白朗逃來向你們告密，他說施米夫有一個陰謀，要把你們這村子用炸藥連人炸掉！施米夫派了殺手來追白朗，假如施米夫截住了他們——」

這也使戈拔担心起來了。他說：「我的哥哥，他們又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是與李敏帶了白朗回村子去向你的父親報告，」司馬洛說：「你的哥哥已決定了不對你的父親提起我與屍體這件事情，他明白了我的處境，現在最重要的是防範施米夫！」

「既然如此，」戈拔說：「那你就更應快點跟我回村子裏看看了！」

「但是……」司馬洛仍然認爲這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你究竟來不來？」戈拔說：「難道你要我把你捉回去嗎？」

「好吧！」司馬洛只好答應，他希望酋長也能夠諒解他做這件事情的動機，尤其是現在有施米夫這件巨大的陰謀當前，酋長也許會認爲司馬洛偷屍體的這一件只是小事而已。

「你！」戈拔命令着，「把屍體也帶着一起走！」

司馬洛亦服從了，把屍體帶着，他並沒有計劃把戈拔制服之類，假如他傷了戈拔，而自己又走掉了，那麼酋長就會任從施米夫魚肉了。

一面走路的時候，他是仍然有機會說話的，他把這件事情的一切眞相都對戈拔講了出來。

戈拔雖然不是受文明教育的，但他亦是一個文明的人，明白司馬洛的意思，知道司馬洛是有可以原諒的地方的，因爲，憑普通常識也知道，司馬洛偷屍體出來是沒有其他用處的，又不能夠賣錢，所以，司馬洛所講的理由，應該是眞實的了。

不過戈拔說：「這件事情，我還是不能夠作主，你得問我的父親才行。」

「我現在的請求就是，」司馬洛說：「在你的父親未曾作出什麼決定之前，這件事情不要宣揚出去，因爲這是會影響人們的信心的，有人從靈屍塔裏活着出來，還偷出來了一具屍體，你可想而知，你們有些人，會對靈屍塔失去信心，亦可能有一些人因爲發生了這件事情而恐懼，怕有大禍臨頭！」

「我明白，」戈拔說：「我的父親是一個智慧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能夠作出最明智的决定！」

他們回到了村中，果然沒有張揚，而悄悄地進入酋長的屋子裏，李敏等人當然是不在那裏的。

戈拔把這件事情的經過，以及司馬洛所講的話據實向酋長報告了。他並沒有增刪什麼，亦沒有替司馬洛講好話或者加一句壞話，他只是忠忠實實地述說，而讓酋長來作最後的決定。

酋長的臉沉着，有時看一眼江老先生的屍體，司馬洛可以看出他的心內很憤怒，只是沒有在臉上表示出來而已。

跟着，珍美也來了，珍美並不是在屋中睡覺而是一直在散步，她看見戈拔把司馬洛帶回來，知道情形不妙，便也闖進來了。

戈拔並不認爲把她趕出去是一個好主意，因此把她留下來，對她說：「妳不要多講話，這件事情，是要由我的父親決定的。」

珍美不做聲，不過掩着臉飲泣起來了。司馬洛安慰地擁抱着她。

在戈拔把經過情形講完了之後，酋長沉默一陣，果然一如司馬洛之所料，他認爲施米夫那邊的事情是更爲重要的，酋長說：「現在，拉沙和李敏都沒有回來，那個白朗亦沒有見人！」

「他們不可能比我們來得慢，」司馬洛說：「因此，依我看，他們的情況是相當值得担心的！」

「假如施米夫有胆量把他們捉去的話——」戈拔咬牙切齒地說。

「施米夫是沒有什麼事情不敢做的。」司馬洛說：「而且，假如他把人捉回了他的地方，那就比較麻煩了，那裏是他的勢力範圍，不屬於你們，假如你闖進去，就是你侵犯他的主權，他是有權把你殺掉

的！」

「我可以把他殺掉！」戈拔說。

「但是我們有人命在他的手中，」司馬洛說：「他死了，我們的人也活不成了，因此我提議你馬上就去兜截，不能再浪費時間！」

「我現在就帶人去！」戈拔說着，看着他的父親，請求批准。

「你跟司馬洛先生一起去！」酋長說道。

「但是——」戈拔說。

「我認爲司馬洛先生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酋長說：「而且，他亦有一位李小姐身處險境，司馬洛先生是一個做事負責的人，他不會把事情弄得一塌糊塗而就這樣逃掉的，是嗎，司馬洛先生？」

「謝謝你！」司馬洛說：「不過我們不應該再浪費時間了，快走吧！」

戈拔也接受了他的父親的决定，馬上交給司馬洛一把槍，以及携帶充足的彈藥，與司馬洛一起出發。

司馬洛心裏亦知道，他們這樣做，也不過只是聊盡人事罷了，成功的機會是很微的，他們只能步行，這裏的人是連騎馬的習慣也沒有的，而施米夫却有車，甚至還有他的氣墊船可用。

他們進入林中，戈拔是對林中的一切形勢都瞭如指掌的，而司馬洛也認得路，記得他是在何處與李敏等分手的。

他們盡快趕到那個地方，雖然經過大雨之後，人留下的脚印都是已經沒有了，但是他們可以從那裏開始，向村子的方向走回去，一路察看，因爲李敏他們乃是向村子那邊走回去的。

他們走到了半路，就看見了拉沙的插有羽毛的帽子棄在地上。

「他們給捉去了！」司馬洛說。

「也許是殺掉了？」戈拔問。

「不會的！」司馬洛說：「假如殺掉了的話，就把屍體丢下算了，何必帶走？尤其是，人死了對他沒有什麼大用處，活着可是更有用的！」

「我們追！」戈拔說。

雖然脚印已經被雨冲去了，但是仍並非完全沒有蹤跡可尋的，譬如，有人經過的地方，那些小樹的樹枝會給撞斷了，這些痕跡就是雨水冲不掉的。

他們追到一處，看見樹枝斷得更厲害，有些粗如兒臂的大樹也給撞得倒下來了，這就不是行人造成的。

「車子！」司馬洛說：「用車子載走了，他們是開車來，亦是開車走的，我們很難追了。」

「假如你肯聽我的意見的話，」司馬洛續說，「我就不贊成這樣了，我們剛才消滅了的，可能只是他們的一半，他們有犀利的武器，只是環境不熟，所以才敗給我們罷了，假如到了他們的地方，就是他們熟了，又不知道有什麼陷阱！」

「難道我們就這樣算數嗎？」戈拔說道。

「施米夫捉了這些人，」司馬洛說：「目的當然就是要跟我們談判，且看看怎麼談法吧！」

「你也知道這個人野心多麼大的！」戈拔說：「他會開天索價！」

「假如我們兩個也給他捉去了的話，」司馬洛說：「那他就更加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了！而且，講起條件來，也並不全是我們吃虧，我手上亦有些可以威脅他的資料的！」

戈拔考慮了一陣，也覺得司馬洛所講是對的，沒有辦法，只好與司馬洛一起回到酋長的屋中。

酋長對於這個發展，當然是更不開心了。

司馬洛提議道：「假如你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就聽我的辦法吧。」

「你講好了！」酋長說。

「事情應該分開兩件，」司馬洛說：「我偷屍體這是一件，你怎樣處置，那是以後的事情，現在對付施米夫最重要，也要先做，第一步，你要你的族人加緊防範，他要炸你們這個地方，他得把炸藥運來，你們提防着，他就沒有辦法運來了，以前，他可以利用拉沙做這件事，說不定他是打算把炸藥混進貨物之中搬進來，現在這辦法已行不通了，所以只要小心提防着就行，其次，你通知與你友好的其他各族，告訴他們施米夫派人來把沙拉搶去了，這件事情，我們有他留下來的許多打手的屍體爲證的，其他各族的人知道他做了這件事情，就不會再信任他，他很難使哪一族人肯與他合作了。」

「這是一個好辦法。」酋長說：「然後呢？」

「先這樣做了再算，」司馬洛說：「先把情勢弄得盡量對他惡劣，這樣，當他與我們談判的時候，他就會有所顧忌，而不敢亂來了。」

「很好，」酋長說：「首先這樣進行，戈拔，馬上去辦！」

戈拔立即出去了。

不久，他們就聽見外面響起來串串的鼓聲，這些土人沒有電話，沒有電報，但是他們却是有他們快速聯絡方法的，天氣不大好的時候，他們就是用鼓聲把音訊傳出去，天氣良好時，他們則是生烟，用烟訊，遠遠都可以看見。

珍美飲泣着說：「酋長，你會把司馬洛殺掉嗎？」

酋長皺着眉頭說：「妳把我問倒了，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决定，司馬洛先生在這裏犯的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他也是立了一個很大的功勞，假如不是有他，我們就可能永遠都不會發現施米夫的陰謀了！」頓一頓，看着珍美：「但是，妳也是這件事情的同謀，爲什麼妳不担心自己呢？」

「我是罪有應得的，」珍美說：「這一切都是我的責任，我早早就知道這件事，我却知情不報，其實我是最大罪的，我願意承担一切的罪名！」

司馬洛微笑：「妳這樣講也是沒有用的，珍美，酋長是一位智慧高超的領導人，他會很公平地處理一件事情！」

戈拔在旁邊也插嘴說：「假如容許我參加意見，我認爲司馬洛先生可以是功過相抵的！」

「不錯，」酋長說：「而且在目前，我們是也需要司馬洛先生的帮忙！」

「假如你打算殺死他，」珍美說：「



他就不會帮你的忙了！」

「不要這樣說話，珍美，」司馬洛說：「我是從來不喜歡這樣說話的，對壞人，我會這樣，但是對好人，我就不喜歡出言威脅！」

「司馬洛先生，」酋長說：「假如我不答應你什麼，你還是會帮我的忙嗎？」

「是的，」司馬洛說：「因爲我知道你是一個公平的人，你對每一件事情都會作公平的處置。」

「很好，」酋長說：「暫時，我們是合作的，而我贊成你暫時不要露面，因爲人們都以爲你是已經死掉了的，他們看見你活着，一定奇怪是爲了什麼，而我也沒有空對他們解釋，你暫時躲在我的屋子裏，屍體也是收藏在我這裏！」

「爲什麼不能躲在我的屋子裏呢？」珍美幽怨地說：「其實，他也是不會逃走的！」

酋長也忍不住微笑：「很好，就躲在你的屋裏和躲在我的屋裏吧，不過要在夜間來去，日間不要出現。」

「多謝你，酋長！」珍美喜悅地說。

「但是我的哥哥怎麼樣？」戈拔說：「我們難道不應該動手把他救回來嗎？」

「我也認爲司馬洛的講法是對的，」酋長說：「先聽一聽施米夫有些什麼提議。說不定施米夫提出來的條件我們是可以接納的，雖然我們是可以向其他各族求助，請他們派人來一起去搶，但是即使搶成功了，我們一定也會死掉很多人，而且，也未必能够把活的搶回來，同時，施米夫也可能在危急的時候毀屍滅跡，我們不能够證明我的兒子是在他的手中！」

「我就是這樣想法，」司馬洛說：「這正等於是我們中國人所講的那句『投鼠忌器』，因此我們必須摸準形勢，才能决定做一些什麼。」

「假如施米夫要與我們談判的話。」戈拔說：「他怎樣與我們聯絡呢？他不見得就會自己親身前來郲麼笨吧？」

「不會，」司馬洛說：「我猜他可能派一個代表來，不過，更可能的就是用無綫電，我是有一副無綫電通話器在李敏的身上的，她可以用這無綫電通話器與我們通話！」

「那你現在亦可以與他通話了。」

「在未曾準備好之前我不想跟他談什麼！」司馬洛說：「這樣會太吃虧了，不過，講起無綫電，我却希望拍電報把我的另一位同伴林鈴召回來，她是也可以帮我們很大的忙的！」

「假如她回來，」酋長說：「她也是這件盜屍的事情的同謀，你不担心她的性命嗎？」

「解決了這件事情再算，」司馬洛說：「你們全村這許多人的性命，是比我們幾個人的性命更重要的，而且，我知道酋長你一定會有很公正的決定！」

「不錯，」酋長說：「你可以叫她回來！」

「但是我不方便離開這裏，」司馬洛說：「最好由珍美去做這件事情。」

「我可以保護珍美小姐去！」戈拔說道。

「這也很好，」酋長說：「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司馬洛先生，既然你知道靈屍塔下有豐富的石油藏量，難道你不感興趣嗎？這是一個發大財的機會！」

「發財是有許多種辦法的，」司馬洛說：「假如我對這辦法感興趣，我早巳投向施米夫那邊了！」

「不錯，」酋長點着頭，「你這話講得對，現在，我對你，總算是可以放心的了！」

「那我馬上就陪珍美小姐去拍電報？」戈拔問道。

「還是等明天天亮了之後再去好一些，」司馬洛說：「省得施米夫對她又再實行一些什麼詭計。」

「好吧！」戈拔也是點頭同意。

「現在，」司馬洛說：「讓我來看清楚這附近的形勢如何？你們當然不是帶我到外面去參觀，而是繪畫地圖給我看看，你們能够繪畫地圖嗎？」

「我能！」珍美說。

「用我們的方法會比較好。」戈拔說道。

他的方法就是用泥土，小石和小樹枝把這附近的地勢砌成一座模型地圖，小樹枝所代表的當然就是樹林了，這個方法，倒的確是比較用紙筆繪出地圖來更好的，因爲一眼看上去，就可以一目了然。

距離和比例方面，珍美也指出是大致準確的，沒有受過文明教育的人頭腦比較簡單，不會三心兩意，對這種事情的判斷，也反而是準確得多的。

後來，在研究了好一陣，酋長指出他應在何處何處守衞之後，司馬洛迷惑地皺眉頭：「我不明白，他就是用炸藥，也是不容易實行這個計劃呀！」

「爲什麼呢？」酋長問道：「炸藥不是可以炸掉一切的嗎？」

「不是一切，」司馬洛說：「這樣大一個地方，除非是用飛機携帶炸彈來，作地毯式轟炸吧，你們居住的地方分得很散，即使他暗暗在村子中間存下大量的炸藥，然後才引爆，也很難把你們完全炸掉，假如是在村子外面放置炸藥，就更難了。」

「郲即是說他已經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了。」戈拔說。

「他担心的是他現在仍然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司馬洛說：「放炸藥，這不是一個很複雜的計劃，以施米夫這樣的機詐狡猾，他自己也想得出來，用不着他的總工程師賓納出力，賓納却是因爲爲他設計了這個毀滅的計劃而後悔，郲一定是一個複雜而難測的計劃，要賓納那種學歷才設計得出來的，因此，這其中一定是另有妙處，施米夫是仍然可能實行他這個計劃的。」

「那麼他是用不着跟我們談判了？」酋長說：「他現在仍然隨時可能把我們毀滅！」

「我看他不把我們毀滅就祇有一個理由，」司馬洛說：「他對靈屍塔下的石油藏量仍是未能肯定，假如實行了之後一無所有，他又未必肯做了！」

「但是——」戈拔說：「李敏小姐在他的手中，李敏小姐是知道的呀！」

「她不是一個笨人，他不會亂講的？」司馬洛說。

（未完・六）

十君子傳奇故事

# 絕技退頑敵　奇招驚豪客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抓五爺」駕車來到「馬府」，在巨宅前，因林興不識好歹，得罪了「抓五爺」而被「抓五爺」的長鞭打得變成「血影子」，計氏兄弟聞聲而出，見狀立即把「抓五爺」迎進廳中和艾天齊、刀二爺相見，「抓五爺」告訴艾天齊，曉梅已知道是天齊將「馬府」賣給雷、仇兩人共作「天下武林店」蘇州分店，同時，曉梅還要「抓五爺」來救天齊和刀二爺，原來天齊的手下「嚴重」是個叛徒，「抓五爺」懲治了「嚴重」，而在「長德巷」與「人寰雙魔」的對陣中，也因抓五爺有所準備而被雙魔陰謀未能得逞……

「抓五爺」左手挑燈，反手抓低白布，道：「大頭，咱們先說好，人是活的，保證是你侄兒一點不錯，不過却受了傷，你看過之後再談條件……」

「大頭魔王」道：「抓老五，只要人對，能活，條件好談！」

「抓五爺」連連搖頭道：「大頭，你先別說滿話，看過了再講不晚，要是你到時候不認帳，也沒關係，人仍然歸我！」

「我」字出口，「抓五爺」猛地抖開了白布：「大頭魔王」注目之下，碧目噴火，全身猛抖不停！

地上的那個人，是嚴春和不假，不過太可怕了，雙耳各去其半，鼻頭已無，瞎了一目，四肢全斷，齒、舌盡失！

「抓五爺」神態一變，沉聲喝道：「大頭賊，這就是你那自以爲聰明的寶貝侄兒，混入五老子行列，五老子給他上了『十殘之刑』！」

「大頭魔王」厲號一聲，嗓子全變了，狂吼道：「抓五！老鬼，嚴七絕不把你活生生、一口口、吃、咬！千口萬口，喝乾你的狗血，是你養的！」

話聲中，「大頭魔王」暴然撲下，「抓五爺」飛身而退，左手燈籠一甩，打向了「大頭魔王」，「大頭魔王」傑笑如哭，伸右手抓住了那燈籠的柄，右手已拍向「抓五爺」的眉、目之間。

那知「抓五爺」把左手緊握的燈籠柄兒一揑，那盞燈籠一聲輕響，突然自爆，揚出萬點火星，全照顧了大頭！

「大頭」急怒之下，竟然不躲，張口吹出罡風，將火星噴散，雖有數十點燙疼了「大頭」，但「大頭」根本不顧，仍然掌擊「抓五爺」！

他已經恨「抓五爺」到了家，大有拚着自己一死，也非把「抓五爺」這條命要走不可。

「抓五爺」不再躲閃，那支「搜魂陰陽杵」，在抱來嚴春和時，已圍在腰上，此時倏忽撤出，迎上「大頭」！

「大頭」冷哼一聲，如同鬼哭，雙掌提足十成眞力，快過「抓五爺」些許，印擊「抓五爺」的前胸！

但當他目光一瞥，看到「搜魂陰陽杵」的時候，頓時改了主意，右掌依然全力擊敵，左掌却一順一捋，抓住杵柄！

這寶杵，非但是他成名江湖的兵刃，內藏變化，並因業已賞賜了侄兒，是故遇此可能收回的良機，不再放過！

「抓五爺」是以內功眞力的修爲，和「雷霆神抓」威震武林，生平不打軟仗，「大頭」全力出掌正合五爺心意！

「抓五爺」是右手握着「搜魂陰陽杵」，左掌臨敵，「大頭」恰恰相反，左掌硬抓寶杵，右掌全力出擊！

寶杵前端之柄，已被「大頭」抓牢，猛力一震，未能奪出「抓五爺」的掌中，右掌却與「抓五爺」的左掌相抵！

內力相交，偷不得一點兒巧，「抓五爺」眞力雖猛，但却似是仍差「大頭」半籌，掌抵之下馬步浮動！

「大頭」獰笑一聲，連攻三掌，「抓五爺」也大喝一聲，三掌相抵，兩人握着「寶杵」之手，仍未鬆開！

不過這三掌相抵，「抓五爺」已現不敵，「大頭」猛咬牙，右掌再注眞力，拍下了第五掌。

「抓五爺」雖明知再若硬對，必吃大虧，可是他那生成剛强的性子，使他死不退後，單掌迎上！

一聲如擂鼓般震響傳出，「抓五爺」被震的倒退了五步方始站穩，右手緊握着的「寶杵」，也被「大頭」奪去！

「大頭」奪回了他那趁手的兵刃，無異如虎添翼，狂笑聲中，「寶杵」展開搜魂三十六杵，猛撲而攻！

「抓五爺」似有綿綿不絕的內力，被震退之後，非但沒有受傷，在「大頭」猛攻之下，反而越戰越勇！



但是和「長竿」動手的「刀二爺」，却已到了危極的地步，已被「長竿」逼得退後了三丈。「刀二爺」神刀雖快，但「長竿」非但內力上勝過了「刀二爺」，那支「紫竹」「長竿」，更是一寶！

非但不懼任何寶刀寶劍，因長有六尺，並以陰功寒煞透傳竿上，卒使「刀二爺」無敵的刀法，無用武之地。

此時雙魔率領的那二十名高手，却死的只剩下了兩個人，這兩個眼見大勢已去，撒手扔掉兵刃就縛。

「長竿」瞥見此情，恨到極點，决心將「刀二爺」戮於竿下，出出這口恨怨、悲慨的氣！

「刀二爺」昔日功力，並不比「抓五爺」差，近年也沒停的進修，只因「抓五爺」無雜煩之事，進境神速得多。

再者，「大頭魔王」的功力，似也差了「長竿」些許，更因「大頭」悲慟侄兒殘傷，心氣浮動，功力打了折扣，所以「刀二爺」節節敗退，「抓五爺」非但固守原處，並可進退自如！

「刀二爺」被「長竿」的「紫竹」竿子所制，展不開手脚，本不致於退敗，但因急欲奪回攻勢，打算暴退再攻，那知「長竿」輕功更好，「刀二爺」退五尺，「長竿」就進五尺，先機盡失！

「長竿」眼看即將「刀二爺」追出「長德巷」，立即得計，手下微微一鬆，揚聲對「大頭」喝道：「快刀斬亂麻，大頭，宰了『抓五』再殺鼠黨！」

「大頭」被「長竿」喝聲，叫醒了因怒火而不清的神智，碧目暴射光芒，倏地將「寶杵」圍在腹中！

「抓五爺」暗中一皺眉頭，自忖道：「算這老魔頭幸運，否則他必然會用那『杵』中的『毒針』，老夫已作了手脚，怕他不死，如今……」

「大頭」圍起「寶杵」，牙咬得直響，道：「抓五，咱們就掌對掌吧！」

「抓五爺」自知功力不敵「大頭」，掌掌研拚，遲早難逃敵手，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他略以沉思，遂打了快攻的心意，上來就施展殺手「雷霆神抓」！

「大頭」雖說火候、技藝、內力俱皆勝過「抓五爺」，但對「抓五爺」的「神抓」，却不敢輕視。

當無聲無息的指掌罩到時，「大頭」嘿嘿一笑，身形倏地一閃，暴退到三丈之後，躲過一擊！

「抓五爺」暗自思忖：「老賊刁鑽，看來不可避免眞力相拚的一搏了！」

「大頭」倒縱，避過「抓五爺」全力之一擊，未見「抓五爺」追踪來，哈哈狂笑兩聲道：「抓五，你這回是死定了！」

話聲中，「大頭」一步步逼上，「抓五爺」提力靜峙相待，把生死已置度外，一心爲此搏而專注！

此時，「刀二爺」已然險象環生，再退三丈，就到了街心，若被「長竿」逼到街上，「長竿」那根奇特的竿子，就可發揮出全力，不被地勢限制，至多三十招內，「刀二爺」即將慘死！

因此「刀二爺」以「奮不顧身」的打法，保住最後三丈的地區，有幾次「長竿」已將傷及「刀二爺」，「刀二爺」却身形一矮，刀、人齊進，「長竿」不願偕亡，祇好收招暫退！

「刀二爺」也不追攻，趁勢調息刹那，固守不移！

此時，那最初引誘雙魔門下，艾家的十名高手，業已現出眞面目，爲首者赫然正是「小爺」艾天齊！

天齊目光向「刀二爺」和「抓五爺」一瞥，沉思刹那之後，作了决定，嚴肅的對九手下道：「五爺雖險，尚能支持五十招，二爺因兵刃受制，已臨險境，速以所傳陣法將『長竿』困住！」

那九名高手，是艾老人隱秘安排在蘇州的精銳，老人心思之密，佈置之妙，無人能出其右！

非祇蘇州，凡各大城鎭，皆有如此的設置，此種高手，無一不是經老人親自調訓，經見功力皆非外人所知！

艾天齊令下，九人立即行動，身法步履如一，刹那已到了「長竿」的身後，時正湊巧，替下了極險中的刀二爺。天齊却驀地撤出背後劍，自行疾射，到了「大頭」身後，一言不發，劍鋒灑下點點寒星攻上！

「大頭」此時已與「抓五爺」硬對過三掌，「抓五爺」面色蒼白，「大頭」正獰笑揚掌。

天齊這奇妙的一劍，劍鋒未及，劍氣先到，「大頭」心中一凜顧不得發掌，倏忽拔升而避。

天齊這一招，旨在暫將「大頭」攻勢止住，「大頭」拔升而避，正合天齊之意，天齊身形一閃到了五爺身旁。

「抓五爺」投以嚴肅的一眼，天齊故作未見道：「五叔，和這種專以陰謀暗算人的魔頭，論不得武林道義，五叔仍請用掌，小侄以劍相輔！」

「抓五爺」生平對敵，向未以二攻一，正要出言相拒，詎料「大頭」身形縱落之後，狂笑一聲，說道：「小狗，原來是你，『水月酒樓』之上，老子饒過你一次，今夜你是自尋死路，你可怨不得老子心狠！」

話聲中，全力撲上，雙掌揚飛，一取天齊，一擊「抓五爺」，掌勢凌厲，透出奇特的風聲。

「抓五爺」試過厲害，怕天齊大意，急忙道：「大頭賊拿出了看家的本領，小爺當心！」

天齊一笑道：「五爺萬安，小侄有破這種孩子玩意的功力！」

話聲中，「大頭」的掌力已到，天齊冷哂一聲，寶劍倏出，劍鋒橫甩，掃出强勁無倫的劍氣，迎抵掌力！

「抓五爺」大驚失色，焦急天齊不識厲害，這是「大頭」威震武林的「玄陰五雷掌」，擋架不得！

但「抓五爺」人慌失智，本待呼喝「天齊速退」，那知話到嗓子眼兒，竟祇吐出了個「啊」來！

因這稍稍遲疑，接應已然不及，况且既便招呼到，接應上，也無用處，「大頭」是雙管齊下，照顧他們兩個！

「抓五爺」本巳提足眞力待發，百忙中全力推出，人却橫裏移開，接近天齊，以便應難！

那知怪事發生，威凌無與倫比的「玄陰五雷掌」，竟在天齊奇特劍式所發劍氣下，如泥牛沉海消失無影！

此事，非但令「抓五爺」駭疑，「大頭」更是驚心動魄，神色一變，雙掌一收暴出全力，擊向天齊一人！

天齊乍展老父嚴囑不得擅用的劍法，竟獲奇效，懸心石落，「大頭」二次掌到，天齊嘿嘿一笑，道：「老賊魔，你見識見識小爺的奇絕劍術吧！」

話到！人到！劍到！眞快。

劍氣倏冲破了强勁的掌風，直襲到「大頭」前胸！

「大頭」哇的一聲怪叫，身形如斷綫風箏般倒飛而出，一飄五丈，方始僥倖躲過寶劍穿胸之厄！

「抓五爺」冷眼旁觀，暗吸一口凉氣，自忖：「妙哉此劍，這是誰的傳授？」

「大頭」雖然仗着名震天下的「鬼風移形」身法，倒退五丈，避過一劍，但却嚇了個亡魂喪胆！

低頭目注前胸，胸間衣衫碎裂一洞，寸大，適才設若稍遲刹那，這條老命就要交待在「長德巷」內！

短眉緊鎖，碧目兇射，思及適才對方劍氣透穿掌風之事，恍然大悟，神色一變，獰笑一聲道：「小狗，老子幾乎上了你們爺兒兩個的當，如今你再也沒有機會了，不信接老子這一掌試試！」

「大頭」適才驚慌失色，如今竟然在轉瞬間恢復了自信，令人奇怪而不安，天齊却思不及此，冷笑道：「老賊魔，這次小爺若不使爾劍下授首……」

話沒說完，「大頭」掌力擊到，「抓五爺」雖然驚疑「大頭」變化奇特，却未想通原因，又見「大頭」出掌之勢，仍似那兩次無功，而幾乎喪命的「玄陰五雷掌」，是故沒有察覺不妥之處。

天齊自認必勝，更未將「大頭」掌力放在心上，掌力巳到，天齊甩劍而抵，劍式一展，竟痛呼一聲倒震摔出！

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變化，祇驚得「抓五爺」楞在一旁，天齊連退七、八步，方始拿樁站穩。

但他面色巳然蒼白，嘴角上印出血跡，擺搖不巳。「大頭」却適時大步逼進，獰笑着說道：「小狗，現在老子知道爾父子是什麼人了，你那『十奇天風神劍』，還沒到火候，老子不能放過你去！」

「抓五爺」聞言心頭一動，「十奇天風神劍」？聽說過，那是武林絕學，非「十奇則不知，天齊……」

時間不容「抓五爺」多想，「大頭」業巳夠上了步，雙掌揚起，即將拍下，「抓五爺」爲救艾天齊，竟不顧身的人掌齊進，迎了上去！

「大頭」掌法巳變，「抓五爺」內力不勝，幾乎被眞力所化重壓震死！「抓五爺」倒飛出丈二，肺腹翻動不巳，眼冒金星，雙耳鳴響，頭昏腦漲，業巳失去立即接戰的能力。

不過「大頭」却也沒有接連攻擊，原因十分平常，他沒有想到「抓五爺」會拚死出手，震力使他也受了輕傷。

「大頭」本來仍有出手的能力，但却要加重自己的傷勢，當他看清天齊巳難舉劍，「抓五爺」無法再戰之時，遂告調息兩口眞氣，壓下胸悶浮動的血脈，這才步向束手待斃的天齊和「抓五爺」！

他不怕「抓五爺」，「抓五爺」今生今世，也難再勝過他去，他却怕天齊，尤其是在業巳知道天齊父子眞正姓名，出生之來，他不會再使天齊活下去，反正仇是結定了，殺一人就少一個仇家！

因之他首先奔向艾天齊，冷笑着，擧掌擊下！

天齊以劍支持着不倒，面色蒼白，別說還手，連挪動一下都不行，但仍然目射不畏之光，怒瞪着「大頭」！

「大頭」冷哼一聲，道：「昔日十奇逼老子鼠竄而逃，沒想到老鬼們還有人活着，老子今天非宰你不可，要怨，怨你老子去吧！」

話聲中，掌力陡下！

「砰！」

一條人影被震飛出去！

「噗通！」

這人摔臥兩丈以外的泥濘地上，但他掙扎着很快的爬了起來，鼻孔中還滴流着鮮血的竟是那「大頭魔王」！

在掙扎無力，挪動不得的艾天齊身前，平添了一個英挺俊絕的少年，却是奉令來創立蘇州分店的仇如海！

「大頭」也巳認出這如神龍天降，一掌將自己眞力幾乎震散了的少年，正是「水月酒家」見過的人！

因之「大頭」連句狠話都不說，咬着牙，一步步向後退，仇如海面罩寒霜，威凌而嚴肅的說道：「你與長竿限在天亮前，退離蘇州，否則若在天亮後彼此相逢，蘇州城就是你倆的埋骨之地！」

話聲一頓，對以劍陣圍攻長竿的人揚聲喝道：「本人以老人『金令』傳諭，撤下劍陣，放雙魔逃生，茲後設在蘇州再見雙魔，殺不赦！」

那九名高手，以無敵劍陣困住「長竿魔王」，一時之間亦難得勝，但「長竿」却巳有些手忙脚亂。

仇如海傳令，那九名高手倏忽一停，等看到傳令之人，並未持拿出老人「金令」，竟重振寶劍再次圍攻！

仇如海劍眉一挑，冷哼一聲，「抓五爺」適才目睹天齊將遭毒手，救應不能，正感恨怒慚愧，仇如海如神天降，一掌擊退「大頭魔王」，既驚駭又欣慰，今見仇如海傳令未達，巳有怒意，强提眞力喊道：「爾等還不遵諭退下！」

九名高手皆在蘇州，素日受「抓五爺」調遣，雖身懷劍法未爲「抓五爺」知曉，但却不敢違令，遂撤劍退後。

「大頭」業巳到了「長竿」近前，「長竿」道：「怎麼樣？」

「大頭」低吁一聲，道：「在『水月酒家』我們料到的那個小子，厲害得緊，互抵一掌幾乎震散我的眞力！先退吧！」

「長竿」道：「眞離開蘇州？」

「大頭」悄聲說：「不祇這小子可怕，十奇還有人活着。」

「長竿」一楞，悄聲追問是誰，「大頭」把頭連搖，一拉「長竿」，一提餘力，飛縱而去。



「刀二爺」自九名高手替下了他，早巳恢復過來，適才「大頭」揚掌劈天齊，他也看了個分明。

但因各在長巷兩端，無法救應，仇如海電掣而到，掌擊「大頭」，逐退雙魔，看得「刀二爺」目瞪口呆！

雙魔逃遁，他率九名高手，立刻趕到「抓五爺」和天齊身旁，「刀二爺」指令九人扶住天齊，他却問「抓五爺」道：「老五，如何？傷得如何？」

「抓五爺」苦笑一聲，道：「你我兄弟自不量力，這是應得的教訓。」

「刀二爺」長嘆一聲，才待開口，突聞天齊喝道：「站遠些，我還沒死！」

九名高手聞聲肅手而退，天齊以劍作杖，掙扎欲行，仇如海一步跨到他的身前，右袖拂落寶劍，左手扶住了他。

天齊才待喝問，仇如海却巳肅色道：「三弟現在動不得！」

話聲中，右掌巳貼在天齊「百滙」穴上，又道：「三弟火速緩緩提聚眞力，調息週天，愚兄助你一臂之力，但莫使眞氣串打過快，刹那傷勢即癒。」

天齊本是識貨的行家，但却沒有想到，自己父子視爲敵者的仇如海，竟以本身眞力相助自己療傷，不由旣感且愧。

思忖間，突覺「丹田」一熱，又聽到仇如海道：「三弟莫思雜事，心靜、氣平，順乎自然。」

天齊立即遵之而行，果然，片刻之間，週天一行功畢，非但內傷巳復，並覺精神煥發，較前猶健！

天齊雖然生性冷酷，但身受仇如海如此重恩，竟也不由啓發善根仁念，雙手握住仇如海右臂道：「二哥……你……你……此恩小弟……」

他向未說過這種話，因之期期艾艾言難盡意。

仇如海却含着誠摯的微笑，道：「兄弟義共生死，不許爲這種事客套。」

天齊雙目滿含晶瑩的淚珠，滾轉不巳，垂首無言。

「刀二爺」和「抓五爺」本欲向仇如海致謝，但看到仇如海坦率誠摯的談吐，竟自愧的不敢開口。

適時，兩條人影疾射而來，九名高手立即戒備不懈，「刀二爺」和「抓五爺」亦注目不移！

仇如海却微笑着說道：「不是敵人，是我雷大哥和四妹。」

果然，人到近前，正是雷嘯天和曉梅姑娘。

曉梅先頷首笑道：「如海哥，眞叫你說對了，兩老魔脚都不停，招呼他們那羣爪牙，急急如喪家之犬，出了蘇州！」

話說完，她才看出天齊形態不對，關懷的問道：「哥哥，你不要緊吧！」

天齊仍未抬頭，只搖了搖頭表示沒什麼。

曉梅這才放心，又道：「咱們各自回去吧，有話明天再說！」

天齊適時突然抬起頭來，道：「『馬府』本是咱們自己的產業，蘇州分店就設在那裏好了。府內建造奇特，地圖小弟明天留給五叔。」

仇如海奇怪的望了雷嘯天一眼，曉梅姑娘接話道：「家父產業各有主司之人，故有這種誤會。」

天齊適時又道：「我本來另新去處，現在也該走了，再會！」

他說完再會，祇是掃視了衆人一眼，立即飛縱而去。

× × ×

「天下武林店」蘇州分店建成了。

在建成前半個月，江南幾省的各地武林及江湖中人，就巳經都知道了消息，連開幕的日期都分毫不錯。

這很簡單，由「天下武林店」各處分店傳出消息，當然凡屬武林江湖中的朋友，就立即人人知曉。

祇有開幕當天，所收到的賀禮柬物，就知道艾老人交遊有多麼寬廣，無形的威勢又有多麼大了！

武林各大門戶，自少林、武當起，到北五省的泰山、太極止，無不柬禮雙到，其餘鏢行、船行，更是柬堆如山！

但有件事情却怪，賀者都是先幾日柬、禮、人到，正日子那一天，却皆巳告辭，而蘇州分店也沒擺賀宴！

其實瞭然內情的，却不覺有什麼怪處，因爲消息是由各分店傳出，主人並沒有下帖相請，送禮道賀是朋友的人情。

不過在這一天，蘇州分店那昔日奇特的水閣上，却設了一桌豐盛的酒宴，人不多，並且沒有一個外人。

上座是總店主艾老人，接下去是「刀二爺」、「抓五爺」、「拐三爺」，但艾天齊沒到，另有要務在外。

再就是雷嘯天、仇如海、曉梅姑娘和另外兩位文士打扮的人物，這兩個人是總店主帶來的，名叫金成和聞文。

這席酒，可以說是盡歡盡興，酒後，換上香茗，艾老人含笑看着仇如海和雷嘯天，突然說道：「如海，還有件事你記得嗎？」

仇如海恭敬的說道：「小侄不知伯父指的是那件事？」

艾老人道：「你是『總監督』呀！」

仇如海說聲是，道：「伯父是要小侄就開始巡行？」

艾老人道：「隨你，祇要每月有封家書，你的行止自由！」

仇如海道：「小侄想過三五天……」

艾老人道：「我說過了，不問你的行止。」

仇如海肅色而誠摯的問道：「小侄年輕，但嫉惡如仇，設若巡行……」

話沒說完，艾老人巳鄭重的說道：「你便宜行事！老夫深信，凡賢侄所誅者罪，事後祇要寫個名字給老夫就行。」

仇如海搖頭道：「責任太大……」

艾老人哈哈一笑，接口道：「賢侄放心，有你四妹隨同，責任可以分担。」

仇如海不便再說什麼了，祇好垂首一笑。

雷嘯天適時對艾老人道：「伯父，小侄野性，實不慣拘束，很想……」

艾老人一笑，插口道：「雷賢侄，同盟之中屬你最長，祇要你們兄弟商同，去何處，幹什麼，你這個伯父還不想問。」

雷嘯天連忙恭敬的說道：「謝伯父成全！」

艾老人哈哈笑着，道：「如海，五弟和二弟，告訴了我你救天齊的事！」

仇如海道：「兩位叔父的話太多！」

艾老人得意的對「刀二爺」和「抓五爺」道：「怎麼樣，兩位賢弟這回認輸了吧？」

「刀二爺」道：「認！認！」

「抓五爺」却搖頭道：「此事小弟甘願認輸，但不認所定的罰！」

艾老人道：「怎麼，五弟要賴帳？」

「抓五爺」道：「大哥得此奇才，難道不應大賞小弟等人？」

艾老人哈哈大笑連聲，道：「一賞一罰，五弟之意是個免？」

「抓五爺」笑道：「大喜大慶，罰自當免，這賞若折掉，大哥就太小氣了！」

艾老人今天是眞高興，聞言頷首道：「五弟，算你說的有理，愚兄決不小氣，從今天算起，十日之內，愚兄必有一件禮物送到！」

「抓五爺」道：「莫非大哥今夜就要走？」

艾老人道：「五弟聰明多了，愚兄尚有要事待理，今夜就走！」

曉梅姑娘小嘴一嘟，道：「人家好容易見爹一面，說走就走！」

艾老人一笑道：「乖女兒，妳現在還想爹？」

曉梅粉臉一紅，道：「不來了，爹也學壞啦！」

艾老人故作不悅之色道：「妳這是對爹應該說的話？」

曉梅姑娘道：「誰叫爹先說不該對女兒說的話來！」

艾老人忍不住笑了，說道：「好丫頭，現在妳不但學的功力高啦，嘴巴也硬多了！」

曉梅嗯了一聲，道：「不管爹說什麼，今夜不放您老人家走！」

艾老人搖頭正色道：「爹眞有事，非走不可！」

曉梅嬌嗔道：「那我跟爹回去。」

艾老人笑道：「等回去兩天，又該吵着來了，算啦！」

曉梅姑娘道：「爺放心，準過四天我再吵！」

艾老人知道，這是愛女有意使自己高興，點點頭道：「乖女兒，妳孝順爹知道，等爹事了，來蘇州陪妳住上三個月，現在爹實在沒有工夫，乖啊！」

曉梅高興的說道：「爹，這可是您老人家自己說的，要住三個月喲？」

艾老人道：「乖女兒放心，爹準守信用。」說着，他推椅起座，衆人無不站起，他搖頭道：「不准送，你們談着！誰也不准出來！」

曉梅姑娘接口道：「對，爹說的，你們別送！」話鋒一轉，却對艾老人道：「女兒可不敢失儀，就讓女兒一個人送送吧，爹？」

艾老人高興的時候，眞拿曉梅沒有辦法，祇好點點頭，他們父女離開了水閣，餘者入座閒談。

仇如海剛要開口，雷嘯天却已說道：「二弟，論盟你聽我的，談職司，我要聽你的，伯父已然應允，我不等二弟，想先走一步如何？」

仇如海道：「大哥在說笑話了，伯父以客情欵待我們兄弟，自然行止任由我們，大哥隨時都可以走，但何必又要忙在今夜？」

雷嘯天道：「伯父去意之堅，勾起愚兄的感慨，今夜走好！」

金成看了聞文一眼，聞文突然接口道：「老主人吩咐過屬下，說蘇州事由雷爺主持，屬下爲文案及賬房，尚未接事，雷爺可能多留一日？」

雷嘯天一笑道：「兩位可別這樣客氣，咱們不管總店什麼規矩，此地却是親如家人，好在此處尚無住客，兩位的事問仇如海就行。」

金成道：「雷爺有所不知，天一亮，會有大帮客人來到……」

話未說完，仇如海也笑問道：「這些客人，兩位都見過了？」

金成心頭一凜，慌不迭搖頭道：「屬下怎會見過？」

仇如海道：「那你怎敢斷定必有人來，而且還是很多人呢？」

金成道：「這是屬下以本店與分店，當年情形判斷。」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金兄能因事而料其他，奇才也！」

金成臉一紅，剛要解說，仇如海已接着道：「但來客多少，與雷大哥他往無關，況此間尚有小可及曉梅姑娘在，不致誤事，設若二兄認爲必須接受雷大哥之令，始能接事，小可有個極妥善的辦法，敢說是三全其美的良策。」

金成和聞文，皆已聽出仇如海含有不悅之意，但却不能不故作不解，恭敬的拜問，金成道：「願總監督指示。」

仇如海道：「兩位暫可不必接事，候雷大哥歸後辦理！」

金成和聞文一楞，半晌後，聞文開口道：「總監督可是認爲屬下難當此任？」

仇如海道：「正相反，兩位必可勝任而愉快。」

聞文道：「本店規矩，凡被主持人逐退或閒置的屬下，皆無能之輩，輕則應自愧以死明志，重則……」

仇如海沉聲接口道：「本分店是誰主持？」

聞文道：「雷爺，但是……」

仇如海哼了一聲，道：「沒有什麼好『但是』的，既是雷爺主持，雷爺並未逐退兩位，更無閒置之意，兩位又何必多心呢？」

金成、聞文無言可答，仇如海却接着又道：「再說，雷大哥剛剛交待過，此處分店，不管總店什麼規矩，祇知大家如一家人一般相親，若兩位處處過份矯情，就有失雷大哥本意了。」

金成和聞文仍難接話，適時，曉梅自外歸來，意外的告訴了雷嘯天和仇如海，一個奇特的消息！

曉梅姑娘推門而入，雷嘯天借此轉移金、聞二人尷尬的局面，含着微笑，指着旁邊的椅子道：「四妹坐，伯父可還另有什麼吩咐？」



曉梅搖頭落座道：「爹沒有說什麼，不過咱們這分店却碰上了罕見的事！」

雷嘯天哦了一聲，忙問道：「什麼事情？」

曉梅道：「前面來了寄居客！」

金成不待雷、仇開口，咦了一聲道：「姑娘，這怎麼可能？」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這有什麼不可能的？俗語說『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咱們既然今天開市，人家就能够今天寄宿的！」

聞文恭敬的說道：「雷總管有所不知，本店不論那處分號，都有個習慣上的規例，寄宿客在開市的次日，才能上門！」

仇如海道：「又是『規例』，兩位什麼時候才能活用規例？」

曉梅接口道：「如海哥別怪他們，此事行來已久，武林江湖中人，幾乎無人不知，自始至今，從來沒有開張就寄宿的朋友！」

仇如海道：「也許別處在以前是如此，不過咱們這蘇州分店，今天却希望有第一號客人到，我不認爲這是罕見的事。」

曉梅道：「我送走爹爹之後，由前面經過，正趕上客人們到，尹明和尹亮兄弟正在婉拒來者，如海哥要認爲……」

她話還沒有說完，水閣上警鈴突鳴，聞文急忙道：「總管和總監督快請前面看看吧，來客已與尹家兄弟鬧起來了，不是屬下胆敢冒瀆，來人可能有心生事！」

警鈴鳴響，曉梅也現出不悅之色，此時道：「如海哥，聞文說的可能不錯，咱們去看一看。」

雷嘯天却正色道：「四妹，是非未分之下，不能如此武斷。」

說着，轉向仇如海道：「兄弟，咱們前面去一下。」

說走就走，一行很快的到了前面的大廳，不必推門而進，已聽到尹明和尹亮兄弟，和三個老的爭論話聲。

只聽到內中一位禿頂老者道：「老朽聲明再三，不知道貴店有這種規矩，人已到了，好在離天亮很近，難道在此處坐候到天明也不可以？」

尹亮道：「在下也解釋過了，天沒亮以前，敝店不能收留任何來客，因此才恭請三位原諒，天亮後再來。」

禿頂老者身左的一位瞎掉左眼的老人，道：「你這不是成心擠兌人嗎？別說貴店是武林中有名的『天下武林店』，就是尋常店家，也沒有這樣講話的！」

尹明含笑道：「朋友別動氣，我這兄弟沒把事解說清楚，每行有每行的禁忌，開張當日不收任何來客，是敝店的禁忌事……」他頓了一頓，接着又道：「朋友們看得起敝店，才來照顧我們，雖說敝店不收分文，但也要靠着四方朋友們的照顧，可是禁忌却不敢破！」

「總之，三位能來敝店，我們是歡迎之至，但若要我們兄弟故違禁忌，想三位也不會安心，所以……」尹亮接着說出了結論。

另一位豹頭環眼的老者，接口道：「所以仍要叫老朽三人，先到外面走一走再來？」

尹明仍然含笑道：「這是萬不得已的事，三位原諒。」

禿頂老者哼了一聲，道：「要是老朽不走呢？」

尹明依舊臉堆笑容道：「三位不會這樣叫我兄弟爲難的！」

左目瞎掉的老人，又說道：「要是會呢？」

尹明笑容不變，道：「不至於吧！」

豹頭環眼的老者，道：「看來老朽們已別無選擇。」

尹明聽出對方是絕對不會走，故作錯會話意，道：「朋友們聖明，不使在下兄弟爲難，此情在下兄弟必有所報，勞動三位的地方，亦祈莫罪。」

豹頭環眼的老者哈哈一笑道：「小伙子，別跟我老頭子玩這一套把戲，我老頭子的意思和你說的正相反，既然來了就決不會走！」

尹明如今不能再作不解了，放下臉來說道：「這樣說來，三位是存心使在下兄弟爲難了。」

瞎掉左眼的老人，嘻嘻一笑道：「兩位眞的爲難？」

尹亮忍了半天，已忍無可忍，道：「朋友們若是有心前來生事，就請明告！」

禿頂老者道：「這倒是句痛快的話，可惜你們兄弟沒這個身份。」

尹明道：「朋友，你是說在下兄弟不配嗎？」

禿頂老者道：「這個你應該明白，不論老朽三人是住店抑或是有心生事，請問，你們兄弟能負得了這個責任嗎？」

雷嘯天、仇如海和曉梅姑娘，及金成、聞文，聽得十分清楚，仇如海也因三個老頭兒無理，面上罩了寒霜。

聞文此時悄聲對雷嘯天道：「總管，屬下先去問問可好？」

雷嘯天經多識廣，早已看出這三個老頭兒來意不善，有心借此機會，一試金、聞二人，含笑道：「可以，但以不動手爲止！」

聞文道：「屬下雖隨老主人甚久，但却不解打人的武技。」

說着，聞文示意金成，兩個人推門進了大廳。

廳門一響，尹明首先看到聞、金二人，立刻說道：「好了，敝店賬房聞先生來了。」

話聲中，尹明竟向前去，才待稟陳一切，金成却把手一擺，示意他不必多言，尹明頷首，退立一旁。

聞文目光一掃三個老頭，拱手道：三位何事見教？」

禿頂老者道：「沒事，拜煩掛個號，老朽三人想寄宿貴店。」

聞文一笑道：「歡迎，歡迎！請天亮後過來。」

禿頂老者搖頭道：「老朽三人想現在就廝煩閣下。」

聞文道：「無能爲力。」

瞎掉左眼的老人，此時道：「又是個不能作主的！」

豹頭環眼的老者，道：「請貴店能作主的人來如何？」

聞文道：「別的事，在下能作主，住店的事却能。」

禿頂老者道：「那最好，老朽三人就爲住店而來！」

聞文道：「在下說過，三位天亮來，今夜不收住客！」

禿頂老者道：「你們倒是都會說這句話，抱歉，老朽走不動了！」

聞文冷冷地一笑，道：「此時別說你走不動，就是死了也和本店無關！」

禿頂老者咦了一聲，說道：「你好大口氣！」

聞文道：「泥人還有個土性，這是三位自己找的！」

瞎掉左眼的人道：「隨你說些什麼，人是絕不走，店是住定了。」

金成在旁接上一句道：「住店天亮來，現在不走辦不到！」

豹頭環眼的老者，把腰一叉，道：「老夫住定了，有本領隨你使！」

聞文哈哈一笑道：「三位夠狠，事到如今，咱們是談不攏了！」

禿頂老者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有什麼好談的！」

聞文冷哼一聲，道：「禮義不通，只好干戈相見，三位請出來！」

聞文把話說完，步向通於院中的廳門，推開門又道：「三位既是生事而來，別耗着了！」

豹頭環眼的老者，哈哈一笑，道：「有意思，想住店得先打上一架，夠味！」

說着，大踏步向門際而行，那禿頂老者此時却道：「老三別去！」

豹頭環眼的老者聞聲停步，道：「爲什麼？」

禿頂老者道：「要動手的話，屋裏一樣！」

豹頭環眼的老者恍然大悟，笑對聞文道：「我們大哥說的對，要打咱們就在屋裏打。」

聞文計不能逞，無奈何的說道：「相罵無好口，要打無好手，到時候……」

適時，曉梅姑娘哼了一聲，沒和雷嘯天與仇如海商量，一推廳門走了進去，聞文立即停口不言。

曉梅姑娘冷着一張俊臉，揮手對聞、金道：「退向一旁。」

聞文和金成向旁一站，禿頭老者已開口說道：「眞沒想到，作主的是一位姑娘呢！」

曉梅突然出現，着實令那三個老者心驚，三人雖說是有心生事而來，但若對手是位少女，他們却難撒野。

曉梅姑娘冷冷地橫掃了三人一眼，道：「我只問一句話，並先聲明一事，要住店，天亮再來，沒有商量，要是生心惹事，現在我可以奉陪！」

三個老者正不知如何答覆才好，廳門再啓，雷嘯天在前，仇如海於後，相率走了出來。

禿頭老者如釋重負，一笑道：「這就對了，眞打手來啦！」

雷嘯天不怒而威，道：「朋友，你說誰是打手！」

禿頭老者正欲答覆，曉梅姑娘已開口道：「大哥別管，小妹問定了這份事！」

仇如海知道曉梅的脾氣，平常待人謙和無比，但若惹她動了眞怒，就是天皇老子，她也不放在心上！

恐怕雷嘯天攔她，立刻說道：「小妹這件事交給我和大哥吧！」

曉梅因三個老者過份無理，決心給對方一些厲害，仇如海接話，她更無顧忌，把頭一搖，道：「不行，我管定了。」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四妹，愚兄問對方的話，要先得解答！」

仇如海暗中焦急，眼見曉梅再不讓，雷大哥必將拂袖而去，略以沉思，立刻連上三步，對禿頭老者道：「朋友，請別無事生非，委屈些先到外面如何？」

話聲中，他已走到禿頭老者的身前，左手作個肅請的樣子，右手却暗暗抓向禿頭老者的腰帶！

仇如海這是虛招，表面看來，似一手肅請，一手催促而暗合攻逼之式，其實若禿頭老者不動，仇如海是絕對不會先下手的。

但是禿頭老者却沒看出，冷哼一聲，道：「有門道，可惜你看錯了人！」

他一面諷誚着仇如海，一面却左掌倏掃仇如海右手腕，竟然是施展的「斷碑手」，下了絕情！

仇如海非但沒有出手之意，本心更不願將事態擴大，但不料禿頭老者竟下毒手，不由勃然而怒！

仇如海神色不變，若無其事，在禿頭老者左掌拂到了自己右腕的剎那，倏地沉臂倒抓，反將禿頭老者腕脈抓住。

禿頭老者神色倏變，提力欲掙，仇如海似若無覺，但却微然加力，禿頭老者額頭已痛出了汗來！

仇如海一笑道：「甚感朋友成全之情，請！」

說着，兩人似極端客氣的把臂而行般，緩踱着步子，到了向外去的廳門口，仇如海接着又對禿頂老者道：「請招呼朋友同伴們一聲，一起走吧！」

禿頂老者腕脈被扣，痛楚至極，混身失力，雖已經恨怒萬分，但却不得不聽仇如海的吩咐，說道：「二弟，三弟，咱們走吧！」

瞎掉左眼的老二，豹頭環眼的老三，聞言連問也不問，一前一後推門而出，仇如海在押着禿頂老者離開！

雷嘯天却悄聲關照聞、金二人，道：「守住此廳，不得擅動！」

隨即和曉梅姑娘跟出大廳，前面四個已轉向通往街門的小路，仍是像剛才一樣假客氣的走着。

大門本就洞開，守門四名大漢，見總監送客出來，不由互望一眼，楞了一楞，仇如海立即恍然，問道：「這三位客人來時，可曾經過大門！」

四名大漢中，那叫張順的答道：「仇爺不問，屬下也不敢說，屬下熟知本店規律，今夜怎會放客人進去，這三位沒有經過大門！」

仇如海頷首一笑，又加了少許力道，道：「朋友是越牆而入？」

禿頂老者自認大意受制，本已恨極，再加上痛楚不堪，又羞又惱，聞言冷笑一聲，沒好氣的說道：「又怎麼樣？」

仇如海淡然一笑，道：「敝店敬的是武林朋友，但却是光明磊落的朋友才行，



閣下等既是不由門進，似仍應不由門出才對！」

話聲中，右手一提一抖，硬將禿頂老者扔出牆外！

左目失明的老人，和那豹頭環眼的老者，因已看出禿頂老者受制，故而不敢相抗，如今却倏地欺上，突下殺手！

仇如海比他們快的多，抖手扔出禿頂老者，人已到了其餘二人身旁，不知用何手法，一抖一抓，那瞎掉左眼的老者，和豹頭環眼的老者，竟難躲避，隨着仇如海的抖、抓，飛出了牆外！

接着，人影閃移，三個老者俱在門口現身，那禿頂老者目射兇光，直瞪着仇如海，沉聲道：「老夫兄弟今夜認栽！你報個名姓出來？」

仇如海道：「小可名姓倒有，想問時，請天亮後進來問！」

禿頂老者，先時尚認爲自己受制，是無心之誤，當其餘兩名老者，也被扔出牆外之後，始知遇上了高手！

問個姓名，旨在找個台階罷了，那知仇如海却毫不留情的如此答覆，無奈之下，哼了一聲，道：「老夫兄弟，乃『積石山』的……」

仇如海冷冷地插口道：「沒人要知道這些，你們請吧！」

禿頂老者實在難以下台，震聲說道：「你不報名姓，莫非老夫兄弟就不能夠再來？」

仇四海說道：「天亮之後，歡迎光臨的！」

話說到此處之後，轉對張順道：「嚴守大門，若遇無事生非之徒，立刻按動警鈴！」

張順恭敬俯身，高聲應是，仇如海轉身而回，正迎上曉梅姑娘和嘯雷天，遂往回走，邊走，嘯雷天邊開口問道：「人走了？」

仇如海一笑道：「走了，不過可能還會回來。」

雷嘯天道：「這開張當日，不留住客的規矩，實在不通！」

仇如海道：「不錯，不過這三位却是應該不受歡迎！」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仇如海道：「他們未從大門進來。」

雷嘯天雙眉一皺，說道：「怎樣出去的？」

仇如海道：「小弟也祇好仍請他們由來處去！」

雷嘯天笑了，曉梅姑娘也哈哈兩聲，道：「眞好，大快人心！」

雷嘯天却道：「人心故是大快，但也結了仇家！」

曉梅姑娘道：「人家是有心生事而來，不如此依然要成仇家！」

仇如海把話題一變，道：「大哥，你何時走，可有一定的去處？」

曉梅姑娘聞言一楞，道：「大哥要到什麼地方？」

說着，已到大廳，雷嘯天道：「咱們回『水閣』再談吧。」

轉回水閣，天光已亮，竟沒再多談，各歸臥室安眠。

× × ×

「天下武林店」蘇州分店，開幕已經十天了，住客不少，但却都是規規矩矩，沒生什麼事非。

開張當夜，那三名被仇如海扔出牆外的老者，也沒有再來，不過這件事雷嘯天並沒有忘懷。

一切上了軌道，使雷嘯天可以放心離開，但也却爲那三名被扔出牆外，不知姓名的老者，遲遲未復仇而忐忑起來。

當夜晚飯過後，曉梅姑娘和雷嘯天，習慣的都走進仇如海的宿處，又在品茗漫談着天南地北的事情。

仇如海似是心思不定，雷嘯天問道：「二弟有心事？」

仇如海道：「沒什麼，有些煩！」

曉梅姑娘道：「我早煩了，悶在這分店之內十天，還有不煩的道理，現在又沒有事，乾脆到別的地方玩玩去！」

雷嘯天見仇如海沒有回答姑娘，遂說道：「二弟，愚兄早就要走，明天跟我一道如何？」

仇如海道：「大哥一個人去吧，小弟暫時不想動。」

曉梅姑娘道：「四海哥，你陪我到北邊玩個把月可好？」

仇如海一笑道：「我既懶得動，不能陪大哥去，又怎能陪妳呢？」

雷嘯天却識趣的說：「二弟，你就陪四妹去吧，反正又沒有什麼事。」

仇如海微挑劍眉，道：「說實話，少弟正在爲一種功力費心，此事若無法解決，小弟是食不知味，所以不論什麼地方都不想去。」

曉梅說道：「何不說出來我聽聽，也許……」

仇如海打斷曉梅姑娘的話鋒道：「妳若煩悶，何不隨大哥去遊歷遊歷？」

曉梅姑娘白了仇如海一眼，說道：「如海哥，你若不想告訴我是什麼功力，何不直言，我煩不煩是我的事，不勞你來費心！」

說着，一賭氣，轉回她自己的臥房去了。

曉梅姑娘剛走，雷嘯天已經低聲問道：「二弟不要隱瞞愚兄，你到底有什麼心事？」

仇如海微吁一聲，沒有答話，雷嘯天接着又道：「愚兄要上北五省走走！」

仇如海道：「有伯父的消息？」

雷嘯天搖頭道：「沒有，但南幾省我幾乎走遍，所以想去北五省碰碰運氣，並且記起家父曾經說過，『太原』……」

適時，外面傳來了步履之聲，接着室門叩響，聞文自外進入，他先向雷、仇二人施禮，然後道：「前面有了麻煩……」

雷嘯天不待話完，道：「你和金成不能處理？」

聞文搖頭道：「不能，來的人很多，要找總管！」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都是些什麼人？」

聞文道：「全是『堂客』！」

雷嘯天一聞全是女人，他也傻了，仇如海一笑道：「大哥，小妹正生着悶氣，何不請她來辦？」

雷嘯天頷首一笑，說道：「幸虧四妹

在！」

說着，轉對聞文道：「你先去吧，將人讓到右首的小客廳。」

聞文遵令而行，正要走，仇如海突然說道：「你爲什麼不按動警鈴？」

聞文道：「屬下看出這些女客來路怪異，故而小心了一些。」

仇如海哦了一聲，問道：「一共有幾位？」

聞文道：「二十一位！」

雷嘯天又是一楞，道：「這許多！」

聞文說道：「她們曾經聲明，說是三撥！」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三撥都是女子？」

聞文道：「一個男的沒有！」

仇如海自言自語的說道：「那有這種巧事！」

雷嘯天似也料到事情嚴重，揮揮手說道：「你去吧，仍將人請到小客廳，我就來！」

聞文離開之前，雷嘯天又道：「二弟，你最好也去！」

仇如海點點頭道：「是，大哥先和四妹去，小弟後到！」

雷嘯天轉身而下，約隔盞茶光景，仇如海才步出室來。

他這幾天，正爲一件事情所苦，那就是昔日住過十數年，今已變作殘敗坍毀的「紅樓」！

他自到蘇州，就想去看看，但因記住恩師所遺墨寶訓語不敢相違，況那全義而死於大火中的叔叔，也有「不得再來」的吩咐。

但那地方，是他永生不能忘懷的地方，有着無比的吸引之力，多少次，他都幾乎忍不住而前往！

此事，他無法和別人商量，因之煩悶不樂。

他想着心事，已經到了小客廳外，裏面竟然鴉雀無聲，不由深感奇怪，推門探看，却不見人踪！

驚咦一聲，立即轉奔大廳，尚未進門，已聽到小妹和另外一個女子，彼此互不相讓的爭執話聲！

他悄悄推門而進，竟無人覺察，因廳內業已站滿了人，他立在人羣之後，由空隙處注目女客們。

聞文說是三撥，看來不錯，靠左邊，一排站着三個少婦，年約二十上下，極美，都穿着深藍衫裙！

若非這三位少婦的衣飾和髮型，誰也不敢說她們是少婦而非少女，態度大方，含笑不言！

右邊，站着五個少女，人人身着雪褸，襯托的雅淨而莊嚴，個個不言不語，肅穆而立！

中間，共有十三位女子，年紀大小不一，自二十六、七到十五、六，衣衫如同年貌，五花八門！

紅的，藍的，黃的，粉的，紫的……

這十三個女子，含笑的有，豎眉的有，嬌嗔嗔狀者有，微怒而氣者有，有的却注視着曉梅姑娘！

這三撥二十一位女子，却個個背着兵刃，肋下背有鏢囊，因之不問可知，都是武林中人！

此時，曉梅姑娘正與中間的十三人內，一位身穿大紅衣服，年紀看來有二十四、五的女子爭論。

祇聽曉梅道：「所以囉，你們若要寄宿，就得按規行事！」

紅衣女子道：「我們並沒有說，不按規矩辦呀？」

曉梅道：「妳們不報門戶、師承和姓名，怎叫按規辦理呢？」

紅衣女子道：「師承和門戶，說出來妳也不知道，至於姓名，不瞞妳說，我們已多年不用了。因此不能告訴妳！」

曉梅冷冷的說道：「說不說隨你們，不說就不能寄宿本店！」

紅衣女子道：「咱們都是女兒身，可別這麼說話。」

曉梅道：「這和男女沒有關係，妳扯得太遠！」

紅衣女子道：「我是好話說盡，妳答不答應吧！」

曉梅道：「無法答應！」

紅衣女子神態一變，喝道：「眞不答應？」

曉梅道：「沒有那麼多的廢話。」

紅衣女子冷笑一聲道：「那可別說我們要得罪了！」

曉梅一笑道：「這也隨妳們的便，本店既然在這蘇州地面，建這座分店，就敢接待妳們或文或武的挑戰！」

紅衣女子咯咯一笑，向四外的人羣道：「凡是寄居這店裏的朋友，請聽我一言，最好立刻取了你們的物件走，否則可能玉石俱碎！」

寄居客們聞言無人挪動，他們見了武林中千奇百怪的事情，又泰半了無牽掛，怕什麼，看完熱鬧再說。

曉梅却接着對方話鋒，向大家道：「諸位最好請靠着左邊站，否則這些不講理的姑娘，萬一動上手傷了諸位，本店難爲情了！」

衆人果然都退向了大廳左面，因此，大廳中敵我之勢已十分顯明，而仇如海，也再無法不被發現！

紅衣女子見了仇如海是一個人，又未和曉梅姑娘，雷嘯天等人立於一處，不由瞟了仇如海一眼，道：「喂，你不怕？」

這一聲「喂」，驚動了曉梅姑娘，回顧處，看到竟是仇如海，剛要開口，仇如海却已向紅衣女子道：「怕什麼？」

紅衣女子一笑道：「等會兒動上手，刀槍沒眼……」

仇如海不待紅衣女子話罷，接口道：「沒關係，小可有腿！」

紅衣女子噗赫一笑，道：「你這人滿有意思，貴姓，大名是……？」

仇如海淡淡地一笑說道：「小可名姓，說出妳也不會知道，不如省點事情，要說小可行事有意思的話，妳們就更有意思了！」

紅衣女子沒聽出言中有物，又是一笑道：「好，咱們等會兒談，你願意站在那兒也好。」

話鋒一停，她轉對其餘十二位女子道：「妹妹們，別傷了這個人！」

十二女子竟噗噗嗤嗤笑成一片，道：



「大姊放心，誰也捨不得呀！」

曉梅面罩寒霜，剛要罵這些女子無恥，那三位身着深藍衣衫的少婦，其中之一却冷冷地說道：「就憑妳們想傷得了人家，哼，作夢！」

紅衣女子斜瞟了說話的少婦一眼，道：「妳們別自以爲不錯，咱們的賬很快就能一道算！」

說話的少婦哂了一聲，說道：「除非是現在先算，否則和人家動上手就算不成了！」

紅衣女子怒叱一聲，說道：「白谷蘭，妳認爲姑奶奶，回頭不能和妳們算清賬嗎？」

白谷蘭冷哼一聲，道：「小紅妖，我正是這個意思！」

被稱爲「小紅妖」的紅衣女子，目露兇光，道：「妳們『秦嶺三蘭』要想早點找死，非常容易！」

白谷蘭又冷哼一聲，道：「我們就算找死，妳們『海門十三妖』也不配！」

立於大廳左方，靜看熱鬧的一干江湖客，此時却泰半變色，「秦嶺三蘭」和「海門十三妖」這九個字，使他們害怕！

此時，雷嘯天和曉梅姑娘，也由於她們雙方的答話，知道了這些女子的來歷，都皺了皺眉頭。

雷嘯天悄聲對曉梅道：「四妹可知她們的來歷？」

曉梅點點頭道：「聽爹說過。」

雷嘯天道：「奇怪，她們怎會不約而同，來此生事？」

曉梅搖頭道：「誰知道，不過我不會叫她們討了好去！」

雷嘯天道：「四妹，『三蘭』不是壞人！」

曉梅又點點頭，道：「我有分寸，現在人家也許要先打一架，正好……」話沒有說完，那白谷蘭和小紅妖，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局面，「海門十三妖」，已個個撤出了兵刃！

適時，突有兩種不同的聲調，不同的話語，和兩種不同的居心用意，却同時由不同的角落傳出！

一聲是——「妳們打吧，這就叫『漁翁得利』！」

另一聲是——「要動妳們請到外面去，本店不容動刀動劍！」

「秦嶺三蘭」和「海門十三妖」，同時目光橫掃，她們找到了這兩個人，一在左方，一在正中！

前一句，發自角落，是個看來並不令人討厭的少年，祇是這人目光特殊，眉目間略現詭譎！

後一句，起自附近無人的大廳正中間，因之很容易找出這個人，三蘭和十三妖沒有想到，竟是令她們發生爭執的少年！

自然，這人正是仇如海。

曉梅心裏甜甜的，她雖然希望三蘭和十三妖先打一場，但對仇如海的正直，却更覺高興！

雷嘯天暗伸大姆指，到底還是自己的二弟，在任何情形下，二弟子守正不移，的是令人欽佩。

三蘭中的老大白蘭谷，祇盯了仇如海一眼，暗暗點頭，並沒有開口，那「小紅妖」却不然了！

「小紅妖」只是瞥了那左上的少年一眼，暗中冷哼一聲，但對着仇如海，却嗲聲嗲氣的說道：「喲，原來你也是這店裏的人呀！」

仇如海冷冷地說道：「姑娘們請將劍歸鞘！」

白谷蘭悄悄地將劍歸鞘，神情依然冷冰冰地。

「小紅妖」却拋給仇如海一個媚眼，道：「姑娘是衝着你！」

說着，便將劍歸鞘，並且揮手對另十二妖女道：「妹妹們，收起劍來。」

十二妖咭咭笑成一片，各自將寶劍歸鞘。

仇如海根本不看「小紅妖」，說道：「小可如今聲明一句，本分店內，非但不准有人尋仇，更不准動刀動劍，如有人故違……」

話還沒有說完，那「小紅妖」又「喲」了一聲，道：「別這麼兇好吧，聽你的，我們不動刀動劍就是。」

仇如海冷哼一聲，轉對曉梅道：「小妹，別的事還是妳處理吧。」

曉梅心頭又是一甜，道：「她們是有心生事！」

仇如海道：「這沒有什麼，我們按規行事就行。」

「小紅妖」噗哧一笑，道：「小妹妹，誰有心生事呀？」

曉梅冷冷地說道：「妳，妳和妳帶來的這些人！」

「小紅妖」喲了一聲，道：「那是剛才，現在變啦，咱們要住店，剛才小妹妹妳不是說，要按規行事嗎，好，我們按規掛號。」

曉梅冷哼一聲道：「按規掛號是剛才的事，現在變了！」

「小紅妖」哦了一聲，曉梅接着又道：「現在本店不留妳們！」

「小紅妖」神色一變，道：「小妹妹，這是爲什麼？」

曉梅怒聲道：「誰是妳的小妹妹，死不要臉！」

「小紅妖」媚目一橫，變了臉，道：「小賤……」

「婢」字還沒有出口，瞥見瞧了仇如海，正冷冷地盯着自己，轉眼破顏爲笑，道：「那就稱呼妳小姑娘這總沒錯吧？」

曉梅道：「隨妳說什麼，本店也不留妳！」

「小紅妖」媚眼兒瞥着仇如海，手指着三蘭問曉梅道：「她們呢？」

曉梅生就好、惡由己的個性，沉聲道：「妳管不着，本店願意留誰就留誰！」

「小紅妖」威脅的說道：「小姑娘，妳得罪我們『海門十三妖』對妳可沒有什麼好處，反之要和我們姊妹成了朋友……」

曉梅插口道：「閉上妳這張臭嘴，快滾！」

「小紅妖」下不了台啦，看看仇如海道：「喂，你也不管管你這小妹妹，我可是誠心誠意的，不願意和你爲難，但她再要這樣胡言亂語……」

仇如海冷冷地接話道：「妳們最好聽她的，立刻走！」

（未完・八）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馮瑩聽得揮雲老怪，溫魂，尚金花三人準備到西屹峒絕頂詳參「如來寶經」的秘密，本想下山去告知極樂眞人和七禽大俠的，但又想向溫魂探聽方敏的下落，遂現身質問溫魂，溫魂說方敏已到雪峯山天杉坪，馮瑩想離去，尚金花却說她已聽到她們的有關詳參「如來寶經」的秘密，溫魂等聽了不讓馮瑩離開，馮瑩趁機傷了尚金花臉容，她傷心離去……揮雲老怪和溫魂兩人心中各懷鬼胎，互相猜疑，終於大打出手，揮雲老怪被溫魂殺死，但溫魂也受重傷……馮瑩從尚金花手中奪得「如來寶經」，經往雪峯山天杉坪尋找方敏去了……

## 傷心人假死　心愛人難堪

國落嘆息一聲，道：「我們也不知道。」馮瑩那一問，本來就沒有想得到對方確切的答覆，國落既說不知，她也就不再說什麼，接着又問道：「有一位姓方的少年俠士，可也在天杉坪上？」

當日白骨神君肆虐藥王苗，藥王苗的五個長老，已然只剩下了國落一人，若不是方敏伏義相助，也是性命難保，後來，白骨神君雖然不是死在方敏之手，但國落和舉族苗人，一樣感激方敏，簡直將他當作神仙下凡一樣地來崇敬。

因此國落一聽馮瑩問起，便肅然起敬，道：「姑娘所問那位姓方的俠士，可是單名一個敏字？」馮瑩一聽，心中不禁一涼，因爲方敏若不是來過此地，處在深山之中的一個苗人，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頓了一頓，道：「不錯，老丈可知道他現在何處！」

國落道：「方大俠七八天前，曾救了我們藥王苗合族上下的性命，本來，我們全族人，已準備請他長住在藥王苗中，接受我們的尊敬，但是他却到了天杉坪上——」才講到此處，馮瑩便失聲道：「葉姑娘已經死了，他還上天杉坪作甚？」

國落望了她一眼，道：「那我們就不知道了，只是聽得鐵皮苗人說，方大俠一個人住在天杉坪上，已然吩咐了鐵皮苗人，除非是有一個白髮老婆婆上山去見他，才可以放行，否則，鐵皮苗人便一律奉命擋駕，姑娘，我看你還是不要去了罷！」

馮瑩聽到一半，早已呆了，暗忖那白髮婆婆，分明指的是魔母溫魂，難道方敏在骷髏洲上，所說的兩個親人，一個是溫魂，一個難道不是自己，而是葉映紅，以致葉映紅雖然已經死了，他還要在天杉坪上，一生一世陪伴着她？

難道自己和方敏結識了這樣久，方敏對自己，竟是從來也未曾生過愛意，而且是自己對他在單戀，心中亂哄哄地堆滿了問題，而這些問題，又不是不見到方敏，便能解決的，因此一頓足，道：「多謝老丈好意，但是我却非見他不可！」

國落雖是苗人，但究竟年紀已大，見得世故多了，已然從馮瑩的神情上，看出了幾分事實的眞相，搖了搖頭，嘆道：「姑娘，方大俠既是吩咐了鐵皮苗人，不准任何人上山打擾他，鐵皮苗人，一定會加以阻攔，姑娘，那鐵皮苗人兇悍無比，還是小心的好！」

馮瑩心中煩悶，只覺得國落囉嗦不已，只不過是爲了使她不要去見方敏而已，怒道：「鐵皮苗人兇悍，我就不信他們的頭皮，硬過這株柏樹！」

話才說完，手臂向後一揮，「叭」地一聲，便擊在身後的一株柏樹之上。

那柏樹也足有三根兒臂粗細，可是怎能當得起馮瑩的神刀一擊，立時「喀叉」一聲，齊掌折斷，斷口處光滑無比，宛若利斧所削一樣。

此時，在國落身後，也還有不少藥王苗人，一見馮瑩露了這樣一手功夫，不由得睜大了眼睛，個個講不出話來，國落更



是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才好，馮瑩看了他們的情形，才想起事情和他們實在是一點關係也沒有，便強笑了一下，道：「你們不必吃驚，只是相煩你們，派出一人，帶我到天杉坪下，我自會對付鐵皮苗人，上天坪杉去的。」

國落面有爲難之色，想了半晌，道：「姑娘，方大俠是我們的大恩人，他不要人上天杉坪去見他，我們無力阻止，倒也罷了，再要我們帶路，恕難從命，姑娘從此走去，二三十里路程，一座高峯，滿是杉樹的，峯中央就是天杉坪了！」

馮瑩心中暗忖，別看是深山苗人，倒也懂得信義兩字，便不再勉强他，道：「多謝指點！」身子一轉，便向國落所指的方向馳去，她輕功何等之好，二三十里路程，不消半個時辰，已然趕到，只見迎面插天也似，一座高峯，山峯上，果然長滿了參天杉樹，馮瑩在山峯腳下略頓了頓，心中暗道：「敏哥！敏哥！葉映紅若是未死，你愛她不愛我，還有話可說，她已死了，就算你本來深深地愛着她，但如果三年之內，你還是不回心轉意，我立即削髮爲尼，跳出紅塵！」

一提眞氣，便向山峯上竄了上去，才竄了三四十丈，忽然見四周圍的草木，無風自動，馮瑩想起上得山峯以來，還未曾見過半個鐵皮苗人，莫非他們竟然埋伏在草叢中麼？身形一凝，小心戒備，氣納丹田，朗聲道：「草叢中可是埋伏有人？我是要上天杉坪去看方大俠，你們若是阻攔，却是自討苦吃！」

她這幾句話，特以丹田之氣，將聲音逼出，說得特別響亮，不但講給埋伏在側的鐵皮苗人聽，而且希望天杉坪上的方敏，也能夠聽見。

以她的內力而論，聲音響遏行雲，本來足可以傳到天杉坪上，但只惜方敏每日除了練功之外，是痴痴地站在葉映紅的墓前，一動也不動，有時，想着自己和葉映紅過去的種種情形，想着葉映紅的一顰一笑，想着葉映紅的一言一動，有時，他腦中只是一片空白，什麼也不想，而外界的任何聲音，他也一點都聽不到。

此時，方敏又正在葉映紅墓前徘徊，因此並未曾聽到馮瑩的聲音。

馮瑩見自己講了兩遍，一點反應也沒有，心中不禁有氣，但還想鐵皮苗人可能就此不敢阻攔，便又向上竄了上去，怎知才竄上了丈許，頭上「哇」地一聲叫喚，二十餘個膚色如鐵，隱泛神光，面目兇橫的苗人，已突然現身而出，每人手上，均握着一柄明幌幌的尖矛，對住了自己，居高臨下，嚴陣以待。

馮瑩雖然不致於被他們嚇退，但見了這等陣仗，心中也不免一驚，暗忖這等苗人，大都有幾分的蠻力，若是數十柄長矛，一齊飛了過來，倒也不是容易對付的事，便停止了腳步，說道：「我和方大俠是好朋友，聞得他在天杉坪上，特爲上來探望他，你們爲何不知好歹，阻住了我的去路？」

那二十幾個人一聲不出，只是以長矛的矛尖指住了馮瑩，却又蓄勁不發，馮瑩連說三遍，皆是如此，暗忖這干苗人，大約是無理可喻，自己若不立給一些威他們看看，諒他們死都不肯放自己過去的，眞氣運轉，陡地一聲長嘯，聲如鶴唳，足尖一點，一式「鶴飛冲天」，身形已然凌空拔起了三丈高下！

那幾十個鐵皮苗人雖然和她相隔，本來只有兩丈來上下，馮瑩一式「鶴飛冲天」使出，已然到了他們的上面，祇聽怪叫一聲，鐵皮苗紛紛將長矛擲了出來，雖然極是勁疾，但看在馮瑩眼中，却宛若小兒嬉戲，掌風迭起長矛竟不剩一枝，人在半空中一個盤旋，「叭叭」之聲不絕，將廿餘桿長矛，盡皆撥落，馮瑩最後的一招「鷹擊長空」，連人帶矛，一齊落了下來，將近落地，勁透右臂，將矛尖對準了一塊大石，直插了下去。

「錚」地一聲，火星四冒，碎石紛飛，那桿長矛尺許來長的尖端，已然全部深深陷入大石之中，七八尺長的矛桿，還在顫動不已！

馮瑩向那些鐵皮苗人一看，只見這二十餘個人，已如泥塑木雕一樣，望住了那桿長矛，一動也不動，馮瑩心中暗暗好笑，身形拔起，又向上竄去，只當鐵皮苗人經此一來，再也不敢和自己爲難，怎知又上升了五六十丈，來到一處小小的石坪之上，那石坪只有丈許方圓，略一歇足，抬頭向上，只見天杉坪已然在望，正向上越去，忽然聽得一陣轟轟之聲，宛若雷動一般，心想青天皓皓，何來雷聲，再停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

原來剛才抬頭望向天杉坪望去時，山上還是平靜無事，但是刹那之間，也不知從那裏出來了那麼多的鐵皮苗人，爲數少說也在三百個以上，每人均推着一塊大石，向山下滾來！

那三百來個鐵皮苗人，分成了三排，最低的一排，離馮瑩處身的那個小石坪，約有二十來丈遠近，大石才一滾下，便向上躍去，第二排的鐵皮苗人手一鬆，大石又接着滾下，片刻之間，三排大石，每一塊均在五尺高下，一齊向下，滾跌而下，越滾越快，聲勢也越是驚人，滿山滿谷，盡是轟隆震耳之聲！

那種滾石之法，原是鐵皮苗人大舉圍捕野豬的好法子。在山峯上，野豬特多，鐵皮苗人皮堅肉厚，尋常野獸，就算被抓上幾下，也不誤事，唯獨野豬，那兩隻長牙，一被挑中，便無生理，而野豬肉又味美無比，是最好的食糧，但野豬皮厚，長矛却是擊之不入。

因此鐵皮苗人歷代相傳，便想出了這一個辦法來，先差胆大心細的苗人，將大羣野豬，引得怒發如狂，向山上奔來，然後，早有準備的苗人，便在高處放石，那大石每一塊均有兩三百斤重，野豬正發狂也似，向上奔來，被撞個正着，非死不可。打上一次，夠幾個月吃用！

剛才馮瑩露了那一手功夫，等馮瑩走後，那二十餘個鐵皮苗人奔走駭告，剛好過幾天，鐵皮苗人便準備大舉圍捕野豬，早已預備好了大石，便想到用這個方法，來阻馮瑩上山！

馮瑩初次來到雪峯山上，當然無法知道鐵皮苗人的生活習俗，只見那三百餘人，進退有序，絲毫也不紊亂，只當是方敏教他們如此做法的，心中不禁大是怨恨，

呆了一呆，就這一呆之際，第一排大石，已然滾下了十餘丈來。

馮瑩只覺得石聲震耳欲聾，想要躲避時，才知道厲害，因爲石塊成排滾下，延展有數十丈寬，根本無從躲避起！看出厲害，吃了一驚，大石來勢何等之速，又已向下滾下了五六丈！

馮瑩四面一看，若是向山下竄去，只怕大石滾下之時，比自己下山的速度，還要快上許多，急中生智，身形一幌，來到了小石坪的邊緣，一個觔斗，翻到了石坪下面，那石坪凸出來約有五六尺，剛好隱藏一人，馮瑩剛一藏起，便覺得頭上「轟」地一聲巨響，一陣震動，最先的一塊大石，已然擊到了石坪之上，接之而來，便是「轟隆」不絕之聲，好半晌，才望着那些大石，全都向山下滾了下去，這才足尖一點，飛身而出，只見那些苗人，全都探頭探腦，在向山下觀望。

馮瑩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飛身直上，三百餘苗人怪叫一聲，抱頭鼠竄，馮瑩也不去追趕他們，一個勁兒地向天杉坪竄去。

那些鐵皮苗人，見可以對付大羣野豬的方法，尚且不能阻止馮瑩，那裏還敢阻攔，因此馮瑩一路無阻，來到了天杉坪之上。

那天杉坪四面皆爲參天古杉圍住，顯得特別地幽靜，和剛才大石下滾，天崩地塌的猛惡聲勢，不可同日而語，馮瑩來到坪上，停了一停，已然望見了連日來日思夜想的心上人！

只見方敏背負雙手，低着頭，滿面悲戚之色，在一座石墳面前，走過來，又走過去，不時口唇掀動，像是在講些什麼。那石墳面前，一個石碑上，則刻着「傷心人葉映紅之墓」八字。

馮瑩一看那墓碑上的八個字，就呆了一呆，暗忖那「傷心人」三個字，不知是什麼意思，那字跡也不像是方敏所留，難道竟是葉映紅自己留的？若眞是如此，那他們兩人，竟是相互愛戀的了？

想了一會，不得要領，見方敏只是來回踱步，竟像是未知道已有人上了天杉坪一樣，忍不住急忙滑前丈許，叫道：「敏哥！」

她這一聲，叫得並不響亮，方敏仍是沒有聽見，馮瑩又向前滑出了丈許，放大了聲音，叫道：「敏哥，是我來了！」

方敏猛地吃了一驚，抬頭看時，只見馮瑩站在自己的面前，還幾疑自己眼花，定睛再看，眼前的年輕姑娘，不是馮瑩是誰？一怔道：「咦，馮姑娘，你怎麼知道我在天杉坪上？」

馮瑩本已懷着滿肚子的幽怨，一見方敏見了自己，毫無親熱之狀，只是淡淡地問了一句，更是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叫道：「敏哥！」身子向前一撲，便向方敏撲了過去！

方敏給她嚇了一跳，忙以雙手將她扶住，道：「馮姑娘，什麼事？」

馮瑩那裏還講得出話來？她在江湖上走動之時，已儼然是一個鋤强扶弱的大俠，但此際在方敏的面前，却只是一個滿腹幽怨的少女！眼淚如斷綫珍珠也似，不住地掉了下來。

方敏連問數遍，皆不見她回答，只見她哭得傷心，心中不由莫名其妙，暗忖以馮瑩以前，絕不是這樣的人，怎麼一下子就變得那麼厲害？又問道：「馮姑娘，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馮瑩哭了半晌，心中已覺得略爲舒暢了些，抬起頭來，叫道：「敏哥！」

方敏答應了一聲，又問道：「馮姑娘，難道武林之中，又發生了什麼不幸之事？」他在山上，唯一的憂慮，便是怕溫魂以碧螢神劍，將困在骷髏洲山腹中的那巨人放了出來，那巨人生性頗邪，若是兩人朋比爲奸，那巨人武功深不可測，只怕不在極樂眞人之下，則勢將造成武林中又一次浩刧，因此才有此一問。

馮瑩低下頭去，道：「不是。」

方敏莫名其妙，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馮瑩呆了半晌，道：「敏哥，你自己令得我傷心欲絕，還要問我？」方敏猛地一怔，道：「馮姑娘，我令得你傷心欲絕，却是爲什麼？」

原來馮瑩在方敏第一次離開旋風島，在三强莊附近碰到他的時候，便已經心儀暗戀，但是方敏却一點也不覺得。因爲那時，馮瑩根本是扮成了男裝的。

直到貴州，方敏才知道馮瑩原來是女子，但那時候，他第一次遇見尙金花，震於尙金花的無比美貌，年輕的心靈之中，暗暗地生出了一層愛意。

當然，方敏當時對尙金花的那種愛意，是一點基礎也沒有的，所以，事後才會被他和葉映紅之間，眞誠的情愛所代替。

但是在當時，方敏却無法了解到馮瑩對自己的情意。等到方敏和葉映紅取到了假崑崙聖書，並肩北上時，馮瑩根本不和他在一起，而在骷髏洲一晤，馮瑩又誤以爲方敏口中的「好姑娘」，指的是自己，因此更是痴心，怎麼也想不到自始至終，方敏只是將她當作一個極好的友人，而未曾涉及到任何男女之情！

所以，方敏對她的話，聽來只感到莫名其妙，大惑不解！

馮瑩瞪大了水靈靈，淚花尙轉的眼睛，望了方敏半晌，道：「敏哥，你在骷髏洲上，曾說你在世上，有兩個最親愛的人，一個是溫魂，另一個是好姑娘，那好姑娘究竟是誰？」

方敏聽她問起這件事來，心中猛然一動，想起了當時馮瑩的神情，便已然有了誤會，只是自己身在那巨人之手，無法解釋，難道她竟是一直誤會到了現在？葉映紅死後，自己已然心如死灰，這倒的確不能解釋清楚的，便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馮姑娘，你一定還記得，葉映紅在那古墓之中！曾經失去了記憶，連她自己是什麼人都不知道，一出古墓，我們便遇見了，我便叫她爲好姑娘，我們一直由雲貴到了塞外，因爲溫婆婆講了壞話，我只當她盜了崑崙聖書，和她發生了誤會，上次武當聚會之際，她又上山來和我解釋，我仍是不聽，她回到天杉坪上，竟然鬱鬱而亡！馮姑娘，我和她，當眞是眞誠相愛，她既然爲情而死，我便只好一輩子守在她的墓前不離開，以了此殘生。」

馮瑩親耳聽得方敏講出這一番話來，



那裏還再有絲毫疑問，近兩年的幻夢，一旦破滅，一時之間，呆在當地作聲不得。

兩人默默相對，好半晌，馮瑩才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敏哥，那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太傻了！」方敏强笑一下，道：「馮姑娘，我也直到今天，才知道你喜歡我，但如今，我心如死灰，再也不想提起情愛兩字，馮姑娘，我們仍是極好的朋友，你心中不必難過，天下有的是少年英俊之士，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勝過我的哩！」馮瑩又對天長嘆一聲，道：「敏哥，你眞的準備在天坪一生，不再下去了？」

方敏點了點頭，道：「馮姑娘，你不知道我對着葉姑娘的墳墓，心中有多麼難過，可是我又沒有辦法不對着它！」

馮瑩道：「敏哥，你心中的難過，我是完全知道的，葉姑娘眞是好福氣，她雖然死了，但是生活着的時候，和死去以後，總算有一個眞心愛她的人，那像我這樣，沒有人……」

講至此處，已然是泣不成聲，方敏只得呆呆地望着她，一句話也勸不出來，因爲他從自己痛苦的心靈之中，覺出了馮瑩心情的苦痛！

好半晌，馮瑩才抹了抹眼淚，向靠山處的那幾間房屋，望了一眼，道：「敏哥，你現在所住的，當然是葉姑娘所住的房子了。」方敏搖了搖頭，道：「不是的，我們雖然相愛，但總是未成夫妻，她的閨房，我怎能胡亂的歇宿，我住的房子，本來是血手印紅掌祖師原來的，紅掌祖師已然在塞北死去了！」

馮瑩道：「那正好，我就住在葉姑娘的房子好了。」方敏不知道她此言何意，道：「馮姑娘，你——！」馮瑩不等他講完，便道：「敏哥，你決定陪葉姑娘的墳墓，在天杉坪上過一輩子，我也決定陪你，在天杉坪上過一輩子，不再下山一步！」

方敏吃了一驚，道：「馮姑娘，你這是幹什麼？」馮瑩幽幽地望了方敏一眼，道：「你又是幹什麼？」方敏道：「我——」馮瑩苦笑道：「敏哥，不必說了，你是爲了什麼？我也是爲了什麼，葉姑娘曾斷去我一隻小指又打了我一血手印，但她既已死了，恩恩怨怨，當然也一筆勾銷，不去說它了，我信她如果眞是愛你的話，地下有知一定會贊成我在山上陪你的！」

方敏無話可說，嘆了一口氣，道：「馮姑娘，你知道我已然——」馮瑩道：「敏哥，你怎麼啦？剛才你不是還說過，我們兩人，依然是極好的好朋友麼？」方敏本是怕馮瑩情根未斷，所以想對她表白一番，自己此生已死去的心意。

馮瑩人本聰明，自然知道他要說些什麼，因此不待他說完，便講在前面，方敏當然無話可說，兩人又呆呆地站了半晌，方敏又道：「馮姑娘，我雖然心如死灰，而且不準備下山，但嚮往武學之心，却始終未衰，那崑崙聖書，葉姑娘死前，留下來給了我，咱們一起研習一下如何？」

方敏講起崑崙聖書，馮瑩才想起自己懷中的如來寶經來，道：「喔，崑崙聖書已在你處了？我身上有一卷如來寶經，也是武林奇書，本來是千芥大師所有的！」便將方敏和溫魂走後，自己怎樣不放心，尾隨在後的種種事情，講了一遍。

方敏聽說尙金花竟墮落至此，不由得嘆息了一陣，又聽說溫魂和揮雲老怪動上了手，便道：「馮姑娘，從此宇內四邪，只剩宇內一邪了，若是溫婆婆肯改邪歸正，則武林中邪派人物，皆不足爲道，江湖上便可太平無事，我們安居山上，也就問心無愧了！」

馮瑩聽了，奇道：「敏哥，剛才你說，血手印紅掌祖師已經死在塞外，揮雲老怪極可能命喪溫島主手下，那麼還有白骨神君呢？」

方敏道：「我半個月前，到雪峯山，來找葉姑娘時，白骨神君正在藥王苗人處，强迫他們配製其毒無比的天蛇蠱，給我撞上，正在相鬥，又叫人去請葉映紅來帮手，才知葉映紅已死，來了七八十個鐵皮苗人，我一聽葉映紅死訊，早已呆了，那七八十個鐵皮苗人圍住了白骨神君混戰，却被鐵皮苗人，一矛刺死！」

馮瑩一呆，道：「有這等事？」方敏道：「我什麼時候瞞過人來？」

馮瑩忙道：「敏哥，我不是說你會騙人，剛才我上山來時，有數百個鐵皮苗人，要阻我上山，也並沒有阻得住我，白骨神君的武功，絕不會在你我之下，只有在我們之上，敏哥，你想，有那一個鐵皮苗人，可以將他一矛刺死的？」

方敏心中也怔了一怔，當白骨神君身死之際，他也曾想到過這一問題，但一則當時白骨神君，確是屍橫就地，二則，他初聆葉映紅的死訊，心中悲痛欲絕，根本也無暇去多加思索，此時想來，事情確實極爲可疑！想了一想，道：「也許鐵皮苗中，也有天生神力之人，又仗着人多，才一下子將白骨神君刺死了！」

馮瑩反駁道：「敏哥，你武功也已臻一流高手境地，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來，天生蠻力，怎能與內家功力相比？人多又有什麼用處？常言道虎入羊羣，難道老虎還反被羊吃了不成，以白骨神君的功力而論，只要奪了一桿長矛在手，就算有七八百個鐵皮苗人，只怕也近他不得，何況是七八十個！」

方敏覺得馮瑩所說，大是有理，想了半晌，一點也想不出道理來，道：「馮姑娘，此事確實可疑，要一舉而制白骨神君於死地！若不是第一流武林高手，斷難出此，我倒要將那日下山相助的鐵皮苗人，召集來問個明白！難道眞有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隱跡其中麼？」

馮瑩說道：「對了，就算以我們的武功而論，雜在苗人之中，也不能一下子便刺死白骨神君，倒是要仔仔細細，調查一番。」

方敏揚聲叫道：「阿拜，阿拜！」叫了兩聲，一個鐵皮苗人，應聲而出，看情形剛才他就在天杉坪上，馮瑩一怔，道：「敏哥，他是誰？」方敏道：「他是鐵皮苗人中，唯一通漢語的人，叫作阿拜，你叫他阿拜便是了！我有什麼事要吩咐鐵皮苗人去做，全是他帮我傳遞的！」馮瑩這才明白，「哦」地一聲，不再言語。

方敏便對他道：「阿拜，那天在藥王苗處，有七八十人，下山去打那壞蛋的，結果有沒有人死去？」阿拜搖了搖頭道：「只有兩個人受傷，一個也未曾死！」方

敏道：「那好得很，阿拜，你將那天下山的人，全都叫來，我想知道是誰刺死那壞蛋的！」阿拜答應一聲，便離了開去。

不消半個時辰，已然叫了高高矮矮，七八十個鐵皮苗人來，有幾個正是剛才曾阻馮瑩上山的，見了馮瑩，仍有餘悸。方敏由阿拜傳問，一個一個問了過去，等到七八十人問完，竟然沒有一人，說是刺死白骨神君的。

方敏無奈，只得仍叫他們下山去，對馮瑩道：「馮姑娘，這事情倒眞的是出奇了。」

馮瑩道：「難道眞是白骨神君一時疏忽，被亂矛刺死？」

方敏道：「也只好作如此想法了，若眞是有什麼武林高手，在鐵皮苗人中間，我們怎會問不出來？而且紅掌祖師和葉姑娘兩人，生前在天杉坪居住之時，鐵皮苗人將他們兩人，奉爲神仙，如今我在此居住，他們也是一樣地尊敬我，大約不致於有事瞞着我們不講吧！」

兩人想了一會，不得要領，只好算是白骨神君一時疏神，被亂矛刺死——當然，兩人心中，都切實知道，這個可能，實在是微之又微！

當下又在坪上呆了半晌，兩人皆是默默無言，方敏來回踱步，馮瑩則向那茅屋走去，打開了門，只見茅屋中的陳設，極爲簡單，但是被褥等物，卻精美已極，全是上好的綢緞，和上好精美絕倫的湘繡，馮瑩嘆了一口氣，坐了下來，暗想自己既然打定了主意，在這兒陪方敏過上一生一世，方敏也打定了主意，再不下山，再學本領，也是沒有什麼用處？那如來寶經，在我身上，也算是物不遇主了，順手取出，擲在枕頭旁邊，又自懷中取出了碎銀等物！其中便有那七張圖樣在內，放在桌上，便倒頭和衣睡去。

常言道：「悶上心頭瞌睡多」。馮瑩在一路趕向雪峯山來的時候，只盼早一刻見到方敏，因此一點也不感到疲倦。

但如今已然到了雪峯山上，也見到方敏，事情比自己所想像的還要失望，她心中的悶翳之感，實非他人所想像，這一覺，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還是昏昏沉沉地不想起身，睜大了眼，望着屋簷，忽然一陣輕風，吹入屋中，覺得頰旁癢酥酥地似有物事拂了上來，順手取起來一看，正是那卷如來寶經。

馮瑩左右無事，取了過來，隨便翻了幾下，這一翻，却令得她精神一振。

原來馮瑩昨晚雖然想到，已決定在山上住一輩子，縱使學得通天本領也是無用，但是，她究竟是從小習武，一天也未曾離開過武學，愛武若命之人，一拿起如來寶經，本是順手一翻，但是却剛好翻到一頁載有如何導引逆順眞氣之法的功夫上，馮瑩恰是在這一點上，修爲不够，她所習的內功，和如來寶經上所載，雖有不同，但是武學本出一源，何況還同是正派內功，馮瑩不由得細細揣摩起來，看了幾遍，依法施爲，不到一個時辰，已然覺得大有收穫。

本來，那如來寶經上所載的武功文字，均極爲深奧玄妙，有許多地方，常人看來，任何武功多好，武學修爲多妙，也是莫名所以，只有心如止水，與世無爭的人讀來，才能領悟到其中奧妙。

馮瑩若是未知道方敏所愛的不是自己，心中充滿了入世之想，也是一樣看不懂的。

但這時候，她心靈在受了重大打擊之後，已然隱隱有勘破紅塵之想，再也不想去人世間爭長論短，心如死水，毫無漣漪，却正好合上了如來寶經中所載佛武合一的宗旨，有許多晦澀難懂的文句，她却都能迎刃而解，是以才能在片刻之間，想到鉅大的收穫。

而當馮瑩感到了如來寶經中的奧妙之時，她的心中，也就格外的平靜，漸漸地，胸中的煩惱，已然洗滌了一空，已將到達了「無我無他」的境地，不覺一躍而起，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望着窗外參天古木，反覺得自己昨天的所作所爲，眞的可笑無比！

正要將自己的心情領會！去講給方敏聽時，一眼向桌上望過去，却不禁呆了一呆。

昨天，她將睡前，曾將所有的東西，全部自懷中取出，放在桌子上，其中也包括那七張在古墓泥沼上撈起的七張圖樣在內。

那圖樣，馮瑩和乃師馬算子兩人，曾經細心參詳，已然知道是貴州那紫色巨宅地下密室的詳圖，但只是殘缺不齊而已。

近一年來，這七張圖一直在馮瑩的身邊，她還希望找到另外的部份，但是却一無結果。

此時，桌上東西，一樣也不少，但却獨獨少了那一疊圖樣！

馮瑩還只當是山居風大，被風吹到了地上，可是細細一找，却又找不到，正想出去和方敏談及時，已然聽得方敏在門外叫道：「馮姑娘，馮姑娘！」馮瑩打開門來，只見方敏背對自己，負手而立，忙問道：「敏哥，天杉坪上，除了你我以外，還有何人？」

方敏回過頭來，面有訝色，道：「只有那懂漢語的鐵皮苗人。」

馮瑩道：「這倒奇了，鐵皮苗人要那東西何用。」

方敏也是一怔，道：「馮姑娘，你可是失了什麼東西？」

馮瑩掠了掠秀髮，道：「其實也不是什麼要緊東西，只是七張圖樣，也是殘缺不全的。」

方敏吃了一驚，道：「什麼圖樣，你怎麼也會有七張的？我也有七張，但到了天杉坪後，第三天就不見了。」馮瑩奇道：「你那七張圖樣，是什麼地方得來的？」方敏道：「是在塞北，單窮的屍體附近得到的，你的呢？」馮瑩道：「我那七張，本是紅掌祖師之物，他打不過我師傅，跌落在那古墓旁的泥沼上，我們撈了起來的。」方敏奇怪道：「馮姑娘，你可知道那七張圖樣，究竟是有什麼用處的？」

馮瑩說道：「也沒有什麼用處，那是貴陽城中，那是紫色巨宅的地下密室的圖樣！」

方敏噢了一聲，道：「想是山中的獮猴之類，夜來抓了去的，要不然，此山中盡是苗人，要來何用？反正我們也已不準備再下山去，要來更是沒有用處。」



馮瑩心中暗忖，如果眞是山中的猴子來偷了去，也絕無什麼都不偷，單單偷幾張紙的道理，但是又想不出鐵皮苗人要這些圖樣有什麼用，便只想姑妄聽之，反正自己要來也是無用，也就不再追究，便和方敏說了自己一早已經參研如來寶經所得的心得。

這七八天來，方敏參看崑崙聖書，功力也是大有進展，兩人相互交流，又獲益不少。就這樣，方敏和馮瑩兩人，在天杉坪上，住了下來。雖是一男一女，獨處山上，但他們一個却只是懷念死去的葉映紅，一個日夕參研如來寶經，更覺心地平靜，兩人之間，雖然是關切到了極點，但是却一點也未涉及男女之情，偶而，馮瑩仍會對方敏生出異樣的感情，但是一想到方敏心中眞正所愛的只是葉映紅，也就將自己心中的感情，抑制了下來。

時間飛快地過去，天杉坪上，蓋滿了白雪，又慢慢地融化，杉樹脚下，生出了無數美麗的小花，又轉眼黃葉飄飄，蕭瑟的秋天，一轉眼間，便過了一年。

在這一年中，方敏仍是和初上天杉坪時一樣，日日在葉映紅墓前徘徊，以手撫摸着墓碑的墓石，黯然傷神，而馮瑩每當方敏在葉映紅墓前徘徊的時候，也就遠遠地避了開去。

一年來，天杉坪上，也沒有什麼事發生，馮瑩和方敏兩人，固然對白骨神君如何會被長矛刺死，和那十四張圖樣，忽然失踪一事，心中存着了疑問，但這一年來一點事也沒有，也就漸漸地淡忘了下來。

這一年中，兩人均是勤習武功，而他們所有的，又是方今武林兩大奇書，崑崙聖書和如來寶經，那如來寶經雖然有兩篇總旨，曾被揮雲老怪撕了下來，仍在魔母溫魂手中，但是經中每一頁，均是解釋那兩篇總旨的，所以那總旨反倒無關重要，猶如一本書的目錄一樣，兩人功力，皆是突飛猛進。

一年下來，葉映紅墓石和墓碑，俱都被方敏的手掌，在無意中磨得稜角俱圓，尤其是墓石上，在他經常撫摸的地方，竟然深深地陷了下去！

一年過去了，兩人之中，仍然是沒有一個人想到下山去走一遭。

很快地，又過了一年，情形仍是和上一年一樣，轉眼之間，葉落葉生，方敏和馮瑩兩人，已然在天杉坪上，過了三年！

三年，並不是太短的時間，但是兩人却覺得時間過得出奇的快，只有方敏仍在葉映紅墓前徘徊的時候，看到自己每日撫摸的那塊大石，已然凹陷了一大半，才感到歲月如流，已經過了三年！

那一天，正是初秋時分，方敏仍是呆呆地站在葉映紅的墓前，望着那塊凹陷了的墓石，心中暗忖葉映紅已然死了，自己對她的好心，她也無法再知，但那塊墓石，已然被自己三年來撫得損了一大半，若不換過，碰上落下了雨之際，濕了靈柩自己於心何忍，何不換上一塊新的，想了一想，便提起了一桿長矛，來到了石坪邊上，仔細找了一會，找到了一塊石色潔白如玉的石頭，力透掌力，猛地以長矛向石中插去。

那長矛雖然是尋常精鋼打造，但三年以來，方敏和馮瑩兩人，武功之高，已然是一派高手境界，內家眞力，何等充沛，方敏在一矛刺下之時，早已貫足了內力，長矛的矛尖，「豁」地一聲，應手而入。

馮瑩在一旁聽到了聲響，趕過來看時，却是未知方敏的心意，愕然道：「敏哥，你是幹什麼？」方敏道：「葉姑娘的墓石，三年來已然損壞不少，我想換過一塊新的！」

馮瑩「噢」地一聲，向那其白如玉的山石，看了一眼，道：「不錯，也只有這樣白色的石頭，才能顯得出葉姑娘的冰晶玉潔來，敏哥，依我說，葉姑娘原來的墓石，全都粗糙不堪，想必是當時鐵皮苗人，草草建就，何不全都換過！」

方敏道：「好啊！」但繼而一想，又搖了搖頭，道：「不好。」

馮瑩奇道：「爲什麼不好？」方敏嘆道：「葉姑娘死在天杉坪上，苗人未必識得以靈柩葬她，若是墓中便是屍體，豈不是死後還要令她曝屍？那怎麼可以？」馮瑩想了一想，道：「敏哥，你也是顧慮太過了，葉姑娘死前，已自知不久於人世，連墓石都刻好了，焉有不會自己爲自己來備好靈柩之理？」

被馮瑩的一句話，又觸動了方敏的無限傷心，想起葉映紅一人，在天杉坪上，滿懷幽怨，傷心欲絕之情，眼中又不禁掉下淚來。

馮瑩見方敏又傷心起來，也深悔自己說話孟浪，低下頭去，不再言語，方敏呆了半晌，道：「馮姑娘，你說得對，映紅死後，那墓石原是苗人草草堆就，我們一齊爲她以這種白石，起一座大墳，也算是略表心意！」馮瑩在未上天杉坪時，心中已然決定，若是見到了方敏，三年之後，仍不能令方敏回心轉意的話，自己便削髮爲尼，但這種心情，她却從來也未曾和方敏談起過，時間一幌便是三年，方敏仍是對葉映紅一往情深，馮瑩削髮爲尼之意更決，已決定帮方敏爲葉映紅建了新墳之後，便付諸行動！

當下便道：「敏哥，我們揀山石時，可得小心些，一點雜色的也不要！」

方敏點頭答應，兩人便開始滿山找起白色的石頭，採伐起來，足足忙了半個來月，才將石頭一齊堆到了天杉坪上，方敏對着葉映紅的墳墓，雙手發抖，竟然提不起力量來，將舊石搬開！

呆了半晌，才道：「馮姑娘，你將舊石搬了開去，我，我……實在。」

馮瑩完全了解方敏的心意，暗忖方敏對葉映紅，當眞是情深如海，自己對方敏，又何嘗不是如此？嘆了一口氣，道：「敏哥，一俟新墓落成之後，除了葉姑娘原來的石碑之外，我還要立一塊大碑，記載你們兩人，相愛之情，以慶千秋萬世，人人懷念！」

方敏苦笑了一下，又長嘆一聲，道：「此情此心，唯天可表，馮姑娘，你又何必多此一舉？」馮瑩並不回答，向墳頭拜了一拜，道：「葉姑娘，我們爲你另砌新墳，暫時不免驚動英魂，還望勿怪！」祝畢，力透十指，雙手齊施，便向石縫中插入去！

以馮瑩此時的功力而論，這十指齊插之力，當眞可以裂石開山，何況她此時只是插向石縫之中，一插即入，用力一扳，已然將一塊墓石，扳了開來，「隆」然巨響，跌到了地上。

墓石一落，方敏更是不能自已，淚如泉湧，喃喃叫道：「好姑娘！好姑娘！」馮瑩心中嘆息，正待伸手去扳第二塊墓石時，突然一聲尖叫，後退兩步，叫道：「敏哥，你快來看！」

方敏正在傷心欲絕之際，但是馮瑩的那一聲尖叫，劃空而起，聲音尖銳已極，令得他吃了一驚，連忙回頭一看，只見馮瑩手指石墓，滿面驚疑之色，忙道：「怎麼啦？可是映紅未有靈柩，她已經成了白骨？」

馮瑩面上的神情，驚駭絕倫，只是講不出話來，方敏心中更是吃驚，一步搶過去，向石墓中看去時，也不禁呆了。

原來石墓之中，空空洞洞，除了一段一抱粗細的杉木之外，別無他物，連靈柩也沒有，更不要說白骨了，兩人在墓前足足呆了小半個時辰，馮瑩才突然驚呼道：「敏哥，我明白了。」

方敏此時見葉映紅的墓中，只有一段杉木，別無他物，心中已然紊亂無比，了無頭緒，一聽得馮瑩說「我明白了」，忙道：「馮姑娘，你明白了什麼？」

馮瑩點了點頭，若有所思，道：「敏哥，是我不好，害你白受了三年之苦。」

方敏奇道：「咦，關你什麼事？」馮瑩頓足道：「敏哥，你怎麼到現在還不明白，葉姑娘其實並未死去！」方敏茫然道：「葉姑娘未死？她又在那裏啊？」馮瑩道：「她一定仍然在天杉坪上，現在我什麼都知道了，白骨神君，根本就是葉姑娘所殺的！」

方敏本來也可以想到這些事的，但常言道：「事不關己，關心則亂」，他三年來，當然也日日希望奇蹟出現，葉映紅能夠死而復生，但是，眼中所見的，却是一座無情的石墓，明知不可能人死復生，此時，陡然地有可能，葉映紅根本未死，他心中驚喜交集，煩亂到了極點，已然不知怎樣才好，那裏還有時間去思索其他的種種問題？

馮瑩見他像是呆了一樣，也不理會他，氣納丹田？朗聲道：「葉姑娘，這三年來，敏哥對你的情意，你也應該看得清清楚楚了，你何苦還要折磨他，快點現身相見，以慰他相思之情！」

她三年來內力深湛無比，這一番話，字字清晰，足可傳出十里開外，在山谷之間蕩起陣陣回音，話才講完，果然聽得遠處一聲苦笑，正是葉紅的聲音，方敏一聽，便跳了起來，大聲叫道：「好姑娘！」

只聽得葉映紅的聲音傳過來，也是字字響遏行雲，道：「馮姑娘，方大俠是你的心上人，你和他在一起吧，我不能再見他了。」

馮瑩一怔，急叫道：「葉姑娘！」方敏也叫道：「好姑娘！」可是只餘山間無限的回聲，葉映紅再也沒有了聲音。

方敏急得團團亂轉，馮瑩勸道：「敏哥，你不用着急，如今葉姑娘未死一事，已可證明，剛才她發話之處，離此雖遠，但也不過七八里路，咱們追過去，不怕找不到她！」一言提醒了方敏，失聲笑道：「啊！我當眞是喜歡得發傻了。」

馮瑩和他在天杉坪中，相處三年，從來也未曾見他笑過，就是有，也只是淒然欲絕的苦笑，當下見他笑得如此開心，芳心中不禁又是高興，又是難過。

高興的是方敏終於又有了笑容，他本是武林中的大器，若是在天杉坪上過了一輩子，確是令人扼腕之事，如今葉映紅未死，他總算重又有了活力，難過的是自己的心上人終於不是愛着自己，而是愛着另一個年輕姑娘！當下兩人不知這一追趕，要追前多遠，聽葉映紅的口氣，還像是有着什麼誤會似地，便回到茅屋之中，一個懷了崑崙聖書，一個懷了如來寶經，飛也似下了山峯，直向剛才葉映紅發聲之處馳去。

兩人此時輕功，何等之好，一縱便是四五丈，恍眼之間，便已然跑出了七八里路，可是却未見葉映紅的踪跡，方敏不禁又傷心失望起來，停住了脚步，道：「馮姑娘，咱們剛才莫非是心中想念過度，耳鳴聽錯，實則上葉姑娘已然死去。」

馮瑩道：「那有聽錯之理，她一定還在近前，只不過山勢玄奧，不容易找到她罷了！」言畢，一聲長吟，朗聲道：「葉姑娘，我相信這三年來，你一定隨時在天杉坪上，我和敏哥，只是朋友之交，你爲何還不肯和敏哥相見？要你一現身，我立即退開，到北天山去找我師傅，請准師傅之後，我便出家爲尼，你難道眞的還不信我的話麼？」

十餘句話，一口氣講完，字字如震金石，講到後來，絲毫未見氣衰，馮瑩到今年已不過是二十一歲，武學上已有如此成就，若是她三年前有這份功力，遇白骨神君、紅掌神師一流人物時，已足可佔上風，而和揮雲老怪，也至少可以打個平手，已幾乎和乃師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差不多少！

話講完之後，回聲正在空中蕩漾不絕，忽然聽得遠處葉映紅的聲音，語音之中，似含着無限悽愴，道：「馮姑娘，以前我在恩師門下之際，行事任性，確是曾得罪過你，蒙你不再計較，已然銘感五中，豈有相恨之意，我與方大俠，過去也確曾相戀，但以往之事，不如當它一場幻夢，不必再提了，你愛方大俠，方大俠也會愛你，只當我已死了吧！」

在她一開始講話的時候，馮瑩便一拉方敏，兩人旋風也似，向前追去，但從葉映紅的聲音聽來，她也像是邊跑邊講，最後一個「吧」字，拖了一個長長的尾巴，在空中搖曳不絕，聽來，又已然遠了許多。兩人略頓了一頓，仍向前追了過去，方敏一路跑，一路大叫道：「好姑娘！好姑娘！」

他聽得葉映紅稱他爲「方大俠」，心中眞是啼笑皆非，急要向葉映紅問個明白，馮瑩也大聲叫嚷要葉映紅現身答話，但只是斷斷續續地在前面聽得幾聲長嘆之聲，葉映紅再也沒有出聲。

兩人心中，俱是焦急無比，馮瑩奇道：「莫非葉姑娘正受什麼人挾持，所以才會講出這樣言不由衷的話來？」方敏一楞道：「前後算來，她已然習了四年崑崙聖書上的武功，本領應該比你我還高，還有什麼人有這個力量可以挾制她？」



馮瑩一想方敏此言大有道理，但葉映紅自立石墓，稱爲「傷心人」而她又確知道方敏是愛着她的，又爲什麼要傷心到「將過去的事，當作一場幻夢呢？便道：「不要去管它，我們只將她追到了再說！」

兩人連提眞氣，方敏在三年之中，也學會了七禽身法，倒有一大半時間，是身在半空，只是足尖一點，便竄出了老遠，略一沾地，又向前越了出去，當眞如流星趕月，不消一個時辰，已然出了雪峯山！但是仍未曾追到葉映紅！

方敏心中難過，大聲道：「好姑娘，你難道眞的這樣忍心？」

一言甫出，又聽得前面傳來一聲幽幽地嘆息，正是葉映紅的聲音，兩人對望一眼，重又向前追去，直追了一日一夜，早已出了山區，來到了平原鬧市，穿過了一個小鎭之後，又向前走了四五十里，却再也未曾聽到葉映紅的半絲聲音。

馮瑩嘆了口氣，道：「葉姑娘的師傅，人稱活閃電，當年以極樂眞人武功之高，尚且追他不到。此時葉姑娘的武功之高，只怕已在當年紅掌祖師之上，而我們却還不及當年的極樂眞人，自然是追她不上了！」

方敏頓足道：「我也眞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若說是詐死以驗我對她的愛意，自度三年來，對她的愛意，始終未渝，爲什麼她還是不願意和我見面呢？」

馮瑩側頭想了一想，黯然道：「敏哥，我知道葉姑娘在三年之前，因爲你不聽她的解釋，所以她心中對你，又愛又恨，在你令藥王苗人，上山邀她來共戰白骨神君之際，她知道你是來天杉坪找她的，因此便佈置下了假墓，一測你對她的心意，她却夾在鐵皮苗人之中，化裝成爲鐵皮苗人，一矛刺死了白骨神君，這一點已然是毫無疑問的事了，只不過——」

講到此處，頓了一頓，方敏聽她只是提舊事，便截道：「馮姑娘，三年前的事，還提它作甚？問題是如今怎樣才能追上她？」

馮瑩嘆了一口氣，續道：「你別忙，聽我說呀，你見了她的墓石，悲痛欲絕之際，她一定也在旁邊，暗暗垂淚，我想，如果不是我上山來的話，至多一個月，她就會和你現身相見了！」

方敏怔怔地看着她，並不言語，馮瑩續道：「她自然要看你是不是會移情別戀，所以才硬着心腸，不和你相見，一直拖了三年，敏哥，是我害你相思三年，我當然不能再令你們兩人，永不見面，我們就此分手，只要我一走，葉姑娘便自然而然，會和你仍然相見，永不分離了！」

講完，猛地一提眞氣，向一旁逸了開去，方敏急叫道：「馮姑娘！」他這裏一個「娘」字才出口，又聽得不遠處，葉映紅道：「馮姑娘，你只是將事實經過估對了一半，如今，我確是希望你和方大俠，成爲一對情侶。」

那聲音初發之時，就在十餘丈開外，但講到最後，却又飄出了兩三十丈去，身法之快，無可比擬，方敏剛好追上了馮瑩，道：「馮姑娘，你這又何必呢？聽剛才映紅的話，一定是另有有別情，我們是一起追到了她再說，到那時，你如果一定要離去的話，也還不遲！」

馮瑩人在半空中，聽到葉映紅這一番話，也確已知道葉映紅不願和方敏再見，並還稱方敏爲「方大俠」，故示生疏，絕不是因爲自己，而是另有別情，落下地來，心中惘然，暗道：「我倒是想和敏哥成爲一對情侶，但敏哥愛的是你，我又怎麼能夠强他所願呢？葉映紅呀葉映紅，你究竟在弄些什麼玄虛？」

方敏見馮瑩呆立不語，便一拉她的手，道：「馮姑娘，不管追得到追不到，那怕是追到天涯海角咱們也要追了過去！」

馮瑩道：「對！」兩人展動身形，飛掠而過，一恍眼便來到了大路上，只聽得路上馬蹄得得，三二十匹馬正疾馳而過，馬上各騎着彪形大漢，方敏心急，不等到馬馳過之後，再越過大路，長嘯一聲，足尖一點，身子凌空拔起，逕從向前疾馳的馬羣上越了過去，落在大路對面，馮瑩正待如法施爲，忽然那三二十匹駿馬，一齊揚鬃踢蹄，人立起來，「居呂呂」長嘶之聲，此起彼伏，跑得那麼急驟的一羣馬，竟然在刹那之間，全都停住，馬首兩個大漢指着方敏大喝道：「兔孫子站住！」

方敏在馬羣背上，越過了大路之後，只是略一停頓，是準備等馮瑩一起躍過之際，可以一齊趕路，而就在他略一停頓之際，背後的叱罵聲已然響起，方敏一聽他們出言如此難聽，心中也不免有氣，但此時他心中如何焦急，那裏有空去和這些人理論，連頭都不回，叫道：「馮姑娘，快來！快來！」

馮瑩也早已身形展動，從馬羣前面繞了過去，只見馬上大漢個個全以黑綢蒙住了臉，只是露出了兩隻眼睛，心中不由得一怔，暗忖：以前自己也曾走遍了大江南北，未曾聽說有這樣的一帮人啊，只看他們剛才勒馬的功夫，便可知他們的武功不弱，不是江湖上的庸手所能夠做得到的！

但是她也和方敏一樣，沒有心情去理會他們，一則是要追趕葉映紅，二則是武功高了，便和初學藝之際，恨不得每時每刻，和人打架不一樣，輕易不肯出手，自然有高手風範。

因此只是望了他們一眼，身形一幌，已然來到了方敏的身邊。

兩人正要向前走出之際，陡地那兩個大漢又喝道：「狗男女仗着幾度輕功身法，胆敢目中無人，快停步，各自留下一雙耳朶來，大爺慈悲，還可以饒你們一命！」方敏一碰馮瑩，道：「馮姑娘，別理他們！」

馮瑩低聲道：「敏哥，我們要追葉姑娘，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事，這一夥蒙面人，來歷不明，出口又如此兇惡，大約是新出道的黑道上人物，既然給我們遇上，便不可放過！」方敏道：「馮姑娘，事情本是我不對，先陪上兩句話再說不遲！」

便揚起頭來，拱了拱手，說道：「各位朋友，在下因有些要務，不得不急些趕路，有得罪之處，尚祇原宥，各位，請便吧！」






他只當自己已然認了錯，總可以沒有事了，怎知那兩個大漢一聲冷笑，罵道：「放你媽的臭狗屁，再要是廢話，還要叫你饒上一對招子，一對耳朵還不夠了！」武林中人，稱眼睛爲「招子」，在馬上躍過，要留下一對耳朵，已然是千古奇聞，多講幾句，還要留下眼睛，更是不可想像，方敏怔了一怔，不禁講不出話來，馮瑩卻一笑，道：「好得很，不知各位是那一路上朋友？」

馬上三二十條大漢聞言，一齊哈哈大笑起來，那兩個大漢又道：「小狗男女，連蒙面仙娘門下的人物，你都不認識，還充什麼塲子？」

方敏和馮瑩，一齊怔了一怔，暗忖「蒙面仙娘」這人的名字，自己從來也未曾聽說過啊！難道在天杉坪中隱居三年，江湖上眞又有了傑出之士？馮瑩笑了一下，道：「這兩位朋友，口中不妨乾淨些，開口叫人小狗男女，不怕被人家叫回麼？」

那兩個大漢勃然大怒，叱道：「小狗娃還敢多嘴？」撮唇一嘯，三二十匹馬已然將方敏和馮瑩兩人，團團圍了起來。

方敏和馮瑩兩人，當然不會怕他們，只是爲首那兩個大漢一揚手，已然有兩個人躍下馬，向方敏和馮瑩撲了過來。

馮瑩哈哈大笑，道：「鬼蜮伎倆，也敢賣弄！敏哥，你不要動手！」

方敏一見那兩人撲過來的身形，已然知道馮瑩打發他們，已然綽綽有餘，便閃過一旁，那兩人本是一對一撲了過來的，方敏向旁一閃，那人還想追了過去，但方敏衣袖微拂，便將他踉蹌拂退一步，馮瑩再一探手，已然提住了他的琵琶骨，順勢一拖，「砰」地一聲，剛和另一人相撞，馮瑩內力微吐，以內家功力，隔山打牛之法，將那另一人碰得斷綫風箏也似，直跌了起來，直撞向馬羣中去，又將兩個人一齊撞倒！

馮瑩笑聲不絕，手探處，已將那人的蒙面黑綢，撕了下來，只見那人橫肉滿臉，顯見不是良善之徒，手上略一用勁，已將那人督脈震散，雖是不致於傷命，但卻從此害不得人，用不得力來了！

這才手一鬆將那人跌了出來，向爲首的兩人一招手道：「你們來啊，如今一對耳朵，一對眼睛，也還嫌不夠些了吧！」

那兩人虎吼一聲，吼聲綿實，一齊躍下馬來，人還在半空，便「刷刷」兩聲，金光閃耀，從背後抽出則柄薄背兵刃，金身鬼頭刀來，一個提一口氣，身形向上冒起，另一個卻向地下一沉，金虹陡生，兩口鬼頭刀，一上一下，疾向馮瑩砍到！

馮瑩一見他們取出這樣一對金身鬼頭刀來，已然知道兩人是誰，身形一閃，避開了一上一下的兩刀，喝道：「史老大，史老二，你們不在家中隱居，卻在江湖上故作非爲，難道昔年我師傅對你們的敎訓，竟然忘記了麼？」那兩個大漢怔了一怔，互望一眼，喝道：「小狗男女，今日既然撞在史大爺手上，便不能輕易放過了你！」馮瑩見自己叫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還敢動手，道：「好，那就上吧！」

原來那兩人乃是兄弟，姓史，大的叫剛，老二叫猛。兩人本是獨脚强盜，早年，馬算子帶着馮瑩，遨遊江湖之際，在陜甘道上，剛好遇上兩人被十五六個仇人圍攻。

此際史氏兄弟兩人，武功已然甚好，兩口鬼頭刀，金光閃耀，上下翻飛，但是雙拳難敵四手，眼看不支。

馬算子也知兩人行爲不正，本來不想出手相救，但那夥仇人，卻只是要尋史老二的晦氣，史老二不斷叫史剛逃走，史剛卻是不肯，寧願戰死一起，馬算子看在這一點份上，才現身出來。

那夥人一聽七禽大俠馬算子之名，便一哄而散，史剛猛兩人，謝了救命之恩，竟長跪不起，一定要拜在馬算子門下。

馬算子那裏肯答應，但兩人卻苦纏不休，馬算子無奈，只是答應暫時收他們爲記名弟子，以半年爲限，若是半年之內，一有惡跡，立受處罰！當時便授了他們兩人一些武功，兩人便歡天喜地別過而去。

怎知還不到半年，便被馬算子查出，兩人又刦了一批紅貨，便趕到兩人家裏，立時便要將兩人全身武功，盡皆廢去，兩人苦苦哀求，說刦那批紅貨，只是因爲其中有兩顆大珍珠，是作爲拜師之禮物的，並非是有心作惡。

馬算子看出他們不似作僞，立命他們將珍寶送回給失主，又對他們申斥了一番，假若是再有一樁惡行，犯在手中，一定不饒，當然，記名弟子的稱呼，也當堂取消。

這兩件事的經過，馮瑩均曾親眼目睹，那時她雖還只有七八歲，但那一對金身鬼頭刀，她卻記得清清楚楚，是以兩人一亮出了兵刃她便已知兩人是史剛史猛了！

當下兩人由分而合，兩柄鬼頭刀，仍是一上一下，疾創而至，馮瑩再閃身讓開，道：「念在你們兩人，曾蒙恩師，收爲記名弟子，我讓你們三招，三招之後，你們若是自知不敵，收刀佇立，將甚麼蒙面仙娘的來歷，清清楚楚交待出來，自行廢去武功，還可以活上幾十年！」

史剛、史猛兄弟兩人，怪叫一聲，又是一刀，砍了下來，刀影如山，看來馮瑩的身形，已全被刀影遮住！但方敏在一旁，卻仍是背負雙手，祇是向前面看去，連望都不望馮瑩一眼。因爲他知道史氏兄弟的刀法雖然緊密無比，但實則上卻仍有破綻，馮瑩足可脫身而出，果然，在刀光颯颯之中，祇聽得馮瑩一聲嬌叱，身形矮處，已然從史剛的脅下鑽了出來。

史氏兄弟本來是想，馮瑩既然答應讓自己三招，當然不能說了不算數，而自己兩人各施一套刀法，一是「天羅刀法」，一是「地網刀法」，合稱「天羅地網」，也是得自異人所傳，已然有二十餘年功力，祇要被刀影罩住，便難脫身，好歹也要令她受傷，然後再慢慢應敵，怎麼也料不到馮瑩年紀雖輕，但武功卻遠在他們兩人之上，兩套刀法，號稱「天羅地網」，雖然刀影緊密，但馮瑩早已看出，一上一下，封得再密也沒有，但是當中却是個破綻，因此虛發一掌，掌風到處，已然將兩柄鬼頭刀，向上下略分了一分，而她也就趁着那一眨眼的機會，「刷」地從刀縫中鑽了出來，「哈哈」一笑，道：「五招已過了，你們兩人，作何打算？」

——未完・三十——